

# 拾穗

第二四五期

- 美國的農業革命
- 原始人的怪玩意
- 濾過性病毒 ■ 白宮
- 公寓裡的傳奇 ■ 戰爭
- 挑戰號發掘大自然的檔案



# 致讀者

八月廿一日，立法院通過大陸礁層公約，這不是強調我國領域的主權，更宣告我們將積極開發大陸礁層的天然資源，而石油的探勘和鑽探是其目標之一。本期的封面粗看像是線條的圖案，實在是一條探勘船的鑽桿和鑽台——鑽探船——它的活動和故事，在這時候向各位介紹，當更受歡迎和注意。

小型的農業機械，在本省已日漸普遍，田陌間鐵牛在耕作，新聞電影片中，亦常見農業機械的操作比賽，或不範表演。糖業公司更大規模的推行農作新技術和新策略，我們也願意知道農業機械化與其他的工程和科學怎樣配合，將來會發展到什麼境界，請看美國的農業現況，可給我們一個清晰的觀念。

「幸運夫人」現在離開園地去換裝，等些時候，將在單行本中同喜歡與她攀談的讀者接連講完她的經歷。

新包裝



德士古 潤滑油  
登峰造極 無與倫比

強力洗滌作用  
潤滑效能最高  
保護引擎內層  
防酸防銹防腐  
增長引擎壽命

全省各機油行均有出售

發行者 龍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植真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 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全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  
第五。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郵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  
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 目錄

## 第二四五期

封面：有魔力的「挑戰號」探勘船

✓ 黃寶石 (五) ..... 二〇五

✓ 黑手黨 (第三部) ..... 一七四

✓ 海明威的塑造 (結婚、歐遊與習作) ..... 一三四

✓ 兩元五角的工作 ..... 一二五

✓ 公寓裡的傳奇 ..... 一五九

### 小說

漫畫 ..... 八四

花間集！ (廚房的桌子)

### 藝術

✓ 樂壇偉人 (維爾弟) ..... 一一五

### 音樂

## 五十九年九月號

### 文粹

美國的農業革命 ..... 一

龍捲風——神秘莫測的天災 ..... 二三

未來的汽車——安全第一——車禍與心臟 ..... 三三

史前人的怪玩意 ..... 五六

出生別會影響孩子的智力與性格嗎？ ..... 六二

小兒科先驅 ..... 七二

✓ 濾過性病毒 ..... 九三

✓ 奇妙的魚族世界 ..... 六五

中國的帆船 ..... 二六

✓ 「曼赫坦」號創世紀北極的航行 .....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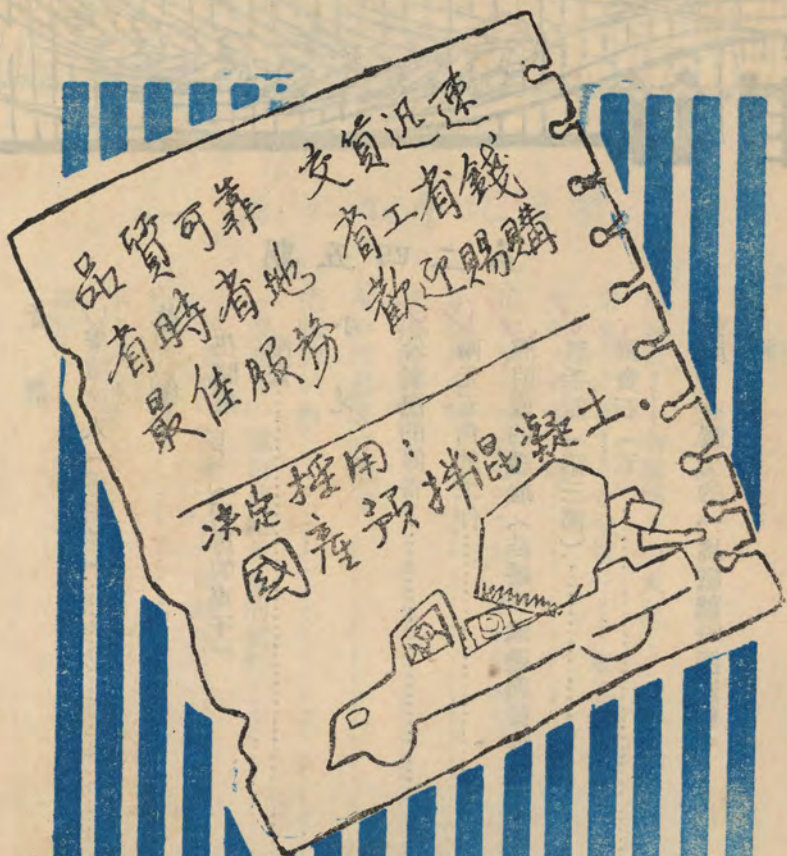
✓ 「挑戰號」發掘大自然的檔案 ..... 四九

✓ 白宮的建造 ..... 八六

✓ 非洲的劫蟻 ..... 九一

✓ 戰爭 ..... 一一〇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連絡處：台北市南京西路五號之三

電話：555561-4

# 美國的農業革命

美國地理學會編輯  
Jules B. Billard 著  
高翔譯

這位戴金邊眼鏡的喬治亞農場主人以善意的眼光看我皮鞋光亮的雙腳，然後他遞給我一雙塑膠靴，這有點像主婦們用來盛垃圾的塑膠袋。

「進雞舍之前請先穿上這個，他拖長嗓子說。「你知道，你身上可能會帶來細菌。」

塑膠靴，真的！不是怕雞舍弄髒了我的鞋子，而是防我污染了雞舍！我心裡想，與我幼年時媽媽在後院裡養雞由僕人撒米喂飼的情形風相去天壤。這正是現代的農業。

我訪問的這間養雞場有一萬三千隻母雞。門口有個「無 PPLO 母雞。謝絕參觀。」PPLO 是 Pneumonia-like Organisms (肋膜炎類有機體) 的縮寫。這些雞都經過檢查未患有這種危險的疾病。鞋底上帶來的些微病菌，足可以像燎原野火使整個雞舍受到感染。每隻雞的利潤僅只五分錢，我這位喬治亞友人是

敢冒這個風險的。美國今日燃起的農業革命就是須要非常細心的管理。

## 耕地減少，產量增加

農業部長哈定 (Clifford M. Hardin) 簡略地向我說明這一革命。「南北戰爭前的數十年，美國農人所生產的糧食和布匹可供他自己和另外三人之食用，」他說。「百年之後，二次世界大戰時，藉新的農業機械和新技术之助，一人之生產已足可供十二人之用；今日更躍進到能供四十三人之用。如今農人工作減少，耕地減少，產量反而大大增加。」

農人和耕地不可思議的生產力使五穀大量豐收，以致引起農產品過剩的問題。也使得美國人民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生活水準駕臨世界各國。一年無分四季，正月裡也可吃到鮮美的草莓，新鮮的橘子，萵苣更是終年

不絕，超級市場六千至八千種食品裡有百分之四十是十二年前所沒有的，如今却是任君選擇。

### 農業革命，方興未艾

這些是怎麼成爲事實的呢？簡而言之，是由於美國近幾十年來在農業方面的進步，遠超過數千年人類以勞力耕作的成就。爲了親身體驗此一革命，我遍遊了全國各地。

在馬利蘭州我見到一隻側腹開了孔洞的牡犢，科學家由此孔洞可以觀察到各種不同飼料通過幽門的情形，這種基本形式的研究，也就是農業轉變的要素之一。

在加州我看見一座流動工廠 (Factory-on-Wheels) 在芹菜田裡工作的情形，它能做採摘、整理、清洗、裝箱的工作，等於四十人的工作能量。耕作上的驚人成就部份就是因爲農業機械化而導致的。

我會與一位鄉村銀行家談論起信用貸款所獲的利益，由於貸款大大地幫助了美國的農民，使得他們在各方面都駕臨世界各國之上。我認爲能由機械收穫的一種蕃茄品種，是現代植物育種上令人驚奇的一大成就。我也曾聽說有關以電線埋入地下暖潤土地，即使在十二月的

寒冬裡也能生長蘆筍的事。這是美國農村大量用電的一大轉變。

研究發展、農業機械化、虫害和野草的控制、信用貸款、改良品種、電力的應用、肥料的增產、良好的交通和市場，新的食品、土壤和水源的保持，這些皆是促成農業一日千里的主要因素。我逐一探索，每一件都令我驚異不置。遊遍全國各地，據說農業革命正是方興未艾，我更是驚得張口結舌。

實際上農業革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人類以獸力代替人力。第二次是以機械替換獸力，並將研究的成果實際應用於農業。第三次是農人利用高度技巧的管理方法和今日的科學技術發展農業，目前正在第三次革命的萌芽時期。

「今日一位成功的農人猶如工商人士，」農業部長哈定告訴我說，「他所經營的企業比城市裡的小型公司行號或工廠在管理上決策上所需的技巧要複雜得多。」部長說農人對我們這些不耕田的人貢獻，不僅是供應糧食和布帛以及農產品在諸如油漆、潤滑劑、塑膠等方面的應用。

「由於四十三人中只有一人須要耕作，其他的則可

Irving, Jr.) 所說：

「我們的農業革命是要讓其他國家作爲借鏡。」他指出墨西哥麥子和菲律賓稻米的改良，正足以說明美國農業革命的遠播。

### 改良品種，增產糧食

墨西哥本來每年進口小麥，自己的產量有限，每英畝僅能收穫八至十英斛 (Bushel)。後來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贊助研究，將墨西哥麥與日本矮種小麥交配。起初將這改良後的品種逐漸推廣。不到十年工夫，墨西哥變成了小麥出口國家。每英畝的產量增加至四十多英斛。

墨西哥小麥與巴基斯坦小麥交配後，極能適應當地的土壤和氣候，使得該地區的麥類生產起了革命性的改進。

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遠東稻米生產方面也創造了同樣的奇蹟。在菲律賓的研究中心，科學家培育出一種新稻米品種，他們命名爲 IR-8。使得稻米的收成超過以前的三四倍，而且生長的時間僅需原有的三分之一。

選擇作醫生、教師、鞋匠、科學家、文學家，甚至當農業部長。如果沒有農業上進步，使許多人可以從事其他各行各業，則工廠、商店、機關、學校都將因缺乏人力而致社會無由增進繁榮。」

現代化的農人甚至可能成爲解決今日世界所面臨最嚴重人口膨脹問題的主力。

今日全球總人口約三十六億，三十五年即可能增加一倍。由於糧食的供應不及，將會造成人類空前未有的大饑荒。如今已有半數的人經常處於饑餓或營養不良的狀況之中。每八點六秒 (大約看完一段文章所須的時間) 世界上即有一人餓死或因營養不良罹病而死。

許多人對人口的增加超過糧食的增產抱悲觀的態度。有些人則認爲不足爲慮，因爲大地接受太陽供給的能量生產的糧食，理論上至少能供給十六倍於現今人口的食用。

各地的農人大部份仍沿用數十年來的耕作方法而少有改變。現代的耕作技術足可使佔世界三分之二的低度開發地區的人民，獲得足夠的糧食。使我們在極力控制人口驟增之時，獲得足夠的時間去應付世界的饑荒。正如美國農業部研究主任小艾爾文博士 (Dr. George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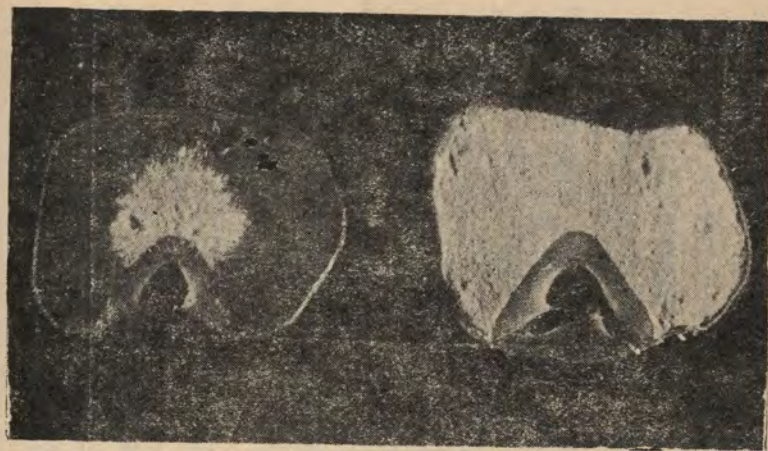


這架重六噸半，價值二萬三千美元的蕃茄收穫機，上有十四位女工在音樂調劑下忙着工作。每小時能採收十五噸蕃茄，這是以前一百個工人的工作量。

富韌性，以適應機器的操作，此外尚有其他許多要求。」

這兩位科學家從一九四九年就開始了他們的研究改良工作。韓拉先生培育了一種又一種的品種。羅倫會教授則設計了數十種的機器。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培育出一種適合的蕃茄和收穫機。於是哈爾（U. Bernell Harlan）在靠近加大校園一塊一千五百英畝的農場上開始實地的試驗。

「最初我們遭到許多困難，」哈爾先生回憶說：「蕃茄不是壓破了，就是蕃茄藤帶起的



普度大學的科學家將普通的玉米（左）、加入一種產生蛋白質的基因 Opaque-2 後，培育出蛋白質豐富的新品種（右）。雖尚在試驗階段，但已引起全球廣泛的注意，如果它的蛋白成份能與肉類相近，則落後地區的营养不良即可由此獲得解決。

在品種的改良方面，墨西哥小麥和 IR-8 稻米並不能專美於前。在我遍遊全國的訪問中，曾經聽人談起一種棉花的新品種，生長的葉子較少，以減除喜歡躲在葉下陰暗處的棉花虫（Boll Weevils）。我也曾見到科學家和工程師如何研究出蕃茄新品種和製造出一架收穫機，才使加州的農場和罐頭工業得以起死回生。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部農業工程系的羅倫會教授（Prof. Coby Lorenzen）滿頭華髮，慈祥而和藹，他向我解釋。

「農業一如工業，節省勞力的機器能使工作容易，也可以減低成本，」他說：「顯而易見的，耗費勞力彎腰採摘蕃茄的工作，遲早會成爲機械化的主要目標。我的同事韓拉（G. C. Hanna）是一位植物育種專家，他首先觸發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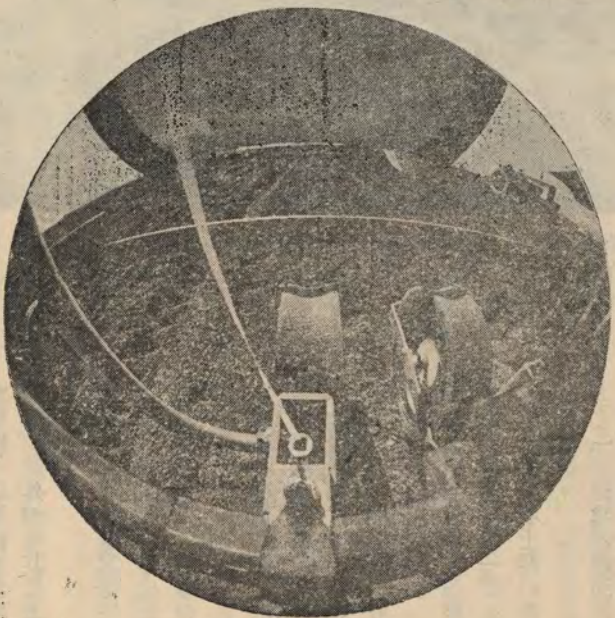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我們無法設計出一種機器去採摘普通一般的蕃茄；我們須得培育出一種蕃茄去適應機器。理想中蕃茄藤上的蕃茄應在一個時候成熟，使得收穫機能一次全部採完。」

「蕃茄成熟後應留在藤上一段較長的時間，」羅倫會教授說：「使得採摘時有充裕的時間。葉皮和葉實應



→ 隨着農業的機械化，蕃茄的種子也預先在工廠裏黏在膠帶上，種子間之間隔一定，以便作精確的播種。

車上一大捆膠帶種子隨着播種機掘出的長溝，立即埋入土中，幾分鐘後土中的水份將膠帶溶化。每一車上有六捆膠帶同時播種，一個人每天能種好三十英畝的土地。



泥土太多。機器也時常故障。但是我們有信心可以逐一克復。」

正在此時國會下令禁止墨西哥的勞工進入美國。這是農場裡採摘蕃茄人手的主要來源。

哈蘭先生說：「許多蕃茄農場主人認為，勞工來源斷絕他們唯有改行一途，蕃茄罐頭工廠也紛紛計劃遷移至墨西哥。但是到了一九六五年勞工禁例生效時，大部份的場主都採用了收穫機，我們也一再改良了蕃茄的品種，使加州的蕃茄事業得以挽回。」

### 農業的機械化

如今該州百分之九十的蕃茄農場都由機械取代了人力。農業機械化確實是美國農業革命的主要關鍵。農人所使用的動力甚至高出一般工廠所使用的動力。使得他每小時勞動的生產七倍於五十年前。

「機械取代了勞力，」當我在馬利蘭州貝爾特維爾 (Beltsville, Maryland) 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中心與范登堡 (G. E. Vanden Berg) 討論農村機械化時他告訴我。但是機械的大量應用却是由於人力不足所促成的。譬如第一次大戰時，因軍事上的需要，陸軍徵用了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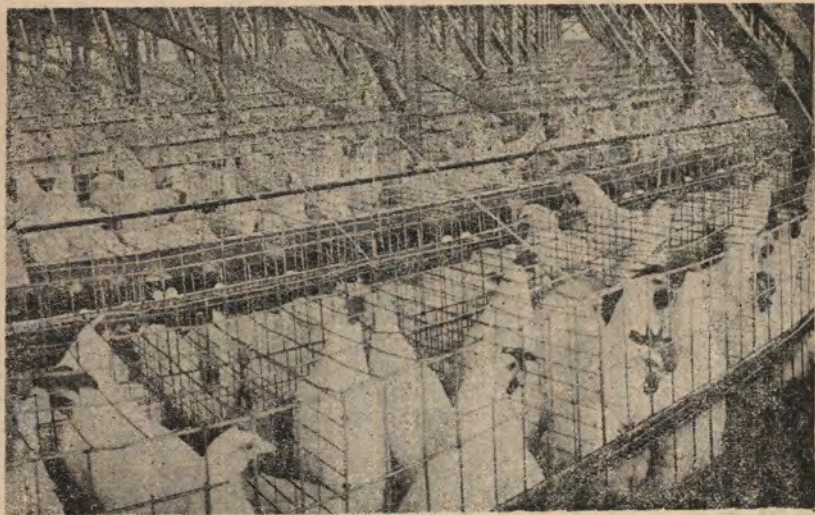
村的馬匹和驢子，曳引機才得廣泛地使用。玉蜀黍採割機和稻草打捆機在二次大戰前即已出現，但是到戰時農村青年子弟紛紛徵召入伍後，農村人力不足才普遍使用。」

今日美國農場所使用的機械多不勝數：耕耘機每小時的耕作能力勝過以往獸力耕作的一百倍。多用途收穫機的駕駛室有空氣調節裝置，收穫玉蜀黍的能力勝過八十個工人。巨型的築路機用來犁平高坡或傾斜的稻田。直升飛機用來噴撒農藥。今日美國農民在農業飛機上的投資已超過三十年前的八倍。

當我在喬治亞州與一位桃子園主人交談和在南達科塔州訪問一位麥田收割機主人之後，對農業機械化我有進一步的瞭解。

「以往採桃時每株菓樹須費工資一元，」園主威爾森駕車帶我參觀他在喬治亞堡壘谷 (Fort valley) 時說，「現在使用搖樹機成本只費幾分錢。機器雖然昂貴約值一萬元，但是第一年所節省的工資幾乎就足夠買這部機器了。」

千里外南達科塔的大草原一望無際，我與七十四歲的戴維斯坐在小麥收割機的平台。塵土穿透衣衫使我



洛杉磯附近的鷄蛋城飼養了二百萬隻來亨鷄，



每日產蛋一百萬個，消耗飼料二百五十噸。

的內衣也變了色。紛飛的麥灰刺痛了我的眼睛。收割機的割刀由於長期使用已磨得光亮如銀鏡。

「我幹這一行已經三十九個年頭了，」這位一次大戰時的海軍陸戰隊員告訴我，「我第一次買的機器與這一部比起來像是小巫見大巫。那時一天能收割二十英畝，成績已相當不錯；現在這部大機器每天都超過一百英畝。」

另有五部收割機成排跟在我們後面，在一片金黃色的麥田裡開出一條條寬濶的路徑。戴維斯擁有六部收割機，專為麥田工人收割小麥。

「開始時我只有二部收割機。現在已經增加至六部了。因為麥田主人的不斷地擴充耕種面積，我也不得不跟隨增加。」

美國農業走向大規模和專精的趨勢，最好的例子莫過於養雞事業了。我在喬治亞的紅土山和加州的橘林坡獲得不少有關的資料。

「二十年前烤鷄每磅售價六毛五分，炸鷄是星期大餐裡的上品，」莫布勒 (Ralph D. Mobley) 說話帶着柔和的喬治亞口音。「許多農村的家庭主婦都以養鷄為副業，賺些小菜錢。時過境遷，到了現在鷄隻比豬肉還

要便宜，家庭主婦早已不再分神兼業了，因為超級市場裡隨時可以買到比自己飼養還要廉價物美的鷄隻。這一情勢的轉變，應歸功於養雞業者的不斷研究改進。

### 一厘之差定盈虧

莫布勒曾經身歷其境，經過數次的遞變。他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Atlanta) 棉花生產者協會 (Cotton Producers Association) 屬下養雞場的主任。喬治亞的養雞事業冠全國，而該場又為全州之主要生產者。

「一般養雞需要十四個星期的生長期，由小鷄長成大鷄每磅雞肉需要四磅半的飼料，」莫布勒說：「現在却只要八個禮拜和二磅飼料。這一大改進部份是由於品種的改良，使得雞肉更細嫩、更鮮美。部份是飼料的改良，科學家對鷄的營養知道得比對人的還要清楚。」

他給我看了「一張寫滿了飼料配方的單子，從紫苜蓿 (Alfalfa) 以至葉黃素 (Xanthophyll) 無所不包，葉黃素是用來使雞肉產生引人食慾的金黃色澤。他解釋說他們用計算機來計算各種飼料原料的成本，以決定何種原料較為經濟合用。即使肉類和骨粉的價格每噸僅上漲一元，計算機也可計算出是否須用秘魯來的魚類代替。」

別小看了這區區一元之數，這却是極關重要的因素，因為市場上每磅雞肉相差微至一厘美金即能決定盈或虧。

「此外許多小的地方也要特別留心，例如自動飼料槽裡的飼料應該放多少，」該協會設在塔莫 (Tahmo) 的研究農場主任科學家謝伍德博士 (Dr. Donald H. Sherwood) 補充說。「如果槽內的飼料太滿，籠裡的雞可能將飼料濺落地上而浪費三分之一，如果只放三分之一滿，損耗則僅百分之二。一座養雞場如有一萬隻雞，每日節省三分之一噸飼料就有相當可觀了。」

使用自動餵食器、飲水器、通風機以及其他節省勞力的設備之後，一個人一次可以管理十萬隻雞。一般養雞場平均一人管理二萬隻。美國每年所生產的雞大約超過二十五億隻，不分男女老幼每人可分到十二隻。

由於講求效率才能競爭，養雞業也走向更進一步的專業化，有的專業成雞，有的從小雞養到生蛋期，有的專孵小雞，有的則只生產雞蛋。

### 雞蛋城的科學管理

加州洛杉磯西北五十哩有一座號稱雞蛋城 (Egg City) 的養雞場，這是專業化最富戲劇性的代表，場主

謝姆斯先生解釋說：「我們隨時記錄下每座雞舍一百一十行雞籠其中兩行的飼料消耗量和雞蛋的產量。如果產量降至經濟範圍之外，則全部九萬隻雞都出售給加工廠做成鷄湯或大菜。要注意每隻雞的產量非常不聰明。養了二百萬隻雞，你必須依靠取樣統計才行。」

### 堆肥處理成問題

這時正巧有一部小拖車開過，車上裝了一隻長臂，用來將籠下的雞糞清除。

「以往我們須要耗費數千元買殺虫劑來滅除蒼蠅，」謝姆斯說：「現在我們用長臂上的刮刀來清除雞糞，使地面保持乾燥，因而滅除了蒼蠅的繁殖。雞糞清除集中至中間通道後，由拖車運走。蒼蠅的問題我們已經差不多解決了，但是這些雞糞的處理却頗傷腦筋。每天收集的雞糞多至一百二十噸。」

這是農場裡的另一面，是我從未想到的。我在內布拉斯加布勒爾 (Blair, Nebraska) 的布勒爾家畜公司 (Blair Cattle Company) 參觀時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隻牛的糞便約有十六個人的多，」公司的董事

是哥德曼 (Goldman)，他飼養了二百萬隻母雞，是世界最大的雞蛋生產者之一。

哥德曼是在一九五一年投入雞蛋生產事業的。他是一位從德國來的移民，在他補習英語以備在他本行冶金方面求得工作期間，他養了五千隻小雞以打發時間。

「在那個時期養一隻雞每年僅能賺一塊錢，」哥德曼先生說：「現在如果能賺到五毛錢就算很運氣了。因此爲了多賺錢，只有擴充一途。」

雞蛋城的場長謝姆斯 (Ben Shames) 帶領我參觀了他們擴充後所增加的設備：一座磨房供應雞蛋城生蛋雞每日所需的二百五十噸飼料。兩口水井每日供應十萬加侖的用水。一座包裝工場，每日清洗，檢查以及包裝一百萬個蛋。一排排長長的雞舍，每座飼養了九萬隻白色的萊亨雞，每個十六吋高十八吋寬的籠子裡共有五隻雞，一長列一長列整齊的雞籠均距地約三呎高。

傾斜的籠底，可以使生下的蛋滾到前面的集蛋槽。我好奇的看著工人推着小車在成排的雞籠間，將雞蛋收集在塑膠盤裡，疊滿了小車。我又跟隨着一輛電動的小車，看它將飼料輸送到籠前的飼料槽裡。並且有一個指針指示出放入的量。

長章伯 (Harvy J. Webb) 說：「我們牛欄裡有二萬頭牛，所遭到的問題等於一個人口三十二萬大城市的問題。好在我們買下這塊地方時，先已有週詳的考慮。」

「公司成立於一九六五年，」韋伯告訴我：「我們首先以計算作可行性的研究，根據飼料和牛隻的來源定出一個理想的位置。這個地點必須位於各屠宰場的中心，靠近公路和鐵路。必須是山坡地，雨後不致積水而易乾。山坡必須向南，冬天才能獲得日光的照射。夏天須經常有微風吹過以消除暑氣。最後還須要是一塊草原，使糞便得以散佈處理，須有一塊建造收集廢水池塘的地方，以免污染附近的水源。」

「最後我們買下這塊距奧瑪哈 (Omaha) 二十哩，面積三百二十畝的土地。」

現在有四哩長的飼料坑和水泥路圍繞着這塊曾經是麥田的牧場。一座價值二十五萬美元的磨房將玉蜀黍磨碎，摻混以帶糖漿的美味口糧，可以使牛犢的體重每天增加二點七磅。從小牛長大至送去屠宰僅須五個月；但是在 一九三〇年代却需要長達二年半的時間。

我在德克薩斯州西部平坦的里奧格蘭大谷 (Rio Grande Valley)，見到養牛業另一項革命性的發展。

「以往我們不敢讓小牛在早春和晚秋之間這段時期出生，」一位牧場主人說：「因為四中三頭都會因肚臍尚未收口而死於螺旋蟲 (Screwworm)。如今消滅螺旋蟲的計劃已經收效，你可以一年四季放心地生產小牛。」

螺旋蟲是一種蒼蠅在動物的傷口下蛋而生的幼蟲。孵化成蛆後專咬動物的血肉；如果嚴重的感染到，能使一頭長成的牛犢十天內死亡。消滅這種病蟲可算是美國農業上的一項輝煌成就。

「雌螺旋蟲在他三至四星期的生命期中只能交配一次，」美國農務部消滅螺旋蟲計劃主持人加特曼博士 (Dr. S. C. Gorman) 解釋說。

「回溯至一九三〇年代，有一位昆蟲學家曾經細心觀察過這種蒼蠅的生命週期，他認為如果讓雌蠅和無生殖力的雄蠅交配，所生的蛋就不會孵化。不斷地釋放出大量無生殖力的雄蠅就會逐漸減低蒼蠅的繁殖。最後達到消滅的目的。」

### 蒼蠅工廠消滅蒼蠅

加特曼博士補充說，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找到以照射

的方法消除雄蠅的生殖力。一九五四年初次在 Curacao 島試驗，四個月內即將這種虫害消滅。另一次較大規模的行動中，不到兩年的時間即使佛羅里達免於螺旋蟲的侵襲。設在德州米遜 (Mission) 的蒼蠅「工廠」，於一九六二年開工每週生產二億隻無生殖力的蒼蠅，沿著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寬廣地帶釋放。

我與農務部的昆蟲學家蘇德洛 (Bill Sudlow) 參觀「工廠」設施時，他們為防止尚未處理的蒼蠅逃逸而加重重周密的措施，令我大為驚異。進入之先你必須在更衣室盡除衣衫，然後完全赤身裸體的通過一道設有雙重門戶的走廊。在設備室裡你再穿上像醫院裡的白制服。再經過三重同樣的走廊，你才能進入育蠅室。

當你離去時路程相反，還得洗個淋浴，洗除你可能夾帶針尖般大的蠅蛋或是半分長的幼蟲。即使我帶去的筆記簿也得經過「熱室」(Hotroom) 的去除污染處理。

在育蠅室裡幼蟲培養在架上的盤子裡，飼以大部份來自罐頭廠廢棄的內臟。「蘇德洛說每天需要二十噸磨碎的豬肺。八十小時之後即可長成成蟲，牠們爬出盤子，跌落在混有鋸木屑的槽裡，然後變成硬殼的蛹。

用量僅需十億分之一克即足以遏止某種害虫自幼虫變為成虫。

●發現一種類似冬眠的時期能受光的影響，可能利用此一發現以強光在某一地區照射，在不利的氣候下使冬眠的昆虫復甦而達到消滅的目的。

●合成一種性的引誘劑 (Sex Attractant)，將昆

用向我作進一步的解說。

昆虫對化學藥品會產生抗拒性 (Immunity)，對不育的處理則一無反應，「他說：「對其他益虫無影響，也不像農藥或殺虫劑有殘餘毒性，能破壞農作或殺害野生物。現在我們已經將這一技術應用到其他昆虫。」

由於科學的研究，人類已經知道利用昆虫本身的秘密作為抵抗牠的武器。在這方面最近的成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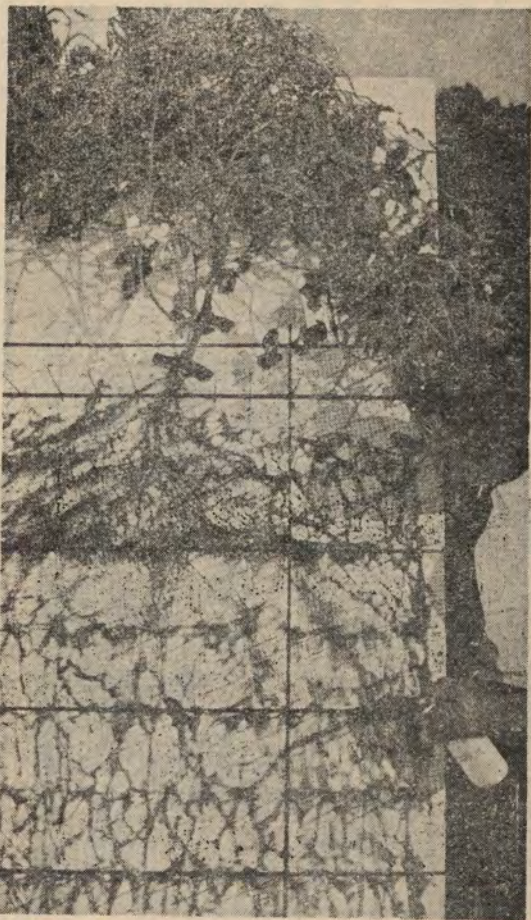
●分離出一種荷爾蒙，



以一種抗癌藥品餵飼綿羊後，羊毛可以用手毫無痛苦的撕下。

虫誘入陷阱加以消滅或是以化學藥品使其不育。一種粉紅色雌蛾所產生的類似物質，其效力之強一磅即足以設下十萬個陷阱。

遍設各州的美國農業研究實驗室裡，我發現科學研究的目標已有所改變。一位科學家說，「現在重要的是要



將大豆的根平舖在板上研究大豆生長的情形，以供專家作為設計犁頭的參考。

研究玉米如何生長，而非如何種植玉米。」

我看見科學家以放射性肥料培養植物，以分析植物的生長；利用化學藥品嚐試將麥稈，大豆殼和其他廢棄物變成富有營養的動物飼料。以藥物餵飼綿羊，使得羊毛可以用手輕易地剝下，而免用剪刀。

我見到羊毛經化學處理浸水之後不會糾纏難分，因而免除了羊毛的收縮；小麥經加工處理後，變成快煮的營養品，用以代替稻米，或是用來做具有鷄味，吃起來像牛肉，火腿的素菜。

我訪問了許多大工廠和大學，那裡有許多專家學者

正竭盡他的才智構想其他更奇的計劃，例如在廣闊的海上耕種，從石油裡提煉蛋白質，以及自海藻、白報紙，甚至動物的排泄物製造食品供應人類或動物食用。

### 城裡的孩子下鄉去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部校園裡，我發現了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實。美國農人的人數由於機器取代了人力，正不斷的縮減，但是就讀農學院學生的人數却年年有激增。

「學生畢業後就業的機會也不斷增加，」戴維斯分部校長梅耶博士 (Dr. James H. Meyer) 說。「如今許多工商業都直接間接與農業有關，譬如農機、農化都以農場作為他們的市場。其他如農村社會學，環境毒害學都以農村為研究對象，因此大學裡也不得不增開有關課程，以免跟不上農業的革命。」

「往日僅有農村青年才進農學院。現在四有其三均來自都市。我們甚至要開課教城裡來的孩子們們如何駕駛曳引機，告訴他們擠奶機像什麼樣子。」

我曾經見到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三百萬農場有三分之一每年生產的收益不足二千五百元。但是開創一座

農場所需資金，小如北卡羅林那 (North Carolina) 的菸葉因需要二十萬元，位於玉蜀黍地帶 (Corn Belt) 設備完善的需要十萬元以上，若是在出產豐饒的加州聖約奎谷 (San Joaquin Valley) 則高達百萬美元。

除此之外農人們還得冒不少風險。一位喬治亞的朋友威爾森曾經告訴我。「有一年收成壞透了，由於鳥害和虫害園裡只採到三個桃子。」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人要去學農？我在各地的訪問中獲得一些答案。

在尼布拉斯加種玉米和養牛的厄德泰生說。「有得必有失。種田就像是賭撲克牌一樣，我猜種田的都是賭徒。」

紐約州孟斯維爾 (Munnsville) 經營鮮奶牧場的馬歇爾答案有所不同。「當然我每天五點就得起身一直不停工作十二小時。但是工作經常各有不同，如像修理圍籬，修剪花樹，擠奶、種植，研究計算機記錄，作些生意上的決定等等。這比終日站在裝配線上鎖同樣一顆螺絲要強得多。」

農村為什麼如此令人嚮往，說得最精闢透澈的要算是華盛頓一位老經驗的農業雜誌編輯了。「清晨起來下

田去工作與上班辦公大有區別，」他說。「完全出於自動自發。如果你提早在午後二點停工去釣魚，然後吃過晚飯再去完成耕作，絕沒有人會干涉你。」

### 電力改進了農村生活

農村的生活水準近年來也大為提高。以往一位農村婦女由她簡樸的衣着和粗糙的兩手很容易看出來。如今她們已經衣着入時，穿上迷你短裙向城市的婦女看齊了，她們也可能擁有洗碗機，自動清潔的烤箱或是彩色電視。她們的先生駕着自動排擋的曳引機，使用各種電動工具以節省勞力，現在也可能有餘裕的時間和金錢去上大學。

高接蒙旦那 (Montana) 天際的熊掌山 (Bearpaw Mountain) 那兒有一望無際綿延數哩的麥田和牧場。我發現了農村生活大為改進的原因。

「電力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爾那電力公司 (Hill County Electric Cooperative) 的經理說，他在一九四六年架設了他的第一枝電線桿，此後逐漸擴展擁有二千九百九十哩長的電力輸送網，供給附近農場和牧場之用。



經專家們不斷的育種、選種改良之後，左邊的肋骨肉所含脂肪已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在我們開創之時，僅有少數農場有以風為動力或是以汽油發動的發電機，只能供給幾盞電燈或是小抽水泵浦之用。今天我們用戶的用電量不下於城裡的居民。他們至少使用三十五種不同的電氣設備，以及百種以上的馬達作動力的機械。」

電力也產生了另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愛渥華州 (Iowa) 西北部大草原訪問貝克先生佔地四百四十英畝種植玉米和飼養豬隻的農場時，看見他們在水泥地下裝設電線，以輻射熱加熱豬欄。

「有了這樣的設備即使寒多裡也可以產育小豬。」他說。「我們的豬舍有絕緣保溫，電力加熱，以及恆溫的控制，使得我每年能養四至五胎小豬。因而每個月僱工一定，收益也都平均，而且市場的價格也較穩定。」

「家父飼養小豬都在春天，到了秋季全部送到市場出售。他要是能養到二百頭，就算不錯了。我經常都養七百至八百頭。那時種植餵豬的玉米不像我們現在一般使用大量的肥料。」

### 肥料的法力無邊

肥料在農業革命也是重要角色之一。甚至可以說它

能代替耕作的土地，因為它能使每畝耕地的收穫量增加十幾倍。由於肥料的使用逐年增加，美國農人也一次又一次的打破豐收的記錄。每三元的收益中有一元就用在肥料上。一九六八年他們用了將近四千萬噸肥料，平均每畝約二百六十磅。

相反的，在開發中國家每畝地僅用到五磅肥料。然而美國並非使用肥料最多的國家。歐洲各國用量大多是美國的一倍，日本甚至高出美國的四倍。

此外貸款給美國農業的幫助也不容忽視。我在愛渥華州的古隆地中心 (Grundy Center) 從古隆地國家銀行 (Grundy National Bank) 的董事長赫克特先生 (Mr. Wes Heckt) 處獲得不少有關資料。

「貸款幫助農民機械化促進農業革命，」他說。「一九二〇年我剛踏進銀行界時，五千元貸款已經是很大的一筆數目，一般人多趨趨不前，考慮再三。今天貸款四萬元却是非常普通，抵押再抵押也不當一回事。有時我真搞不懂一般農民是否有完債的一天。」

有了貸款、膽量、以及管理技巧，現代的農民可以放膽地投下大筆賭注。

加州 Live Oak 地方的布拉塞 (Earl Blaser) 繼承

了三百英畝的祖業，冬天在農業職業學校任教，夏天則在自己菜園裡工作。如今他擁有二千三百畝土地，駕駛着他自己的飛機，經常巡視他田裡的多種作物，他在農耕機上至少投下了二十五萬元的資本。

「我父親向來把他的耕作收成記錄藏在雪茄煙盒裡。我却須要一間辦公室，僱用一位專用的會計為我工作，利用電腦幫我作許多判斷，並且核對我們的工作效率。」

史塔曼 (Deane F. Stahmann) 於一九三二年在他的座落於新墨西哥州靠近拉斯古塞斯 (Las Cruces) 里奧格蘭大 (Rio Grande) 的棉花田裡間植了許多胡桃樹。

「一家苗圃培育了大量樹苗賣不出去，於是我以廉價收買，」他說。如今他種植了二十萬株樹，在一行行菜樹之間陽光充足的地方種植棉花，他又在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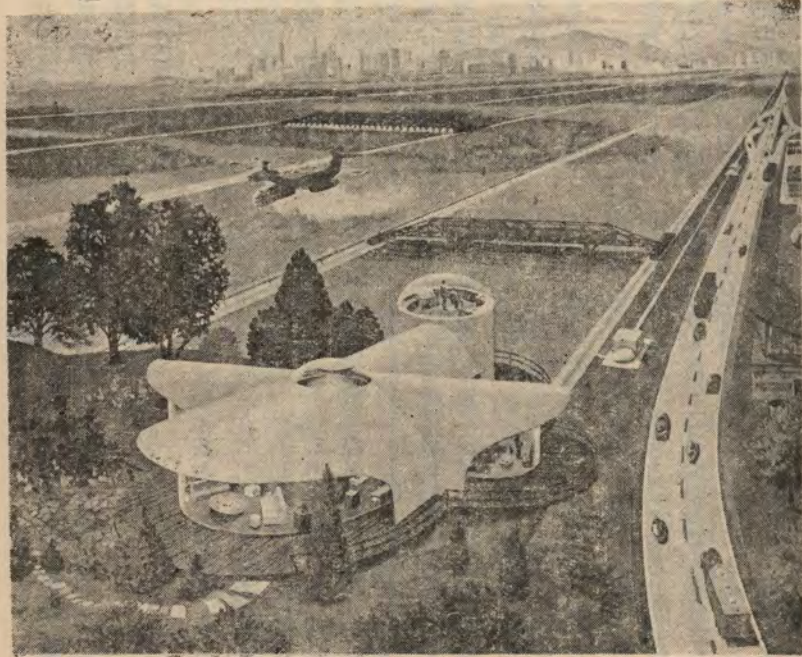
涼的樹蔭下養了四十五萬隻雞。他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財產裡，包括十架飛機，一座扎棉機，一座飼料研磨廠，一座胡桃脫殼廠，以及鷄和蛋的加工廠，此外還有一間規模不小的農場機械保養場。

約翰和亨利埃爾莫 (John and Henry Elmore) 兄弟兩人每年輪流一人去上大學，一人留在家管理農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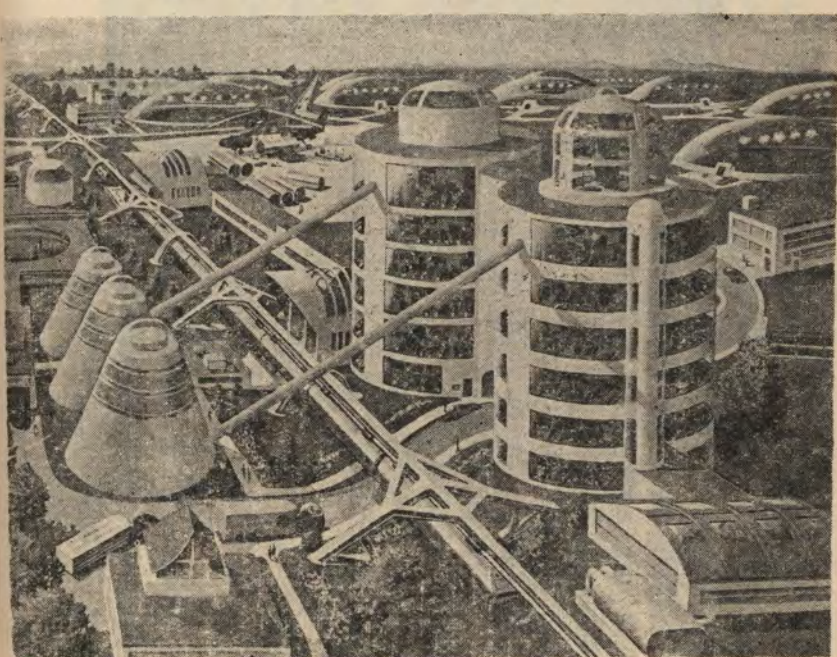
這兩位身高均六呎五吋的兄弟，在加州陽光充裕的帝王谷 (Imperial Valley) 靠近布勞勒 (Brawley) 地方擁有一萬五千七百英畝的土地。他們利用價值六萬五千元的耕種機種棉花、甜瓜、萵苣，以及其他作物。他們又將西瓜田改建成一座日產一萬五千呎塑膠導水管的工廠。

### 導水管灌溉農田

導水管在水土保持方面是大功臣之一，它促進了今日的農業的革變。



這是畫家筆下二十一世紀初期美國農業的構想。左邊農舍的泡罩頂控制塔裏，裝設有電腦，氣象報告站，農產品行情收錄帶。遙控的三型農耕機沿着十哩長的麥田收割麥子。麥子收割後洩入田邊的空氣輸送管，運送到靠近城市的麥倉裏。同樣的另一架農耕機正在旁邊的大豆田裏灑水，噴射直昇機正在撒殺虫劑。公路右邊的圓錐形磨房研磨飼料供給多層牛欄裏的牛隻食用。牛欄的中心有運送牛隻上下的電



梯，欄房的圓形管將排洩的廢物，導入污水池做成肥料。兩座牛欄的左上方是加工廠，將牛肉裝入長筒內由直升機或是單軌火車運到市場。經濟價值高的作物如草莓、蕃茄和芹菜在透明塑膠圓罩裏的控制環境下生長，不受外界氣候的影響，靠近遠方的湖泊和遊樂區有一座給水站，供應農場的全部用水。

自科羅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引入帝王谷的灌溉用水帶有鹽份，每畝一呎 (Acre-Foot) 約一點二五噸。如散佈在農地上，經日光的蒸發使鹽份沉積下來，日久終至使土地變成含鹽的荒漠。使用埋在地下導水後，則可使這些礦物質仍留在水裡。

「棉花田裡每年需要八畝一呎的水，」亨利埃爾莫說。「也就是說，在一百六十畝的土地上會積下一千六百噸的鹽份。若不是利用導水管，我們也可能遭到與古代文明被消滅的同樣危機。」

「我們剛開始種田時，導水管都是用陶瓦做成的，每行間隔三百呎，」約翰埃爾莫說，「現在的間隔減至一百呎，有些田裡只有五十呎。以往埋設導水管三百呎需六個人，水管重約一噸多；但是三百呎的塑膠管則只有六十五磅重。我們設計成一種鋪設導水管的機器，一面將土地切開，一面隨即將導水管埋好，省去了挖溝的工作。」

在水土保持方面尚有以下幾項新的發展：

●在山坡地用廉價的石油化學品鋪撒，以防止雨水為土壤吸收，以便導引至乾旱地區。

●在湖泊池塘上撒覆以各種物質，以防止水份蒸發。

們却未增多一毛錢的收入。這些錢大多落入食品加工業之手，食品加工的目的是增加主婦們的方便，省時省事是老祖母一代從未想到的。在生產費用增加和利潤低的双重擠壓之下，農民們的經營必須更有效率，否則唯有改行一途。

有多少人改行轉業，由以下數字略可窺見：一九一〇年農村人口約佔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九六九年僅及二十分之一。每年平均約有六十五萬人離開農村遷徙到城市，同時也助長了社會的暴亂，這可說是農業革命在社會上所造成的一種結果。

當大家紛紛離開農村時，這個早期曾一度繁榮的農村社會今日漸見萎縮。愛渥華州的凱氏里 (Keosau, Iowa) 就是個明顯的例子，路旁的商店以往會經營業鼎盛，公路開闢後將顧客都引到更大的購物中心去了。在堪薩斯州棉花林瀑布 (Cottonwood Falls, Kansas) 我看見一家商店掛了一塊手寫牌，「每月僅逢十上午營業。」

「去年這兒死亡的人比出生的多，」城裡一家餐館的女侍告訴我，我在這兒吃了一頓週末午餐。「孩子們高中畢業後進大學就一去不回。但是棉花瀑布是個安居的地方，要想租間房子還真不容易，因為都被農村來的

●以台地耕種代替外圍耕種，以防止自然侵蝕，加強農地，也能防止土壤流失。

### 農村社會的衰落

中西部的大豆產量豐富，我聽說大豆已經製成味道像牛奶和肉類一般的產品。非常富有營養，足以使養牛業和製奶業寒心。每英畝的草料飼養牛隻後，可獲得四十三磅的蛋白質；如果用以種植大豆則高達四百五十磅。一種巧妙的機器能將黃豆蛋白質紡成各種不同厚度的纖維，再製成像海鮮、牛肉、火腿或鷄肉的食物。

我的太太常為超級市場裡各種美味的食品所吸引。但是她也像一般家庭主婦一樣抱怨價錢太貴。我為她舉例說明也僅能消滅她的憤怒。我說美國人民耗在食物上的金錢，在他收入所佔的百分比仍然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每一元的收入裡大約只佔一毛七分錢。雖然通貨膨脹，但是今日辛苦工作一小時可以比一九五〇年時多買：百分之二十五的豬肉，百分之二十的牛肉，百分之二十三的馬鈴薯，百分之二十的牛奶，百分之二十五的豆類，百分之四十的蛋。

農人們抱怨說市場上的東西，價錢不斷上漲，而他

老年人搶租一空，他們是來安享晚年的。」

並非所有的小城都沒落了。大都市裡的烏煙瘴氣，交通紊亂以及社會不安定促使人們重新考慮到小城鎮定居的許多好處。工業界由於噴射機和高速公路的發展不必依靠附近的市場，紛紛將工廠遷離都市。一般公司行號的職員也多希望在下班十分鐘後即能到達高爾夫球場，或是帶著獵槍和愛犬到森林去打獵，或是及早抵家擁妻抱子以及在自己的一小塊田地裡以耕種自娛。

政府已有各種計劃貸款給小型社區，用以修建給水系統，下水道工程，興建更完善的學校，娛樂中心，以及其他現代化的各種設施，以吸引住外流的居民。許多小城自身也在自求發展、自求繁榮。堪薩斯州的寶拉 (Paola) 就是一個例子。

寶拉是在堪薩斯的東部，向來以務農為主。由於距人口擁塞的堪薩斯城僅四十哩，佔了地利成為人口調節的社區。

### 遊樂區，新財源

寶拉也靠近米俄拉湖蓄水庫 (Lake Miola Reservoir) 景色明媚又成了觀光遊樂勝地，這也是美國農村的另

一個革變。

因此靠近邊緣地帶的農民紛紛將他們的農地改闢為遊樂區，成了另一項新的財源。一位緬茵州 (Maine) 的牧場主人有地二百三十畝和牛三十頭，由於擴充沒有經濟價值，於是貸款將他的牧場闢成高爾夫球場；兩年之間他的純益不下於經營牧場，而且漫長的寒冬裡也不必辛勞工作。一位賽夕法尼亞州的農民，在葛第斯堡 (Gettysburg) 南北戰爭古戰場附近擁有一百五十畝土地，他在土地的一角森林地區增加了各項露營設施和淋浴設備；將農田改成觀光區，晚間舉行方塊舞會吸引大批的遊客。馬利蘭州的一對夫婦則招收暑期渡假的遊客，與他們家人共同在田裡工作，共享團體生活的樂趣。

未來的農業將會進步到何種程度呢？農業部的艾爾文博士為我作了以下的簡略描述。

「未來的農業將會高度的專業化，」他說。「某一地區的農場專種橘子，另一地區只種蕃茄，有的只種馬鈴薯，按土壤和氣候決定種植何種作物。」

「那時的農田將更為潤大，儘量減少樹林、矮籬，和道路所佔面積。農耕機將更趨巨型，每次跨越田地時，將會同時進行多種操作。而且是全自動化，甚至能以無線電遙控，操作人員在屋前的控制室裡，利用閉路電

視即可操作自如。

「由此不難想像，耕地一定是長達數哩，寬約百餘呎的長方塊。耕作機器跨越長方形的農田，沿着兩邊的軌路進行，到了一端盡頭再轉到另一塊田上去耕作，在整個操作中機輪不會碰到一點泥土。」

「那時人類可以控制氣候，將狂風暴雨的災害化除，」艾爾文博士接着說。「利用原子能化山坡為平地，或是自海水提取淡水以供灌溉。利用人造衛星或飛機在高空偵察作物的病害，這比在地面去尋找來得迅速、有效、而確實。」

「當作物缺水時，埋在土裡的感覺器會告訴農人，於是自動灌溉系統立即引水灌溉。農人備有各種化學藥品，用以加速或是延緩作物的生長，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收穫，以調節市場的供應。這些事聽來跡近幻想，但是都已進入試驗或研究階段。」

農業上這許多新的發展都與過去的進步息息相關。我在旅途中偶然聽到一位巴西派到美國研習農業技術的官員談話。

「我們巴西非常關心未來的農業發展，」他說。「在你們美國，你們現在已經進步到未來了。」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Feb 1970)

像一條蛇樣翻滾迴旋着的亂流，從空中湧湧激盪的烏黑的雲層裡奔騰而出，祇要是它光臨到的地方，人類的各種設施就像摧枯拉朽樣的迎風而解，化為碎片。沒有人對它有正確的了解，沒有人知道它的成因，也沒有人知道對它如何防範。

龍捲風是大自然最了不起和最任性的寵兒。它在空中折騰飛舞一陣之後，如果後繼無力，還沒有接觸到地面就逐漸消失。如果潛力強大，它從那雲端下垂，漏斗狀旋風的尖端從地面橫掃而過，各種建築物碰上了它沒有不望風披靡災情慘重。房屋被澈底摧毀，樹木被連根拔起，就像小孩把玩厭了的玩具，亂拋亂扔，弄得支離破碎，無一倖免。

國立風暴研究所對龍捲風已經進行了十年的研究。該所主任愛德溫·凱斯勒博士說，科學家對龍捲風的成因，依然不甚了了。他又說，對消滅龍捲風的嘗試，現在還言之過早。

「我們對龍捲風所知不多，難以駕馭，」他說：「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我們祇有聽其自然，把它當作上帝的意旨看待。」

從根本上說，龍捲風是一種中心接近真空狀態的旋風。龍捲風的出現，必需具備幾個因素，但是，有了這幾個因素，並不見得就造成一個龍捲風。

凱斯勒說，造成龍捲風的情況，和在鍋裡燒水大致相似。地球表面被太陽晒熱，接近地面的下層濕空氣溫度上升，這一層濕熱空氣向上層的乾冷空氣推進和突破——就像鍋裡的水泡冒出水面一樣。附近的空氣就來填補它所留下的真空，

# 龍捲風

神秘莫測的天災

Jay Perkins 著  
昆 李 譯

上層的冷空氣也因此被向下拉。

雷雨產生的過程就是這樣，在適當情況之下，龍捲風的產生過程也是這樣。

凱斯勒解釋說，實際上並不如此簡單，熱交替（Heat interchange）的因素甚為重要，大氣裡的電也可能扮演了一個角色，他說：「當我們分析到各種因素時，我們就無法確定，也許這些因素的存在祇是程度上的問題。」

龍捲風接近真空狀態的中心部份，是由於暖空氣急速上升而產生的。但是，為什麼暖空氣上升之後，它原來位置周圍的空氣會變成旋風，其中的道理，還沒有人真正明白。

「本來任何地方的空氣都在旋轉」，凱斯勒說：「如果起始時沒有旋轉，其後也不會旋轉。因為地球在旋轉，所以空氣也不停的旋轉。」

凱斯勒說，一般認為龍捲風的速度比颶風為大——每小時約三百哩。但是它那巨大的破壞力並不是來自風速，而是來自氣層的急速變動。這種氣壓簡直可以使房屋爆炸。

大多數的龍捲風都發生在中部平原地區（譯者註：



指美國而言），奧克拉荷馬，德克薩斯，肯薩斯和密蘇里四州，從四月到六月之間，被稱為「龍捲風走廊」。在美國其他地區，龍捲風發生頻繁的時期各不相同，全要看墨西哥灣來的暖濕空氣和北方來的寒冷空氣在什麼時候互相接觸。

一九六九年發生於美國並經證實的龍捲風有六〇七個，其中三十一個在奧克拉荷馬州。

歷史上最嚴重的一串龍捲風發生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地點是密蘇里，依利諾和印地安那州，有六八九人喪生，一九八〇人受傷。

近年來龍捲風的死亡人數已告下降，多半是由於較好的偵測辦法和警報程序。

美國氣象局已經推行一項「天警——七〇」計劃，以便及時識別對形成龍捲風具有有利條件的地區，並視實際需要每日發佈龍捲風觀察警告。

此外，氣象局還利用有利雷達追蹤風暴動態，每當龍捲風被雷達偵測到或地面觀察到，即行發佈警報。

凱斯勒說，國立風暴研究所與氣象局合作，但其工作偏重於風暴的觀測，而非發佈警報。

觀測報告是由遍佈各處的地面觀測站，雷達和空中觀測所獲得。

國立風暴研究所本年度的計劃裡，有一項是研究龍捲風的形成是否和電氣有關，繪製雷達觀測的風暴內部運動圖，和確定龍捲風的速度。

奧克拉荷馬大學正在進行一項測聽風暴的計劃。科學家們希望知道風暴的發展是否可以從大氣中的靜電放電而預測。

大自然的各種現象中，最沒有辦法預測的就是龍捲風。

一般龍捲風的寬度大約是四分之一哩，它的進程很少超過十六哩。可是，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奧克拉荷馬州，因而使一〇一人死亡的一個龍捲風，其寬度估計有兩哩。

一九一七年有一個龍捲風橫越依利諾州和印地安那州，其進程竟達二九三哩。

凱斯勒說，在奧克拉荷馬州裡，要預料在某一年某一個地方會遭受龍捲風的襲擊，勝算的機會非常小僅約萬分之三。但是，自一八九二年以來，奧克拉荷馬市已經被龍捲風襲擊了二十六次。

堪薩斯州的柯道爾，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連續三年都被龍捲風襲擊——而且每次都在五月二十日。

譯自：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中國郵報美聯社電訊



劉康寰譯

中國的帆船和歐美的形式不同，性能殊異，三十年來，一小群熱心的西方研究人員，已把這種帆船過去及目前有關設計、建造、及操作的秘情，逐漸印成文獻，妨礙這種努力所遇到的困難，是資料主要供給人——老大（船長）及造船師——絕少寫下任何東西的事實，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既不能讀，又不能寫，所以，大多數帆船，都是在沒有圖樣之下建造的。它們不帶海圖，便去遠洋貿易及捕魚。

即使實地調查，企圖彌補現成資料的欠缺，和無法解答的事例，仍舊繼續出現。已故的渥塞斯特（G. R. G. Wolsted）說道：「研究同中國帆船有關的每一件事，因極為惱人的相反事實而

複雜。」渥氏是英國人，在中國多年，擔任海關的內河監察員，被認為研究中國帆船的首席權威。他說：「每當發現一個貌似的答案，或一條可得到一個特別分類的規則，便有一個本質上不可克服的例外出現，打破前已得出的結論。」

雖有這些妨礙，但要回答「什麼東西使得一艘船成為帆船」的問題，仍然不難。二十多種基本類型的航海帆船，每種各有其主要用途（貿易、捕魚、駁運等等），來自一個特定的省份。要鑑別其中某一種，會有一些混淆。除香港地區的以外，每一類型，數百年來，都保持不變，只有小的差異。香港地區，因受外來影響，許多帆船，顯得都不一樣。帆船類型雖多，但可分成南北兩大類，以長江口為界。在北方（從安東、河北，到山東、長江），沿岸水淺，淺灘沙壩，往往伸出十哩。長港很少，可用的幾個，港口常被淤塞，有的——如安東——則冬季結冰。所以，北方的帆船，方頭、高尾、平底，因為常常擱淺，有時又須搶灘。

在南方（從杭州、寧波，到廣東、海南），海岸曲折，港灣寬敞。深水延及沿岸無數的島嶼，島嶼給帆船提供進一步的掩護。在六至九月，颱風季節，強烈的風

暴，猛襲沿岸，北至上海。對帆船而言，港多特別重要。這種環境，造成吃水深的水密隔堵。破浪處一個小小的前艙，簸動時充水及排水，用作防止顛簸的裝置。許多帆船還裝有副船尾，在順浪時充水，當船滑下大的浪谷，又要上升的緊要關頭，使船頭抬起來。搶灘時把舵提高，深水時把舵放低作為龍骨。舵柄可用滑車調整，必要時，婦女亦可駕駛大船。尾甲板高出船頭，以清視界。自衛的古砲，直至一九四八年，仍是大多數帆船的標準裝備。

不過，南北兩類的航海帆船，也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平滑的船殼，多個縱橫的水密隔堵。破浪處一個小小的前艙，簸動時充水及排水，用作防止顛簸的裝置。許多帆船還裝有副船尾，在順浪時充水，當船滑下大的浪谷，又要上升的緊要關頭，使船頭抬起來。搶灘時把舵提高，深水時把舵放低作為龍骨。舵柄可用滑車調整，必要時，婦女亦可駕駛大船。尾甲板高出船頭，以清視界。自衛的古砲，直至一九四八年，仍是大多數帆船的標準裝備。

仔細考察這些特點，可揭露帆船的神秘，解釋中國商船如何在五世紀至十世紀之間，建立了通達波斯、印度、馬來亞、爪哇、與日本的繁榮貿易航路。到了一二九八年，才有馬哥孛羅描述航海的帆船。四根桅桿，一十三個部份結合成的船殼——每一部份，都用厚木料組成——目的在防止駛上岩石或碰上饑餓的鯨魚時震漏。

帆船設計上這些獨特之點，數百年來，不斷演進，

被認為完美後，便一成不變。中國人尊崇古訓及視新觀念為可能有危害而不輕易嘗試的哲學，使大多數帆船仍保持其千年前的設計。

以下為大多數典型航海帆船突出的特點：

帆：平衡的耳帆 (Lugsail)，是中國所有內河及沿海船舶的特色，被稱為斜帆 (Oblique sail)，懸掛在帆桁的三分之一處，約有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帆面積在桅前，帆脚被繫住，改變航向時，無須落帆。

中國帆的秘密，在其竹竿，視船的型式與大小，可由四根多至四十根。其作用有五：

(一)使帆平整，既可迎風操作，亦可九十度橫風操作。

(二)簡化縮帆法，可令大的帆面積張掛較久，而在大風時迅速收縮。

(三)使帆迅速落下，在風暴中及近距離運轉時，極有幫助。

(四)帆的張力，平均分佈於各竹竿與帆幅之間，因為每根竹竿，有一幅帆。如帆布質料稍差，其上多洞，仍可好好張開。

(五)竹竿直徑二至四吋，可當作繩梯，攀上船桅。

各型帆船，大多數——雖不是全部——都有桅座。

舵：真正的船尾舵，公元四世紀時，便在中國普遍使用。但在西方世界，直到十三世紀，方才出現。這種不尋常的「工藝」缺陷的意義，在於大船如沒有舵，便不能安全駕駛。棉與槳的機械利益，不足以在大風浪中駛船。因此，大型的中國帆船，可以常川地與紅海各港貿易，而歐洲人受限於敞蓬的方帆「長船」，便不適於長期的深海航行。

早期中國人用舵的理由，可能是帆船傳統的方形船尾，適於裝舵。歐洲船相反，只好用寬的槳代替。

已鑑別出來的帆船舵，變化頗多，每一種都是為了特定的任務而設計的，而且每一種的重量，都恰到好处，可用特定數目的男人——或女人——舒適地操縱。駕駛是靠拉動兩條駕駛索，用兩套滑車，連到舵柄的兩邊。平衡舵與滑車的機械利益相結合，使駕駛精確，對於熟練的帆船夫而言，幾乎毫不費事。

為了適應不同的航行情況，所有帆船的舵，都可提高放低。在大船上，用滑車吊住舵脊，藉絞盤控制。舵本身用承穴或密合的導穴就位，不用樞軸。在大船上，為了使舵牢固，用兩根粗繩子，由舵經船尾拉至船頭。

每根竹竿有條繩子，將帆繫在桅上。前後帆 (Fore and aft sails) 因有前移的趨勢，便裝個鐵箍防止，並使下桁與桅相連。此外，帆的兩面，裝有可簡可繁的頂索，收帆或縮帆時，自動將帆摺攏。較方帆船 (Square rigged) 或雙桅船 (Schooner) 的縮帆法，高明許多。帆的質料是棉質帆布，用樹皮溶液與豬血染成棕紅色，以便保存。少數地區，仍用草席作帆。

桅：帆船的桅，可用一根獨木製成，或用幾枝木頭外加鐵箍製成。極少使用支索。

桅的位置，往往不在船的中線，亦無須垂直，以獲得最大效益而定。此可由五桅的山東貿易船說明。這種船是從五世紀中國南北朝劉宋時期重一百八十噸 (18000磅約合二百五十噸) 的牛頭船演變而來。前桅垂直或向前傾，不論前桅怎樣，原則上主桅的傾向都要相反，使相鄰兩桅成一角度。左前桅斜出，與船頭左舷牆併齊，留下空間，操作錨及纜索。現代海軍造船師暗示，桅桿前傾，便於駕駛，因使船的受力中心前移，減少舵柄轉向上風的趨勢。

所有山東帆船的桅，都插在桅座裡。桅座可使桅桿就桅門豎立或倒下，船過橋下時，便把桅桿放倒。沿海多數航海的帆船，都賴入水的舵當作凸出的龍骨，使橫向的漂流，減至最小，此在擁塞水道，逆風前進時，最為重要。

最引人興趣的，也許是廣東與其他南方帆船帶洞的舵。舵上有許多斜方形的洞，用來產生較多的漂流——特別是在慢速運動時——造成較平板舵為大的阻力。同有些報導相反的是，帶洞的舵，並非一切帆船所共有。有些帆船，用別的裝具，來彌補沒有凸出龍骨的缺陷。例如杭州的貿易船，在錢塘江口操作，那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潮流最大的地方之一。潮河上行之前，須駛向從海堤伸出來的沙洲。高潮時，水淹沙洲，船可繫到堤上，低潮時攔住。當漲潮以十節的速度逆流而上時，在洲邊通過。高潮迅即追隨其初期的激盪而來，流速漸緩。洲上帆船，再度上浮，藉五節的流速，載其上行。在這種情況下操作，使許多杭州帆船的造船師，在前桅與主桅之間，加裝了風板。

武裝與掠奪：數百年來，在運貨與捕魚的帆船上，武器都是必不可少的裝備。直到近年為止，幾乎每艘帆船，都帶有某種武裝，以防備不時出現的海盜。新舊武器有趣的混合中，可能包括一尊陳列在艙面的古式前膛

砲，及隱藏的毛瑟手槍。

許多前膛砲，還有十八、十九世紀各國的鑄造標記。把土製的火藥、鐵釘、門把手、以及其他金屬破片，塞入砲膛，近距離時，可以致命。中國海員一向足智多謀，把這種砲裝在有轉樞的木製轉台上，轉台固定在甲板上。後座力由一條強力鋼質螺旋彈簧所吸收。轉台使再裝填較快，因砲可在船內轉動，消除了裝填十九世紀西方大砲的前後運動。轉台又可使水平瞄準較快，但並未廢除俯仰用的砲耳。

經商的帆船，是海盜的標準掠奪物。輪船——亦難倖免。如目標船防備嚴密，則藉助於朦騙。先蒐集一切必需資料，甚至作考察旅行，或在數月之前，加入目標船船員行列。化裝為無知乘客的海盜，則分在各口岸登船，身上或行李中，夾帶左輪，在預定的時間，同時襲擊駕駛台、機艙、及電信室，控制全船。

有時，附近的帆船，會靠過來，接走海盜、掠奪物、及有錢的乘客，以索取贖金。或把船開到附近的海盜窩，如香港東北四十哩的大鵬灣。等在該處的帆船，載走掠奪物，把船放行。有時，則把船搶灘，拆除所有的機具。這種情形下，乘客只好由陸路回去。

八吋乘二吋半的木板，邊與邊相接，整個船底，在豎立肋骨之前，便已鋪好。木板用手鍛的兩頭尖鐵釘——當場鍛製——釘在一起。木板、龍骨、與肋骨，通常都用由婆羅乃進口的「亞可」木製成。這種木材，非常堅硬，必須鑽孔，才能釘釘。木板弄彎，要用火烤及重物去壓。造船工人在工作時，顯示了極大的精度，甚至於能够造成雙曲面。龍骨材為十吋乘八吋半，肋骨材通常為三吋半至四吋乘八吋。每隔三根肋骨，是一根主肋，其橫斷面較普通肋骨的略大。

船底裝有單邊的副龍骨，左右都有，離開中線三十五吋。尺寸為十五吋乘三吋，因為這些木料，較其他船底材略厚，便被嵌入底肋骨，使外表平整。八吋乘四吋的木材五根，類似桁梁，裝在船底；每邊船殼，亦各有三根，裝在肋骨上。

木板的接縫，用一種叫做油灰的混合物填塞。油灰係用石灰與桐油，遵千年古法製成。麻絮與油灰合用，可在四十八小時左右變硬，構成良好的水密接縫。

船殼裝飾與「船家」：中國哲學、宗教、與民間生活豐富而神秘的建構，許多都在帆船船殼的裝飾上出現。不過，裝飾所顯示的形式，並非一致，而是為中國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後，據香港的報導說，南中國沿岸的海盜，具有一種新的毒害，因已配備戰後遺留的機關槍與自動砲。貌似無害的舷牆後面，並有裝甲。在獲取最快的船內引擎方面，也到了相當程度。

船殼及其設計：對建造中的帆船作真正實地的描述，絕少見到。要有也是就香港帆船而言。西方人對帆船的興趣，多集中在香港。這種情形，有其缺點，因為香港受外來影響最深，根本沒有一艘是「香港帆船」。

據美國航務局香港檢驗員皮納德(Robert W. Piore)稱，今日港內所見的載貨帆船，通常為六十五呎長，十八呎寬，載重一百噸，至一百二十呎長，三十呎寬，載重三百噸的。主要用作駁船，為貨輪卸載。這種帆船有一個貨艙，一層下甲板，及一層有個大艙口的上甲板。貨艙兩端，各有一道橫隔堵，使貨艙與前後段艙間分開。

參觀鯉魚門灣時，皮納德與邱記船廠年約七十歲的總造船師張先生晤談。他以典型的中國方式，自小出去航海，然後從十四歲起，學習造船。遵照傳統，不用平面圖，透視圖，或型架，便造百多呎長的大船。

考察張先生正在建造的一艘帆船，皮納德注意到：

員所接受的許多似乎無法分辨的神話與象徵的大混合。被西方人稱為「船家(Boat people)」的中國人，生活與工作都在水上，以家為單位，駕着駁船或漁船。一九六三年，一個住在香港的英國人說：「作為一個社區，船家可能比其他地區的本地人更守法。他們辛勤工作，堅守行業，提供魚類，或駁運香港繁榮所繫的貨物。帆船的價格，隨着米價，已漲到戰前的十倍左右。駁運業所用的船，壽命不長，因為重物不斷跌落貨艙，船材變形，便開始漏水。」

最出名的裝飾，可能是船頭兩邊圓睜的大眼睛。在貨艙上，那張大的瞳孔是在中央，使「向前看」，注意航程中的危險，在漁船上，瞳孔往下「找」魚。

最美觀的是福建(福州)帆船，也是唯一把船尾裝飾得很華麗的帆船。中國的鳳凰，是一種被認為只在和平繁榮時期出現的鳥，在福建帆船上，象徵旅途平安。船の後舷，深色的背景中，襯托出一條紅色的蛇，那是福建省的標誌。這種帆船，擁有塗漆的船殼，還有想像的雲彩。

不過，大多數帆船，如用油漆的話，可能是桐油，甚或用過的機油。北方的帆船，通常幾乎沒有裝飾。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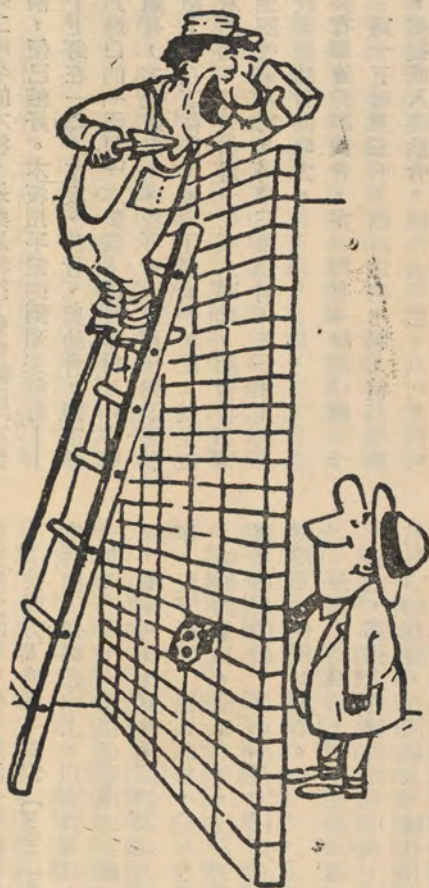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  
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漫畫：再砌上這一塊就完成了。

今日仍在作業的帆船數量與型別究有多少，西方觀察家雖然並不知道，但帆船對航海這門學問貢獻的踪跡，則很顯然，具體的成就為水密隔堵、平衡舵、及自動平衡水艙。歷史已把這些成就中的一部份紀錄下來，但它們對海洋技術進步的衝擊力，倒底有多大，則消失在時間的黑暗角落中。值得諷刺的是，數百年來，西方人

對平衡的耳帆，幾乎不屑一顧，現在却轉過來，熱中頭於用它作長程帆船競賽的可能性。在工藝進步驚人的時代，帆船 (Yacht) 也許最可能被當作人類成就的一塊里程碑，一塊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紀念碑。

原載：OUR NAVY 一九七〇年二月號

# 未來的汽車

安全  第一

其 林 譯

在最近的未來，你所將駕駛的汽車，將會是什麼樣子？未來的汽車很可能藉助計算機來行駛，使你安全地剎車、保持恆定的速度、並獲得最佳可能的汽油里程。

- 構造堅固，如果你以每小時五十哩（八十公里）的速度撞上堅固的物體，或者如果另一輛汽車撞上你的車側面，使你可以倖獲活命。
- 裝備有「自動環境設備」，有效控制濕度和溫度，使汽車不需要除水器或消霧器。
- 未來所製造的汽車，係使用實際上不會使大氣受到污染的燃料。
- 車廂內部加以襯墊，可使乘客在汽車失事時不會被摔着。

這是很遙遠的夢想？一點不是夢想。這些以後更多的安全裝置，美國的汽車公司和獨立實驗室，目前正在試驗中。其中大部份安全裝置，如非全部的話，均將於一九七〇年代的汽車上出現。

未來的改變，反映了汽車工業界思想上引人注意的改變。

長久以來，底特律是靠美觀的車型，來宣傳推銷它的汽車。「車型」——車子看起來是否漂亮——仍然很重要。但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之下，未來十年大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 潤滑油脂

獲得最低的代價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更堅固的車身、更好的剎車、燃燒更完全的引擎、防止乘客受傷的車廂內部……美國汽車工業界正在致力於發展更安全的汽車，在一九七〇年代，汽車將頻頻有改變。

量研究發展費用，將花費在與美觀毫無關係的安全與空氣污染系統方面。

結果是：除了車身變小的趨勢以外，整個一九七〇年代的汽車，一般車型將和目前各型汽車大致相同。

但在一九七〇年代結束以前，在汽車的表殼下面很可能完全是嶄新的設計。未來的汽車可能顯示有最大改變的若干部位：

引擎：馬力的競賽將成為過去，至少暫時如此，這是消除內燃機造成空氣污染的結果。

新型汽車將不會有裝有多套化油器、空氣房、和大量耗用高級汽油的超高性能引擎。

自今年秋季問世的一九七一年份的汽車開始，幾乎所有汽車均將使用普通汽油，最好是不含鉛的一種。

除非你是一位專家，據汽車工程師們表示，在引擎性能方面，你將發現很少有所不同。通用汽車公司龐的克廠首席工程師史蒂夫·馬龍說，自起動到加速至每小時六十哩（九十六公里），至多是需要半秒鐘時間。每加侖汽油行車里程將減少幾分之一哩。引擎的馬力數將減少。

美國有一項嚴格的最新空氣污染標準，將於一九七

減少內燃引擎排氣污染方面花費的研究費用，要多出二分之一。」

即令如此，底特律方面還是寧取內燃引擎而捨最近將來的任何其他動力裝置，除非美國政府另有不同的命令，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仍將繼續採用內燃引擎。

車廂內部：「我們所努力要做的是，」一位工程師說：「設計超級結構的車身，而不會使汽車看起來或感覺起來像是一輛休曼型坦克。」

美國政府所希望於「安全汽車的設計：車廂有足夠的保護，使其可承受車速每小時五十哩（八十公里）的車頭或車尾碰撞，每小時四十哩（六十四公里）的側面碰撞，或任何非由於撞車所引起的翻滾。

乘客在此種外殼內，並藉某種限制系統的幫助，在百分之七十的車頭和側面碰撞以及百分之九十的車尾碰撞和翻滾，均可能倖獲不死。

車身如何能够造得如此堅固？目前正在研究中的若干方法：

●車門裝置更堅固的橫鋼條，像目前若干通用汽車公司所出品的汽車一樣。

●以軋鋼條支持車頂結構，這在比賽用的汽車上已

五年起生效，汽車製造廠家致力於採用不含鉛的汽油，是他們為符合此項標準的計劃的一部份。

除了減少汽車排氣中的氣體污染物以外，此等標準也將首次限制汽車排氣中的固體污染物。其中大部份固體污染物，均係來自汽油中的鉛質微粒。

除掉汽油中的鉛，僅只是解決汽車排氣污染問題的第一步。

為了滿足一九七五年的目標，美國汽車工業界說，它必須發展種種新裝置，把氣體污染物，變為無害的氣體。

再以後可能有新的動力來源。如果美國政府所支持的引擎研究獲得成功，你可能駕駛一種以蒸氣、電力、天然氣或氣渦輪作動力的汽車——所有這些都很少產生空氣污染。

汽車製造廠家也在致力於這些方面的研究。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將在未來兩年內，在重型卡車和大客車上裝置氣渦輪引擎。克雷斯特汽車公司則在繼續研究供小客車使用的氣渦輪引擎。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羅斯L·馬龍最近說：「我們在代替動力裝置方面所花費的研究費用，比我們在

經普遍採用。

●「控制撞扁」的前端，在撞車時會像手風琴一樣摺疊以吸收能量。福特汽車公司的很多汽車已經是如此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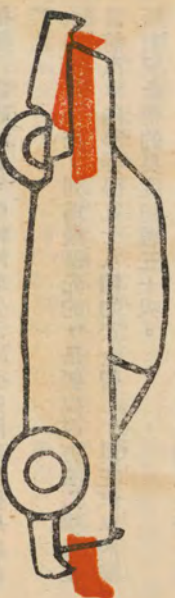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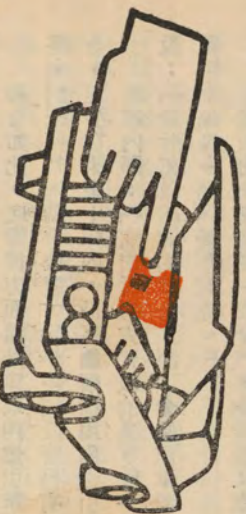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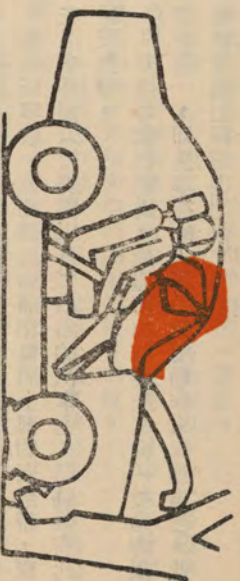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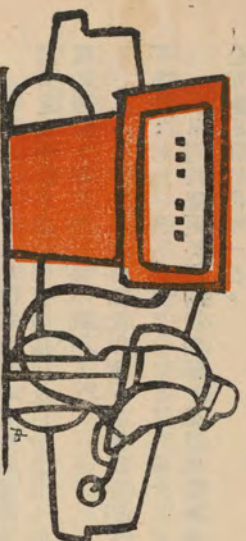
限制系統：列為最優先的，是要找尋方法以擺脫使目前汽車內部弄得亂七八糟的安全帶——現在汽車內部所有安全帶的長度超過五十呎。

膝部安全帶和肩部安全帶如果正確地加以使用，可以挽救生命。麻煩的是大多數的安全帶都沒有被人們所使用。

美國國家車輛安全局長道格拉斯·湯姆茲說，分開的肩帶極少有人使用。——使用者僅佔百分之五——該局可能因此把安全帶剔除於政府所規定的安全裝備以外。湯姆茲寧取一種兼繫於膝部和軀體上部的安全帶，現在很多外國（指美國以外）出品的汽車上，已經裝有此種安全帶。

安全專家們認為，最迫切的需要是某種「被動的限製裝置」，即使車裡的人不做什麼動作來保護自己，此種裝置也能保護他們。

現在有一種氣囊。這是一種大型氣球，在碰撞後幾



上引擎：設計使用不含鉛的普通汽油的引擎因此較少污染空氣。預計將裝用於大多數一九七一年份的汽車。  
下計算機：引擎蓋下裝有和火柴盒一般大小的計算機，控制行車速度和剎車，並提供最大汽油里程。

上氣囊：在撞車時立即充氣，防止車上的人被摔着。  
下防撞器：以更堅固的鋼板製造，自車身向外突出六吋，在撞車時對汽車有更大的保護作用。



油量表：自動計算以剩餘的油量可行駛多少哩。



污染控制：把排氣中將幾乎所有污染物變為無害的氣體。

「安全車廂」：車廂構造可承受幾乎所有的碰撞，而不會使乘客嚴重受傷。



燈光：使用不同顏色的車尾照明系統，指示汽車是正常行駛、滑行還是剎車。

分之一秒鐘內便自動充氣，當車裡的人向前衝撞時，使他們得到緩衝。氣囊將裝在儀表板、方向盤中心和前座的背後。在吸收撞擊力後，便又馬上放氣。

美國運輸部長約翰·A·福爾普在今年三月十八日宣佈，他計劃規定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以後製造的所有汽車，右前座的乘客須裝有此種自動氣囊，作為一項開始。汽車製造廠家如果在一九七二年裝置單式膝和上體安全帶，則可暫緩一年實施。

迄至目前為止，底特律方面對這方面更為嚴謹。福特汽車公司的一位工程師說：「我們仍然有不少問題，假如有一個孩子站在前座上，而在氣囊突然脹大時，將會發生什麼，便是一個例子。」

有些研究人員擔心，氣囊充氣的噪音，可能使駕車者驚慌失措，因而發生更多的麻煩。據自願試驗此種限制系統的人報告說，氣囊充氣的響聲很像爆竹在前座爆炸。

目前所設計的氣囊，係打算配合安全帶一起使用。通用汽車公司說，這並不好。該公司目的要找尋一種消除任何安全帶需要的系統。

有一位英國工程師，大衛·福斯特，提出一種完全

要在碰撞速度每小時十哩時，能保護車身免於受損。

防撞器將再度自車身向外伸出，可能伸出長達六吋，並可能再恢復使用比目前防撞器金屬堅固得多的彈性鋼板。美國密歇根州汽車俱樂部估計，「有作用的」防撞器，可以減少美國的撞車修理費用，年達十億美元。

燈光：汽車的燈光將有重大的改變。即將來臨的，有一種高強度、不耀眼、供高速公路行車的前燈。此等前燈將裝得很低，前面來車時無需變光。有些型式的前燈可隨前輪的方向轉動。

經過多年的爭論後，尾燈不久即將改變為三種顏色的系統。一種顏色指示駕車者的腳放在油門踏板上，另一種顏色指示車子是在滑行，第三種顏色則指示正在施用剎車。

警告燈光的位置將升高，可能位於尾窗附近或上方，俾使後面的車輛可以看見。

也將來臨的還有：在白天更明亮的尾燈。此種尾燈的亮度，即使在強烈的陽光下也可以看見。

在汽車停止時，將亮起特殊的剎車燈。規定所有新製型汽車均需裝置的側行燈，將閃亮以指示汽車的轉彎。

特殊機械裝置：未來的汽車上，將有一具和火柴盒

不同的方法。福斯特曾經設計一種他所稱的「緩衝汽車」。在儀表板和前座的後面，裝有泡沫橡膠，在撞車時，車上的人便撞在泡沫橡膠襯墊上。

福斯特說，在車速每小時四十哩（六十四公里）撞車時，車上的人係以每小時十哩（十六公里）的速度撞在泡沫橡膠襯墊上，每小時十哩和你從略超過三呎的高度跳落的速度相同。

外形：在外形方面，重大的新聞是，防衝器（保險桿）又恢復擔負更多一度被認為應該擔任的工作，在輕微撞車時保護汽車。

現在很多型別的汽車，防撞器都向內凹，在任何撞車，不論撞擊的速度多大，車身都會首先受到碰撞。甚至目前最好的設計，當撞擊速度超過每小時二·五哩（四公里）便無法保護車身。

美國汽車工業界正在致力研究，至少在每小時五哩（八公里）的速度可以防止車身受損的防撞器。雪佛蘭廠總經理約翰·狄勞林說：「這個速度聽起來似乎很慢，但是我保證，以每小時五哩的速度撞上一堵磚牆，便有很大的衝擊力。我會經撞過。」

美國政府的「安全汽車」規格所要求的防撞器，是

一樣大小的計算機，可使駕車更容易，汽車的操作更有效。在有些型別的汽車上，此種計算機已經用於操作防滑剎車系統，和精確控制噴入引擎內的油量。

在未來，小型計算機可能用於限制行車速度，使簡化的電氣系統利用簡單的線路，以代替目前複雜而往往脆弱的線路控制，指示正確的儀表讀數，諸如以你所剩餘的油量，你可以行駛多遠等。

底特律方面並且正在考慮：

● 上車和下車的新方法。未來的車門可能伸出一、二吋，然後向後滑動。或者，車門可能像海鷗的雙翼一樣向上抬高。或者分為兩半，上部滑進車頂，下面一半則落於地板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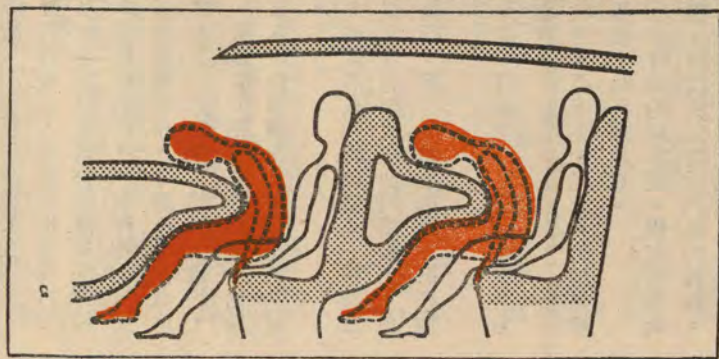
● 潛望鏡或閉路電視監視器，取代後視鏡。

● 旅行車裝置可反轉或轉動的座位。

● 可以双向開啓的行李箱蓋，像現在很多旅行車的後門一樣，可以從後面開，也可以從側面開。

目前正在研究中的很多新主意，可能永遠不會實現。有些可能太困難或太昂貴而無法大量生產，或者可能由於缺少興趣或不必要而被束之高閣。

不過，目前的汽車仍將發生種種變化。公眾的關切



加上政府的壓力，此等改變的來臨可能比預期為快。  
「襯墊汽車」：上圖所示，在汽車失事時作為代替  
膝肩安全帶限制乘客的裝置。厚實的泡沫橡膠自儀表板  
及前座後面突出，可給予向前傾倒的乘車者緩衝。脚踏  
和座位向前滑動，則可防止任何突然向上的衝撞。  
譯自：一九七〇年三月卅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 車禍與心臟

撞車受傷的人被推進急診室以後，醫師要找出受傷  
的位置，第一是在頭部：然後檢視胸部，看有沒有折斷  
的肋骨刺進了肺臟；最後檢查四肢。通常不會檢查心臟  
和連接在心臟上的大血管，假如果真檢查，也是好久以  
後的事情了。然而在很多病例中，主動脈會受到一種潛  
在的致命傷，如果能立刻檢查出來，現代的高級外科手  
術便可以把它治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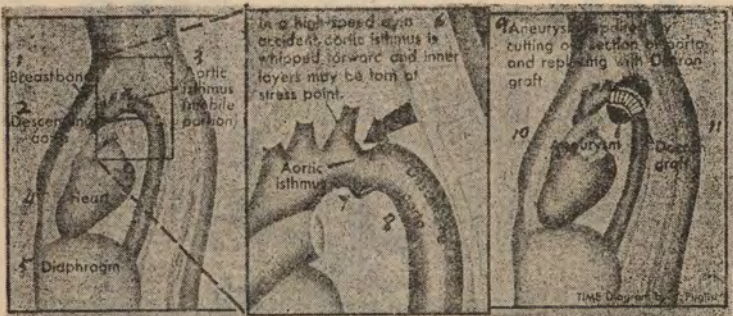
撞車受傷的人，會遭受大於重力幾百倍的「減速力  
」，在猝然減速下，結實的胸部和心臟如果沒有撞在駕  
駛盤一類的東西上，通常不會受到甚麼傷。可是，主動

脈——自體中最大的血管，它那弧形部份的血管，却並  
沒有固定在那裡（見圖），當汽車撞擊時，胸膛和心臟  
向前的運動突然停止，而主動脈的一部份在那一剎那間  
却仍然向前運動。

羅徹斯特大學的格林戴博士認為，巨大的減速力，  
足以在這一剎那使主動脈的內壁破裂、鼓出、而成為動  
脈瘤；或者，甚至會在某一處——弧形部份下面的主動  
脈峽處折斷。

格林戴氏的研究，證實了因車禍而喪生的人中間，  
每六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受了這種傷。大多數情形中，其  
他的傷處會比這一處更致命。但是格林戴確信有些受傷  
的人，如果能及早檢查出他這種主動脈的破裂，就可以  
實施手術挽救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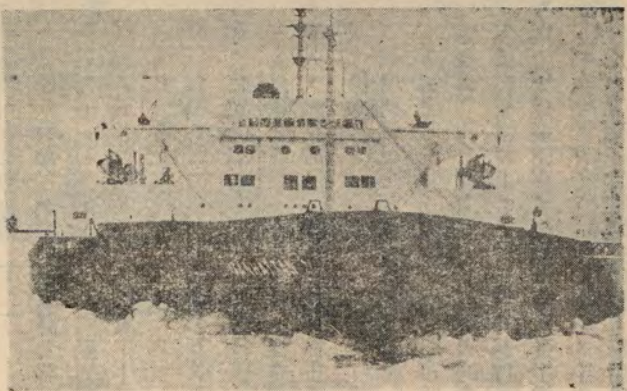
這種推論受到「英國醫學雜誌」的支持，該刊中載  
有外科醫師的敘述，在密得塞斯市哈費得醫院裡，他們  
聽見到的四次車禍中，有兩個人的主動脈破裂，其中一  
個傷在偷帽簷上；另外一個的傷勢，使得兩個心室中的  
隔膜都撕裂開來。十年以前，受了這種傷的人毫無指望  
，可是今非昔比，這四個病例的手術都成功——其中兩  
個人，他們破裂開的主動脈，都用達克龍管接上了。



1. 肋骨
2. 下行主動脈
3. 主動脈峽（活動部份）
4. 心臟
5. 橫隔膜
6. 在高速車禍中，主動脈峽猝然而向前，可能使遭受壓力處的血管內層破裂。
7. 主動脈峽
8. 下行主動脈
9. 醫治動脈瘤可切除此段主動脈，而以達克龍管代替。
10. 動脈瘤
11. 達克龍管

譯自：（七月廿七日

「時代」）



# 曼赫坦號

創世紀的

# 北極航行

Byr Gannon 著  
朱捷譯

——本文作者親身在超級破冰油輪「曼赫坦號」上，經歷了它從阿拉斯加至東海岸的處女航。

在空虛的黑暗中，船在水裡撞擊的聲音就像無數的工人敲打着船壳一樣。忽然間我知道了有一塊很大的冰，就像一輛貨車車皮那麼大，即將戳穿兩吋厚的鋼板。我連忙爬上生鏽的扶梯。

在午夜的極光照耀下，北風刺骨，我不由得倚靠在通往船頭狹窄的通道的一旁。船上的探照燈從無盡

遙遠的冰上反射回來。隨着船的前進，巨大的裂縫就像黑色的閃電一樣，向前參差的裂開，足足有一千多呎長。船頭向下陷進了九呎厚的冰層中，兩側的冰塊向後慢慢的塌下，發出綠色、藍色甚至粉紅色的光彩。

我在寒風中佇立了約有一個小時之久，像是半被催眠了似的。在我準備回艙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呼吸出的水氣已經在鬍子上結成了冰。

## 歷史性的航行

「曼赫坦號」，在北極圈以北五百哩處，劃出一條穿過結冰的美維爾海峽的航跡。「曼赫坦號」為由亨布爾石油公司改造為破冰油輪的輪船。這正是她的處女航

——我們相信它可以寫下歷史性的記錄。

五十四名船員，加上另外七十二個人（日誌上把我記為科學觀察家），於八月二十四日離開了賓夕法尼亞州的柴斯特，開始嚐試做一次前所未有的五千六百二十八哩的航行。

凡是能够做到的，「曼赫坦號」都會做到。這條船有三個足球場那麼長，其儲油量若裝啤酒酒足供全美國每個成人喝兩瓶那麼多。「曼赫坦號」重十五萬噸——

——為美國商用船隻中最大的——它的渦輪有四萬三千匹馬力的推動力。

冒險的行動無比的誘惑。往返阿拉斯加北海岸的航行要花費「亨布爾公司」四千萬美元左右。但是它的代價也是不尋常的；在數量上可以與德克薩斯或中東的油田輸出相比的石油。

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在最北部的邊緣上。開產以後最大的問題便是如何把它們運出。可能性之一為；穿越阿拉斯加或加拿大鋪設管線。另一途徑為巨型的潛水油輪在冰下航行。但是阿拉斯加油管乃只能將石油送往阿拉斯加的南海岸。一條橫貫加拿大的管線可能也太昂貴。而潛航油輪的設計目前也只是在製圖板上的一種構想而已。

因此亨布爾公司決定冒險嚐試把用於一般海上的鈍頭粗笨的油輪改為破冰船。如果它能順利的通過西北航線的話，（油艙裡在此行中將裝滿海水以代表石油）以後將陸續的建造很多這樣的破冰油輪——不論在大小上或動力上都要比「曼赫坦號」大一倍的船隻。

這條船起初是於一九六一年造成的。它的動力裝置原是為比它大一半的船而設計的，一般航行都是動力超

超有餘的。因此，試作北極航行冒險可以說是最適不過。但是它需要一項主要的改裝工作以適應冰凍的海水。

油輪變為破冰船。他們把原來的船頭削掉換上了一個新的。這不僅對油輪是一種奇特的設計，而且也是一種新穎的破冰船。破冰船不是穿過冰，而實際上是把冰鏟開；向上的破冰法以船頭的犁進像掃雪機一樣的把水向後彈開。而「曼赫坦號」採用一種七百二十五噸的向下破的船頭，另有兩樣新的特色。它不只是像尋常的三十度的船頭傾斜，而是以十八度的角度壓進水裡，然後隨着水在下面破裂而增加到標準的三十度。模型試驗指出新的船頭設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破冰能力。（概略的量度與最近的實際情況完全符合。）

船頭的另外一個特色為它的橫樑，要比船身還要寬——每邊都向外再伸出八呎的樣子。這樣由於使水和船壳之間有海水的關係而減少船身的摩擦。

爲了進一步保護兩側不受水的壓力，一條九呎寬的鋼帶又圍着船身繞了一匝。它是向外斜着的俾使增加的側壓力把水向下劃，以免壓擠着船。

兩具新的直徑二十二呎的五葉螺旋槳取代了原來的

雙螺旋槳，舵上也加添了保護物，另外還裝設了一種完善加溫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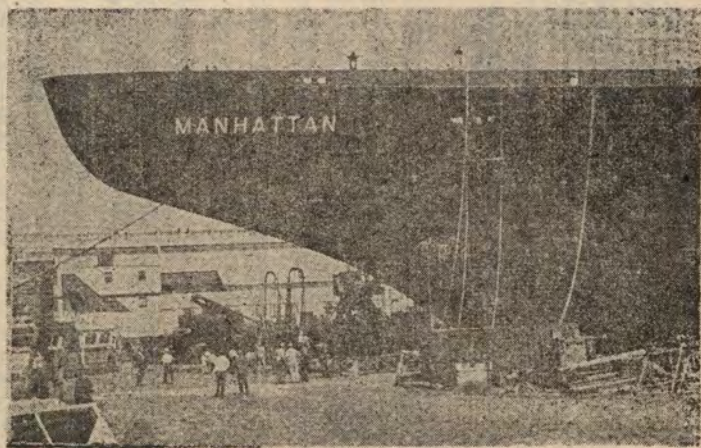
在這條船出港以前又加上的設備還有：三百五十個彎曲應力計，張力計和加速計分佈在船上每一角落，以記錄水的壓力，以明瞭船支持到了甚麼程度。

### 破冰前進

現在，在美維爾子爵海峽，這船表現得非常令人滿意的，以穩健的每小時六哩的速度（正常的巡航速度爲每小時一六·五哩）敲擊着九呎厚水昂然前進着。

通常的破冰船當它在水上溜進的時候有一種顛簸的滾動升起來又降下去，乘掉下來的勢把冰砸破。可是「曼赫坦號」却巨大得可以一直向前推進，而且如果你在船裡面的話，只有一些瑣細的事物提醒你前面在發生着些甚麼？燈光強弱漸次的改變着；門神秘的擺動着；你在穿過走廊時就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步履不穩。隨着螺旋槳速度的改變一些怪異的響聲隱約的出現着。而經常不停是一種像被水悶住的水破聲——就好像運貨的火車漸漸駛近一般。

航行第十七天，所遇到的冰大部份只有一年多的歷



像鴨嘴一般的「曼赫坦號」的船頭設計有卓越的破冰能力。

史的，新結的冰比較要軟一些。現在，我們必須要做一個選擇。在我們航路前爲班克島，寬兩百哩的樣子。在它的北面的一條路，較難行要穿過麥克路爾海峽進入比福海，然後轉向東南至阿拉斯加北海岸。

那條路以前爲北極水帽——多年的冰，又厚又硬又兇險，包括一些可能絆在一起的百年以上的破碎的冰河。更壞的爲前一個禮拜風剛把這些冰堆吹進麥克路爾海峽，經過壓縮，形成五十呎厚的壓力脊（Pressure ridge）。

南航線上的冰雖然也很厚，但是新結的也很軟。爲了省錢省力是應該向南航。船長史提華特在看過了有關水的報告之後說：「但是這次爲研究性能，我們就是想知道一下這條船究竟能做到甚麼程度。」他指着圖上說：「那裡就是冰在的地方。」

最後的決定是：向東北進入水帽——明天早上就開始。

### 北極行

第二天早晨，船謹慎的航入了麥克路爾海峽，船長史提華特開始了一項預定的測量工作。遠在這條船的正

前方，三千呎上空有一架DC-1飛機在航線上飛着。它將投下感光的照相底片在水上，然後由船上的直昇機把它檢起，帶回船上沖洗。

機上使用的航空測量儀器主要有兩種：一架雷射機和一架紅外線攝影機。雷射直接對正着下面，將水的等高線或高度測錄到幾吋的差別以內。紅外線照片量度水裡面的熱量；水的年齡越久，它也越冷。加在一起，這些數字資料湊在一起便知水的頑強程度。

船上有一種非常有用的導航系統始終在追蹤着船的速度和在一個區域中的位置，我們航行的地帶其海岸線曲折，天空迷濛是有名的，羅盤無用武之地，航圖不確。我們仍用一套「向所未有的精確航行」的方法，係由亨布爾石油公司的科學家貝克博士發展成功的。

「曼赫坦號」的導航系統把一具「馬夸特」的多普勒聲納的輸出和一個對人造衛星的接收機的合併在一起。聲納不斷的把高頻聲音訊號向海底發出，將船的速度（十分之二吋裡以內）和位置（五百呎以內）顯示在一個螢光幕上。人造衛星無線電接收機每隔二十分鐘從四枚美國北極軌道導航衛星之一收取着位置訊號。從這兩樣設備做雙重的位置校正。

一口氣。倒退的動力只有前進動力的百分之六十。

倒退了一千呎，又停住了。浮水塊漂進了船尾航路，於是又向前進。它以每小時兩哩的速度撞在了壓力脊上——沒有够長的距離來加速——壓力脊却奇蹟一般的被撞開了，船穿了過去。

忽然間它又停下來。這次被一個突出水面二十呎的壓力脊的、十四呎厚的鋼硬的北極冰擋住了。海面以下還有多厚呢？想像可能有三十到五十呎的樣子。船的情性勢還是不夠；可是船的質量也大得驚人，在它完全停下來的时候，我的身子甚至都沒有震動。

風繼續的把水吹近「曼赫坦號」的兩側，水塊無處可去，於是便破開，然後又壓向它，再被它擠回。有十二小時之久，船被水這樣壓擠着，它的渦輪在奮力的想推動它。

### 幾乎被困

最後，加拿大籍的破冰專家自己也是船長的普林，用無線電呼叫了「約翰麥克」：「請把我們四周的冰擊一擊好嗎？」小船立即叮叮噹噹撞過了龐大的「曼赫坦號」，把冰擊破，解除了它的壓力。接着它又擊開了船

速度和位置的讀數被複印在船橋上的一個類似電視的幕上，由史提華特船長用雙眼望遠鏡校對着雷達上的指數。

在我們行至較厚的冰層時候，甲板上有了輕微的顫動。我們的速度從每小時八哩降低到五哩；螺旋槳響聲的音調也改變了。

其間，在船後一哩遠處，粗短的加拿大破冰船就好像小熊跟着牠的母親似的在「曼赫坦號」的後面跟着。這條船名叫「約翰麥克」，它不像「曼赫坦號」，確實像破冰船的樣子，橫衝直闖敲敲打打，開出一道五十呎寬十呎厚的冰壕來。

### 被冰阻住

前面就是一個重大的考驗，船行越來越難了。在行至麥克路爾海峽一半的時候，這條巨船慢了下來。增加速度之後又慢下來。接着便抖了一下停了下來，船頭撞上了一个五十五呎厚的壓力脊。一幕船身被撞裂的景象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史提華特船長頭一次掌管一條破冰船，下令後退。船半响動彈不得，接着才很吃力的倒退開，讓大家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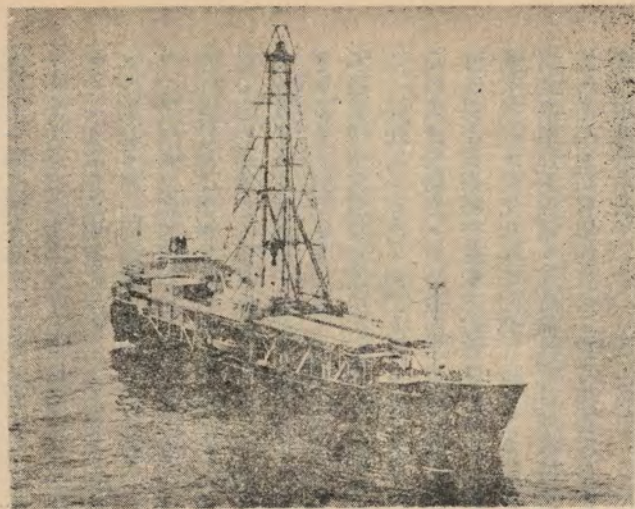
後面的冰。「曼赫坦號」倒退了一下，停下來再度猛力的向前駛去。

後來，潛水員發現「約翰麥克」的螺旋槳因吃力而受了很大的損傷。這表示兩條船靠的太近了，幾乎被凍在一起，可能要等到夏天才會分開。

探險隊長哈斯說：「我的現有的動力總是感到不够。」荷蘭水航專家則說：「有了更大的動力，加上某些船身上的修改以減少磨擦，我認為這條船可以暢行世界各地。」

但是在處女航中動力裝置却未能表現得完全令人滿意。這條船有六次困住。每次都是由那條小型的加拿大破冰船馳援。（後來決定在建造更多的「曼赫坦」時，還要加大動力，破冰船的支援也是不可缺少的，可能要隨伴而行。）

兩天以後，疲憊不堪的史提華特船長終於決定轉一個方向朝西南行駛。於是，仍然在「約翰麥克」的協助下，龐大的「曼赫坦號」做了一個兩哩寬的U字形轉彎駛出了麥克路爾海峽。現在，只要它能够穿出更狹窄的威爾斯太子海峽，它便可以經由新的阿拉斯加沿海較軟的冰層完成其餘的航程。



封面及本圖為「有魔力的挑戰」號勘測船的雄姿，該船係使用柴油引擎發電機作動力。船身長 400 呎，寬 65 呎，吃水 20 呎，探鑽架 142 呎高。

## 「挑戰號」發掘

# 大自然的檔案

海洋勘測船「有魔力的挑戰」號，運用新式探鑽，掘出深埋在海底地層中的樣品；由這些保存在海洋中的自然檔案，揭露了史前史的奧秘，使得科學家獲得幾百萬年前難以知道的地質史。

### 開發海底寶庫

在人類能夠用他們自己語文編寫歷史以前，大自然早已將這類行星上生命演進中的地質和化學奇蹟記載在日記上了。而這些珍貴的史前史料，正儲藏在浩瀚的海洋中。逝去的千百萬年中，永無盡止的雨點，日積月累地流向海床，大地上點點滴滴的事物，風化的岩石，以

眼看這條船就要成功的時候，一個巨大的壓力脊——四十呎厚的一大塊冰，四周被鐵硬的十多呎厚的冰包圍着——幽然浮現在眼前。這條船又最後一次在顛抖之後停了下來，想要過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於是，一位公司代表達拉穆爾想出了一個暫時關掉船上所有不必要的用電設備。這樣可以集中船上的動力於兩個螺旋槳的軸上。

船向後退了半條船的距離，接着船員們便關掉次要的照明，加溫設備，蒸溜裝置等。據以後的計算，這樣所增加的渦輪動力大約比正常的四萬三千多了七千馬力。

主意想對了。它穿過了最後的一個冰脊，十分鐘以後進入了遼闊的海面，西北水路的屏障——八百哩凍結的海洋——算是被攻破了。船長史提華特分贈每個人香檳致慶。

「曼赫坦號」在出海後的第二十八天進入了車角，然後循來路返航。在美維爾海峽又被考驗了四個禮拜，七個禮拜以後西北海路的征服者凱旋而歸，開進了紐約港。

(譯自：「Popular Science」)



漫畫：「啊，親愛的這月亮多美，要是我們去渡蜜月多好！」

及火山灰燼等，由遙遠的內陸，被掠過的風，和離岸的洋流，帶向深海，然後同那些生長在海洋裡微小生物的遺體，一同沉積在海底。有些地方，海床按每一千年若干毫米的速度，緩慢地移動。用鑲嵌細工編成的氣候變化史，和那些造成我們世界的猛烈物理作用（地殼運動）的紀錄，都一同埋藏在海底的沉積層中。

這些大自然的檔案，封存在幾千呎深的海底之下，直到最近海洋學家才想到向這座寶庫索取完整的史前史料。運用最進步的鑽孔機作業，也只能鑽入沉積層最上面的九十呎深的地層。雖然由探鑽管抽出的物質，包括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新發現，但科學家從這些沉積物中，不過僅能知道地質年代中八百萬年以前的事實而已。

最近二十年內，由於人類文明突飛猛進，需要更多油料來產生動力，於是發展了機動探鑽器，使得人類能夠向海洋發掘那些蘊藏在海底下的油田。一九四九年石油工業界，最先在離岸的海洋邊緣，大陸斜坡上，使用新式機器探測油礦。那時海洋地質學家使用的工具，只能叫他們運用有限的技術，來打開海底最深的地層，考查其中的沉積物。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艘特殊設計的深海探鑽六十萬美元才能完成，該款已由國家科學基金會核准撥發，而由加州大學分院；斯克立甫斯海洋學院（The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負責指導這個計劃的實施。同時，參加這個探險團體的，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拉蒙特地質觀測所，（The Lamont Geological Observatory），伍德霍爾海洋學院（Th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邁阿密大學的海洋科學院（The University of Miami's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和華盛頓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各單位。

這一計劃的起草工作，實際上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就開始了。由最初參加這次勘察工作的四所大學學院，共同擬定了一項聯合計劃實施大綱，利用深海探鑽船為勘察工具，擴大海洋地質物理學的研究範圍。一年後，聯合海洋學院地球深層樣品發掘小組（Joint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s Deep Earth Sampling，簡稱 JOIDES），第一次獲得利用商業探鑽船，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但是，那次一月期間的海上旅行，只是現今遠征海洋的序幕。挑戰號在那次淺海探鑽作業中，曾獲得了不

船，在航程的第一站，就在中大西洋鑽入海底地層中，取出遠古的地質樣品，這艘一〇、五〇〇噸自動推進的探鑽船，稱為「有魔力的挑戰」號（Glomar Challenger，以下簡稱挑戰號），屬於加州洛杉磯環球海洋公司（Global Marine Inc. Los Angeles, Calif）所有。由美國最具權威的海洋研究中心派遣的一組科學家，來指揮運用她，在第一次作業中，就創下了鑽透海床最深的紀錄。

在結束海上十八個月的海上生活時，這艘船在墨西哥灣，大西洋及太平洋中，差不多航行了四萬哩，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知識。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斷定地質年代，並說明海洋盆地的構造，同時使我們明瞭物理力量，在悠久的歲月中，重新塑造了地層，而且今天仍然繼續它們改造的工作。這艘勘測船利用了她的新式探鑽，在五干至二萬呎深的海洋中，向海床下鑽透二千五百呎深的地層，一共取出了六千件地質樣品。挑戰號在墨西哥灣的第一站，就創下了深入海床二千五百呎的紀錄。

### 史無前例的深海探勘計劃

這一史無前例的深海探勘計劃，約需經費一千二百

少的寶貴經驗。海洋石油工業界，從未試圖在大陸斜坡，鑽透地層達六百呎以上的深度。大陸斜坡（亦稱大陸架）不過是大塊陸地向海洋延伸的一部份陸地，在最後的水河期中，因冰山融化，海水面昇高，才將這些陸地淹沒。

勘測船挑戰號具備一切自給設施，有製造淡水的蒸溜器，儲存足夠的油料，給養和器材，所以可以一次在海上工作三個月。該船裝置三部七百五十匹馬力的電動機來推動兩具螺旋槳，時速十二海浬以上。

該船係在德克薩斯州橙港李文斯頓造船公司船塢內建造的。竣工後即由該港出海啟航，遠離墨西哥灣在海上作業。初期的第二次海洋測量地區的深鑽位置，是由艾溫（Dr. Maurice Ewing）和吳之爾（Dr. J. Lamar Worzel）兩位博士決定的。他們是這個研究組的正副主任，來自拉蒙特地質觀測所，也是策劃和指導 JOIDES 勘測隊執行第一階段地質調查的負責人。他們已經查出，在海底沉積層上有許多大土堆。

地質學家說：發現的這些小丘，例如西格比小丘（Sigbee Knolls），似乎類似那些在墨西哥灣近岸淺海中的鹽堆。他們已經在這些數不清的鹽堆下發現了蘊藏豐

富的油田，而且已着手築井抽油了。根據挑戰號的工作經驗，他們相信，最後能够由試驗證實他們對這些小丘地質組成的假設。

他們在墨西哥育加坦半島（Yucatan Peninsula）至路易西安那（Louisiana）海程的中點，完成了一萬二千呎的深海探鑽工作。這艘船的鑽錐，深入海底四百八十呎深的地層內，取出其中的沉積物根據對這些地質樣品所作的初步分析，證實了十五年前文溫和吳芝爾兩人的預測；西格比小丘確實是鹽堆，並且肯定的顯示牠們附近就有石油和天然氣礦床存在。

挑戰號依賴裝置的電腦指揮動力定位系統，可以保持船位固定在探鑽地址的上方，而不致受波浪的影響移動。該船一經選定某點作探鑽地點後，馬上由船上放下一具聲納引導信號器至海底，向船底裝置的四具水中偵聽器發送它的信號。由偵聽器收到的資料，立即投入電腦，電腦根據資料自動指揮船底的四具定位推進機，隨時矯正船位。這四具推進機，兩具裝在船頭，另兩具裝於船尾龍骨部份。每具推進機能發出一萬七千磅推力，它們能聽從電腦的指揮，與船上主要推進機連繫一體，保持她的探鑽始終固定在鑽孔的上方而不移動。船上的

定位系統必要時也可以用人工操縱。（參閱第二圖）

### 衛星導航

挑戰號是第一艘使用人造衛星導航的商船。這艘船每兩小時從衛星收到一次關於她位置的資料。在航行設備中，也包括一具定位精確的計算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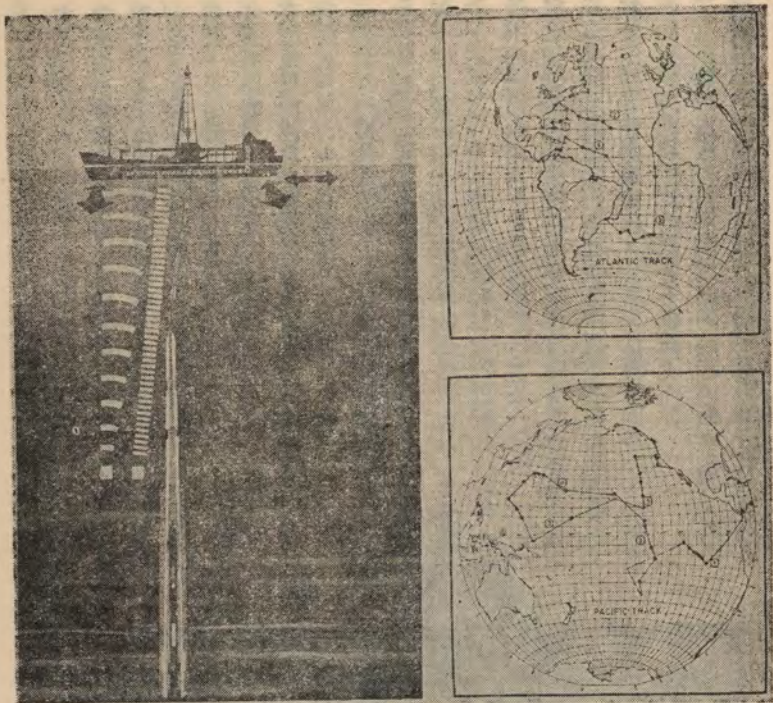
海底地層中取出的樣品，到達船上後，研究人員立即按其縱長方向，從中切分為二，這樣可以獲得兩個完全相同的樣品。然後將樣品形狀攝成照片，詳細錄下它們重要的特徵，和測定沉積物中所含水份的百分比。對於埋藏在沉積層中浮游動物的介殼，也要加以例行的考查，以斷定發現它們所在地層的年代，這些化石也可以說是海洋學家的指南，由這些化石可以了解過去的氣候狀況。例如在沉積層中出現的生物遺骸，是屬於冷水域類的，而現在這一區域的水却很溫暖，這就無異把它們生存時期的溫度環境告訴我們了。

取出的樣品，在船上該做的試驗，到此為止，而詳細的研究工作要等樣品送到陸上永久貯藏所以後，才能進行。當這些樣品在船上經過初步考查後，立即加以包

裝和冷凍，以防止細菌染污。儲藏時要使樣品保持百分之九十的濕度，以防止沉積物乾燥和收縮。

### 驚人的新發現

海洋盆地絕非平坦無變化的海底平原。現在我們才認識它們，乃是地質活動最強烈的區域，具有陸地所有的一切地形特徵——深深的峽谷，巨大的山脈，山脊和高原，火山，以及廣闊的草原，它們的高度和寬度都超過陸地上現存的一切。



[說明] 左圖為挑戰號斷面圖，由此圖可以顯出船上的探鑽設備，該船最重要的設備為電腦定位系統，該儀器能保持船在作業時的正確位置，船的前後兩個箭頭表示由推動機產生動力推動的四個定位器，這四具定位器和聲納偵聽器配合一致，隨時修正船位，使船在進行鑽孔時，始終能保持在探鑽位置的上方不移。右圖係該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執行勘測任務時，全部航程路線圖。

JOIDES 勘測隊最感興趣的一處區域，是沿大西洋脊樑（The crest of the mid-Atlantic Ridge）裂開的一條寬闊的深溝，其長度和這條山脊相等。科學家推測海床由此山脊分別向東西反對方向，以每年幾吋的速度移動。擁護這種學說的人，說這條脊樑上寬闊的裂縫，正是海底地殼裂開和向外擴展的位置，而新的物質不斷從地層中冒出來，代替移走的物質。事實證明，在這區域內經常發生有規律的地震，所以這項假說得以成立。

另外一種物理現象，也支持了海床擴張學說（The theory of a Spreading sea floor）。那就是在這條山脊每一邊的海床中，却存有對稱的磁性誤差（Magnetic Anomalies），其誤差的情形與我們已經知道在南北極發生的磁變化（Magnetic Changes）是一致的。因此假定這些磁誤差是由於在山脊兩邊方向相反的岩石於磁化時形成的。因為它們是在裂縫中經過不同期間造成的，然後跟隨裂縫兩邊海床，分別向反對方向移動，所以它們的磁場方向和強度也就各不相同了。

挑戰號從紐約朝東南方向，向非洲海岸航行，沿途探鑽海床，搜集物理證據，以確定海床是否真的移動。

倘若海底正在運動，那末，從接近大陸邊緣所取出的沉積物，應該是年代最久遠的物質。事實確屬如此，按照上述方法，從海底不同地區地層中取出的樣品，其磁性（方向和強度）可以直接同我們知道的磁場已往變遷的情形比較，定出岩石的年代。所以測定這些地層中物質殘留的磁性，可以幫助科學家把地史中空白的年代填補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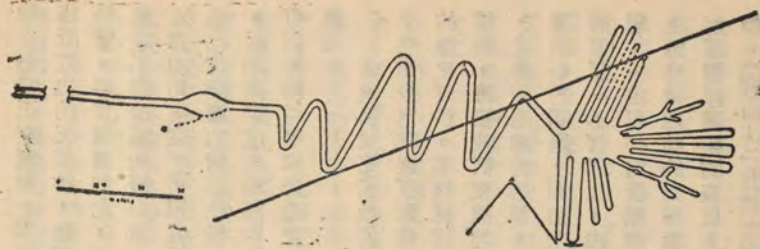
當挑戰號完成她的航程時，海洋學家手裡至少已掌握了以往一億三千五百萬年的地史資料。毫無疑問地，這次新建立的技能，將使我們按照地球物理進化的範式，追溯到地球的始源，並將由此引起另一連串新的問題，要由未來的探險隊去尋求解答了。不管怎樣，由挑戰號獲得的新發現，一定可作為後續探險者旅途中的指南。她也像以前的先驅者一樣，為後來探求解答海洋奧秘的旅程上，立下了正確的指標。（譯自：一九六九年四月號科學文摘）



鑽探的岩心，截成五呎長一段再縱剖為二。採自大西洋的岩心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拉蒙特地質觀測所，其餘二萬多呎岩心儲存在加州大學斯克立甫斯海洋學院。



漫畫：難成大器



## 史前人的怪玩意

Daniel Cohen 作

洪傳田 譯

一千五百年前，秘魯沙漠裡佈置了一種以巨石砌或堆成的神秘圖案。這些圖案，迄今仍為科學家尚未解開的謎，（上圖蛇頭鳥。自首至尾約為二足球場之長。虛線，示風化部份。直線，乃橫互其上之道路。）

這是全世界考古學家最感興趣的課題，此課題存在於全世界最荒涼的地方。距秘魯首都利馬以南二百五十英里之處，是一片寂無人烟的濱海沙漠。在此沙漠中，跨伊加及納日加河谷，有一個縱橫六十英里的圖案。這是世界上罕有的玩意。

從地面上觀察，這玩意好像並沒有甚麼意思，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不過是一段段由石塊所砌成的牆或路。可是凌空俯瞰，那一段段牆及路，却構成了許多富有意義的圖案。若干幾何圖形——直線、曲線、方塊、橢圓、交錯——有的像鳥，有的像蜘蛛，有的像猿猴，有的像鯨魚而每一種東西，都大得不得了。

據專家考證，沙漠中這玩意，少說也已有二千五百年歷史。這玩意，顯係沙漠居民的集體創作。由此，我們不禁要問——在這種地方，人怎麼能够生活？

這片沙漠，沿秘魯海岸長達二千餘英里。沙漠寬度不大，最窄處，僅為一英里，最寬處，不過二十五英里。太平洋岸之一邊，有高原，有丘陵。至於東部，就是險峻的安德斯山。

沙漠之中，除五至十一月為濃霧所籠罩外，其餘時間俱屬晴空萬里。全年，無一片雲，無一滴雨。熱，是這兒的最大特色。

沙漠中之圖案，構築並不堅實。因此，要不是終年無雨，這些圖案也許就不存在了。這一狹長的沙漠結構，大體上是這樣的：地層上面，是一片細沙；細沙上面，是一片卵石；卵石上面，則係許多黑色的大大小小石塊。

圖案的構築，非常簡單：沿着一條線將卵石向外撥開，然後在線的兩邊用巨石堆砌起來。由於細沙色調較淡，石塊色調較濃，因此凌空俯瞰，你可看出這些圖案，一律係以中間較淡，兩邊較濃的線條畫成的。

這些圖案係構築於何年何月，目前已無法作精確的

考證。今天我們推斷其出見年代為紀元後五百年，係以一棵樹之殘株為準。這棵樹的殘株，係獲自此圖案某一直線之末端。這是一種標記，還是一種工具。程開始於殘株之前多久？拋棄這段殘株於此是否即表示工程結束？這些均不得而知。不過，就此殘株作碳幅射化驗，此為紀元五百年前之物，那是不會錯的。

沙漠上之石塊及卵石其所以呈黑色，係以其含有鐵，及鐵的氧化物之故。據專家研究，長期暴露於空氣中之沙漠石塊，其表面會自然產生一種「沙漠光漆（Desert Varnish）」效果。這種效果，係由氧化產生，而氧化具有一定的速度。因此，將來有一天專家一定可告訴我們這些圖案開始構築的精確日子。

這些圖案所居之地，一度曾屬印加帝國版圖。由於印加人並非秘魯土著，而他們的歷史又無文字流傳，因此，我們自印加人方面，是無從獲知這些圖案消息的。有人這樣推測：這些圖案也許在印加人未至秘魯前早已存在；製作這些圖案的人或其子孫，也許會受印加人的統治；印加人對於這些圖案顯然視若無睹，因為他們會在其上大修公路。

西班牙征服者，一五三三年征服印加帝國。這些人

，自皮澤洛算起，似乎沒有一個對沙漠圖案感興趣。翻開西班牙歷史，史家對征服秘魯說得很詳盡，可是關於沙漠圖案却一字不提，一般推測，住於伊加納日加地區的人，對此圖案不能說毫無所知，不過那裡的人，由於反對皮澤洛統治，在一次鎮壓中通通給殺光了。

儘管如此，科學家對於研究沙漠圖案由誰製作一點，仍存着很大希望。關鍵在這裡，這片沙漠，在今天的觀光客看來，當然絕對不適於人類居住，可是推到兩千年以前那是不然的。

我們知道，在此一長條沙漠地帶，東邊共有四十多個河谷。這些河谷，係由若干短促之洪流沖洗而成。洪流之水源，直接，係來自暴風雨。間接，係來自飽含水量之安德斯山原始森林。洪流夾着泥沙下降，水輾轉入海，泥沙則留在谷中。泥沙變成沃壤，此類沃壤，如經適當灌溉，是可養活不少人的。谷中何時有人居住，我們不得而知，但可斷言的是遠在印加人到達前，這裡就已住着很多人了。

自種族及文化基調考察，全沙漠地區之人，均係出自同一血統。但以河谷為沙漠隔絕，居民久不相往還結果，每一河谷之文化，其進一步發展遂爾大不相同。

的工程，可是在烈日下要把幾十英里的石塊搬開，然後又拼湊起來，可並不容易。據估計，完成這項工程，所費人時當以萬計。

他們費這麼大力做這東西幹嗎？

有人說，這不過是原始人的怪玩意。有人說，費這麼大力做成的東西，對這族人而言，不會沒有意義或用處。

近世紀來，發見沙漠圖案的人，都慣於將它叫作「印加之路」。其實，這並不是路，且與印加人無關。構成這些圖案的線條，有些部份，寬僅數碼，有些部份，則寬達數英里。同時，這些線條曲折往復，那是起點那是終點根本找不着。

對這些圖案最先感到興趣的學者，為柯舒克博士（Dr. Paul Kosok）。柯氏為一名歷史學家，執教於美國長島大學。一九四一年，柯氏為研究印加人史前文化，曾親赴秘魯。在秘魯他看到一套納日加地區的空照圖片，圖片上面的圖案，一見便使他深深着迷。

一九四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柯氏和他的太太，在沙漠中進行考察。沿着構成圖案的一根線條向前，他們登上一個台地。「這些圖案，到底有甚麼意義？」當這

沙漠北部所住的人，現在查出為摩契加族。此族所製陶器，精巧絕倫。在現在出土之摩契加族陶器上，無論動物及人像，俱皆繪得栩栩如生。

住於沙漠中部之一族，一般稱為巴瑞加斯人。此族人死後，多葬於地下。由於一方面埋得深，一方面墓穴空氣十分乾燥，因此，所葬之人雖久歷歲月亦不腐壞。巴瑞加斯族人屍體，刻經考古學家出土者，已達四百餘具。這些屍體，俱皆以刺繡品嚴加包裹。自技術觀點而言這些刺繡品，其製作之精美並不讓於摩契加族之陶器。

在巴瑞加斯族之南，定居者為伊加納日加斯族。伊加納日加斯一名，係後人以其所居之伊加及納日加斯二河谷之名而來。至於他們自稱為甚麼族，刻已無從查考。

伊加納日加斯族，也能製作精美的陶器及紡織品，不過，他們最大的成就，當數迄今仍留存在沙漠裡以巨石砌成的巨型圖案。我們其所以判定這些圖案為該族所作，最大的理由是，同一的圖案，常以不同的尺寸，在該族之陶器及紡織品上出現。

沙漠裡那些以巨石砌成的圖案，雖是一種極其簡單

個問題不斷在他們腦際盤旋時，一樁微妙的事實，給予他們以很大的啓示。我們知道，南半球的六月二十二，正是冬至，一年日子最短的一天。當柯氏與他太太在台地對眼前圖案出神時，太陽下山了。太陽與地平線相交的一點，不偏不倚剛巧與他們所上來的那條線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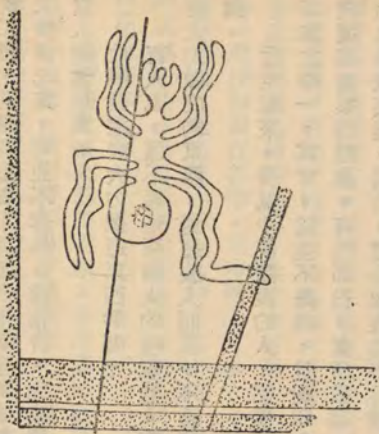
「哦，」柯氏說：「我明白了！這是一整套天文計算圖。太陽目前對着的這條線，就是這整套圖的一部份。」事後，他在一篇報告中這樣寫道：「展露在我們面前，是一部舉世無匹的天文巨著。」

由於別的事情牽扯，柯氏並未接着對此進行研究。但當他回到利馬時，他和另外一位科學家瑞芝博士（Dr. Maria Reiche）談到了他的觀念。瑞芝博士係德籍數學兼天文學家，當時正住在秘魯。

自聽到柯氏議論，瑞芝博士對沙漠圖案之研究，即興起無比熱情。她在沙漠邊緣蓋了棟草房住下，除無日無夜地對這些圖案測量、計算、作圖外，並在一年不同的季節，以圖與各種天體位置相比照。

瑞芝博士着了魔了。儘管不少科學家這樣批評，但她對是項研究的熱情並不稍減。經由成年累月的工作，她找出了太陽，月亮，星星，與許多構成圖案線條的相互

關係。她這樣宣稱：「這些圖案，是秘魯先民所構築的『沙漠日曆(Desert Calendar)』。憑着這份偉大的日曆，一年有些甚麼季節，很容易便知道了。」真是這樣嗎？不少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說，天體與線條為數這麼多，自其中找出一部份關係並不難，然而這有甚麼意義？堅信沙漠圖案為一套天文計算圖的柯舒克博士。爲了證明天體與線條相關位置之一致並非巧合，乃摒棄一切工作，專門從事此項研究。他對此項研究，擬定有不少計劃，但可惜天不假年，研究至半途便與世長辭了。



沙漠圖案之二，蜘蛛。現地觀察，除日出沒時較清晰外，其餘時間甚爲模糊。橫越其上之直線。係供天象觀察之用。

。中美印第安人所發明之日曆，其精確性據說遠在歐亞人所發明的日曆之上。

然而，儘管瑞芝博士工作得如此勤奮，可是要想把構成沙漠圖案的每根線條都和天體拉上關係，事實上亦很難辦到。也許，這些線條除一部份和天體有關外，其餘，也許有的真的是路，也許有的是舉行宗教儀式的通道及場所。

沙漠圖案最使人大惑不解的是那些蜘蛛、鯨魚、鳥、猴、猴及其他無可名狀動物的形象。這些東西是來做幹甚麼的？難道這些無比巨大的形象，是專爲娛樂天上

的伊加納日加斯族之神而作的？最足使人感到驚異的是，這些巨大的形象，站在地面既看不清，然而却作得維妙維肖。顯然主持這項工程的人，已懂製作模型然後運用比例放大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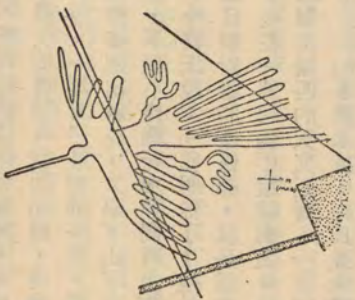
伊加納日加斯族，製作如此壯觀的圖案，如果說係專供天上之神的娛樂，的確令人難於置信。據專家最近研究，與此類似之圖案，不單秘魯有，智利有，甚至美國西南部，特以加州以南，也有。

據考古學家研究，史前印第安人，沿密西西比河所構築之若干土墩子，其形象亦多與伊加納日加斯族所作

柯氏一九五九年棄世，此後熱中於此項研究的，便只剩瑞芝博士。

以沙漠圖案，爲秘魯先民日曆之說，似乎不無道理。第一，納日加斯及伊加河谷住民均係以農爲業，農民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準確的季節變化。第二，秘魯古代社會所實行的乃神權政治，伊加納日加斯族自不例外；神權政治之統治階級——祭司，其主要職責很可能即係對日月星辰之研究。

據專家研究，南美中美古代居民，均曾各有其日曆



沙漠圖案之三。鳥。全長四百餘英尺。與翼平行之線，爲冬至線。

者相類似。這些土墩子的形象，也是蜘蛛、鳥、猿猴，而且也是大到唯有乘坐飛機才能辨識。

沙漠圖案的故事，今天也許才是一個開頭。要研究的問題一大堆。由於年湮代遠，有許多問題，也許永遠將成爲懸案。不過，參與密西西比的土墩子，中南美哥倫比亞及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這絕非原始人一時興至的玩意，蓋可斷言。

譯自：From Science Digest, May, 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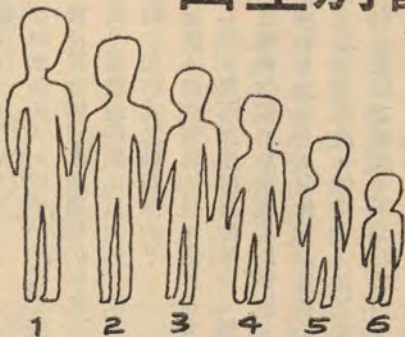
我正在操作真空吸塵器時，我五歲大的孩子叫着我想說些什麼，當然我不能聽見，於是我把吸塵器關掉，問他要說什麼，他仰起臉想了想，然後抱怨的說：「媽媽最壞了，直到我忘了要講什麼的時候，你才停下來問我。」

X X X X X

星期六下午，我家五歲大的兒子，一直坐在電視機面前，看那些恐怖片子，但他又害怕，一會兒叫一會兒喊的。「別看了，鮑比，」我從廚房裡出來對他說：「看你唬得那個樣子。」

「但我在練習膽量呀，媽，」鮑比說。

# 影響孩子的智力與性格



## 智力與性格嗎？

？

· 欽 靈 ·

孩子在家庭裡排行老大及排行老么，對於個性會有影響嗎？大多數研究兒童發育過程的專家都相信是會的。然而不管社會學專家對兒童出生順序的影響力，作了好幾年的研究，其確實的結果仍舊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例如有人認為老么要比兄弟嬌生慣養，因為他（她）是最小的，最為父母寵愛。而有人認為在一個家庭裡，排行中間的孩子要比兄弟或姊妹較少放任的情形。而大多數的人認為老大是最具成功慾者。

上面所說各種想法是否有權威性研究的根據呢？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心理學教育學教授史密斯博士（Dr. Brian Sutton-Smith）說：「孩子的出生順序毫無疑問地是有影響的。祇是通常研究的結果顯然有些迷惑，甚至矛盾的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史密斯博士認為其理由是人們忽略了許多極具重要性的因素，例如家庭大小，孩子的性別等。史密斯博士在今年所著的「兄弟姊妹」（The Siblings）一書中會有詳細解釋家庭中相互影響的關係。為了要使各人研究在比較時有依據的準繩起見，必需要有一定的範圍。例如一個有兩小孩子的家庭有下列幾種型態：兩個都是男的，兩個都是女的，大的是男的，小的是女的，小的是男的，大的是女的。這種型態的可能率是隨家庭大小成正變的。奇怪的是許多

對出生順序影響的試驗或研究均不注意這些差別。因此，排行老大有時竟毫無限制地與弟妹們比較就成了。

縱使這許多研究結果並不完全一致，然而有許多結論，尤其是有關排行老大大方面者，是可以很清楚地作出來，這是哥倫比亞大學賈可特博士（Stanley Schachter）說的。他說有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是在大學就讀的學生排行老大的要比其他排行者多，前者的學業成績也都比後者為優。同時前者出現在著名科學家名錄上也要比後者為多。這些事實給予研究人員有個信念，那就是老大是最有希望的成功者。

成功與排行老大之間的關係已經為人們研究了將近一百年。最先被發現對這方面研究的記載是蓋通爵士（Francis Galton）在公元一八七四年所著「英國科學偉人」（English Men of Science）一書。五十年後著名心理學家亞德勒博士（Alfred Adler）說：「出生順序影響力之大小，要從其權力慾表現的強弱來決定。」亞德勒博士稱排行老大者為「渴望權力者」。最近對美國太空人所作的一項統計中發現，他們之中大多數是長子。

因此，排行老大似乎擁有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機會比其弟妹為多。但是賈可特博士慎重地說，為了探究真

正成功的標準，著名的科學家應與普通科學家來比，而不可與普通的人來比。賈可特博士又說：「我們真正知道的是排行老大大在學業的比例上最高，那就以為在科學界的人數比例上也最高，而不管是普通的或出色的科學家。」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排行老大大在學術上的成功，這仍舊是一般人尚在猜測中者。早期一般研究此問題的人，總把它歸諸於其父母對他特別照顧之故。許多人總認為父母將最大的孩子視作朋友，而賦與比其弟妹更多的責任。史密斯博士說：「這是一件事實，大多數的母親們對她們第二個以下的孩子發生相互的影響，要比大的孩子少，不論是在談吐上，或舉止上也好。」科學家們已經確定，一位母親與孩子之間意見交換，及互相遊玩，可以讓孩子的智力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增加十七分之多，這可能就是排行第一的孩子，其所以智力測驗得分高，且學校功課優良的最好理由。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父母親對第一個孩子管教較為嚴格。最大的孩子在舉止行為上限制較大，且一旦有不規矩的行為就要受到處罰。因此，最大的孩子在社會良知上就有了高度的成長，也因此使得他對老師與學校的教



## 藝苑選粹

塞 尚 ( Paul Cezanne )

法蘭西 ( 一八三九— 一九〇六 )

作品：廚房的桌子 ( The kitchen's table ) 存於巴黎羅浮宮博物館。

塞尚生於法國的艾克思恩省，父為銀行家，初盼其能專習法律，但後終同意其赴巴黎學習繪畫，但所給予之生活費用為數甚微。塞尚在艾省時，即與後為名文學家的左拉甚為友善，赴巴黎後，經彼之介紹，得晤識印象派之其他畫家斐沙洛等諸人。於巴黎期間，初入學於Snisse 藝術學校，後投考國家藝術學院，未獲錄取，心灰意冷之餘，邁返艾省家鄉，但不久又返回巴黎，專心繪畫，與馬內、雷諾、狄嘉斯諸人交往密切。普法戰爭時，年卅二歲，埋首發展其一己風格，頗有心得，而成為印象派的中堅人物。其獨特的風格，係將一切物體簡化為單純的錐形、三角、圓錐形等形體，並在用色方面更富有透視立體感覺，予人以一種透澈遼遠的印象。

一八七二至一八八八年十餘年間往返於巴黎及艾省，動畫不輟。一八九〇年患糖尿病息居靜養，其父於此期間逝世，遺有財產，使其不成功的餘生中，不虞生活的匱乏。

實言之，時至一八九五年其獨特之風格，始漸為人們所接受，影響藝壇所及，也漸被人們所重視，塞尚也決心死於畫架旁，為其一生從事藝術於鞠躬盡瘁，他終如願以償，死前七日，在寫生旅行中，失足跌入池塘，為人救起，以耕車送回其家，但稍感復原，又繼於花園中作畫，終死於畫架之旁，時為一九〇六年十月。

塞尚作畫勤孜不息，落筆謹慎，無一作品係偶然即興之作，畫稿屢經一改再改，一筆之差即行拋棄，一畫之成，須歷經多張不同角度之素描，然後再琢磨細心研討而成。作他的模特兒，非極有耐心，不克成畫，如此結束之作品，一眼即可明瞭係屬莊肅精心之作。其風景畫作品令人有雋永之感，即使是瞬間動態的捕捉，也予人以永恆的印象。

導及規定有了更嚴正的接受及反應。相反地，第二個以上出生的孩子，其父母大都較能放鬆他（她）們的要求與作為。史密斯博士說：「在根本上來看許多研究所獲得的證據可以證實這個觀點，那就是長子或長女是大人所最關注的，也因此他（她）們的行為就較能像父母。」

賈可特博士在一九五九年所作的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相互關係心理學) 一書，可以說是出生順序影響方面研究的一本劃時代重要著作。他說另有一種對排行老大的孩子重大發現，已經為大多數的研究者所承認，那就是當他們焦慮，意味到危險或痛苦來臨之前，總希望能與人們在一起，這種念頭比其弟妹要強多了。賈可特博士會給一群受驚的青年人作了孤獨或與人們在一塊兒的選擇，結果長兄或大姊們遠超過其弟妹選擇了與人們在一起。從這些研究看來，賈可特博士表示，那些排行老大者，當他們長大之後，一旦面臨重大難題，則希望有人與他同擔一點責任，則易於引起尋求心理治療來解決困難的念頭。有許多證據可說明他們有些過份地利用「洽商療法」。賈可特博士說，相反地，他們的弟妹在有了煩惱時，往往擺在心裡面。他們不願與人商量，或甚至於採取反抗社會傳統的方法，例如酗酒

等，來解決困難問題。雖然從研究統計中，我們發現飲酒過量者大多是排行第二以上者，賈可特博士却認為這些研究並不是完全正確，且可作為結論者，因為這些研究並沒有把家庭組成份子多少納入考慮因素之內。

同時在上述情況後面，尚有一項理由有待說明，那就是焦慮可能源自孩提時代的經驗。賈可特博士指出，一位還沒有做母親經驗的媽媽，對於頭胎嬰兒的每次哭泣，都是急急忙忙的趨前應命，因此嬰兒在內心裡很快地知道，在痛苦恐懼或不安時，隨時可以企望於別人的幫助。雖然各人的研究略有不同，史密斯博士還是讚同賈可特博士的說法。排行老大的孩子確是顯得依賴性較重，至少在學齡之前是如此。有些研究發現，較為激烈的運動，像足球、橄欖球之類，大都是排行第二以下的孩子比較喜歡玩的。研究此類問題的人猜測，也許排行第二以下的孩子，較能處理焦慮與壓迫的問題。

雖然對於排行第二以下的孩子較為缺少研究的資料，但是史密斯博士說，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還是認為他們在社交活動上，要比他們的兄弟來得受歡迎，且應對靈活。

譯自：Good Housekeeping June, 1970.



# 奇妙的魚族世界

Louis Walford  
傅先春譯

對婚姻忠實？懼內的丈夫？青春永駐？醫生和醫藥費？這些問題似乎只存在於「人類」的世界中。但生活在水中的魚類，不僅有同樣的問題，而且更有一套奇特的方法來處理這些對於人類似乎都已經是夠頭疼和煩雜的問題。

生長在地球的生物中，是否只有人類才有問題發生？但魚類又何嘗沒有呢？試想想，人類對於求偶，建立家庭，養育兒女，生育控制，婚姻忠實，飲食和睡眠這些每個人都必須承受而無法逃避的問題，各人和各人處理的方式已經是够懸殊和可笑；有些人用這種方法得到成功而其他人則又澈底失敗。但和人類一比，魚類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則是懸殊和可笑了。



試舉生活在墨西哥及中美洲的淡水河中，色彩鮮麗的劍尾魚（Swordtail Minnow）為例，他的一生即過着重生活。在出生的時候，牠是她；在生命的前半期，牠過着一種正常的雌魚生活。牠和雄魚交配，一孵又一孵地生小魚苗。到了生命的中期，牠厭倦了尾隨雄魚的雌性生活方式，而來一次

變性」。牠變成了他。現在，他又過着正常的雄魚生活，爲一孵又一孵的小魚苗事先播下種子。信不信由你，母親可以成爲她親生孫女的父親。

猶太母親們雖以看管子女無微不至而出名，但和作父親的叉尾鮫魚 (Cat-tail Catfish) 一比，則顯得瞠乎其後了。當雌鮫母魚把卵生下來之後，她則愉快地游開而去，把孵養的責任全部推開不管。因此，作父親的鮫魚只好全部接管。他先把多達四十至五十粒，每粒有石彈一半大的魚卵全部汲到自己的口中。一天又一天，日夜不停地，牠用口溫孵化這些卵子。牠從不吃一點東西，因恐一兩粒卵子會因之失落。這段時期，牠自然一天比一天地消瘦下去，最後只剩下了皮包骨，活像一隻魚的殘骸。而且即使在魚卵孵化出來之後，牠仍把小魚苗留在口中繼續保護牠們，直到小魚學會游泳而且能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才讓牠們游出去。此時，作父親的鮫魚才打破絕食而開始吃東西。

我們時常聽到人類懼內的故事，但雄海馬可以說是海中生物懼內的典型。當雌海馬要生蛋時，在茫茫的大海中，牠不中任何地方而偏偏故意選中雄海馬像袋鼠一樣的腹袋。在雌海馬看來，這是最正當不過的事了。

直到在腹袋中孵化的海馬全部跳出來爲止。經過這樣長期的痛苦之後，牠已完全筋疲力竭，頭也不回地游開這個地方，再也不願承擔任何養育的責任。牠的確是受够了！

多少年來人口爆炸這一難題就一直在困擾着人類。但袋蝦 (Opesum Shrimp) 似乎倒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此一難題。當交配季節來臨時，雌袋蝦感到衝動時，牠便放出一種有強烈春藥作用的激勵素。不要一會兒，雄袋蝦即從四方八面蜂湧而至。雄袋蝦在那個區域密集的程度，就像每年除夕之夜在紐約市時報廣場 (Times Square) 人群聚集的情形一樣。袋蝦群相互擁擠和踐踏。雌袋蝦只在這個時候接納牠需要的對象。當第二個交配季節降臨時，牠們不再放出激勵素，雄袋蝦不受引誘，沒有交配，沒有新生小袋蝦。結果，蝦口控制。

正好和袋蝦解決蝦口爆炸的情形一樣，琵琶魚 (Angler Fish) 也輕而易舉地解決了人類自進入文明以後就一直就困擾着男性的大難題——對婚姻忠實。生活在幾乎絕對黑暗的深海中，琵琶魚只能靠着牠們自身某些部位所顯露出來的一點點亮光而活動。在黑暗中，一條可能只有四吋長的雄琵琶魚一直不停地去找尋又找尋，



可是雄海馬呢，腹袋中盛滿了卵子，看起來就像一個懷孕而且就要臨盆的產婦。就這樣，他在牠的腹袋中孵化雌海馬所產的卵子，而且要經過好幾個星期卵才會孵化。到時，牠把牠能够捲盤的尾巴，捲盤在一些海藻上，以作爲「分娩」時劇烈陣痛的支持物。明顯地，牠忍受着極大的痛苦，來回地彎曲自己的身體。突然間，強烈地一陣短暫的休息之後，再來一次強壓，第二隻出生的海馬又跳出來了。這種痛苦的動作，要重複四十至五十次，

直到牠找到一條長達四呎可以共同生活的雌琵琶魚之後，牠立即就咬住她，把牙齒陷到她的骨肉裡，然後一生一世再也不鬆開。

之後，潮汐和洋流使他的唇，嘴和身體的各個組織退化，但性器官却是唯一的例外。慢慢地，牠的皮和她的生長在一起，牠的血管中流著她的血液。最後，牠們密切的程度，比暹羅連體雙生子更爲密切。現在，牠們已經成爲一條魚，在逆浪的洋流中共同游泳，生產小琵琶魚，而且從今以後，一直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一時一刻都不會分離。即使到了生命的盡頭，牠們也死在一起。從挖掘到的琵琶魚化石中，魚類學家們 (Cichthyologists) 從未找到一具雌雄分離的琵琶魚化石。牠們沒有分居，離婚和贖養費等等惱人的問題。

因爲雄琵琶魚除了作傳宗接代的工作之外，便啥事也不作。雌琵琶魚便須做一切獵取食物的工作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不作任何事情的配偶。她獵取食物的辦法便是捕魚。而她捕魚的方法是非常的精嫺，因而有一則謠言說十七世紀時，英國作家華爾頓 (Isaac Walton) 所知的一切都是從她那裡學來的。在她頭部的頂端，有一條大約四五吋長釣竿。釣竿的前端有一個作爲「魚餌」

之用的光亮「電燈泡」。饑餓的時候，她把釣竿向前伸出去並在她的大嘴前方播弄著那個小「電燈泡」。一條漫不經心的小魚被那個燈光引誘而游近的時候，她即狼吞虎嚥地一口把她的獵獲物吞下肚去。



雖然，海盤車 (Starfish) 沒有一套獵取食物的好方法，但最低限度，牠們吃東西的方式倒是空前未有的省時省力。當人類進食時，他們必須經過一套完整冗長的過程：先把食物送進口中，細嚼之後，經過食道吞下去再讓食物在胃腸中消化。海盤車吃東西時却不須經過

，牠游出去尋找食物，晚上再回到這個既舒適又溫暖不會受到攻擊的房間中來休息。大魚對這種借住的方式，因為沒有感到什麼不方便，所以也不加反對。如此 Caranx 魚則不但不須付押租和房租更沒有被房東驅逐搬家的顧慮。

一艘輪船在廣闊無邊的大海中航行時，船長須用六分儀 (Sextant) 或其他儀器來測定航行的方向，但生長在百慕達群島海域中的鸚鵡魚 (Parrot Fish) 的航行方法，確是要簡便得多了，偶而，鸚鵡魚必須要航行一段非常長的距離，以覓找新的就食之處。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要通過大海底部全是沙礫的區域，其困難的程度和通過陸地上，沒有路標的沙漠一樣地困難，而很容易就會迷失了方向。但鸚鵡魚則不會！牠們以太陽來確定游行的方向而能絕對正確無誤地游到牠們的新目的地。但在多雲的陰天呢？那時，鸚鵡魚就遭到了困難。牠們也會迷失方向而在一地繞圈子瞎游一陣。

當人類需要矯正光度以適應其視野時，他們必須先檢驗他們的眼睛，揀選適合的鏡片，再配製成合用的眼鏡。但產於加勒比海 (Caribbean Waters) 中的 Anableps 魚就不須經過這些麻煩的手續了。牠們生下來就有兩種

這一套麻煩的手續。當牠找到一隻蠔之後，牠把牠的五條軟腳緊緊地包圍著牠的獵物，而迫使蠔打開牠的兩片硬殼。此時，海盤車把胃從嘴裡面吐出來，對著兩片硬殼中間的蠔肉再把胃翻出來抱著蠔肉，然後再讓消化液流到蠔肉上面。等到蠔肉全都消化了之後，牠再把胃翻過來，送回口中，向前移動，準備捕狩另一個蠔作為食品。

像人一樣，魚也需要睡眠；像人一樣，有幾種魚也很愛舒適而且對睡覺的地方還很喜歡挑剔。就以激魚 (Wras) 來說罷，為獵取食物忙了一整天之後，當夜色來臨之時，牠就在海底地面上游來游去，尋找一處好而又軟的沙地，以便舒舒服服地睡一晚上的好覺。在尋找到合適的地方之後，牠即傾斜地俯衝下去，搖動著牠的鰭，擺動著牠的尾，直到全身都掩蓋著沙毯之後，這樣既舒適而又不必顧慮掠奪者的侵襲而睡至第二天天明。

對人來說，住確實是一件令人頭痛的問題，但對生長在巴西河流中，一種叫 Caranx 的小魚，則一點問題都沒有。當牠要找尋居住的地方的時候，牠只須向四週的大魚看望，等到發現一條合適的大魚之後，牠就直接游到那條大魚的口中，在大魚的鰓邊定居下來。每天早晨

不同遠近兩用的眼睛。說得更清楚一點，牠們的每支眼睛都有兩個瞳孔 (Pupil)。一個是看水面上 (空氣中) 的東西；另一個用來看看水面下 (水中) 的東西。

假如底特律的汽車製造商認為他們獲得了一種靈感而製造出一種可以收縮自如的車頭燈時，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生長在印度洋中，一種叫 Anomalops 的魚類，不知在多少個萬年以前，早就有了這種設備。大洋深處的底部是一片絕對黑暗的世界。生長在那裡的魚類，自然都賦予了牠們一套發光的配備。Anomalops 魚的則是一套在其口鼻部上端可以自由收縮的頭燈。在頭燈的正下方有一個空洞。空洞週邊長有像眼皮一樣的活動簾子。不管什麼時候，只要牠想把頭燈關掉，牠只須把簾子張開，把頭燈收縮在空洞內，再把簾子蓋上。當牠想要使用頭燈的時候，作一次相反的動作就行了。不要問 Anomalops 魚為什麼需要一隻可以收縮的頭燈。為了交通規則嗎？這連魚類學家都還未能了解。

科學上的一項最新發展，是希望使用雷達以幫助盲人。但在若干個百萬年以前，電鰻早就利用這種方法了。科學家早就知道，電鰻發出一道強有力的電流去擊打牠的獵物。可是，這道電流同時會引起鰻魚的眼力障礙

而使牠暫時盲目。爲了補救這種缺點，電鰻又發展成一套供牠自己使用的雷達系統。在電力脈波發射出去之後，旋即反射回來。電鰻的頭上有一處非常敏感的地方能從反射回來的電能信號，測出獵物的距離和位置，而十分容易地就游到那裡。

像人一樣，魚也會生病；像人一樣，牠們也有醫生。魚醫生對皮膚病學（Dermatology）特別精通因而對維護深水魚類的高度健康水準有極大的貢獻。通曉醫術而能出任醫生的魚類計有：鰕虎魚（Goby），鰻魚（Wrasse），蝴蝶魚（Butterfly Fish），甚至蝦和蟹也會作魚醫。更有興趣的事情是，魚醫生能使牠們的病人和醫生充分合作。牠們會命令病人把鼻往上或下，將身體翻往這邊或那邊，捲曲牠們的鰭以及將尾巴伸直等等。和魚醫生最合作的病魚是山羊魚（Goatfish）。牠的皮膚常會患傳染病。更不幸地，皮膚上患病地方的顏色和牠本身的顏色幾乎完全一樣。因此而使魚醫生不容易診斷和治療。但山羊魚能將牠本身的皮膚轉變顏色，患病的地方則不能跟着轉變，魚醫生自然很容易地就能發現傷患之處而施以診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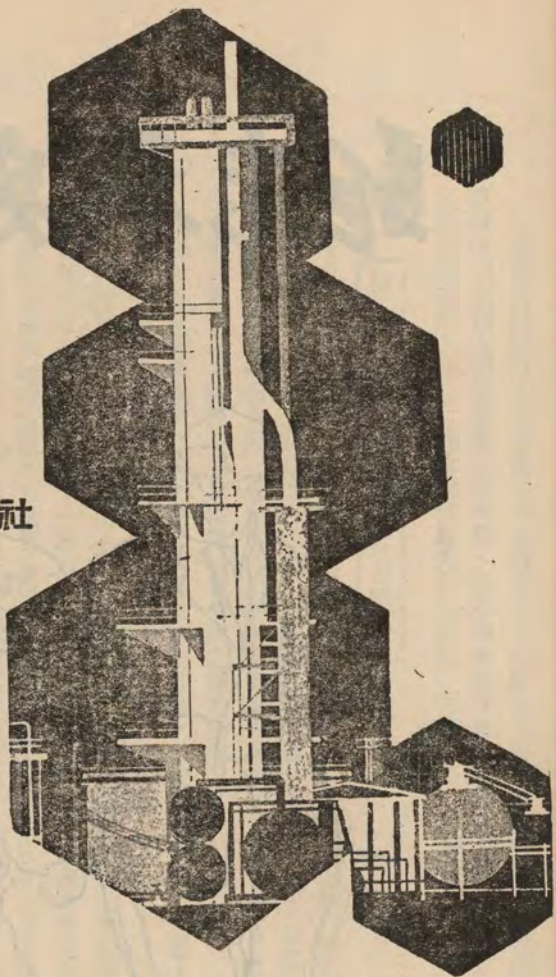
魚醫醫術之精與治療之速，可從作魚醫的蝴蝶魚出

診的情形看出來。牠從一條病魚游到另一條那裡，以最佳的臨牀態度輕嚼或咬掉鱸魚（Perch）鰭上的肉刺或感染的皮膚；Bas 魚的潰瘍嘴唇；Jack 魚感染的下顎；鱈魚（Hake）阻塞著的鰓；纏著鯖魚（Mackerel）尾巴的海藻或寄生在火魚（Grunt）肚腹下面的寄生蟲。牠的醫術不僅高明而且迅速，在五到六個小時之內，往往能醫治三百條大魚。

因爲深海中沒有貨幣，醫生的醫藥費又怎樣付呢？魚醫生可以從兩種方式得到報酬。一種是食物；魚醫生所咬掉的每一片皮膚，每一塊肌肉組織和每一隻寄生蟲都是上等的營養品。另一種是接受保護；當魚醫生在爲一條大魚進行醫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種捕食者敢去侵犯他們。

不管是魚醫生或人類的醫學都還沒有找到長生不老的奧秘。但這種奧秘却在遠古之前被一種叫海葵（Sea Anemone）的簡單生物所發現。魚類學家可以肯定地指出，海葵絕對不會死於自然死亡。牠們可以永遠地活下去。蘇格蘭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在一八七〇年所收集的活海葵標本，直到今日牠們不僅還活著而且每年都還在生育幼海葵。

譯自：Coronet Sept. 69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機器安裝  
建廠監理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電報掛號：（CHITECH）TAIPEI  
郵局信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八二五號

# 小兒科先驅



Richard Dunlop 著  
高翔譯

這位双腿彎曲，身裁瘦小，而腦袋過人的醫生，由於他在兒童疾病方面的奮鬥，獲得無比的成就，也受到人們至高無上的崇敬。然而即使他有超人的才智，但也有力不能逮之時；在他許多次的失敗之中，他的七個孩子相繼夭折。

## 這可愛的孩子因齒疾蒙主之召歸天。

十九世紀中葉紐約城的報紙上常可見到類似的外聞。在一八五四年紐約州有六百二十六個嬰孩被誤斷為死於齒疾。就在這一年，年輕的亞伯拉罕賈可比博士（Dr. Abraham Jacoby）抬起他那過人的頭顱，挺起苦薩一般寬厚的肩膀，向着紐約醫學院（New York Medical College）的學生攻擊有關當局，將死亡輕易地歸諸於齒疾之類的疾病。

他尤其反對孩童死亡證明書上所載的那些杜撰，含意不明的死亡原因，如像「缺乏生命」以及「喪失生命力直接導至的死亡。」

賈可比醫生是從德國普魯士（Prussian Germany）來的政治難民，他以後受人尊稱為小兒科的先驅者。在他行醫的當時，一般人對孩童的疾病一無所知，孩童的生理現象亦鮮有人研究，營養科學尚在極原始的階段，也沒有人瞭解輔助治療法（Supportive Therapy）。那時沒有特殊的儀器足供探索孩童的身體。純淨的牛奶幾乎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那時根本沒有必須消毒殺菌的法令。

這位難民醫生對於如何注意孩童健康的關念非常積極。這可以由患病的孩童獲得康復的人數，由最初的十幾人增至數十人、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得到證明。

賈可比醫生逐漸名聲四播。不久巴德博士（Dr. Charles Budd）請他擔任幼童病理學和治療學的教授。最初賈可比拒絕接受，因為他那時尚未屆而立之年，自忖不足以膺此崇高的職位，最

後他還是接受了。當時的醫學歷史權威古辛博士 (Dr. Harvey Cushing) 推崇備至的說：

「一八五八年，也就是他逃出德國七年之後，他成功地獲得孩童疾病專家的美名，美國第一個小兒科教授的榮譽也因他而設。」

美國的人民一視同仁沒有將他當外人看待，賈可比醫生一直是由衷地感激。他無法忘懷他在德國時相去天壤的情景。一八三〇年他出生在西法利亞 (Westphalia) 哈頓明敦 (Hartum-in-Minden) 小鄉村裡，幼年體弱多病，父親是一個貧窮的猶太店員。

他童年時代的家是一間典型的農民住宅。屋子中央有一座火爐，爐烟則任其從屋頂上的孔洞逸出。由於三餐不飽，陰暗的屋子裡缺乏陽光，以致他的健康極壞。

後來這位偉大的醫生亞伯拉罕賈可比診斷認定他自己彎曲的雙腿，瘦小的身體以及過人的腦袋完全是由軟骨病所致的。

「你們家這孩子不會活得久的。別爲了他的教育浪費金錢，」親友們如此勸告他的母親。他的父親性情粗暴，終日爲貧困的生活而愁煩，自然深爲同意。在他們村子裡有一間學校，也有一座監獄，當時大家認爲這孩子如果無法進學校去讀書，則很有可能會關進監牢去，由於他母親的果決和悉心的照護，他的健康漸有起色，最後終於進了那間學校。由於他個人的理想主義以及崇尚民主，後來他也關進過監獄。晚年他曾描述於一八四八年，他在波昂大學醫學院被捉進監獄去的一段往事：

「一個炎夏的午後，在我波昂三層樓上的小房間傳來敲門聲。跟着走進來一個背着大背囊有兩隻鞋子露在外面，雙頰深陷、滿面鬍鬚、污垢的流浪漢。」

這位流浪漢就是卡爾舒茲 (Karl Schurz)，也就是後來美國著名的出版家，林肯大總統的將軍和至友，以及海斯總統 (Rutherford B. Hayes) 的內政部長。年輕的舒茲離開大學參加了

革命軍，從事推翻普魯士國王的工作。

革命志士們想將他們的國家改變成像美國在新世界所建立的合眾國，但是普魯士軍隊却將他們驅趕到拉斯達堡 (Fortress of Rastatt)，終至全部投降。卡爾舒茲幸運地從下水道逃出城堡回到波昂。他知道賈可比是一位民主制度的熱衷份子，只有他可以掩護他。他藏匿在賈可比的屋子裡，直到風聲過去他才溜到邊界逃往瑞士。

舒茲離去後，賈可比繼續他的學業，但是他也時時注意革命工作的發展。不久卡爾舒茲又潛回波昂。爲的是他的一位老教授，詩人哥特佛烈金克爾 (Gottfried Kinkel)。被政府關在史班道監獄 (Spandau Prison)。舒茲計劃去營救他，但是必須賈可比的協助。因爲他是通緝犯，如果他獨自前往一定到不了史班道。必須有賈可比做他的掩護。於是兩位青年登上了駛往德國北部的火車。出乎他們意外的，舒茲的另一位老教授正巧與他們同一車廂，這位教授是個非常積極的保皇黨，當他與他們對面而坐時，使舒茲他們大爲緊張。瘦長的舒茲生着滿頭金紅色的頭髮，是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年輕人。他們兩人故作鎮靜，談笑自若，掩飾過去這位教授終於沒有認出他來。

「謝謝地，」舒茲低聲的說：「由於教授們對學生多漠不關心，從來不多看學生一眼，因此在校外相遇也不相識。」

舒茲終於救出了金克爾教授逃往英國。賈可比回到柏林參加考試。他完成了醫學課程，但是却被警察捉去關進監獄。那時他尚不滿二十一歲。他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了一年半，先關在科隆 (Cologne)，後來又移往比勒費特 (Bielefeld)。最後被控叛國，關在明敦 (Minden)。

普魯士當局喜玩貓捉老鼠的把戲，常常將犯人釋放，當天又把他抓了回來。一天清晨賈可比被釋放時，一位好心的獄卒要他盡快地逃往邊界。他又讓他提早離開，以便增加逃亡的機會。

賈可比匆忙逃往漢堡，搭船駛往英國。他在監獄裡即聽說舒茲到了美國，於是他又搭上三桅

帆船「三嶽號」轉赴美國。一八五三年十月，經過四十三天顛簸的航程，抵達波士頓港。其時已有二十五萬德國難民逃抵美國。多半都居住在紐約市，因為舒茲的勸告，賈可比去到紐約開業行醫。這位年輕醫生的診所開設在波維利（Bowery）。

「我在霍華街二十號的診所開業還不到兩星期，」他後來記述，「第一位病人聲稱慕名而來，付了兩毛五分錢診療費。此後每次出診收費五毛；接生收費五元，多半視病人的能力而收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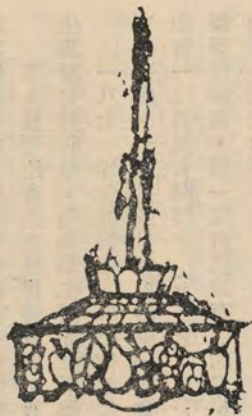
賈可比免費為德籍難民看病。行醫的第一年他賺了九百七十三元兩毛五分，由他收費的標準看來，這是他經過許多長期辛勞所換來的。他在美國如此受人歡迎，令他大感詫異，因為他知道在德國外國人是不會受到如此善遇的。

「由於我的職業，」他說：「一開始我就受到歡迎，但是我帶來的知識却是微不足道的。」賈可比看見紐約貧民窟孩童們惡劣的健康情形，使他大為吃驚。嬰孩的死亡率比整個紐約州還要高，紐約州的嬰孩五個中有一個在一歲前即死亡。兩歲孩童的死亡率仍然很高，五六歲以後才直線下降。

雖然賈可比自稱為「全科大夫」，自此他却將全部精力放在孩童身上。他說無救的嬰孩都需要他。說真的，嬰孩雖然不能幫你診斷出病症，但是至少他們不會說謊，渲染病情。

由於他治療貧民窟的病童獲得成功，賈可比醫生擔任了育嬰兒童醫院的主任，這是一間由富孀名媛捐款為貧苦兒童設立的醫院。他對醫院裡的許多措施並不滿意。他發現大多數的嬰孩送到醫院後都是以奶瓶喂食。但是賈可比深信，唯有母乳才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各處醫院的育嬰室裡都完全以奶瓶餵食，這無異是判處慢性死刑。」  
他曾經向董事會指出，在醫院裡的嬰孩沒有一個能活到一歲。



「孩子愈小，醫院愈大，愈是容易死亡，」他說：「近代文明本來是最好的，由於一般人誤解誤用，反而深受其害。」

在紐約各界人士為貧民窟孩童募捐而舉行每年一度的慈善舞會上，他講了上面的一段話。他認為社會上一般人士的觀念都錯了。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將不幸的孩童送到由州政府所選定和監督的農村家庭去撫養。

女士們群起而攻，稱他是不學無術的外國人。他也反擊她們孤陋寡聞，辦慈善不過是為了自我炫耀。他選了幾十個孩童寄養在普通家庭，生活在慈祥的親情和愛的環境裡，每一個都正如他所說的，滋長茁壯，活潑可愛。

醫院院長杜波以絲夫人 (Mrs. Cornelius du Bois) 聽到他的這項舉動大為憤怒，將他召到董事會質詢。他冷靜地要求院方改變孩童的飲食，夜間讓新鮮空氣流進育嬰室，消滅蚊蠅。但是接着對他卻是一連串控告。告發他虐待孩童，毆打一位母親。

這是波曼太太控告的。她說他「幾乎毆打婦人」。賈可比解釋說他當時的激動，是因為那位婦人的孩子因患白喉而窒息，然而她却不肯讓他施行喉部開孔的手術。孩子終於死亡。至於控告他對虐待孩童，更是無稽之談，即使他最壞的敵人也不會作這樣的控述，因為他對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充滿了慈和愛。

他憤怒地告訴董事會，他本人對這般贊助慈善的婦女感到厭煩，她們跑到醫院來自作主張，任意取消醫生的處方，並且加以嘲弄。(董事會的主席)年邁的迪拉費 (Dr. Edward Delafield) 正是杜波以絲夫人的長兄。在他指示之下董事會表決通過將賈可比醫生解聘。

他對這件事泰然處之，繼續從事他照顧病童的工作。

他說：「畢竟兒童是未來的創造者，世界的主人翁，他們身體、才智以及道德的情況可以決定我們未來的世界是一個窮兵黷武的極權國家或是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

不久賈可比醫生在紐約醫學院創設了第一間專為兒童而設的實習醫院。他在病床邊向他的學生講授兒科病理。他說學生們如果不臨床實習，到死也學不到東西的。

一八七一年他的醫生同事們推選他為紐約郡醫藥學會 (New York County Medical Society) 的主席。十二月四日他主持第一次會議，在會議上他介紹了許多名士學者，並提名為會員。其中有一位瑪麗普蘭博士 (Dr. Mary C. Putnam)。她是出版家喬治普蘭的女兒，第六位自美國醫學院畢業，第一位自巴黎有名的 l'Ecole de Medicine 醫學院深造回國的女醫師，也是醫藥學會的第一位女會員。

在紐約病理學會的下一大會議上，普蘭醫生發表了有關心臟畸形的演說。在她講完之後，台下一無反應，氣氛至為尷尬。賈可比醫生站了起來打破沉默，提出問題，一些醫師們不輕易提出的問題。他想知道動脈管是否紮了起來，不正常的原因是什麼。

兩位醫師為了畸形心臟熱烈地討論，不知不覺中他們的心也互相有了感應。在他送她回家的路上仍一直不停的討論着。

此後幾乎每次會議完畢他都駕着那輛綠色的馬車，經過他住的三十四街，轉到百老匯，越過十四街送她回家。

普蘭在巴黎唸書的時候，正值普法之戰普魯士軍隊圍困巴黎。一如賈可比醫生她也強烈地憎恨軍國主義。每次乘車返家他們總同聲遣責黷武專制的普魯士王，訴說他們多麼熱愛自由民主的美國。他向她求婚，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結婚時新郎已四十有二，新娘也已三十。

這時已經成為小兒科名醫的賈可比，一般人認為他一定無法事業與家庭兼顧。其實鮮有人知道這已是他第三次結婚。一八五六年他與他的青梅竹馬范妮梅耶 (Fanny Meyer) 結婚，但是她因難產而死，嬰孩僅活了一天。他的第二位夫人是薩凡那 (Savannah) 的凱娣羅莎妮拉比 (Kate Rosalie Rabbe)，在她去世之前為他帶來三個死產嬰孩和一個早產嬰兒，最後早產嬰兒也回天無術，未能養活。

婚後他們遷入他購置的一幢華麗由大理石和胡桃木建成的新居，二樓作為起居室，診所即設在樓下，他們在喬治湖一座小島上共渡蜜月，共同撰寫一本「嬰兒食物」的書。

回到紐約後，這對新婚夫婦同為職業婦女生育假的立法而奮鬥。他說母親撫養的嬰孩較為健康活潑。嬰兒需要的是母乳和撫愛，而非牛乳和搖籃。

他也反對許多母親們給嬰兒餵食過量，那時醫生們認為吃得越多越好。他認定嬰兒腹瀉與脂

防有關，炎熱的晚上不妨讓嬰兒赤裸睡眠。未料他却因此遭人攻擊。不久普蘭生產，嬰兒次日又告夭折。這位素喜孩子的名醫，却六次都未能如願以償。

亞伯拉罕賈可比為美國孩童健康所作的許多次奮鬥都一一載入史籍。他呼籲強制種痘以預防天花，檢查白喉。兩歲以下的孩童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都死於白喉。他知道白喉會像麻疹一樣的傳染，但是却不知道是如何傳染的。他檢視發生白喉地區的排水管和下水道，希望能找出可能感染的根源。

他成了在氣管開孔插入管子，以防止病童窒息致死的專家。當奧杜那博士（Dr. Joseph O. Dwyer）發明一種新的管子能由口腔插入之時，賈可比也是最早試用者之一。

他為孩童的流血而奮鬥，因為流血能減弱對疾病的抵抗力，他也認為水泡能引起血液中毒。許多醫生將甘汞（Calomel）當作「藥物裡的參遜」（Samson Of medicines）。他勸告醫師們對孩童切勿使用過量的甘汞，他說霸王參遜已經害死過數千人。

賈可比醫生看病的態度是在治療病人，而非疾病。

「五十年後的今天，」美國小兒科學會的彼斯博士（Dr. Marshall Carleton Pease）記載說：「兒科醫師先驅賈可比的音容風範猶清晰的呈現在我們眼前，每當他走進育嬰室即如舞台上的明星一般，受到孩子們啼哭、號叫的熱烈歡迎。他之成為偉大的兒科醫師，非僅因他具有高明的醫術和豐富的知識，而是因他對每一病童均具同情心和深切的瞭解。」

一八七五年初，瑪麗和賈可比住在喬治湖上他們的別墅裡，這時她已再度懷孕。一天他正划船離開小島到波頓蘭丁（Bolton Landing）去，忽然從別墅裡傳來一陣宏亮的嬰孩啼聲。他驕傲地替他命名為恩斯特（Ernst）。賈可比醫生終於喜獲麟兒，逢人便誇耀不已。

人們尊稱賈可比家為醫學界的第一家庭。一八八〇年由於賈可比的影響力，小兒科在美國醫

藥協會成立了分會，一八八八年他成了小兒科學會的基本會員，並擔任第一屆學會主席。他一手創設的德國藥局（German Dispensary）後來改成德國醫院，也就是今日紐約的林諾克斯山醫院（Lenox Hill Hospital），他也是紐約新奈山醫院（Mt. Sinai Hospital）的創始人和醫藥董事會的主席。他為純牛奶的奮鬥使他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他的「煮牛奶要煮開」成了每個家庭裡的口頭禪。他設立了第一座牛奶站和嬰孩肺病防治醫院。

名利双收之後，他仍然為急病到貧民區出診。每有召喚他一定身着黑大衣、黑披風，頭戴寬邊黑禮帽，乘着兩匹黑馬拖拉的黑色馬車匆匆趕去。每一個他診治過的病童，都不會忘記他那慈祥的面孔。

一八八三年六月他的死敵——白喉侵襲了他的兒子恩斯特和女兒瑪嬌瑞（Marjorie）。八歲的恩斯特終告不治。

「死者已矣，是不會感到痛苦，」他失去愛子幾年之後記述說：「然而對生者來說，却像是心裡的潰瘍，留下永遠的創痛。」

這位貢獻畢生精力給孩童的醫生，自從痛失愛子之後即陷入痛苦的深淵。他身為醫生，於是以全部心力去研究白喉這一使他家庭深受打擊的奇特病症。

那時對白喉一無所知，他發現白喉的感染並非由於潮濕的牆壁或是破損的排水管，而是由成人喉部酸疼的黏膜感染的。成人身體健壯雖感染了白喉尚不致於病倒床上，但是却能將病菌傳染給抵抗力薄弱的孩童。將白喉傳給恩斯特的是孩子最喜歡的德國保姆，醫生付給她一大筆錢，沒有道破原因，將她送回德國，以免觸景傷情。

賈可比無法再住在喬治湖的島上，因為他的愛子恩斯特在那裡誕生，在那裡渡過許多歡樂的

日子，後來他在湖濱另建了一座別墅。他的好友卡爾舒茲與他比鄰而居，這兩位曾經共謀推翻普魯士國王的美國人，時常相邀沿湖漫步。樂天知命，生性詼諧的舒茲若能使他這位憂戚終日的老友展露笑容，他就感到這一天過得萬分的滿意了。

一九〇六年四月舒茲患了肺炎。賈可比醫生終日侍候在側。在那時藥品有限的日子，他也束手無策，唯有延長他的掙扎。

「人生自古誰無死，」舒茲以德語向他的老友告別，終於在五月十四日與世長辭。瑪麗一直患頭痛和昏眩的毛病，她自己正確地診斷出患了腦部瘤腫。一九〇六年六月十日他們的愛子死去整廿三年之後，她也先他而去。

這位高齡醫生的榮譽和成就仍如日中天，日復有增。一九一一年他就任美國醫藥協會的主席。許多醫院裡的兒童病房以他為名，許多對小兒科有貢獻之士所獲獎賞也是以他的名頒發的。

一九一八年八十八歲時，有一天在他喬治湖的家裡忽然為濃烟所驚醒。起床發現房屋失火。

他知道不能打開臥室的門，準備從窗戶逃出，但是由於天雨窗櫺膨脹無法推開。於是他打破玻璃攀沿窗台摔落地上。

大火焚毀了整幢別墅，也毀去了一艘賈可比醫生保留了三十五年屬於恩斯特的小船。次年七月的夜裡亞伯拉罕賈可比安祥地長辭於世，享年八十九歲。

當這第一位小兒科教授逝世之時，全美各地著名的醫學院都已沒有小兒科學系。今日全美的小兒科醫生為數已超過一萬四千人。美國小兒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的主席佛瑞澤博士 (Dr. Robery G. Frazier) 說：



「今日之以科學研究改進處方，培養兒科人才，以及各醫藥服務組織都深受他注重兒童健康的影響。他在美國醫學史上不僅是睿智的先驅，而且是時代的巨人。」

為紀念這位著名的孩子醫生，美國醫藥協會特地設立了小兒科的亞伯拉罕賈可比獎金。明年六月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醫藥協會的年會裡，舊金山的波斯特博士 (Dr. A Crawford Post) 將獲得第八屆亞伯拉罕賈可比獎的殊榮。

譯自：Today's Health, April 1970



裁判：這明明是犯規，可是翻遍了手冊也找不出禁止的條文。



漫畫：農曆書上說，近十天間風雨連綿。



漫畫：在他沒有得到暑期職業之前，她從未看過他一眼。



漫畫：我們已經互不侵犯了！



漫畫：你能為她描述一下景色嗎？她的髮型，使她有眼難睹。

# 白宮

## 的建造

曾憲 媛 譯



儘管白宮是按照一七九二年美國一次全國性設計競賽中所選出來的最佳設計而建造，但每一任總統都多多少少對它加以若干修改，可是大廈的外觀則一直保留着原來的樣子。在它的歷史中已經三度重建，至於那許許多多的修建，歷史學家恐怕亦記不清有過多少了。

贏得上項設計競賽的為一名從英格蘭移入南卡羅林納州的建築師荷本 (James Hoban)。當時他繪了一張長方形的大廈草圖，樓分三層，長一六八呎，寬八五五呎，高六〇呎。正面門廳有四支圓形的大理石柱，北面 and 南面入口的地方特別顯著。斜斜的屋頂上有六個煙囪突出。

荷本設計的大廈底層，實際上就是地下室，包括外交人員接待室、僕從寢室、儲藏室、酒窖及廚房。二樓

包括進門大廳，一處迴廊，六間主要的華麗房間，一間長八二呎寬四〇呎的民衆謁見室（即今日的東廳），藍廳，一間大眾餐廳（國宴所），一間小的總統餐廳（綠廳）及總統會客室（紅廳），此廳可直通總統內閣會議室。荷本設計的總統家人住的地方則在三樓。

爲了節省費用華盛頓總統告訴荷本把計劃中的三樓住處和南北面的柱廊刪去，則預計要花的建築費用可減到四〇萬美元。總統家裡人住的地方可在二樓設法。當時並以年薪二六二美元聘請荷本作大廈的建築監督人。

大廈於一七九二年十月奠基，工人們用滑動吊車把建築需用的材料，一件件的吊到工地，牆壁慢慢的次第建起。底層厚厚的地板就鋪在濕濕泥巴上，一樓和二樓的松木架子則是用手打出來的鐵釘釘在一道的。華盛頓總統偶而也會從費城到這裡來視察一番。

爲了省錢荷本不得不應用一些不够標準的途徑。他取消原來計劃用大理石做的防火煙囪，代之以便宜的木頭。由於缺錢石板屋頂的鋪設也延擱下來，任由蓋了一半的房子日晒雨淋，以致室內的木製品，像門窗之類在

人還沒有搬進去住前就腐爛了。

華盛頓總統在大廈尙未完工之前便退休和死了。第一個人搬入白宮的爲亞當斯（第二任）總統夫婦，時在一八〇〇年十一月一日。實際這時的白宮還祇有六個房間部份完成，而東廳亦未弄好。這個有一天要作官方接見、國家電視新聞會議、總統宣誓就職、詩人朗頌、總統舞會以及音樂演奏的大廳，被亞當斯總統夫人拿它權充洗衣間。

亞當斯夫人稱這間房子既冷又風鼓鼓的，簡直就像個馬房一樣。房頂和水寬又漏。地板因爲鋪在潮濕的沼澤上濕嗒嗒的像似吸了水的海棉一樣，一踏到上面就會出水。供水的地方最近都在五排房子之外。房子使用了三十三年才有給水設備，而火爐裝設更是五十三年後的事了。建築物內沒有室內浴室，也沒有任何此類的水管裝置，一直過了七十八年才有。白宮的第一架電話甚至都比第一間浴室還早哩。

到了一八一二年戰爭之時，全部房間才完成廿三間。兩年以後的八月廿四日，英國軍隊瘋狂進入華盛頓，一把大火把白宮燒掉，僅剩牆壁屹立。

到了麥第生總統（第四任）時，再度聘用荷本重建

白宮。剛好完成北面和南面的迴廊後，荷本於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撒手西歸。在他的立場說，實際上白宮在他手裡已經算是完成了。此後不管總統家裡的人怎樣改變，在這裡加幾間房子，在那裡把內牆拆掉，在西側外面接上一間花房，白宮的外貌幾乎仍保留着當日荷本所設計的樣子。

大廈的內部幾經大事修改和小的翻修。波克總統（第十一任）在一八四八年加裝了煤氣燈，以代替過去照明的臘燭。五年以後皮爾斯總統（第十四任）在白宮裡面增裝了熱水系統。一八八一年亞瑟總統（第廿一任）增加一座電梯。

在格蘭特總統（第十八任）搬進白宮前，大廈已顯出飽經歲月的摧殘和久浸沼澤的影響，地板都已下陷。因之格蘭特總統不得不把陸軍的工程人員召來把它墊起。

下大雨時由於排水裝置的不好，多年以來廚房一直在鬧水患。當地板腐蝕之後，便又在上面加上一層新的。在哈利生總統（第廿三任）主政期間，腐爛了的木頭氣味四溢，哈利生夫人乃命令將整個廚房地板換過。當工人把它掘開來看時，好像伙這種三明治形的夾層地板

穿着有輪子的溜水鞋在東廳裡溜水，以致把地板刮得儘是印痕，直到他媽媽出來抓到他才停止了胡鬧。另外有一個兒子叫坤丁的則把一匹小馬牽到白宮裡來，並把他弄進他出麻疹臥病在床的弟弟阿爾契面前，以取悅於他。

一八九八年元月杜魯門總統召來建築師檢查大廈，以及要他們提出如何重建白宮的建議。一供提出三個解決方法。其中有兩個辦法都是建議將白宮完全拆除而在原地新建。第三個辦法為利用荷本所設計的石外殼重建，國會採決了最後一案，撥款五百七十六萬一千元於一九四九年重建。

就像一付大的拼圖玩具一樣，白宮被一塊塊的拆散開來，每一塊上都作上記號以免時間久了重新湊起來時弄亂，然後有的送去存起來，有的送去工場把它磨光。

當白宮拆得只剩一個空殼子的時候，一八一四年失火燒焦了灰燼顯露出來了。至於建築結構上的危險較之原來想像的更糟。牆壁骨架和塗上的灰泥開裂，內牆和外牆之間的裂縫有些竟寬到三至五吋。

僅僅剩下荷本所建的牆壁屹立時，使用開路機好不容易才把一萬立方碼的泥土剷走，讓出空間建起兩間新

已厚達五層了，其中的夕蟬蟻捉可佔滿整個星球。

一九〇二年國會撥款五〇萬元作為白宮的第二度主要重建，並於東翼和西翼建造行政人員辦公室。白宮裡面的東廂整個打掉。翻修地板重新加強基礎，計用去磚塊一七萬多片。電力和加熱系統也全換過。電梯重新換過。

當時的羅斯福總統（第廿六任）下令工作要在五個月內完成。在忙着趕工之下木屑和炮花留在頂樓上構成火警的危險。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在一九二九年的耶誕晚上發生了。正當胡佛總統（第三十一任）晚歲的時候，西翼頂樓上的炮花由於電線出毛病而着火。當消防人員拿着水龍頭和雲梯穿過雪地前來灌救時，總統還看得對熊熊的火焰在房頂上直冒。

杜魯門總統（第三十三任）搬進白宮時，白宮已將近有一五〇年的歷史了。拼拼湊湊的變動和修建已把白宮弄到可悲的程度。何況白宮還是被有些人不當使用呢？內戰的時候軍隊就紮營在東廳。林肯總統（第十六任）的兒子在內閣會議室外面用玩具大砲向房子裡發砲，而加菲爾德總統（第二十任）的兒子愛爾瑞在樓下華麗的樓梯間騎單車。老羅斯福總統（第二六任）的一個兒子

的地下室，作為空氣調節、加熱、及其他設備，外加一處公用事業區之用。應用鋼架支撐牆壁，在荷本所建的牆下中間掘了四呎見方大、深二七呎的坑把碎石、混凝土倒了下去。結果算算一共有一二六個坑洞灌上了水泥。

大約有六六〇噸的鋼樑豎立起來，不是把它銲接在一道便是用鉚釘連接在一起，直至聯成的骨架可以獨自支持新的地板和牆壁。鋼架和原來的沙石牆壁為相當重的錨巴連接在一道。

五名灰泥彫刻師把植物膠覆蓋在原來壁上的旋渦形粧飾上做好模型，然後再拿這種模型做出新的，比原先彫刻得更精細的旋渦形，再刷上無數次漆。木頭嵌板經過特別加工以保持原來的光澤。其中僅祇林肯室保持原狀沒動過。重建好了的大廈計共有五架自動電梯，一處火警系統，打算將來電力及其他用途預留的管線，一具中央真空清潔系統，水水供應，及通往每一個房間都有音樂輸送管線也都增加了。羅斯福總統（第三二任）時建造的防彈室亦以九呎厚的水泥牆重新予以加強，還設有雙重鐵門，通訊設備，及一個過濾毒氣和放射塵的系統。白宮側翼的屋頂也予以升高，以便增建十四間客



這段旅程，對體積肥大的蟻后極為艱辛，一路上都由前呼後擁的侍從工蟻拖拖拉拉，不像是至尊無上，到像是俘虜。它們以每小時一百九十碼的穩定速度行軍，中途決不退縮，遇到障礙物，不是爬過去，就是在下面挖地道通過。如果叢林中有溪流擋道，工蟻就收集嫩枝斷極搭成一條便橋渡過。

新營區建好了，工蟻便在附近地區搜尋食物，很快派遣出突擊部隊，它們排成細長的縱隊運隊，凡是擋住去路的一律加以攻擊和吃掉。有些昆蟲一見大難臨頭，竟自動僵住了（像刊頭圖的蚱蜢），連單獨一隻兵蟻也可以整到擒來，其他規蟻更是一擁而上，有時候蟻群密密麻麻，連獵獲物都蓋滿了。

攻擊大動物更有意思，這些沒有視覺的規蟻却總是先攻獵物的眼睛，使它沒辦法覓路逃生。把獵物征服以後，體積小的工蟻便把它分割成塊搬回蟻巢，蟻隊仍然繼續打獵。它們最喜歡的獵物，便是剛剛吞了整整一頭山羊或者羚羊而不能動彈的大蟒蛇。「多麼好的禮物，」一位博物學家寫道：「規蟻對進餐和被進餐的兩份得來毫不費工夫。」

雖然民間傳說中盛傳嬰孩和殘廢的人逃不過規蟻的



Wendell M. Stanley 著  
& Evans G. Valens 子  
厄 譯

出擊，其實人類遇害的很少。規蟻一侵入村落，土人都聽得無法抵擋，便帶了家畜逃到叢林裡去，雖然貯放的食物會被洗劫一空，不過也還有點安慰，這些活躍的規蟻幾個小時就會通過完了，而村子裡所有的老鼠、蟬螂、和跳蚤也都會被吃得乾乾淨淨。

（譯自：七月廿日「生活」）



漫畫：請注意他穿的『統計圖表』上衣

## 簡介

濾過性病毒（簡稱「病毒」）乃是生物學中的大謎題。

它似乎界於生物和非生物之間，是是非非尚且爭論不休。一個死去的病毒方可能為電子顯微鏡所察覺，要是生動的，則無法窺探其形。至於病毒一旦變得活躍，進入生活細胞之後，即不復為病毒了。

那麼，怎樣才算是病毒呢？

如下的定義當為學者專家所公認：

一種物質……具有傳染性，體積異常之小，且能使大多生物體受害，當處於生物體時，又可繁殖後代。

通常病毒有如岩石一般，呈無生命狀態，並能長此以往，不食不動；然而有一個易於入侵的細胞成為它的對象時，也可以立即具備生命。在侵害期間，它可能培育成功一種新型的病毒；根據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胃所締造的記錄，此型病

毒可致二千萬人類於死地。

病毒偌大的威力也可從小兒麻疹症窺出一絲端倪。單獨一個病毒侵入到人體中，幾個小時後，即能繁殖出一萬個相似於母體的病毒。然而病毒的個體如此之小，就是聚合它千千萬萬個也不過勉強成爲一小點。照片中，試管裡那麼小顆（圖與實物同大小）的「小兒麻疹症病毒」晶體，其所含的病毒足使全人類遭其殃而有餘。——要是沒有一個人具有免疫能力的話。

當我們考慮到病毒



圖一：試管內的小兒麻疹病毒結晶足能感染全世界的人口。

體的大小時，就不會覺得大驚小怪了。病毒體較之於一般的化學分子固然是大得多，可是他還需要聚集 $10^{12}$ 個夥伴才能填滿一個乒乓球；一個病毒體之於一個乒乓球就好比四分之一秒鐘之於地球的壽命。

大多數現代人類的病症都和「小兒麻疹症病毒」或其他病毒有關。而動物植物甚至病菌因受病毒的侵害而得到受害者又達數百起之多。事實上，人類有流行疾病正代表着感染病的死角尚未克伏，難怪我們一提到疾病總會想起可能是病毒的作怪。

在病毒方面所得到的發現實乃遠超過我們的瞭解，還論控制病毒病了。

這些謎題，這些疑竇，適爲解答生物界各項基本問題的關鍵，它既與生活細胞的作用過程有密切關係，而本身構造簡單，自然而被利用爲從事研究的工具。而它那特殊的地位真可謂之「活分子」。事實上病毒已然被公認爲一塊羅色特石註①，由此我們得以把分子的作用和構造輕易地與細胞之構造和機能聯繫起來。從而增進我們對地球上生命起源的瞭解以及分子進化爲生物體的認識。

（註① Rosetta Stone 1799年在埃及Rosetta處發

現一塊石板，上刻有希臘文及埃及象形文，使得埃及文字得以推考。）

基本上，病毒是一種寄生體，只能够在活細胞中繁殖其個體。一旦鑽進細胞，它就好像成爲染色體組成的一份子，很巧妙地誘騙細胞爲其產生新個體。

也因爲如此，學者們得以利用其爲探測的前哨，俾設法蒐集有關細胞內在作用的知識。要不然，我們根本就無從得悉細胞的秘密。

至於細胞核中發生的變化，以往只能就於想像，如今由此可吸取新穎的情報，孰是孰非，當可逐漸印證。鑒於遺傳化學理論的長足進步，我們極可能藉化學變化而改變生物體的遺傳組成。也許，我們還可彌補遺傳的缺陷，同時更可開展心智的能力，抗病性的增加等等優良的性質。

即便是控制病毒也不盡屬於空談了。在一九六〇年我們已然知道如何細心地誘導某些特殊的病毒，使其性狀發生改變，而此種新性質得永久保持，歷代傳遞。這倒令人懷疑是否能夠培育出一種比較無害的毒素，能够排擠有害病毒以遏止流行的疾病。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遐想，希望能夠從實驗室中創

造出一種最起碼的生物體來。

當然，這些遠景勾繪了許許多多的人類的福利。可是新發現若不予以妥善的運用，也著實是一項嚴重的問題呢。

姑且不論終極如何，病毒研究大抵可以澄清自然界的玄秘，使人們得以冷靜的眼光正視生物的天性。關於此事我們已有新的概念。關於其中最微細末節的化學變化，我們也有了新的評價。

且說，核糖、去氧核糖和磷，我們總以爲是罕見的糖類或元素。不久以前，我們發現到每一個病毒體或細胞體竟然皆具有六千個以上的磷原子以及同數的核糖（或去氧核糖），以數分裂生殖應用。

再說明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病毒生殖作用的運轉中會出差錯，雖則此類事件極難極難碰見，說不定正就是芸芸衆生的致命傷害。

微妙的化學變化，其重要如何，可從以下所述得知梗概：同是一個分子，由於構造上的一點點差異，因所結合而成爲皮膚或指甲却是相去遠甚。更驚人的發現一個具有五百二十五萬個原子的病毒分子，就因爲調動了

三個原子，致有溫馴或殘虐害人別。

這種調動可說是非常意外的，可是當我們調查生物體的化學變化時，却提供了今後努力的目標——我們懇望最後能够以原子排列的變化來說明這些熟悉的過程，諸如疾病、生長、生殖、進化等等生命現象。

### 一、病毒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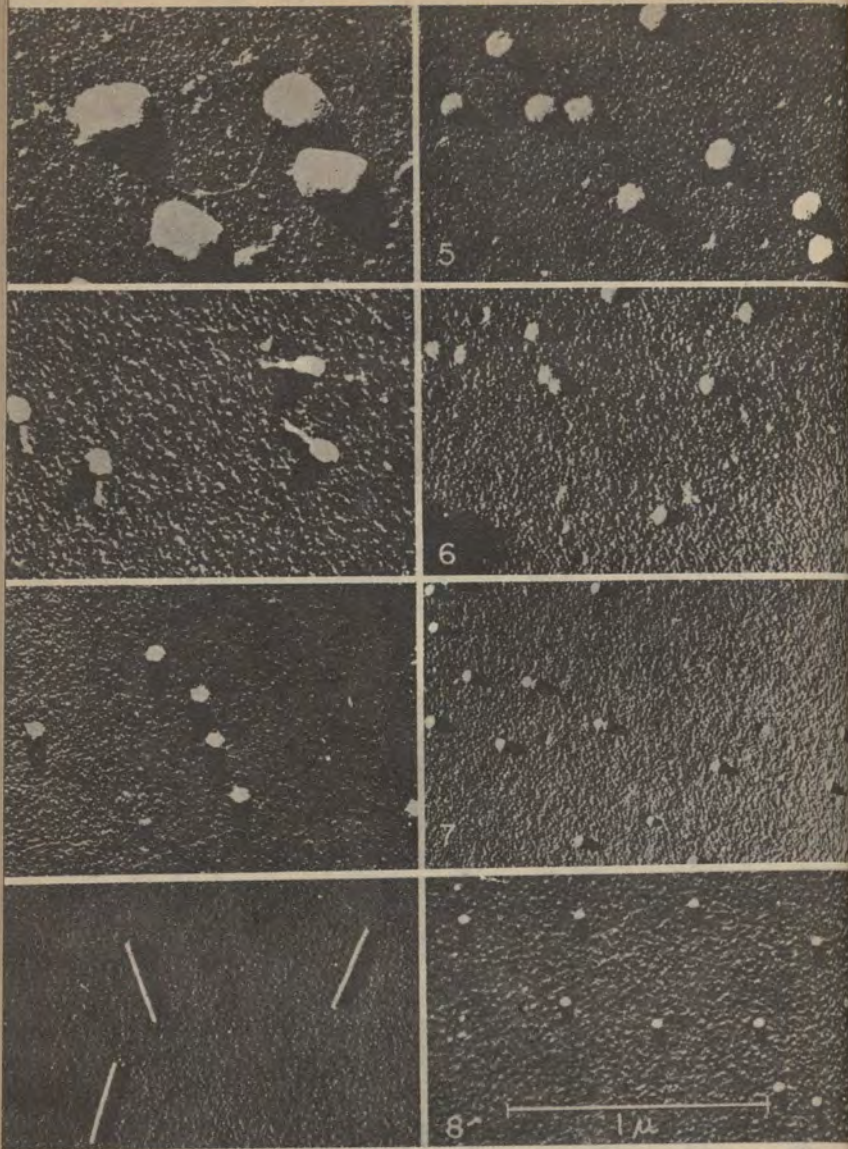
#### (一)外觀

病毒到底像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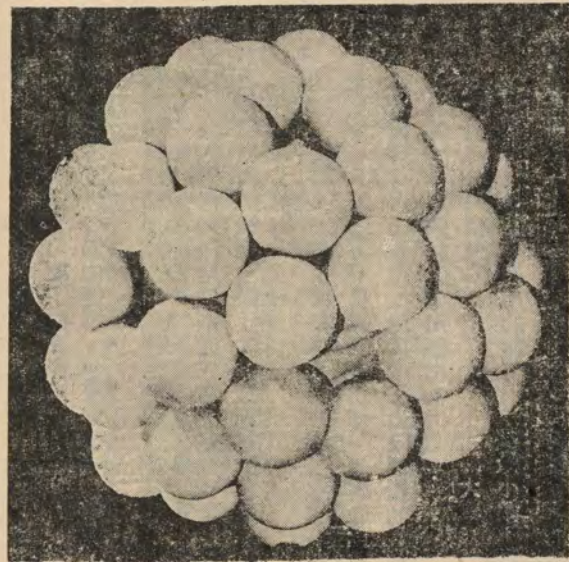
這是你詢問一個病毒學者所能提出的最容易的問題了。因為他只消亮一亮圖片就得了。

假如病毒聚集了一大堆（或許要數萬萬之譜），並且又都是純粹的，不摻雜別的物质，那麼你確實可以憑肉眼看到病毒，（插頁第一頁顯示八種病毒單體的形狀和大小，第三頁整頁，所示人字形的晶體乃為菸葉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 (簡稱TMV) 排列成鐘嵌狀花紋的特徵。

「小兒麻痺症毒素」構成一個美麗的結晶。像第一圖所示結晶物，我們只需拿其中十二分之一大小的結晶，在普通顯微鏡下，即可看得真切。倘若將此結晶切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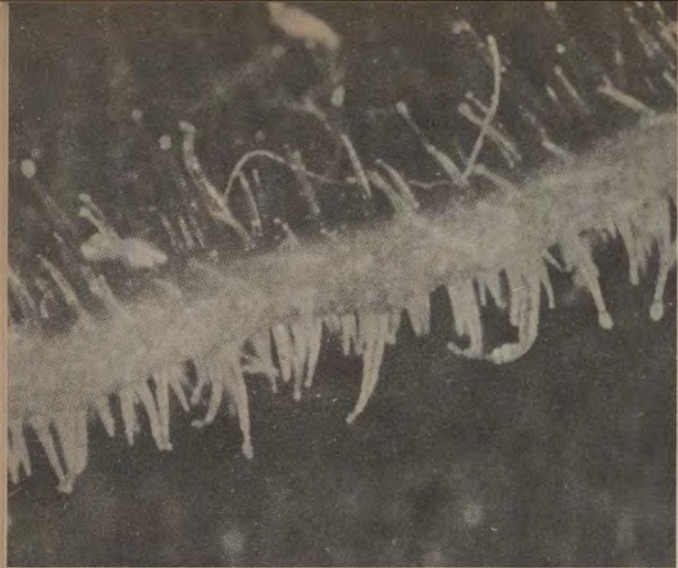
- |                        |                   |
|------------------------|-------------------|
| 1. Vaccinia 天花病毒       | 5. Influenza 感冒病毒 |
| 2. T2 phage 噬菌體T2型     | 6. Papilloma      |
| 3. T3 phage 噬菌體T3型     | 7. Bushy stunt    |
| 4. Tobacco mosaic 菸葉病毒 | 8. Polio 小兒麻痺病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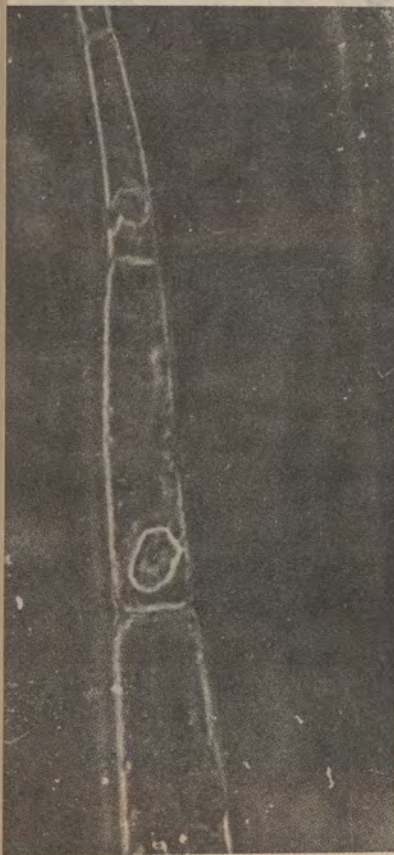
圖二：小兒麻痺症病毒體模型。

薄片，再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之，則個中毒素莫不井井有條。這已經是放大的極限了。若果我們儘量地放大此模圖片，並不見得更為清晰，因為它只放大了它的模糊處而已。

欲得知更詳盡的有關此病毒粒子的情形，我們只能



上：被感染的菸葉上，絲絨般的纖毛。  
左：一支纖毛的細胞中，有濾過性病毒結晶。  
下：病毒結晶被分離出來。  
右：菸葉病毒在高倍電子顯微鏡下現出鑲嵌的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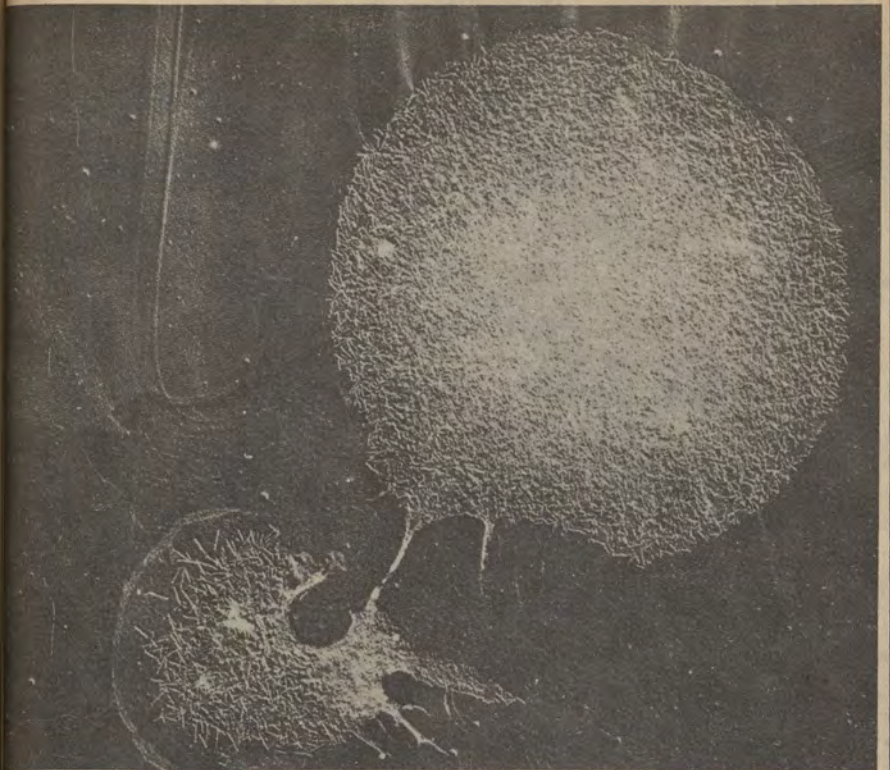
以間接方法探求之。綜合應用 X 光繞射暨超速離心機所得的結果，我們不難設計出一個「小兒麻疹症病毒」的模型來。假使我們可以真的看到此病毒的形狀，大概和模型不會相差太遠。

我們知道，此圖所示的毒素外圍，係由六十個像球形模樣的蛋白質構成。這些蛋白質團分別排列成十二個正五邊形，因此五邊形彼此間又成正三角形。所謂蛋白質團，其結構大類鷄蛋白或膠質，由扭曲的化學鏈圍繞而成球形。

球形病毒體是較常見的一種。然而我們很難肯定說所有的球形病毒體的構造都像「小兒麻疹症病毒」一樣。因為實在就沒有幾種病毒曾經如此笨費周章地予以檢視其內部構造。

病毒體有呈蝌蚪狀者，像這類令人頭痛的噬菌體；有呈桿狀者，如菸葉的嵌紋狀病毒；亦有呈塊狀者，如接種牛痘的疫苗病毒；更有呈廿面體而每面皆呈三角形者，如有名的昆蟲彩虹病毒 (Tipula Iridescent)。

插頁第一頁圖片為實物被放大近四萬倍時的情形。八圖中附有一比較用的一微米 (1 Micron) 尺度。通常皆縮寫為希臘字母的  $\mu$ 。1 Micron 相當於百萬分之一公



將菸葉病毒結晶溶解在蒸餾水裡。原先組成晶體的病毒嚴密的排列，分散成個桿狀的單體。

尺。

學者愛採用適合其研究對象的尺度來計算大小。大抵他們都寧願採用十進制；正如公尺 (39.37 吋) 做為徑賽的距離計算而公釐做為照像機鏡頭的長短計算單位，我們以 Micron 做為測量細胞的單位，以 Millimicron 做為測量病毒的單位，同樣是基於方便的緣故。

1 Micron 有多長呢？1 Millimicron 之於一公尺有若三秒鐘之於一世紀。1000 Millimicron = 1 Micron。10<sup>6</sup> Millimicron = 1 Millimeter (mm) 10<sup>9</sup> Millimicron = 1 Meter (m)。

在病毒的小天地中，透過 Millimicron 的度量，可得如後的數值：

- 9,000 —— 動物細胞之小者
- 600 —— 黃色光波之長
- 60 —— 平均病毒之長
- 4 —— 平均病毒蛋白質團之長
- 1 —— 蛋白質分子間距彼此間的距離

值得一提的：放大倍數是指長度的放大比例，許多人都有所誤解。例如由五萬個菸葉病毒 (TMV) 頭

尾銜接起來，也不過是半吋，等於前圖四中那段白線的長度。可是這條頭尾銜而成的線條實在是細得無以復加；必須再有五萬倍的數目——也就是說二十五億個 T M V，才能糾合成功圖片中那段白線的面積。若果以體積、重量做計算的單位，則前圖所示，乃為實物放大 125,000,000,000,000 倍的結果。

以之比較日常事物而表示病毒體到底是多麼渺小，實在不失為更好的辦法。現在先摘下一片已經染有 T M V 的煙葉並以顯微鏡逐漸檢視之，初由普通顯微鏡，繼由電子顯微鏡依次接近實體之本來面目——（插頁二、三、四頁）

這一連串的圖片中，我們先發現到葉子上面一層纖細柔軟的絨毛，然後又發現每個單獨的絨毛都是由數個絨毛細胞所構成。我們還發現到絨毛細胞上偶爾附有着 T M V 的結晶體。若果非常小心地移下此結晶並溶於蒸溜水中，則原來井然有序的 T M V（構成此結晶的單位）則分離而為一根根桿子。每個桿子有  $18 \times 300m\mu$  那麼大。

此中之長、寬幾乎就成為病毒長度的上下限了。沒有一個已知的病毒較  $16m\mu$  更短，也沒有一個已知的病

子名稱雖殊，實則相同，即「菸葉病毒」。此病毒在某種程度之內，分別都滿足兩者的定義，是以填平了化學體和生物體兩者之間因大小懸殊而產生的鴻溝。

病毒之處於生命曙光的地帶，由於本世紀初的更廣泛的發現而奠定了它的地位。所發現的多種病毒，不但填滿了上述的鴻溝，抑且有衝出壁壘之勢呢。

### (一) 成份

病毒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

為了尋求此項答案幾窮人們十年之光陰。其實答案異常簡單，病毒僅由蛋白質和核酸兩種物質構成。

從培哲林克 (Beijerinck) 發現病毒竟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原生液」後，經過長時間的摸索致有上述的結論。

培哲林克是第一個認為「病毒是顯微鏡底下無法觀察到的傳染因子」的荷蘭植物學家。同時他也把他的發現命名為「Virus」，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毒素」。

一八九八年，培哲林克證實了他能夠藉着病毒的「濾液」的塗抹而使煙草罹病。至於「濾液」乃是溶液經過不上釉的瓷漏斗過濾後的液體，而所有病菌皆在過濾

毒較  $300m\mu$  更長。如此特殊的限度不是出自偶然。任何一個能够自行分裂生殖的分子或生物體，其最低限度的複雜性和最小數目的組成原子總還是需要的。

$18m\mu$  正好接近這個限度。至於超過  $300m\mu$  的物質，則失去固有的簡易性，也失去的病毒的特性了。

藉由科學的進展，病毒大小益加為人們知悉。

時當十九世紀後葉，任何大小的生物體，小至細菌，大至藍鯨，皆被發現無遺。而化學分子，小至二原子的氫氣，大至複雜的蛋白質，亦莫不了然於懷。可是處於兩者之間，亦即在生物體和化學體的壁壘間，隱然出現一道鴻溝。

生物體當中，再也沒有比「胸膜肺炎細菌」Pneumonia ( $150m\mu$ ) 更小了，同時化學分子當中，也沒有再大過  $22m\mu$  的分子。生物世界和化學世界可真是「涇渭分明」，互不相干。

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一種小於任何已知的生物體發現了，它不但具繁殖的能力，並且能使煙草罹病。迨至一九三五年，一種大於任何已知的化學分子也成功地提煉出來了。

當然，這個「最小的」生物體和「最大的」化學分

時被滯留在漏斗上。這個實驗正好打破了當時所認為的「一切疾病皆由病菌或病原蟲引起」的觀念。

伊凡諾夫斯基，一位俄國細菌學家，雖然早在六年以前就做了相同的實驗，但是並不重視這項結果；他以為只不過是濾器發生毛病或者病菌分泌的毒素罷了。

雖然以後連續發現了黃熱病毒素以及其它幾種病毒，但是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培哲林克方才證明「濾過性病毒」乃是一種固體粒子，非一般人所想像的「毒液」之屬，澄清了一切疑慮。

越四年，史丹利 (Stanley) 預感到菸葉 (叢紋) 病毒可能是一種蛋白質分子，於是搜集了一噸罹病的煙草，從事研究的工作。

這工作的過程非常冗長。包括了病汁的榨取，純化，以及檢驗一切蛋白質成份。最後終於得到了一調羹的微細針狀小結晶。

一連串的實驗證實了其中皆為蛋白質，而其中絕大多數皆屬於葉毒素。

時下，該項實驗可以用較為簡單的方法重複之。病株的抽出血經由陶瓷漏斗的緩慢過濾，去其沉澱，或以其他方法純化。於所得的透明液中再加入硫酸銨，如有

蛋白質將見沉澱產生。

的確有東西漸出了，透明變得混濁不清；將此混濁液抽出一小滴，並以顯微鏡觀察之，則見有許多纖細的嵌紋狀晶體。

左圖所示的一個標有「Tob Mos」字樣的瓶子，其中所裝的T M V結晶溶液所含係由一九三五年時分離出來的。而此溶液所含的結晶體，每一個都具有千千萬萬個獨立的，有傳染性的病毒，雖然塵封了三十五年，仍然可以使煙草致病呢。



圖三：瓶中為1935年首次分離出來的菸葉病毒，塵封已35年，但仍能使煙葉致病。

子能因化學作用而結合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大分子。有些多達數萬原子的大分子經分析以後知道，原來都是由許多相同的「分子群」彼此連接而成的。

例如：T M V外層的蛋白質，可被分析為二二〇〇個相同的「分子群」。而每一個「分子群」又都為大抵相同的單位組成。至於內中的核酸也是像這樣由，相同的單位累積成的。

現在，再讓我們考慮一下「所有病毒的成份都會和T M V相同嗎？」。

的確，所有的病毒都是在核酸外裹着蛋白質。但是某些大型的病毒還會具有其他的物質，也可能會具有特殊的結構：例如噬菌毒素有一個尾管或尾管纖維，也可能會具有一個厚囊，如牛痘疫苗的病毒。是經常用來接種牛痘，以防天花。在這幾幀圖片中當可清晰觀察到。各種毒素可能因為蛋白質和核酸的含量不一而相異，也可能就因為核酸的成分不一而相異。

核酸可分為二種：RNA（核糖核酸）以及DNA（去氧核糖酸）；兩者因所含核糖不同而有別，也有因構造上或成分上的某些偏差而不同。

許多病毒，像「小兒麻痺症病毒」、「流行性感胃

菸葉病毒被宣告為「蛋白質」，又被聲稱為「從結晶體析出」之後，爭論還是不休。蓋處於彼時，毒素居然被認為「活的東西」，而且有「活的結晶體」，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不久後各地的生物化學家陸續地得到其它病毒的結晶體，病毒的双重性質終於得以確立。

一九三七年，英國生物學家波頓（Bawden）以及派端（Drie）又發現到T M V並不完全是蛋白質。實在說來，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分是蛋白質，另外的百分之五却是核酸。（核酸的命名，是由於此酸發現在生活的細胞核中）。

病毒不僅只是蛋白質，而且是核酸蛋白質 Nucleo-protein，一種核酸和蛋白質複合而成的穩定的化學物質。核酸蛋白質在一般生活的細胞核中皆有存在。

既如上述，病毒的定義當可定為：一單獨的核酸蛋白質分子。而此種巨大的分子是以核酸為心，外被裹着碩大的蛋白質，如同保護模樣。

附帶說明一點，分子的定義為「物質被分割至最小限度時依然不失本身性質者。」一個分子通常至少具有兩個原子，彼此以特殊形式連接在一起。許多單獨的分



圖四：在電子顯微鏡子下可見種痘防止天花的Vaccinia病毒的結構。

病毒」——「菸葉病毒」等，都具有RNA。其它，像家所用知的「噬菌體」則具有DNA；這也正是能够在生活細胞中發現到的核酸。

### (二)作用

我們到底怎麼知道病毒的存在？

以現在的科學知識，當然根本不成其為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懵然於毒素，只知道可能有這種東西時，究竟要如何去發現它呢？

首先就有一個大疑難，病毒超出視覺之外。即便是顯微鏡也未必克服這個困難。

或許電子顯微鏡能助我們一臂之力吧？不然，就算是以月以繼年一直觀察各種不同的試樣，尋查隱蔽的小物質也不見得能找出一個病毒體。除非病毒已經被抓到並且予以純化，否則電子顯微鏡是沒有什麼作為的。

要想找到病毒，只有一條路可循，那就是去檢查那些被毒素所損毀的組織。易言之，只有在已然為病毒侵害的地方才可能發現病毒。

這也是說，疾病是病毒存在的唯一徵候。這個事實為病毒學家提供了絕不缺的驗證，檢查病徵在實驗過程

淋瘤病毒。(Rabbit Papilloma Virus) 祇侵害美國中西部較為常見的野兔某些皮膚細胞。不犯其他。

一些關係密切的病毒，縱使在電子顯微鏡底下外形酷似，其實還是分屬於不同的系族中，這可由它們所進犯的生物體相異而區分，即使都進犯同一個生物體，也可藉所發生的病徵來區分。

也有一些病毒能引起有益的症狀或美麗的症狀。

Myxoma (黏液毒素)，係最大型病毒中的一種，用之於遏止澳洲野兔瘟疫流行，獲得了驚人的成功。某些植物，像鬱金香等，因為感到某種病毒。竟顯現出一種美麗的颜色以及圖紋出來。因此被小心的培養，至今已有一數百年歷史。

以噬菌體為病毒素的模式實在是恰當不過，因為既便於實驗的操作，復可廉價供應，同時較其他種病毒更容易得到有價值的線索。這句評語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所有病毒的開山祖——TMV。它是第一個被人發現的病毒，第一個予以純化暨結晶的病毒，也是第一個被折開復拚攏的病毒，一九六〇年之際，它又成為第一個因特殊人為方法而獲得遺傳改變的病毒。

TMV暨噬菌體同是研究病毒生長的功臣。藉着它

中時時刻刻都得應用。每當一個實驗步驟終了，必須要知道所處理的病毒是不是尚有感染疾病的能力。因此還要施用一些樣品於易罹病的健體上，或為煙草，或為老鼠，或為雞胚，或為一群細菌，或為分離在培養皿的人體細胞。倘使有病徵發現，則可肯定病毒的存在。

所有病毒最明顯的特性就是「只能在生活細胞中繁殖個體」，此絕不相似於細菌者。它攫取了細胞正常的機能使其為之製造新的病毒，然後新的病毒體再進行侵犯鄰近的細胞，因之細胞受到嚴重的摧殘，等到很多細胞都被感染時，我們就能看到發病時特有的病徵了。

一個看不到的病毒粒子藉着發病的作用而能够為人「察覺」，就好像是說我們看到遠處失火了，其實只不過「察覺」到它上面煙柱而已。正是「有炸肥(耳下腺炎)，必有病毒存在」，道理是一致的。

任何一種病毒只能進犯某種特定的細胞。緣乎此，得以將病毒分為法三類：(一)侵犯植物的病毒；(二)侵犯動物的病毒；和(三)進犯單細胞有機體我們稱為病原蟲或細菌的毒素——噬菌體。

例如；小兒麻痺症病毒，祇進犯人類以及少數動物的細胞。TMV祇進犯某些植物的細胞。至於野兔乳頭

們，我們得以直接地、迅速地計算病毒體數目。而一切科學調查首在計量，要知道病毒樣品的增殖與否及其快慢的情形，我們就須仗賴計量。

當一片煙草葉為TMV液所擦拭後，不出幾天，病狀即顯現出來，惟病狀被局限而未蔓延，因此在葉面出現許多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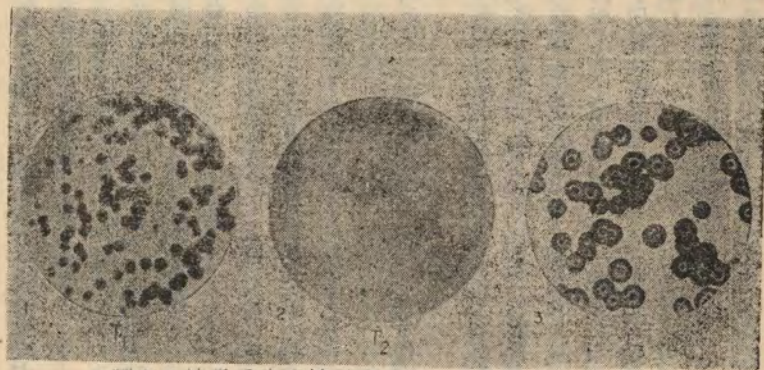
每一斑點都是一片死細胞的殘餘，最初僅由一個單獨的TMV粒子引起的。此粒子隨之繁衍無數後代進擾



圖五：用於葉病毒的濾液抹擦煙葉，數天後，葉上出現小斑點，這是被病毒侵害受損的細胞組織。

鄰近的葉片細胞。可是受害的都分只局限在小小的範圍裡。因為葉片上斑點數等於感染的病毒數，由附圖所示，不難估計原來T<sub>1</sub>MV液所具有的病毒數目。

噬菌體數目的估計亦可如法泡製，惟其答案更加可靠。假若我們在一圓形的小盤子裡培養一層細菌，然後將含有近百個的噬菌體溶液潑入其中，不久，此層



圖六：培養皿中斑紋最大的病毒體却最小。

生活細菌中即出現小圓斑。每一圓斑皆為壞死區，係由壞死細菌組成。圓斑中心，表示此地有一個噬菌體的落腳和發軔。

每個斑點（或稱斑紋）的特徵，視感染的噬菌種類而不同。上圖所示的三個小淺盤皆盛有相同的細菌，然為三種不同的噬菌體所感染，分別標T<sub>1</sub>、T<sub>2</sub>、T<sub>3</sub>。因為在電子顯微鏡底下，T<sub>1</sub>和T<sub>2</sub>的病毒形狀彷彿，惟一區別的方法只得靠斑紋的比較。

各種不同種類的噬菌體係以字母和數字來命名，字母「T」乃代表「Type」型。

病毒體大小對於感染力的有趣關係，可由此三種噬菌體說明之。藉着如此的關係，我們能够檢視一下斑紋即可決定病毒體粒子的大小。

T<sub>1</sub>顯示者最小的斑紋，因此是三者間之最大者。

這段推論雖屬間接，其結論却是這樣導出來的：起先，細菌被培養在營養凍上，凍面和，細菌的表面有一薄層液體。

現在讓我們再縮小範圍光祇討論一個斑紋的生成；我們知道斑紋最初是由一個病毒感染一個細菌細胞而來。隨後很快地繁衍後代並感染了周圍的細胞，然後接連

繁殖的病毒在附近一帶又感染了更多的細胞，於是成千成萬的細胞因而死去，以致有斑紋的出現。

在感染的潛伏期間，新增殖的病毒被營養凍或細菌表面的液體分子所撞擊，因此傳佈到四面八方。T<sub>1</sub>及T<sub>2</sub>的病毒較T<sub>3</sub>為小，由於擴散作用快的結果，將傳佈得更廣更遠。所以，病毒體愈小，擴散愈快，產生的斑紋也愈大。

#### （四）生乎死乎

在病毒出現以前，沒有人會被「活」的意義困擾過。動植物是活的，礦物不是活的，兩者之間分得很清楚。

不過當發現病毒竟然處於生物無生物間的息何有之鄉時，舊日耐人尋味的「生命是什麼」問題因而擁有了它的新的涵義。仔細一想，這原來就是不易解答的問題。畢竟生死間的那一條線本身就很曖昧。

那些才算是生物體最重要的特徵呢？無容置疑的，我們可以舉出上百的特徵，每一個特徵或多或少都是生命所有的。但歸納起來，可分為「特殊的組織」、「運動」、「感應」、「生長」、「生殖」五項。

生物體都有特殊的大小及形狀，這意味着所用材料乃是按着特殊形式構築而成。因為同樣的物質、化合物、元素，無論在有生命體或無生命物中皆具有之，是以生命的秘密必然隱含於組合的玄機中。

組織當然不僅僅是整齊的圖案美妙的對稱。蜂房中蜂室的構造，結晶體裡分子的排列莫不井然有致，可是却太簡單了。若為動植物的基本構造單位——生活細胞的組織，則具有特殊化部份的體系。

不但如此，生物的組織恆是變動不已，包括了一切的過程及結構。例如人類的器官，彼此還具有互依互賴的功能。所謂「生命的過程」，殆可稱之為永無休止的循環，或稱之為一連串繼續不已的循環。每一個體細胞自成系統，同時又具有相互的化學關係。通常在一個動作之中，又成為作用鏈的一環。

狹義的運動，即較明顯的物理動作，大概就是動物最大的特徵了。或因搖動，或因泳動，或因奔跑，或因飛翔，我們得以立刻認出生物的存在。植物也能運動，不過不甚明顯就是了。

與運動有密切關係的當為感應，即所謂感遇環境。對外來的刺激有所反應，乃是生物體異常特出的能力。

大部份的植物都向着陽光先生長。春藤藤遇有直柱即攀緣而上，含羞草的葉子一經接觸即自行閉合。捕蠅草的葉蓋會因為昆蟲冒失闖進而不客氣的封了起來。無論動植物，其細胞對於食物皆有反應發生。某些細胞甚且以實際行動攫捕之。

用以區別生物無生物的第四個特徵乃是生長，大致分為兩方面；或藉細胞增加，或藉細胞增大。細胞因繁殖而增加數目，亦因攝取食物而獲得能量暨原料以致增大體積者。生長關乎新陳代謝；即所謂生物體與環境進行物質交換的過程；常常有人因此而單獨將新陳代謝列出，以為生命必要的特徵。

一切生物最突出的特徵可能就是它那增殖自身的能力了。唯其如此，以是有新個體的產生。單細胞的細菌，任何一次的增殖，即可產生新個體；繁複的多細胞生物，其特殊體素中的細胞在行增殖時，不過從事生長或進行癒合罷了。精細胞與卵細胞的結合，乃為新生命肇始的必要條件。萬物莫不有死，捨生種即無生命綿延。

生殖作用同時有改變遺傳的可能，即所謂突變作用。個體內新特徵的出現若果不至引起夭折，將永存於後代之中。突變雖然不算是生物延續生命的條件，可是若

然而一遇上病毒，這項陳述又馬上受到挑戰。因為病毒體既能生殖又能突變，觀其形態，又確實是靜止不動的無生物。

雖然和普通的化學分子比較起來，似乎具有高度的特殊組織，可是和生活細胞比較起來，又不免相形見拙。總括說來，它不能靠自己運動，一旦湊成以後根本也無生長現象，實在非常類似化學分子。

病毒無由感應外來的刺激。可是某些病毒却能感應可欺的細胞，纏住以後，從而破壞其細胞壁。

所謂病毒的双重性格，並不是同時以俱。在靜止時，表現的是一回事，在活動時，表現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論其所有，只不過是具備了大分子的一般特徵，屬於巨大型的一類罷了。它可能單獨地生活在空中，水中或陸中，卑賤得就像一粒塵土，它也可能糾合許多同伴而以結晶體型式存在。

一旦進入細胞，它就致力於自身的繁殖，先行體解完全褪盡未來的面目。事實上，其核酸之活動情形，根本就像是細胞機構中的一部份。

無論在構造上，在行為上，病毒都顯現了它那獨特

無突變，生命也不會如此千奇百怪，多姿多彩了。

由上述的討論，概括起來，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總結：「生命的基本條件就是具有『改造簡單物質而為有機能的，會自給自足的整體』能力。」

那麼，無生物又是什麼呢？病毒安置在那裡才算合適呢？

無生物的世界裡，當然也不缺少生物世界裡所具備的東西。無生物經常有一定限度的特殊組織，運動，感應，生長等等。雪的結晶顯示異常複雜的組織。化學反應顯示特殊的感應及特殊的敏感性。水河以及晶體會長大。小至原子，大至行星，凡此種種也都有運動的現象。

可是，有一個作用無生物就始終無法實行，那就有自身的繁殖。沒有繁殖作用，當然更談不到突變了。

我們領悟到，用以區別生物無生物各種特徵，像特殊組織，運動，感應，生長等等並不是清楚地存在此間而不在彼間，只不過彼此間在程度上在性質上有差別罷了。

只有論及生殖和突變，有關的陳述才可能完全清晰：「生殖和突變的能力只有生物體方才具有。」

的體積的意義。生物、無生物間任何遺留下來的鴻溝也都不一為之填平。湯瑪士·雷沃博士所戲稱的「生物分子體」(Organule)或是「分子生物體」(Molecule)實在恰當無比。

只有在各種病毒間的許多差別明瞭之後，我們才能由衷地讚歎它們「填溝」的工程是如此之縝密了。

像T M V這種較簡單的植物病毒是由兩部份構成的，一層規則的蛋白質外圍包裹着一團核酸鏈。如此結構，和一些熟悉的大型化學分子實在沒有很大的差別。

噬菌體就比較複雜了，它們不但具有明顯的頭部(蛋白質)，並且還有一個尾巴(核酸)，最低限度，有的還具備了特化的蛋白質尾管纖維，並且可以用之於附着被害體。

傳染天花的病毒的體型就更加大了，也更複雜多了。它似乎還具備一層外膜，因此更來得像單細胞生物；它又打破了「病毒體只能在電子顯微鏡下窺見」的慣例，因為在光學顯微鏡的放大範圍內，它就可以見及。

在最大的病毒體和最小的細菌體之間，無論構造或機能，還是留有一個小小的罅隙。

而這小小的罅隙，剛剛好被一種稱做「立克次小體

「(Rickettsia) 的微生物所補充。扁蚤跳蚤、以及其他  
的昆蟲皆為其攜帶者，而能招致洛山磯斑熱病，流行性  
斑疹傷寒等疾病。此小體初由霍華德·立克次 (Howard  
T. Ricketts) 以及普羅善哲 (Stanislas Von Prowazek)  
兩氏所發現，不幸兩人都在研究時不慎感染到斑疹傷寒  
，雙雙縮而死亡。

「立克次小體」只有大型病毒的兩倍長。它也跟病  
毒一樣，只能在生活細胞中繁殖個體。雖然它在垂死或  
既死的細胞中最高活躍。

其實它相似於細菌的地方遠遠超過病毒呢。它那些  
化學構造較病毒為複雜多多，同時尚且具有攝取簡單食  
物的些微能力。

如今回顧病毒的死生問題，則將恍然大悟，知道爭  
辯到最後還是無法得知的。病毒體在某些方面既像生物  
，在某些方面又像無生物，而彼此間，又不相類似。

由於具有中間地位的性質，加上構造簡單，利於研  
究，使人們首次得以專就生物體的某些部門進行研究。  
不特如此，還使人們有機會研究一個能够自身繁殖的分  
子，從而瞭解生物生殖的化學本質。

此外，經由病毒研究，我們又得知一個新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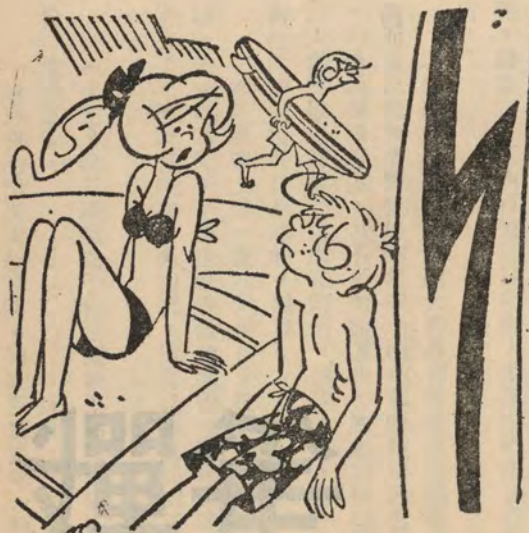
不再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兩個集團，而把它們看成由簡  
入繁，連續不已的象相。從構造上，我們獲得線索找出  
一系列關係密切，連綿不斷的象相——由原子而簡單分子  
而大分子而病毒而細菌而水母，以迄於人類。從機能上  
，我們亦獲得線索比較能力運用之奧妙——由雜亂無章  
有若噪音的分子運動進展到節奏精妙的生物韻律。



男：「他要二隻山羊和一頭綿羊才肯證  
婚。」



漫畫：妳的花衣服原來是一種保護  
色。



漫畫：天長地久未免過久，但在  
我和別人結婚以前，我答應和  
你在一起。



# 爭戰

Luigi Pirandello 作

水木茂 譯

這批搭乘夜快車離開羅馬的旅客，他們要等到天亮時才能到達費比里諾那小站：好配合上當地與薩蒙那的老式火車，再連接主線，繼續他們的旅程。

黎明時，在一個擁擠而又烟霧瀰漫的二等車廂裡，其中的五個乘客已在車廂中過了一夜，一個面目上籠罩着深度憂戚的肥胖女人，吃力地爬上車來——她的樣子就像是一堆不成形的東西堆在那裡。她身後跟着她的丈夫，一個乾瘦而衰弱的小老頭，微微喘息着，他臉色慘白，小眼睛中閃爍着畏縮與不安的光芒。

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位子，那小老頭謝了那位幫着他為他妻子騰出一個空位的旅客，然後轉過身來，走到他太太身旁，試着幫她把外套領子翻下來，同時，小心翼翼地問道：

「親愛的，妳還好嗎？」

他妻子並沒有回答他，相反地，反而儘量把她的外套領子拉到眼睛上，讓別人看不到她的臉。

「這醜陋的世界，」老人喃喃地說着，臉上浮起一絲淒涼的微笑。

在這時他感到應該對同車的旅伴們說明這個可憐的女人是值得被同情的，因為戰爭把她二十歲的獨生兒子

從她身旁奪走，在他身上，他們夫婦倆幾乎可以說是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爲了他到羅馬求學，他們甚至丟下了在薩蒙那的家園而只希望能和兒子生活在一起。然後，他們又允准了他在這場戰爭中做一名帶有保證條件的志願兵，這項保證所帶給他們的安慰，是他們的獨生子至少不會在六個月內被派到前線去。但却突然地，接到電報，說他在三天內將被送往前線，希望他們能去爲他送行。

這位胖女人，在她厚而大的外套裡蜷屈並蠕動着，偶而發出幾聲像野獸般的嗚咽，她是那麼確切地感覺到，即使她說得再多，也不可能從這些和她處於相同情況的人群裡取得絲毫的安慰和同情。這些人裡，有一位會對他的情況特別注意過的，說着：

「妳該感謝上帝一直拖到現在才把妳的兒子送到戰場上去。我的兒子早就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被徵調到戰場去了。他會有兩次負傷回來，但現在他又回到了前線。」

「我呢？我有兩個兒子和三個姪子都在戰場上，」另一位乘客說。

「也許我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那是我唯一的一個

兒子。」那位丈夫鼓起了勇氣說。

「但那又有什麼區別呢？你極度的細心的照料也許寵壞了你的獨生子，但你又怎麼能說當你有了其他的孩子，你對他的愛就會減少了些？父母的愛不同於麵包，它不能分成碎片然後平均地分給自己的孩子。一位父親，不管他有一個或十個孩子，他都會給每一個小孩以全心全意的愛而沒有任何差異。就像我現在，我為我的兩個兒子擔心掛慮，但並不是他們之中，一人分擔了我一半的掛念，而却是全心的……」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這位侷促不安的丈夫嘆息着說：「但是假定（當然我們全都希望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到你身上，）一位有兩個孩子在前線的父親，當他失去了其中的一個，至少他還有另一個可以安慰他……當……」

「當然，」另一個人打斷了他的話：「另一個兒子是可以安慰他的，但同樣地，爲了這個還留存着的兒子，這位父親就必須爲他苟延殘喘；而一個獨生子的父親，當他兒子死了，爲了避免心靈痛苦，他的生命也隨時可以隨着完結。像這兩種情況到底那一種要糟糕些呢？難道你不認爲我的處境比你更慘嗎？」

、和一些不着邊際的幻想……當然，對於國家的號召我們也是有所反應的——當我們二十歲的時候——即使是我們的父母阻止我們做那些事。到我們現在這個年齡，當然，我們對國家的愛仍是很強烈的，但是更強烈的愛却是對孩子的愛。不然，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這裡有誰會不欣然樂意地替他兒子上戰場？」

一陣沉默在空氣中蔓延，大家點頭贊成他的說法。

「然而爲什麼，」這個胖子接着說：「我們不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孩子長到了二十歲時的感情嗎？難道那不是很自然的嗎？長到了二十歲，他們應該考慮對國家的愛甚至超過於對我們的愛？（當然，我是指好青年而言）像這種情況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難道在他們眼中我們不是一群年老而無力遠行最好整天都呆在家裡的人嗎？假如國家存在，假如國家是一種自然的需求；就好比爲了避免餓死，我們必須吃麵包一樣，那麼就必須要有人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因此，當我們的孩子長到二十歲時，他們就負起了這個責任：這種時候，他們是根本不需要半滴眼淚的。因爲假使他們戰死，他們是在光榮與快樂中死去——我當然是指有爲的男孩」。所以，若一個人年青而愉快地死去，他也就不會知道生命中醜惡

「無聊，」另一個旅客插口進來，他是一個肥胖而臉色紅潤的人，但他那無神的眼中却佈滿血絲。

他喘着氣，從他那突出的眼睛裡，可以使人感覺到他的體內正迸發出狂暴而難以控制的生命力，而這股強烈的生命力幾乎使他虛弱的身體難以承擔。

「無聊，」他重覆着，想用手遮住他那缺了兩顆門牙的嘴巴。「無聊，難道我們把生命賦給我們的兒子，就只不過是爲我們自己打算而已嗎？」

其他的旅客注視着，他臉上帶著憂戚。那位他兒子在戰爭開始第一天就被遺送到前線去的人嘆息着說：「你說得不錯，我們的孩子不只是屬於我們，他們也是屬於國家的……」

「別胡扯了，」那個胖旅客反駁着說：「當我們把生命給予我們的孩子時，我們何曾想到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兒子之所以會出生……只因爲我們感到他們必須被生下來：當他們開始在這世界上生存，我們的生命也就融合在他們的生命裡，這是事實。我們是屬於他們的，但他們決不可能只屬於我們。他們二十歲的樣子正和我們那時候一模一樣。我們也有我們的父母親，但這世界上吸引我們的東西太多了……女孩子、香烟、新領帶

的一面，那些令人厭煩的人事，那些貧困，那些失意的痛苦……等等，我們還能爲他們多要求些什麼呢？所以大家應該停止哭泣，而像我一樣好好的笑一場，不然也至少像我一樣地感謝上帝，因爲：我的兒子，在他死以前，曾經託人送了一封信給我，讓我知道他將死得心滿意足，因爲他能够以他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一種方式來結束他的生命。就爲這個原因所以你們可以看清楚我臉上竟然沒有一點悲愁的表情。」

似乎在炫耀他的那件毛皮外套，他抖了一下身體：他那缺牙前無血色的嘴唇正在顫抖着；他灰黯眼中的液體反射出呆滯的光芒，他以一陣刺耳的乾笑結束了他的說話，而那笑聲却並不如哭泣好得了多少。

「真是這樣：真是這樣……」其他人同意地說着。那女人，用大衣覆蓋着身體坐在角落裡，就一直在那裡聽着。最近這三個月以來，她曾試圖着從她丈夫或朋友的口中得到一些話能安慰她這份深沉的悲哀。她所想到的，一個母親，雖然並不能就這麼肯定地說是送她的兒子去赴死，但至少是眼睜睜地看着他去冒生命的危險，這母親該有多深的憂慮。然而，從那些人身上，她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句能真正安慰她的話……於是，她的

憂愁就越來越深了——因為她感到竟然沒有人能為她分擔一些。

但是，現在那位旅客的話令她吃驚，她幾乎要呆住了。她突然明白，那不是別人的錯，也不是別人不瞭解她。只不過因為她自己不能够像別的父母一樣從憂傷的情緒中自拔。那些人，不但能够不帶哭泣地去接受他們兒子的離別，甚至能接受他們的死亡。

她抬起頭，從她那角落探出身，想儘量集中她的注意力去聽清楚那胖子對他的同伴們描述，他的兒子是如何地像個英雄般地為他的國家，捐出性命——快樂而沒有一點後悔。這時，她好像被打入了一個她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世界，在這個如此令她難以瞭解的世界裡，她高興地看著大家圍着而聆聽這位勇敢的父親，正在漠然地敘述他兒子的死亡。

突然地，她剛才沒有聽到過的話一樣，她好像驚然如夢初醒，然後把身體轉向那老人，問着：

「那麼……你的兒子是真的死了嗎？」

每一個人都注視着她。那老人，也一樣的，把眼光轉到她身上，突出的眼睛裡，倏然有一層顫慄的淚水在上面閃閃發光，他死死的瞪着她的臉。在一段極短的時問內，他曾好幾次試着去回答，但這時，說話竟然變得如此困難。他一直注視着她，就好像在她臉上，他看到了那個如此愚笨而又不當的問題。——而在這瞬間，他才突然那麼確切地體認到他兒子是真的死了——永遠去了——永遠。他臉部開始痙攣，開始可怕地歪曲起來，他急速地從褲袋中抽出一條手帕，而使得每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突然爆發了那不可控制的，極度凄慘而心碎的哀號。

有一天我指着我大了的肚子對我家四歲的女兒說，你的弟弟在任何時間都會來。過了會兒，門鈴響，她搶着跑去開門。花店的店員提着一個長方形的紙盒站在門口，紙盒裏的花是我訂來送給我妹妹的生日禮物，但我的女兒見了却邊叫邊跑進來說：「媽媽！媽媽！快來看，弟弟來了。」



# 人傳壇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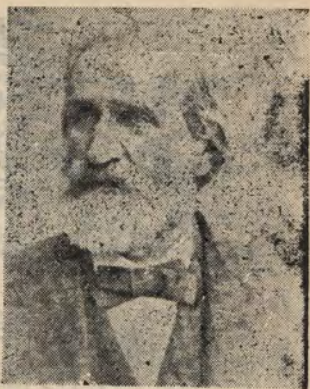
伍 牧

## 四十五、維爾弟 Giuseppe Verdi

(1813—1901)

維爾弟常被稱為是「意大利天才中的最大光榮」，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誕生於柏爾瑪的一個小村莊隆柯爾中，父親卡洛 (Carlo Verdi) 是一個小酒店的店主，祖先則全是農夫，因此維爾弟的出身並無高貴血統。當他出世不久，就幾乎險遭哥薩克騎兵的毒手，當時有一隊哥薩克騎兵侵入隆柯爾，並且洗劫了一座庇護着婦女與兒童的教堂，幸而維爾弟和他的母親躲在鐘樓內，才沒有被發現，得以逃過哥薩克的無情血刃。

維爾弟很早就對音樂發生了興趣，每當教堂的風琴響起，或是樂師們在小提琴上奏出美妙的樂聲，他就會顯出極大的好奇，且為之神往。最後維爾弟的父親經不住他一再的請求，只好給他買下一架舊鋼琴，讓他自己去彈弄。這架鋼琴成為維爾弟童年最好的伴侶，也使他獲得不少音樂上的知識。維爾弟父親的一位朋友會記述道：「有一天，這孩子在琴上無意彈出C調的大三度及五度和弦，他感覺到無比的快樂。第二天他却始終再找



不出這個音，因而感到極爲憤怒，竟找來一把鎚子要將鋼琴敲碎。」

此後維爾弟就追隨村中的風琴師學習風琴，十歲時受命主持教堂中的音樂禮拜。同時父親也要他到附近的布西托市 (Busseto) 去學習文書，因此每逢週末他就要由布西托步行六英里，回到隆柯爾擔任他的風琴師職務，然後再步行六英里回布西托。有一次清晨，他在路上不小心，竟跌入運河之中，幾遭滅頂，幸而有一位農婦正巧經過，才把他救起來。

維爾弟的父親有一位好友巴里齊 (Antonio Barezzi)，在布西托開設雜貨店。他僱用維爾弟作助手，使他能够隨布西托天主教堂的風琴師普羅維西 (Giovanni Provesi) 深造，他也是布西托愛樂交響樂隊的指揮。維爾弟的

學習進度非常快，不久普羅維西就允許維爾弟替代他在教堂中彈奏風琴，替代他指揮交響樂隊。這時維爾弟也開始試行作曲，完成不少合唱、樂隊、以及鋼琴作品。這些樂曲使布西托的人們大感驚奇，於是巴里齊就爲他募集了一筆爲數不少的基金，足以送維爾弟到米蘭去繼續深造。一八三二年五月，維爾弟抵達米蘭，目的是進入米蘭音樂學院。但是出乎意外，他的請求竟被拒絕，院方認爲他缺少音樂氣質。主要原因是因爲他已超過入院的規定年齡，同時他的鋼琴基礎也不合格。維爾弟的鋼琴技術始終欠佳，羅西尼就時常喜歡開玩笑稱他爲：「大師維爾弟，第五流鋼琴家。」維爾弟在布西托所完成的作品，也沒有能引起審查委員的注意，終致使他無緣進入音樂學院。維爾弟並未因此而灰心，他找到一位歌劇作家拉維納 (Vincenzo Lavigna)，私人隨他學習。拉維納對維爾弟的評語是：「他是一個善良的青年，謹慎小心、好學不倦，而且極富才智，對我和我們的國家實在是無上的榮譽。」

普羅維西於一八三三年去世，使維爾弟又回到布西托，出任愛樂交響樂的指揮。兩年後他和巴里齊的女兒瑪格麗塔 (Margherita Barezzi) 成婚。至一八三九年他辭去布西托的指揮職務，帶着愛妻和兩個孩子前往米蘭，希望能爲他在布西托所完成的第一部歌劇找到演出人，非常幸運，他的第一部歌劇「奧伯托」(Oberto) 得以在一八三

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於拉·斯卡拉歌劇院上演，雖然演出的場數不多，但却是成功的。出版家雷柯地 (Ricordi) 立時就付出二千幣買下版權，歌劇院當局也和他簽約，請他爲下一個演出季再寫一部歌劇。

爲了這第二部歌劇，維爾弟選了一個喜劇劇本「假日」(Un Giorno di Regno)。然而在寫作這部喜劇時，却給維爾弟帶來極大的不幸。首先是他自己病倒，不久他的兒子又患上不知其名的怪病，未幾即不治。兩天後，他的女兒也同樣莫名其妙就去世了。幾個月之後，他的妻子竟也追隨兩個孩子於地下！由此可知，維爾弟所受打擊有多大，「假日」在這種情形之下，勉強完成，其結果當然難如理想，演出結果也完全失敗。此後維爾弟會一度意欲完全放棄作曲，幸而經拉·斯卡拉歌劇院的音樂主任一再勸慰，才使他打消這種意念。同時他也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劇本，使他又恢復工作熱忱。他的第三部歌劇「納布柯」(Nabucco) 於一八四二年完成，三月九日於拉·斯拉歌劇院公演，大獲成功。維爾弟由是而毫無疑問的成爲當時最出衆的一位歌劇家。

成功更激起維爾弟的創作熱，在此後短短數年之中，他完成的歌劇有十餘部之多，這些作品使維爾弟的名聲盛極一時。維爾弟也是一位熱烈擁護意大利獨立自主的人，他第一個將同胞們的革命思想在歌劇中表達出來，「隆巴底」(I Lombardi)，「艾爾納尼」(Ernani)，「雅蒂拉」(Attila)，以及「馬克白」(Macbeth) 等劇中的大合唱，已成爲反奧地利的愛國者們的精神後援。在他的這些作品中，也不乏深遠的純音樂含意，具有新的雄渾風格與進取性，很多樂曲都含有偉大的品質。「隆巴底」中的合唱，「艾爾納尼」的最後一幕，「馬克白」中的有趣嘗試，都顯示出極高的音樂價值。他的這些歌劇在本質上也許不能算是傑出之作，但却具有它們的本色，是維爾弟身爲作曲家的最大特色之一。

以維爾弟作品的進展情形而言 Luissa Miller 一劇代表了他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部歌劇中，我們首次感覺到過去歌劇中所未有的親密、沉痛之情。不過這部歌劇仍然只能代表維爾弟早期的成就，他的偉大仍在後日。美國樂評家漢尼克 (James Gibbons Huneker) 認爲這部歌劇僅只包含了：「一連串熱情的旋律，以習用的短歌形式組成在一起，很少追隨着原劇本。樂隊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演奏機器，毫無色彩、韻律、和諧以及條理。然後音樂中就

出現了狂熱、獸性的激動不安。它是為那些音樂修養並不多的人們所作。」

至一八五一年，維爾弟終於完成一部能使他永垂不朽的歌劇「雷哥利托」(Rigoletto)，它的成功是驚人的。據說維爾弟深知劇中的樂曲將會不脛而走，所以他拒絕將「女人善變」(La Donna e Mobile) 的曲譜交出，以免在歌劇在上演之前先流傳出去。直到正式演出的當晚，他才把這首詠唱調交給男主角練習。這首歌曲正如維爾弟所料，使觀眾們大為激動，也更增強了「雷哥利托」一劇的成功效果。「雷哥利托」原是以蕭俄的一部作品為藍本，蕭俄原是最反對歌劇的人，但在看過「雷哥利托」之後，他終於承認維爾弟使他改變了觀念。

英國樂評家托伊 (Francis Toye) 評謂：「我們能够感覺出維爾弟音樂中的出家特質，在其中樂隊和聲樂同樣的混成一體，加強了戲劇的深度。最後一幕中的著名四重唱，到目前也仍然是一首無出其右的不朽傑作，每一個角色都能在音樂中能生動的表現出自己的個性……「雷哥利托」一劇，在質樸之中含有憂鬱與艱辛，確實可以稱之為偉大，它也始終是維爾弟最喜愛的一部作品。」

維爾弟自「雷哥利托」獲得完全成功之後，立即又寫出兩部新劇。「抒情歌人」(Il Trovatore) 於一八五三年在羅馬初演，其成功尤勝「雷哥利托」，使維爾弟的歌劇家聲望更立於不敗之地。同年「茶花女」(La Traviata) 也於威尼斯初演，但出人意外的竟然失敗，主要原因是演出欠佳。第二年再度演出時才獲得應有的成功，和「雷哥利托」、「抒情詩」鼎足而三，成為維爾弟的三大不朽傑作。

成功後的維爾弟在距布西托不遠的聖·亞葛塔 (Sant'Agata) 買下一片廣大的田莊，並且把大部份時間也都消磨在田莊上，飼養牛羊家畜，種植農作物。他自稱：「我一直是個農夫。」農村的生活確實能給他極大的快樂，使他能舒散身心。

一八五五年，法國邀請他專為在巴黎舉行的博覽會作一部歌劇。巴黎當時正是歐洲的文化中心，正足以證實維爾弟作品在世界樂壇上的地位。他完成的「西西里的太白金星」(I Vespri Siciliani) 並不是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但仍能受到法國音樂界的歡迎。巴黎的任務結束後，他又回到聖·亞葛塔，全心寫作他的新劇「西蒙·布卡尼嘉」

(Simon Boccanegra)，雖然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一八五七年於維尼斯初演時，觀眾的反應却非常冷淡。

一八五九年維爾弟二度結婚，新娘是美麗的歌唱家史屈普尼 (Giuseppina Strepponi)。他的另一部歌劇「假面具舞會」(Un Ballo in Maschera) 也於二月十七日在羅馬演出，這部歌劇除了在音樂方面具有特殊的成就之外，更因它在演出上所遭受的阻礙而名噪一時。維爾弟雖然早已習於意大利政府對他歌劇所施的審查，而這部歌劇所遭受的刪節更是特殊。意大利當局不准他以原來的形式「哥斯達夫三世」(Gustavus the Third) 上演，但那波里人民却一致支持維爾弟，把他看作是促成意大利獨立的英雄，因此而引起在城牆上寫出「維爾弟萬歲」(Viva Verdi) 的著名事件，這幾個字原是「意王艾曼紐萬歲」(Viva Vittorio Emanuele, Re D'Italia) 的簡寫。「假面具舞會」在音樂方面也具有它的重要性，它是維爾弟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樂隊的處理上有一種新的發展，而侍從與陰謀者的一段大笑合唱，更造成維爾弟歌劇中不曾有過的幽默。

此後兩年之中，維爾弟的音樂作品不多，由於意、奧之間發生戰爭，使他的興趣也轉到政治上。當意大利的第一屆議會成立之後，他被選為副會長，雖然他無意仕途，但也服務有數年之久，至一八六五年他才脫離政治生活。十年之後意王任命維爾弟為國會議員之一，他雖然也宣過誓，但却從未坐上他的議席，因為他的最大興趣仍是音樂而非政治。

一八六一年聖彼德堡的皇家劇院邀請他寫一部歌劇，他利用一個西班牙的劇本寫出「命運之力」(La Forza del Destino)，由於劇本欠佳、主題不健全，而且聖彼德堡也正漫延着國民樂派的浪潮，反對意大利歌劇，因此「命運之力」所獲的反應極為冷淡。一八六七年他為巴黎歌劇院完成「唐·卡洛」(Don Carlos)，這是一部頗具野心的作品，劇中具有不少宏偉的音樂，但是由於全劇的太過冗長，反而使人難以滿意。維爾弟也自知有此缺點，日後又把它自五幕縮短為四幕。「唐·卡洛」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是美學上的一個鍛冶，維爾弟在其中創造不少新的技巧，供他日後使用。這些成果在「阿依達」(Aida) 中充分發揮出來。

埃及為了慶祝蘇彝士運河的完成，早於一八六九年就以相當高的代價請求維爾弟寫一部歌劇。維爾弟曾兩度予

以拒絕，但當他最後看過劇本之後，被劇情所感動，終於應允完成這部歌劇，偉大的「阿依達」由是而誕生。這部歌劇的首演，也經歷了不少困難，由於普法戰爭的影響，在巴黎所訂製的全套佈景無法如期運出。最後至一八七一年聖誕夜，「阿依達」始得在開羅初演，已是蘇彝士運河通航一年之事。樂評家們特地自意法等地趕來，參加盛會，他們一致讚揚這是維爾弟最偉大的一部作品。但數星期之後，它在意大利演出時却不受歡迎，意大利音樂界對於「阿依達」的異國情調感到難以接受，他們更認為維爾弟的作風有趨於複雜深奧的傾向，他不該向華格納的偶像屈膝。然而以這部歌劇所具的意大利風格而言，這種批評實在是出人意外。

「阿依達」是維爾弟第二個歌劇創作階段的結束，在這個時期中，他並沒有開創新的途徑或建立新的歌劇形式。他仍然利用唐尼采蒂、貝里尼、羅西尼等人的形式，僅只將它們予以強化而已。維爾弟在此時也顯示出能利用聲樂旋律描繪出圖畫性場面的能力，很多作品都能由旋律而刻劃出想象中的情景。而「阿依達」更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以強烈的感人旋律敘述出這愛情故事。

「阿依達」完成之後，維爾弟有十六年之久不會再寫歌劇。但是他也沒有完全放棄作曲，在此期間他至少完成兩首重要作品，第一首是完成於一八七三年的弦樂四重奏，另一首是安魂曲。後者是維爾弟對名作家曼松尼（Alessandro Manzoni）表示敬意而作，他於一八七三年去世。安魂曲於米蘭的聖·馬克大教堂初奏時，由維爾弟親自指揮，予人印象極深，歐洲各大音樂中心都爭相要求演奏。但是也有些批評家認為這首安魂曲的戲劇性太重，而致減弱了它的宗教氣氛。然而不論各人的觀點如何，無人能否認它是一首感人極深的音樂，充分表露出哀悼之情。此後維爾弟似乎已無意於再寫任何音樂作品，對於政治他也早已不再感興趣。德國於一八七〇年所獲的勝利，使他極為不愉。華格納風格的成功，也令他大起反感。當然對於有些樂評家攻擊他是華格納的模倣者一事，更使他難以忍受。因此他就退居聖·亞葛塔，把大部份的時間都消磨在農莊上，以種植菓菜，飼養牛羊而自娛。然而命運之神似乎注定了他還有更大的成功在後面，這時他遇到多年前認識的一位朋友包依多（Arrigo Boito），他是一位作曲家、評論家及詩人，也是一位一流的編劇家，他將莎翁的「奧賽羅」（Othello）編成歌劇劇本，維爾弟看過之後

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傑作，竟然打消退隱之意，而決意要寫成這部「奧賽羅」。

一八八七年二月五日，「奧賽羅」於拉·斯卡拉歌劇院初演。我們在這部歌劇中所看到的，又是一個與過去全然不同的維爾弟，他的目標已不再是無盡的流暢旋律，由於華格納的影響，使他更為成熟。華格納的作品着重於以戲劇性的音樂來表現出舞台上的動作，並強調之。維爾弟在「奧賽羅」的演出極為成功，公認是維爾弟最偉大的一部傑作，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一位戲劇音樂家。「奧賽羅」使維爾弟重又建立起前所未有聲望，再度成為享譽一時的音樂家。而更使人感到敬佩的是維爾弟已過古稀之年，竟仍然能寫出這樣一部熱情而富精力的歌劇，不可不謂是奇才。

維爾弟此時已是年老多病，然而包依多的熱心與興趣竟使他再完成一部歌劇。這次包依多利用的是莎翁的「溫莎的快樂妻子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維爾弟在這部快樂而活潑的劇本中他又注入許多清新而富活力的音樂，絲毫不顯老態。時維爾弟已是年近八十之人，而且衣食富足，物質上的報酬已不足使他動心。然而他一直意欲寫一部喜歌劇，現在既然有了包依多這樣一部不可多得的劇本，正好一償宿願。他將這部新劇定名為「法斯朵夫」（Falstaff），音樂界一致公認它是音樂史中的一項奇蹟，沒有任何音樂能有如此燦爛、光輝，音樂與劇詞配合得天衣無縫。音樂的澄澈有如夏日清晨，然而它的變化又極其迅速，當我們能捕捉到它以前，美麗就已消失不見。也許是由這個原因，使這部歌劇不大易於受一般人的歡迎。「法斯朵夫」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九日在米蘭的拉·斯卡拉歌劇院初演，公衆對它的歡迎程度不及「奧賽羅」，而評論家都認為以八十歲的作曲家而言，能寫出這少年青而活潑的作品，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英國樂評家史特菲（Richard Alexander Streetfield）在談及「奧賽羅」時認為：「在「奧賽羅」中，維爾弟進步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與美麗的高峯。「阿依達」是前進的第一大步，而在「奧賽羅」中他甩除了習慣上的束縛。他那流暢不斷的旋律，仍然和過去一樣的純淨、豐滿。而劇中的宣敘部份，甚至最微小的細節都具有充分的提示性、與真實感，這是他早期作品中所無……「法斯朵夫」是年青與活力的化身……他將年青學童的歡樂，和莫扎特的優

雅、修養混在一起。聲部的作法有時相當的精巧、頗費苦心，然而最複雜的演奏部份也像敘事歌般的流暢自然。華麗的最後一首賦格，是整個作品的縮影，實在是對位作品中的不凡成就，但它仍然充滿着惑人的旋律，富足的獸性精力，使一般沒有經過磨練的聽眾們會認為它僅是一個普通的愉快結尾而已。在最後一幕，維爾弟造成了更深的刻劃，他以絕妙的藝術寫出寧靜的森林中所具的神密與魅力。他使戲中顯示出一種超自然的美麗，在那幽靈的音樂中，他又表現出另一方面的天才。自韋伯之後，再也沒有現過如此纖雅、充滿想像力之美的作品。」

一八九七年維爾弟的愛妻去世，給他打擊至深，為一孤獨而憂鬱的老人，憂傷使也體力日漸衰弱。一九〇〇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上寫道：「雖然醫生一再說我沒有病，但我却感到樣樣都不對，我沒有辦法寫字、看書；我的視力不佳，聽覺遲鈍；而最糟的是四肢都不聽我指揮。我已經不再是活生生的，我變成了植物。」最後當他在訪問米蘭時，於旅館中穿衣突然中風。六天之後，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不治逝世。他的葬禮是按照國家英雄的儀式而舉行，有二十多萬人站在街道兩旁，向他的遺體致最後的無聲敬意。他的墓地設在米蘭音樂家禮拜堂之中。

維爾弟在他的遺囑中說明希望有一個簡單的葬禮，不需要任何音樂或豪華的儀式，因此維爾弟由生至死都是一個樸實無華的人，生前的許多榮華富貴也沒有影響到他的謙恭、和藹。當「奧賽羅」初演時，不少名人自歐洲各地前來參加盛典，竟使他感到非常窘迫，因為這些人都是為了他而千里赴會的。

維爾弟也不大喜歡社交活動，獨自一人才是他最感快樂的時候。照顧農莊，也是他最大的滿足與安慰，他常說，如果身體再強一點的話，就會去作農夫而不是作曲家。在他的後半生中，經常是清晨即起，整個上午都消磨在照顧他的馬、牛、看看牠們的草料是否充足，下田察看莊稼的生長情形是否良好。除去田莊之外，他僅有的嗜好是玩撲克牌，打一兩局彈子。

他的為人非常寬大而且誠實，不過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商人，非常精於談生意，而且總能達到他的條件。他也是一個極富愛國心的人，對於意大利的自由與統一，據說他個人所盡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

維爾弟漫長一生中所顯示出來的進展情形，雖然足可與貝多芬相提並論，然而其中却有些不變的因素被我們所忽略。第一是他始終不變的要追求音樂真理；第二是他那強烈的音樂情感。一般人常會談論到他最成熟的作品「阿依達」與早年「雷哥利托」「茶花女」之間的間隙，實際上它們之間並無所謂任何間隙，他的技術進步非常大，在表情方面也有顯著的增加，但是他音樂風格中的基本特質則改變極少。「納柯布」之中的精力、激烈、率直、感情，在「奧賽羅」中也依然如舊。由此足可以證明，他的進步雖大，而作品的本質並未改變，無論是在他的萌芽時期、少年時期、或是成熟之後，都是一樣。

實際上維爾弟也始終沒有失掉他出身自農家而給他的影響——目標平易，意志堅定，到相當時候會變成非常固執，只注重實際而忽略理論上的價值，很難會因懷疑而會被覺察到的一種含蓄。在晚年他會很難得的向朋友提到說：「我的童年非常困苦。」而這些困苦也始終在他身上留着痕跡。維爾弟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僅不過有時過於倔強。苟非如此，而像羅西尼般的動人，如貝里尼似的多情、若唐尼采蒂的散漫，沒有將意大利的歌劇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則也必將和這些人同樣的失敗。因此，也可以說是意大利歌劇抗拒了維爾弟前一輩作曲家們的天才，維爾弟獨力使意大利歌劇屈服在他的目標之下，「雷哥利托」是第一個證明，「法斯朵夫」是最後一個，二者均將傳統的尊重與反抗混在一起。

主要作品：交響曲二首，弦樂四重奏一首，合唱曲八首，歌劇三十二部，其它聲樂曲等。

唱片介紹：阿依達 Nilsson, Bunbry, Corelli, Mehta, 羅馬歌劇團 3-Angel S-3716 (選曲S-36566)。

假面具舞會 Price, Bergonzi, Merrill, Flagello, Leinsdorf, RCA 意大利歌劇團 3-Victor

LSC-6179 (選曲 LSC-3034)。

唐·卡洛 Tebaldi, Bunbry, Bergonzi, Fischer-Dieskau, Ghanurov, 皇家歌劇團 4-London

1432 (選曲 26041)。

# 2元5角 的互作



Arthur Cavanaugh 著

羅敏求 譯

再過幾個月，伊利莎白就要十二歲了。但是克拉克並沒有感覺到這一點驚人的改變，他也沒有體會到她那種使他感到驚訝的態度，就像她現在與她母親正在爭執的一件事，他深深覺得有些不對勁。

「爲什麼？爲什麼不行？」他聽到他的女兒這樣問，這使他感到是一種沒有禮貌的語氣。

她與她的母親正在可通客廳的餐廳裡面，克拉克先生如往常一樣的坐在他喜愛的扶手椅上。那已是星期二的晚上了，可是他還沒有看完星期天的報紙，他知道如果將星期天的時報留在星期二以後去看，那麼本週其餘的報紙就不能看了，所以他在閱報方面還有些困惑。

伊利莎白對她母親說：「爲什麼我不能買？」這場爭執是關於她在阿爾特曼公司所看到的一件衣服，她堅持要買；她的生活似乎依賴於佔有，這就是不久以前還偏愛藍色斜紋布衣的孩子所提出來的要求。她繼續說下去：「銀色衣服有什麼不對？我覺得我很喜歡它，媽，你是不會穿它的。」

七歲大的羅吉，因爲將作業簿忘記在學校裡面而被罰寫很多頁「S」。這時他從他的房子裡走了出來。摸摸他的手臂告訴他的父母說：「全部都是S，手都寫痛

在一個音樂演奏會上，一位觀眾向鄰座的觀眾說：「這位小姐唱歌好像貓兒叫！」

「哦！那是我的太太。」鄰座回答。

「哦！先生，對不起，我是說它的曲子作得太壞！」

「是嗎？那是我所作的曲。」

- 法斯朵夫 Schwarzkopf, Merriman, Gobbi, Karajan 3-Angel S-3552。  
命運之力 Price, Tucker, Merrill, Tozzi, Schippers, RCA 意大利歌劇團 4-Victor LSC-6413  
(選曲 LSC-2838)。  
馬克白 Rysanek, Bergonzi, Warren, Leinsdorf, 大都會歌劇團 3-Victor LSC-6147。  
納柯布 Sulhoffs, Prevedi, Gobbi, Cava, Gardelli 維也納歌劇團 3-London 1382 (選曲 26059)。  
奧賽羅 Tebaldi, Del Monaco, Protti, Karajan 維也納歌劇團 3-London 1324 (選曲 25701)。  
安魂曲 Amara, Forrester, Tucker, London, Ormandy 費城樂隊合唱團 2-Columbia M2S-707。  
雷哥利托 Moffo, Merrill, Kraus, Elias, Flagello, Soli RCA 意大利歌劇團 2-Victor LSC-7027。  
茶花女 Sutherland, Bergonzi, Merrill, Pritchard, 3-London 1366 (選曲 25886)。  
抒情歌人 Tebaldi Del Monaco, Simonato, Erede 3-London 1304 (選曲 25040)。  
弦樂四重奏 Steinberg, Pittsberg 樂隊 Command S-11027。

了。」

「在你吃晚餐以前，玩標槍的時候，你的手似乎蠻好的嘛！」她的母親說道。

羅吉接着便說：「那是寫S以前的事，如果柏爾絲老師要我寫T的話，我倒不介意，但是寫S真要命。」他這番話似乎沒有什麼效果，於是他又回到他的房間裡去了。

克拉克太太又注意到她的女兒，並且對她說：「伊利莎白，我們彼此要互相諒解，我不允許一個十一歲大的孩子穿着一件銀色的衣服去顯時髦，那是辦不到的事。」

「十一歲？我實際是十二歲了。」伊利莎白靠在桌子邊，將垂在眼睛上的頭髮拉到後面去，流露出懇求的神情。她那棕色的頭髮是直直的，髮質相當柔軟；最近她雖然經常梳刷，但是也沒有多大的效果，頭髮仍然很細軟。「如果是因為你以為我還太小，那件衣服不適合我穿的話……。」

克拉克太太站了起來，將桌子上最後的碗碟收掉，她說道：「那是不太適合的，你在什麼時候可以穿它？此外，暫時還不會給你買衣服。小姐，你忘記了我們在

九月份曾經為你重新裝備過了嗎？」

克拉克先生看完房地產欄的新聞而將報紙放下時，他認為他太太的話是真的。他的女兒在夏天裡已經長高了三吋半，當他們的家從長島回到城市時，她的衣服都不够長，所以他們只好為她添置新衣服。

「是的，你們給我買的是什麼衣服？還不是大袖子連肩帶的老式衣服。」

克拉克太太在走進廚房時回答說：「真抱歉，親愛的！」

「好，如果我不能買銀色的新衣服，那麼我可以買高跟鞋嗎？」

「口紅與眉筆怎麼樣？銀色的，正好配上新衣服。」她母親開玩笑的說。

「難道我自己沒有一點權利嗎？你們太不公平了。」

克拉克先生很快的就將旅行欄看完了。當爭辯正在廚房裡進行時，他覺得他不了解他的女兒了，他不知道對她正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當伊利莎白可以乘坐公共汽車去上女子學校時，他

認為這種變化就已經開始了。以前是由校車安全的來回

接送她上學的。與她的朋友一同乘坐公共汽車已是一件興奮的事了，從伊利莎白的談話中去判斷，很明顯的，乘坐公共汽車成為她一日之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克拉克先生記得有一次她很高興的告訴他一些有趣的事：有些年輕的孩子因為行為粗暴而被趕下車去，又有一次有一個醉客坐在她的身旁，她還說他相當滑稽，以及遇見陌生人時的興奮等等。就好像是伊利莎白突然發育成爲了一個世界旅行者。

接着很快的又有其他改變的現象，克拉克先生回憶起在十月份的一個晚上，也就是不到一個月以前當他們父女兩人一同去大學區書店時的情形，平常在離開他們居住的格林威治村的高尚住宅時，伊利莎白第一件事就是伸出手來拉着他的手，她把手安全地握在他的手中，很高興而慢慢的一同走着，但是那天晚上却不同了，事實上是克拉克先生伸出手來，因為他已經習慣於有一個溫暖的小手在他手中，這樣使他也感到堅強，這次他將手伸出來，但是伊利莎白却很溫和的拒絕了。

「那是小孩子的動作。」她說着便笑了。

「嗨！是怎麼回事啦？」克拉克先生開玩笑說：「

難道我已失去了一個小女孩了嗎？」

她就這樣回答說：「爸，請你不要這樣，你會使我難為情的。」

他以前從未想到他是可以使她難為情的一種潛在來源，但是更糟的是以後所發生的事。

克拉克先生認為他自己在餐桌上相當有趣，但是有一天晚上正當他講到白天裡在他辦公室裡所發生的一件事情時，談到一半，他發現到他的女兒心不在焉，毫無疑問的，她根本沒有聽他所講的話。

還不只此，她會流着眼淚，帶有批評的口吻而大聲的要求增加她的零用錢。「每次要五分錢或一毛錢，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她這樣向她的父母抱怨。

但是最大的一次打擊是在最近的一個星期六，當克拉克先生帶着伊利莎白與羅吉去看電影時所發生，克拉克先生是一個電影迷，所以他很高興在星期六帶着孩子去看電影，他很喜歡在帶他們看電影時的一些情趣，當伊利莎白與羅吉在到達戲院時的興奮情緒，在買戲票時的心情，以及在休息室裡選購糖菓的情形等，在最近這個星期六的晚上，當他們買完糖菓後開始走進戲院裡的走道時，伊利莎白請求說：「羅吉和我(Roger and me

……) 可以自己去找位置坐在一起嗎？」

克拉克先生糾正說：(Roger and i……)。在他沒有從事出版業以前，他是一個英文老師。

「爸，我們自己坐在前面可以嗎？」伊利莎白又懇求的說，在他還沒有提出抗議以前，她和羅吉已經很快的走向前面的位置去了。她以往在戲院裡一向都是緊靠著他，而且會說：「爸，同我們在一起，不要讓我們走散了。」現在還是同樣的一個孩子，她却很快的走開了，讓他一個人孤獨的走向後面一排的座位。

克拉克先生自己認為他們還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但是他却不喜歡那樣。

他聽到他的女兒在廚房裡埋怨說：「下次你會要告訴我，我可以想些什麼。」這時廚房裡正傳出了洗碗碟的聲音。「安靜些，你使我感到有些喘氣，媽，在你說絕對不行以前，請聽我說……。」

克拉克太太已經感到有些疲倦，她回她的女兒說：「我已經說了不行。」

克拉克先生想到這已經够了，真需要採取行動才行。穿著銀色的衣服與高跟鞋去乘公共汽車！於是從他倚

克拉克先生接着便說：「讓我告訴你，一般來說，你的行為需要多加改進……。」他停了一下，然後很銳利的說：「由於你很明顯的不能處理錢，從今天起，將你的零用錢減少到為每週一元五角，如果你再沒有什麼進步的話，我們要全部停止你的零用錢。」

「呵，爸！」伊利莎白哭了起來。

但是克拉克先生掉過頭去，走過了客廳，當他大步前進時，顯出了好像是一種軍人的神情。

克拉克太太從廚房裡走出來喊着：「查理！」她看見她傷心的女兒時便說：「實際上我根本就反對零用錢的意見。」克拉克太太是長在新罕布夏農場，她還回憶到她在小時候賣雞蛋的愉快生活，她繼續的說下去：「如果我們安排好由伊利莎白去賺錢……為她想一份工作給她做。」

伊利莎白便請求說：「呵，你們可以嗎？」她的面孔正像是在傾盆大雨後所露出來的陽光那樣發亮。「我們可以嚴格的講好這是一種生意，我可以買我想買的東西，我的意思並不是指衣服，不過必要時……。」她興奮的跳了起來。「我真喜歡有一份工作，呵，爸爸，我可以嗎？」

子上站了起來，走向廚房去。

當他走進廚房時，伊利莎白正向她的母親解釋：「我會自己付衣服的錢，你可以記在你的帳上，當我節省到有足夠的零用錢時……。」

「呵，真的嗎？」克拉克先生以一種不太和善的口氣打斷了她的話題。「年輕的小姐，請你告訴我，在這學期開始時，我們是不是增加了你的零用錢？」當伊利莎白面對着他時這樣問道。

她點點頭說：「是的，但是由於物價的關係，我幾乎過不下去了。」

他凝視着她，現得相當冷靜。「假使我還記得的話，零用錢的目的是在教導你關於金錢的價值。」克拉克先生停了一會兒又接着說：「在星期六我給你的三塊錢，請你告訴我現在還剩多少？」

她猶豫了一回，感覺到這是一個圈套。「如果我沒有在吳爾華斯公司買那付鍍金的手鐲的話……。」

「到底剩多少？」克拉克重複一遍說。

伊利莎白有些緊張的張望了一下，似乎是在尋找脫身之計。「還剩七毛錢。」她終究承認了。

這時呈現出一種緊張的沉寂。

克拉克先生感覺到這個情況完全轉向了一個未曾想到的方向了，一種紀律的措施正轉向到什麼程度？他自己也不敢確定，他的太太站在房子的這一頭，他的女兒站在另一頭，這兩個未曾預料到的兩個人聯合起來反抗他，兩個女人竟顯出了行暴的情景，真是令人驚訝。他抗議說：「我並沒有提到工作的事！」

伊利莎白還是很興奮的說：「如果我們有一隻狗就好，在每天早晨上學以前，以及當我……，我可以帶他去散步。」

「伊利莎白，但是我們並沒有狗呀！」克拉克先生嚴厲的說。

她很失望的將雙手伸開：「那麼你們能夠給我一份我能够做的工作嗎？」

「我們以後有時間再討論，我建議你現在回去作你的功課。」

「O.K, 爸，」伊利莎白說完就高興的到她的房間裡去了，她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一種與那次星期六在電影院裡相同的寂寞之感又再度湧上了他的心頭，後排坐滿了老年人，而他在那兒很沮喪的與他們在一起，也許這時才有了同樣的滋味，所

以他自己決定要喝一杯酒。

克拉克太太很同情的望着她的丈夫說：「查理，不要難過，她並沒有使我們感到驚訝的地方，她也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他接着便問：「你是什麼意思？誰難過了？」

第二天晚上當他從辦公室裡回來時，克拉克先生已經忘記了關於昨晚所談工作的事，但是伊利莎白却沒有忘記。

她站在門口迎接他，他這個女兒長高三吋半，站起來與他的肩併高，當她幫她父親脫下外衣時，正式宣佈說：「我將要去補習烹調，準備做一個廚子，那就是我的工作，這樣好嗎？」

克拉克先生辛苦了一天，他會同一個作者共進午餐，那個作者會就他過去飲酒為主題著了一本書，當時極為暢銷，很明顯的，他這個人已經退步；他在吃飯那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喝了五杯馬丁尼，克拉克先生只喝兩杯，但是在他回家時對他們仍然有影響，他問他的女兒說：「為誰做飯？」

她天真活潑的回答說：「為我們做飯呀，當然不是每一頓飯，只是大部份在週末的做飯，我在報紙上的分

舊皮鞋」。克拉克先生說到這兒停了下來，他突然靈機一動，他便喊着：「伊利莎白！」

伊利莎白正在走廊裡逼着他的弟弟，並且大聲的叫着：「下次我再不會饒過你了。」

「伊利莎白！」克拉克先生又在喊：「我已經為你想起了一份工作。」

伊利莎白放鬆了羅吉，跑回到客廳裡，「哦，爸爸！是什麼工作？」

「為我擦皮鞋。」他正式宣佈說。

這時他女兒表情沒有那麼高興了，她說道：「那並不算是一份什麼工作嘛，擦皮鞋賺不了多少錢，那你付我多少錢？」

克拉克先生控制着他自己回答說：「擦一次一毛錢，公平嗎？」

「一毛錢？」伊利莎白嗚泣着：「在第八街他們擦一雙要二毛五分錢。」她看到她父親的面頰拉得緊緊的，接着便變了語氣說：「爸，我很抱歉，我想你很討厭我。」

「是的，我年輕的小姐，你正使我煩心……。」克

類廣告欄看到有關廚師的廣告，他們可以得到很好的待遇，媽媽說要為我去查對一下。」

克拉克太太從廚房裡將頭伸出來，手裡還拿着一平鍋餅，她說話了：「伊利莎白，我說過那並不實際，如果你多少現實一點的話……。」

伊利莎白戲劇性的哭泣着：「但是，媽，我能做什麼？我不能陪狗散步，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狗，我不能去看護嬰孩，因為我太年輕，到底有什麼工作可做？」

羅吉正在客廳裡玩紙飛機，他對他的父親叫嚷着：「你該聽聽她的狂話，她甚至說她如何去找工作，在獲得足夠的錢時，可以搬進她的公寓裡去。」

「閉嘴，你這個小鬼。」伊利莎白生氣的說，並向他跳過去，他便逃往走廊，她接着追趕上去。

克拉克太太安撫地吻一下她的丈夫，「飯快好了，有豬排與考萊菓，你與暢銷書的作者一起吃午餐的情形怎麼樣？」

克拉克先生將報紙與手提包放在門廳裡的桌子上後回答說：「他又唐突起來了，還有一件令人討厭的事，就是領班的侍應生在我等桌位時，他老是瞪着眼睛看我的鞋子，你知道我總忘記擦我這雙由哥多華皮革所製造的

拉克先生接着大聲的說。

伊利莎白向她父親保證說：「一毛錢就好了，我的家庭作業實際上已經做完，吃罷晚飯我就開始工作，好吗？」

他覺得額離開了她。在晚餐以後，他換上拖鞋，將他那雙舊皮鞋交給伊利莎白時說：「如果你能將這雙皮鞋擦得很漂亮的話，那麼你就是一個天才。」說罷就看見她將擦鞋子的小箱拿出來帶到廚房裡去了。

她小心的在地板上擺了幾張紙，於是先拿出一隻鞋子，她非常熱心這份工作，克拉克先生又對她說：「如果你擦得非常好的話，價錢可能高到一毛五分，如果擦得特別特別好的話，甚至可能加到兩毛五。」

伊利莎白將鞋子放下，然後將她細軟的長髮拉到背後，她將鞋子放在她的膝蓋上，然後用一塊布去擦，當她開始工作時，她便一面哼一面在說：「爸，我真喜歡有一份工作。」

克拉克先生走開了，那已是晚上七時半，電視上正再度上演「馬爾他之鷹」當克拉克先生發覺到廚房裡嗡嗡的哼聲已經停止時，電視上已演到格林史屈特為韓福來波格特配麻醉藥的鏡頭。

「擦好了嗎？」他在叫伊利莎白，但是沒有回答。

他走進廚房去看，那裡卻沒有人，在廚房裡舖紙的正中央就是他那双舊皮鞋，擦得非常亮，他幾乎不相信那就是他原來的那双皮鞋，他將皮鞋舉起來，用手輕輕的在光亮的皮子上摸摸，口裡喊着：「伊利莎白，你這件工作做得真好。」但是仍然沒有她的回音，也沒有看見她，如果她已經走過了客廳，那麼是他太集精會神去看電視了，而沒有注意到她。克拉克先生進羅吉的房間去，他的太太正在那兒指導孩子作功課，他便問道：「看見伊利莎白沒有？」

羅吉接着說：「那個笨伊利莎白，她自己還想有公寓咧，她真是傻瓜。」

「少批評你的姐姐」克拉克太太責備了羅吉。「查理我想她在她的房間裡。呵！看這双皮鞋擦得多亮！」

「絕不能預測一個孩子。」克拉克先生說罷便拿着他那双發亮的皮鞋繼續向伊利莎白的門走去，他輕輕的敲着門說：「我是你爸爸。」沒有回答，他慢慢的將門打開，「伊利莎白？」

她坐在靠近床的一張白色桌子旁，她的背對着他，

她仍然擦着鼻子在說：「在開始時，我當作這是一份工作，正如同我們所同意的，這是一宗認真的生意，但是當我在擦你的皮鞋時，使我想到了……。」

「使你想到了什麼？」

伊利莎白哭泣得更難過。「使我想到你多麼的好，我是多麼的愛你，那就是我為什麼擦了又擦的原因。」

她說完就投向了她的爸爸，兩手抱住他的双肩，將頭伏在他的胸部。「我有什麼不對？我已長高三吋半，再沒有一件衣服合我的身了，一切都不適合。」

克拉克先生撫弄着她柔軟的細髮，片刻講不出一句話來，他在想他是多麼的不了解，他於是對他的女兒說：「原來你已經長大了，急速的成長而有了難過。」

她拾起了眼淚流濕了的臉說：「如果那是對的話，那麼我的工作也作得不好，正如我作不好我的數學一樣。」

克拉克先生將她抱得緊緊的，細聲的問曾經一度是他的小女孩告別了，並且告訴她說：「我該說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至少是二毛五分錢的工作。」

「真的嗎？」伊利莎白有意的哼着鼻子，她還擦擦她的眼睛。「你是當真的嗎？」

當他走過地毯時，她並沒有掉頭。

「嗨！這是我所見到擦得最漂亮的一双皮鞋。」克拉克先生舉着鞋子，就像是舉着獎品似的說道：「何只值一毛錢？要值一毛五！」伊利莎白現得很沉默，他將鞋子放下，將手放進口袋裡。「來，我付你的錢。」

她仍然是背朝着他，她只是輕聲的說：「沒有關係，你可以遲一點給我。」

克拉克先生挑選着手裡的輔幣。「不要，就在這裡，你所得的應該比所賺的要多。」

「我不想要錢。」伊利莎白說話的語氣顯得不太自然。「你不必付我的錢，」她又重複了一遍。

「伊利莎白！……。」克拉克先生開始要說話。

「我說我不想要你付錢。」她說罷眼淚直淌，將頭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伊利莎白！」克拉克先生說着便走向她去，用双手抱住她。「到底是怎麼回事？」

「呵，爸爸！一切都不對。」她哭着說。「就以你的鞋子來說吧……。」當她擦她的鼻子時停止了講話。

克拉克先生很溫和的問道：「我的鞋子怎麼樣？請你告訴我。」

「絕對是真的。」克拉克鬆了一支手，拿出一枚二毛五分的銀幣，將她女兒的手打開，然後將兩毛五分錢放在她的手裡說：「這可以證明了罷！」

她凝視着這枚銀幣，她的面孔忽然變得發亮，欣喜若狂的說道：「這是我自己第一次所賺的錢，想想看，這是頭一次咧！」

克拉克先生在面對着他的那副閃亮的面孔上看見了一個即將成為年輕的女人，這使他感到相當茫然，就好像是突然之間，他們的家有了一個陌生人似的。他將她的手合攏起來抓住兩毛五分錢的銀幣，並且對她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真希望這是金子咧！」

(原載於 McCall's 一九六七年八月號)

### 小小心靈

比利剛剛開始上學，當他第一天放學回家，他母親問道：「你今天學的什麼？」

「學寫字，」比利說。

「寫什麼字？」母親繼續問道。

「我怎麼知道，」比利理直氣壯的說：「我還沒開始學唸呢，」

# 海明威的塑造

Baker 著

張靜二譯



## 第三章 結婚、歐遊與習作

九、哈德利

海明威自義返美之後，雖已一舉成名，但却終日鬱鬱寡歡；其後，艾格尼斯移情別戀，更使他悲憤填胸。他曾被邀演講兩次，而演講的內容也無非是參戰與負傷的經過。他又開始赴歐前的嗜好，諸如寫作、露營、旅行、釣魚和打曲棍球等。但是，他只知道遊樂，不顧家事；因此，格蕾鷺便把他逐出溫德密爾，想讓他知過悔改。在這段期間，海明威仍舊就在芝加哥，想找一份工作。

一九二〇年的整個夏天，海明威都在密西根。當時，有個住在聖路易，芳名伊莉莎白·哈德利·李查遜的女孩，一直在照顧她那氣息奄奄的母親。這個女孩子已有廿八歲，身材高大，滿頭褐髮。自從她父親於一九〇三年間自戕身亡以後，她便跟母親和出嫁的姊姊一同住在該城西區的凱茲大道五七三九號。她姊姊羅蘭·亞秀與其夫和兩個孩子就住在樓下的公寓。從六月到九月這段期間的夜晚，哈德利大多在樓上的病房裡「按摩、哄慰和同情」那位病勢日篤的母親。

當弗羅倫斯·李查遜死的時候，哈德利已是又累又煩。連她的鋼琴聲也沉寂不響了。她的情人對她失去了興趣，而她似乎也想終身不嫁。她曾於一九一〇年畢業於聖路易的私立瑪麗學院，後來又在布林莫爾居了一年，此後便

一直住在家裡。她覺得自己的一生平淡無奇、又天真，又沒有閱歷。當她獲悉她在瑪麗學院的密友凱蒂·史密斯那年秋天要到芝加哥來工作的消息時，她不禁雀躍萬分。凱蒂打算住在肯理和杜德斯的新公寓裡。於是，哈德利便在十月底整裝搭車到芝加哥去了。

她看到湧進肯理氏公寓的那群年輕人，幾乎情不自禁。肯理的身材高大，鼻鉤如鷹喙；他已有卅二歲，對理智的興趣頗濃，說起話來帶有冷漠而挖苦人的機智。他的單身房客有唐·萊特、鮑比·勞斯和比爾·霍恩等人。霍恩是紐約州揚克斯市人，身材瘦削，長有一對藍眼，還帶了一副眼鏡。他曾於歐戰期間在義大利開救護車；當時，他在一家名叫「標準部」的公司裡做事。但是，肯理的房客中最令人難忘的還是一個會到義大利參戰的退伍軍人——一個剛剛偕同比爾和凱蒂從霍頓灣駕車歸來，「長得又笨大，又魁偉」的年輕人，名叫爾尼斯特·海明威。但是，他們都叫他「爾尼」、「歐尹邦斯」、「奈斯托」、「海迷」、「海明斯坦」、「斯坦」和「威密傑」。他們用一些奇妙而古怪的詞句交談：「食物」是 Eatage，「死亡」是 Mortgage，而「幽默感」則為 Language。爾尼斯特的名字從「威明海」(Waminghay)，變成「威明傑」(Wemage)，最後又變成「威密傑」(Wemedge)；這樣，他們就像瘋狂的耶穌會信徒一樣，把「海明威」這三個字胡亂倒讀取樂。比爾和爾尼兩人互以 Bird 或 Bod 相呼，並以 Stut 或 Busein 稱凱蒂。這麼一來，大家的名字都被變得一場糊塗了。比爾·霍恩被叫做「霍尼·比爾」，艾迪思·傅理變成「非迪思」，還有一個真名沒被哈德利聽清楚的矮冬瓜則被呼為「卡伯」和「小菲佛」。他們說：銀幣是種籽，香煙是藥丸。哈德利也自取綽號為「韓喜」(原文 Han 係「亂七八糟」之意——釋註)；她在聖路易的那些密友就是這樣叫她的。

她在芝加哥的那三週着實興奮極了。後來，她把對海明威的初次印象總結如下：「雙頰紅潤，兩眼褐黃，而當凱蒂和我把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全錯)告訴比爾記下時，他張着兩腿坐在鋼琴椅子上。」她在他的面前有點說不出話，但她覺得他有三項喜歡她的理由：她有滿頭紅髮，她的裙子長度恰到好處，以及她彈杜德斯的鋼琴彈得很好。等到她返回聖路易之後，他們便每週寫信連絡。她希望海明威過訪，但他付不起車資。他說：他的「種籽」的

供應量很少，彷彿他是一只臍橘似的。

他為找工作的事大感煩惱。有個橡園人名叫達比·威廉斯按件計酬雇他替懷斯頓輪胎公司抄寫廣告單。他和高高中同學莫利馬·索曼合作；但他並不甚感興趣，而當時，莫利也正想寫喜劇上演。到了十一月，霍恩邀他到北州街共住一個三樓的房間，這才使他鬆了一口氣。房租由霍恩付。他們就在轉角的一家希臘餐館「奇特索斯」吃飯；這家餐館雇了一個黑人廚師，牛排和馬鈴薯只賣六毛錢。每值週日，他們經常到橡園去狼吞虎嚥海明威家自製的雞肉餡。爾尼斯特對朋友誇口說，他每天都「搜索枯腸」給多倫多的「明星週刊」撰稿。但事實上，柯蘭斯頓僅在十月底和新舊年交替之間登了他幾篇稿子而已。

他在十一月間去應徵「芝加哥報」的招聘。原來，有個名叫李查·洛勃的編輯想找個人給美洲合作社發行的「合作民政月刊社」撰稿。起薪是每週四十元，海明威應徵得償。該雜誌的十二月號有廿頁的廣告和八十頁的讀品，大部份是海明威自己一氣寫成的。他寫信給他母親說，他要用第一次領到的週薪去買些衣服；同時，他也要聽從她的話「循規蹈矩，並且忙着做事，使身體勞累。」聖誕節已經悄悄來到，而他忙得沒甚麼時間去買東西。他給他姊妹的禮物將是「種籽似的小零錢」。他祝福全家人聖誕快樂，但並不希望他們新年快樂；他很不高興的說：任何新年都使人更接近墳墓。

現在，肯理又在「美村」公寓租了一棟七個房間的住屋，還有一個入口用大理石砌成的正廳和曲曲折折的樓梯，環境優雅幽靜。他的太太杜德斯到紐約學音樂，要到五月才回來。於是，霍恩返回揚克斯市之後，海明威便再度搬去和肯理同住了。肯理用高價請了一位名叫狄拉的廚師，並且邀海明威和幾個朋友到家同住。海明威經常要在家中搞編輯計劃，因此，這種安排對他極為合宜。他每天早上九點半上班，正午或一點鐘「照例睡個午覺」，然後回來就一、兩個鐘頭。到了月底，當他們忙了好幾個鐘頭整理雜誌之後，海明威感到喉嚨發痛。他懶洋洋地躺在公寓裡面看韓佛勒克·艾利斯所著的「生命之舞」。

哈德利說，他的來信就像一團「抓在手中，塞滿口袋」的東西，但這些信裡總有許多新奇的事。他提起一個與

他同在「合作民政雜誌社」工作而行徑古怪的年輕人，名叫柯瑞伯斯·佛蘭德。他也談到他和肯理和尼克·納羅倪在公寓屋頂打拳的事。他穿着長襯衣，繫着紅腰帶，並且戴了一幅假鬚照相，就像蘇利之的模樣。他曾帶凱蒂去跳舞，並且到「喬治·懷特的醜聞」去看安恩·潘寧頓。他跟哈德利說，他在一九一八年相識的那位紅十字會上尉吉恩·甘保在回到義大利之前，曾邀他同往。但他並不大想去。義大利的陽光和芝加哥的白雪相較，或許會令人更覺適暢吧。

哈德利回信說：他是她的，他已非她莫屬。「我想不起任何對你抱有反感的事，」她這麼說道，「我的確極爲愛你。而我想更愛你些。我打算找更多的方法來表達這種甜美而珍貴的情感。」她叫他「最親愛的奈斯托」，並且還造了「爾尼斯托伊克的」這個形容詞。他很沮喪地對她說，他希望至少也能繼續愛她「一段時間」。難道這就是一個堅持獨身主義所表現的輕浮，或一個失過戀者的冷靜的回想嗎？她不曉得。他已經跟她說過艾格尼斯的事；也就是「曾經愛過他」，然後「移情別戀」的那個女孩子。難道他能長期忍受外物和環境的折磨嗎？他希望如此。否則，現在就是提出異議的時候。除非對他的工作大有助益，她並不希望他跟甘保到羅馬去。也許他會改變初衷到聖路易看她呢。他「隨時都受歡迎——永遠都是期待的對象。」

三月十一日（週末）那天，他穿着一套簇新的衣服去看她。他還披着義大利軍官的斗蓬，並且攜帶一本他在多倫多「明星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剪貼簿。豪威·詹金斯在他離去之前，曾私下勸他千萬不要論及婚嫁的事。但海明威依舊向哈德利表示愛意。兩週後，哈德利來看海明威，隨行的還有她的朋友露絲·布蘭德、菲海倫和喬治·布瑞克。她到芝加哥時，滿腹狐疑，但這主要還是對海明威結婚的意思和他們年齡上的懸殊（相差八歲）。然而，當她在肯理的公寓前廳與他重逢時，一切都顯得「甜美而正常」，有如往日。露絲覺得海明威：

年輕瀟灑。他的身材細長，動作靈活，臉骨勻整，而每當他發笑的時候，那張有彈性的小嘴便在兩耳之間繃開。他經常因敏銳的幽默而大笑……他很能傾耳凝聽別人的話，因此，跟他說話

的人都很高興。……他常常製造緊張，因為他對任何事物，不管是寫作，拳擊，佳餚或美酒，都有強烈的興趣。只要他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做的一事一物都會顯得重要。

住在司令街的那群人對寫作都很狂熱。「他們都有職業，整夜敲打字機，並且在屋頂打拳。凡是計程車費超過五毛錢的，他們都拒絕和他交友。大家都點狂於享受人生。」從聖路易來的這些女孩子在這個迷人的氣氛中，有如盛開的花朵。哈德利和海明威，凱蒂和霍恩這兩對情侶經常到堂皇大街的維多餐館吃細通心麵，喝紅葡萄酒。海明威洋溢着動人的熱情，而哈德利穿着一套鑄有保加利亞彩飾的黑綢服，就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後來，她這麼寫道：「謝天謝地，我們生在同時，而且有緣相識。」

她在返家的前夕與海明威談起她的「醜錢」。原來，她有一小筆委託款，每年可得息兩、三千塊錢。他們可在十一月間利用這筆錢「到南歐去」。過後兩個月間，她會兩度寄給他巨額的款項去兌換義幣。海明威說，他每天只化兩辨士吃些殘湯剩菜來省錢，並且還當拳擊訓練的對手以多賺些。他偶而也會自憐自惜地說，如果他母親不把那筆錢用來蓋別墅的話，他現在也許是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呢。「你不需要唸大學，」哈德利很欽羨地這麼說道。她已經在夢想義大利之行，而海明威這邊或許也在祈求遊覽米蘭的聖米尼亞托大教堂呢。

不過，雪伍德·安德遜說，他們應該到巴黎去才對。安德遜是肯理的朋友，當時正和他的第二任太太田尼西（一位音樂教師）住在附近。他是個浪漫成性的人，有一雙熱情的棕眼和滿頭綉髮，很喜歡談天。他到四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是個成名的作家，作品有「俄州酒堡」（Winesburg Ohio）和「[憐的白人]」（Poor White）等。他經常到肯理的公館來探訪，並且談起他反叛俄亥俄州當地那種拘於道德的小鎮生涯。他帶海明威到巴洛司公園去看他那所座落於郊區的小房子。他說，他將於五月間偕同田尼西跟他的朋友保羅·羅森非到巴黎去；一切旅費都由羅森非包辦。他們將住在聞名遐邇的左岸的「放逐區」，因為安德遜對於逃離北美內陸的悶鬱已是迫不及待了。

他離去的那個禮拜六晚上，海明威跟凱蒂、肯理和佛蘭德四人一起到德國人的家庭遊樂場去；該處每餐需費五

十分錢，而啤酒則每杯四十分錢。肯理看着佛蘭德那寡默孤寂的心情逐漸被啤酒和維也納香腸沖淡的情景，不覺覺得出神。原來，佛蘭德似乎也想到巴黎去，因為那才是他們真正知道如何生活的地方。他輕拍頭上的高帽子，在與仁吉普啤酒廳裡指揮德國樂隊，想要裝出法國人的模樣；按這家著名的啤酒廳就座落於北街。

海明威和霍恩偕往聖路易參加先烈紀念日的那個週末，結婚的確定日期雖然尚未決定，但結婚的事實却已然成眞。最近，哈德利收到格蕾鷄·霍爾·海明威的「佳音」要他們到溫德密爾別墅去渡蜜月。霍恩愛上了露絲·布蘭德菲，並且替她起綽號爲BLG，即「美麗的小姑娘」(Beautiful Little Girl)的意思。於是，這兩對情侶在某個禮拜天到瑪麗麥克河划船嬉遊，並且在河岸上野餐長談。哈德利對海明威的一切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比方說，他鼻孔冒煙的樣子，以及他「拳擊、釣魚、寫作……讓你周遭的人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引起肯理的好奇心；教霍尼說，人不能同時又好又動人；榮獲勳章；打橋牌；披着黑色的斗蓬打旋……還有游泳、划船、打網球、迷人、英俊、對衣服的常識，喜歡女人和家庭生活」等。她在喬治和海倫·布雷克所舉行的先烈紀念日宴會上，以誇示海明威來取樂。對她來說，他代表長期孤寂的終結。「這個世界有如監獄，」她這麼說道，「而我們要合力把它擊破。」

海明威知道結婚會破壞他自己過的那種生活。春天之際，他「煩得要死」，夢想到史特琴河與布雷克河去露營。他寫信對比爾·史密斯說：他一生所喜歡的那兩、三條河流甚於世上的一切。而當他熱戀一個女孩子的時候，即使是那些「該死的河流乾涸了」，他也不在乎。當然，這還得把他一直懷念着的密西根郊野除外。每逢天氣宜人的時候，他總愛睡在公寓的屋頂，並且費很大的勁帶上許多乾淨的石子當做氈子的墊底。

肯理回到他以前在芝加哥東街所租的那棟公寓的，海明威和霍恩依舊住在一起。他對哈德利說，房間裡一張大的四柱臥床，蜜月渡畢之後，他們可以在那兒起居。「我相信我們在一百號的那個小房間一定很可愛的，」哈德利這麼說道。她會因一時興起對海明威說，她有時覺得自己寧願要他當爸爸。她的女友喬治亞·李道問她訂婚的期間是否比結婚的時候好，但她並不以為然。「我覺得可愛的遠景即將到來，」她寫信對海明威說道。「其間的差別就像用天文學的方法研究太陽，和快快樂樂地沐浴和一個陽光普照的鄉下。」

格蕾鷄·海明威只好纏著哈德利決定婚期和買禮服。海明威來的時候，神情頗爲沮喪。「怎麼了？」哈德利問道。「不會真的是沮喪得想死吧？」等到她在七月十二日到芝加哥來渡週末的時候，他已經不關情緒了。她稱讚他走路模樣：「魁梧、沉穩而勻諧」，並且送他一部科羅納牌打字機，以慶賀他廿二歲生日；不過，她還以為他已經廿三歲了。海明威敲出一首自認爲是詩的東西：「慾望，以及一切甜美的悸痛和溫柔的苦痛，那是你……」他還寫了一些詩，想投到「日規」，或哈利特·蒙諾的「詩刊」發表。他也寫了一則諷刺性的故事叫做「神姿」。哈德利屏神靜氣，滿懷熱望，一口氣把它讀完。他們的喜帖雖已多達四百五十份，但她却覺得他的故事更來得重要些。

現在，婚禮已經決定於九月三日在霍頓灣的鄉區教堂內舉行。哈德利要到威斯康辛州「州界」附近的一間茅屋裡渡過八月，然後在婚禮三天前趕回霍頓灣。她在北上的途中會到芝加哥和海明威共渡一週。後來，她說：她被他友誼「自私地吞噬了」。她搭車往威斯康辛的那個禮拜五，正值暑熱肆虐，但他們倆却躲在奧仁西啤酒廳裡，一間陰涼的愛屋消磨大半的下午。「我們的確相愛甚深，」她在翌日寫給他的信上這麼說道。但是，她竟然興奮得把傘丟在肯理的家中，把珠寶鎖在維琴尼亞旅館的保險櫃裡，並且還把一頂伴娘的禮帽留在海倫的包房裡頭。

還有幾件事留待解決。霍頓灣的風琴師只會彈一曲「打斷生命線」。於是，哈德利叫海明威到彼托斯基找個比較能幹的音樂師和牧師。海明威寫了一張求救的便條給格蕾鷄·昆蘭說：「替我找個牧師吧。」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許用賽璐珞衣領或嚼煙。哈德利的姊姊將充任女主賓。其他的還有海倫·布瑞克、露絲·布雷菲和凱蒂·史密斯。比爾·霍恩當伴郎。而詹金斯、比爾·史密斯、卡爾·艾德格、傑克·潘提科斯特和亞特·梅爾等人則爲這對新人的前導。女客將在查理太太家中留宿，而男客則居於狄家。「兩週之後的今天，」哈德利這麼寫道，「我們將在瓦隆湖嬉遊，往日已逝，而此後將是我們相愛的日子。」

海明威在婚禮前那個禮拜天抵達霍頓灣，但他因睡眠不足而臉色蒼白，兩眼深陷。翌日，他偕同豪伊·詹金斯和查理·霍布金斯到史托琴河去，利用魚季的最末三天，想趁最後獨身的機會釣魚。他回來的那天，哈德利也跟布家和露絲·布蘭菲從威斯康辛返霍頓灣。露絲和凱蒂兩人用白英、百合和數叢秋麒麟草裝飾教堂的聖壇。而溫

德密爾別墅也新蓋門廊的屋頂和漆新地板來準備他們渡蜜月了。

婚禮當天，碧空無雲，溫暖宜人。達奇·皮爾索普和魯曼·蘭斯迪爾駕車逕往狄家；這時，海明威正在整飾穿衣。他去游了泳，返家後正把在山頭弄髒的腳洗淨。後來，他用打字機打出一頁文字來描述這一幕：「房間裡頭很熱，達奇和魯曼兩人都站着，神色緊張。」他取出「一套乾淨的襯衣和絲襪，新的吊襪帶、白襯衫和白領子，然後穿起來。」他對着鏡子繫那條有條紋的領帶。「達奇和魯曼兩人使他想起拳擊和橄欖球賽前的更衣室。」他看到他們那副緊張的模樣，不覺樂極了。他不曉得受吊刑是否就是這個樣子。也許是吧。他得等到事情發生才知道。

哈德莉到教堂時稍遲了一點，因為她也去游泳，而她那密密的秀髮着實不易馬上就乾。哈利特·康納伯和妻子拉爾佛從瓦隆湖趕來，坐在家族席的後頭。海明威醫生穿着一套有硬領的灰色禮服，汗流不止。而格蕾鷺則穿着一襲長花服，腰繫流蘇，汗流如漿，一臉慈祥。卡羅一直回頭去看哈德莉已否出來，而烏秀拉則要低聲叫她面向前頭。七歲大的萊斯特可就不很聽話，樣子也可憐兮兮的。接着，哈德莉走下過道，由喬治·布雷克扶着她的手臂。但見她褐髮微濕，花圈罩頭，背披羅紗，手持鮮花，款步而趨。那位來自彼托斯基的風琴師奏起結婚進行曲。海明威因腿傷未癒，跪下時頗有所苦。牧師誦畢婚禮的儀式之後，哈德莉便偕同海明威步出教堂，踏入九月那宜人的黃昏。他們先在松林別墅的外頭拍了一小時的團體照。接着，李茲·狄爾渥斯便請他們到屋內吃那遠近聞名的鷄餐。

夜幕低垂後，海明威和哈德莉兩人把他們的皮箱丟上約翰·柯茨奇的福特車後，便溜走了。約翰帶他們沿着山背直駛長野農場，然後再划過湖到溫德密爾。兩週的蜜月渡畢之後，他們倆都着了涼，只得燙熱了酒來治咳。海明威帶哈德莉到彼托斯基去看他以前的情人，其中包括五金行老闆的女兒瑪吉瑞·潘普；但她却大為震怒。海明威以不很充分的理由對她解釋說，他原以為她看了那麼多被他拒絕的女孩子之後，會更看得起他。

那年夏天，肯理的太太杜德絲曾經跟海明威說了一些私事，而海明威却對唐·萊特胡說亂講。肯理聞悉這種閒言閒語之後，氣得拒讓海明威和哈德莉倆住在那個有一張四柱臥榻的房間裡。於是，他們只得在克拉克北街一三〇〇區租了一小間頂層的公寓。這間公寓真是又髒又悶。格蕾鷺來看哈德莉，談了一些有關情感的價值。她和海明威

醫生已結婚廿五年，就要在十月初一那天舉行慶祝會；她希望哈德莉和海明威去當主賓。海明威一聽說肯理和杜德絲也在邀請之列，便寫了一張便箋給他，直截了當地取消他母親的邀約，並且還說：他不久就要到肯理的公寓去收拾衣物和他「那些或許已經是髒兮兮的信件。」肯理馬上回信，把海明威留下的東西開了一張清單，然後聲言絕交了。海明威的一生中跟幫過他忙的人爭吵，這還不是最後一遭呢。

現在，他和哈德莉專靠她那筆委託款的息金過日子。他辭去了「合作民政月刊社」的工作，因為當時滿城謠傳說：該社的組織頗不合法，並且不久就會破產。他依舊不時寄稿給克蘭森登在「多倫多明星雜誌」上。其中有一篇諷刺結婚禮物，而吉米·佛利斯還畫了一幅漫畫附在這首詩上。

### 三個走着的詩鐘

在壁爐架上

滴答

逗點

但那個年輕人餓癟了。

這裡所提到的「餓癟」不過是他的誇言而已，雖然他們盡量儉省，以備期待已久的歐遊之需。雪伍德和田尼茜最近剛從巴黎返國；海明威夫婦便去找他們共餐。雪伍德說，義大利是個釣魚和打網球的好去處，而巴黎則為嚴肅作家的天地。匯率使得生活費很便宜，而左岸則住滿了要人。他們可以先住在安德遜夫婦住過的地方，也就是在雅各街四十四號的那家雅各旅館，直到他們找到公寓才搬走；按這家小旅館就座落於該地的中央。當然，海明威可以寄回一連串歐遊信札給「多倫多星雜誌」的約翰·龐恩來維持生活。

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一，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他們定了「李波笛納號」的船票；按這艘笨重的舊船係屬法國輪

船公司所有。雪伍德自動寫介紹信給他在巴黎遇到的一些名人。其中有一位芳名葛特露·史坦的；她跟一位芳名艾麗思·B托克拉斯的女伴住在佛勒魯街。她蒐集畢加索和其他現代畫家的作品，樣子很像「艾德瑪特」，而談起話來有如安琪兒。其他還有一位來自新澤西州普林斯頓，芳名施爾菲西·畢奇。她長有一對小眼鏡目，在奧迪洪街開了一家莎翁圖書公司；凡是當地值得結識的人都認識，包括那位才學無雙的愛爾蘭人詹姆士·喬伊思。海明威必然會喜歡路易士·賈蘭遜的；按路易士當時在國際商會做事，就住在尚爾鐘街一所別緻的公寓裡。他操一口標準的法語，當時正協助瑪格麗特·葛伊夫人翻譯安德遜的作品。最後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詩人龐德；他是愛德荷州人，早在戰前就住在英倫，現在已成爲倫敦、巴黎和紐約諸地的文學泰斗。

安德遜給賈蘭遜的信中稱海明威爲一個「才氣縱橫，卓絕一時的新聞記者」，他的才幹不光是報導新聲而已。其他的信中也一樣：海明威先生是當代美國「一位天生異稟，才華絕倫的作家」；他和他的妻子是「值得結織的人」。安德遜爲人豁達大方，很喜歡誇大其辭。他並沒有說，他推薦的這個年輕人只有廿二歲，是個籍籍無名的文壇小卒。就在他們搭車往紐約之前，海明威把他們在克拉克北街那所公寓裡吃剩的罐頭帶來送給安德遜，以答謝他的推薦。當時，安德遜的心裡這麼想道：「把那些要丟掉的食物送給文友，倒是個好主意。」過了好久之後，他的腦海依舊浮現海明威送來滿裝乾糧的那一幕情景——「一個魁梧而潤肩的人」爬上漆黑的階梯，並且一路呼叫。

## 十、遊歐與習作

海明威再度啓程赴歐的時候，真是雀躍三百，興奮已極。他手舞足蹈，出拳空擊，並且高呼低叫。連暈船也沒使他靜下好久。船上有一位法籍女客帶着一個又哭又叫的嬰兒住在下等客艙裡。原來，她被她的美籍丈夫——一個參加過美國遠征軍的退伍軍人——遺棄了。而她的旅費也僅剩下十法郎。海明威安排了一場三回合的拳擊表演賽來爲她募些錢。他的對手是一位來自鹽湖的義拳拳手，名叫亨利·卡迪。他們推開餐室裡的桌子，並由哈德莉擔任海

明威的幫手。海明威的拳技遠勝亨利，因此，在最後一分鐘時，幾乎把他擊倒。後來，他也這樣自誇，並且還說，亨利慫恿他到巴黎參加職業性的拳賽。

當「李波迪納號」於十一月的第三週某日在維哥停了四個鐘頭的時候，海明威依舊極爲歡欣。這回是他二度瞥見西班牙。「維爾迪號」在一九一九年返航時，曾在阿爾及西拉斯短留片刻。維哥港使他想起密西根的小橫貫灣，雖然該城的異國情調要比彼托斯濃厚得多。放眼一望，只見掛着三角帆的輕舟順風掠過海面。當地盛產鯖魚、鱈魚和長達六呎的鮪魚；這些海魚躍出水面，然後撲通下落，就像脫韁躍起的馬兒似的。沿岸的棕色叢山有如倦極的老惡龍。他和哈德莉踏上鋪滿圓石的街道，逕往魚市場。有些肚腸已取出的鮪魚被擺在大理石板上出售。海明威付道：「凡是強壯得足以用船裝運一條這種魚的人都應該能够「毫不害臊地面對諸神，」

他們到達巴黎的時候，這種吉普林式的心情依舊縈繞不已。巴黎的市景優美，街道擁擠，又濕又冷的天氣倒還蠻令人爽快的。雅各旅館果如安德遜所說的，又乾淨，又便宜；他們就在拿破崙街的「聖場餐館」進食。兩個人的飯錢僅十二法郎，而上好的「皮納酒」每瓶也不過六十生丁（合〇·六法郎——譯註）。安德遜的朋友路易士·賈蘭遜留了一張便條邀他們到密秀餐館吃飯。路易士長得短小精悍，已有廿六歲，極擅摸倣。哈德莉幾乎笑痛了肚皮。之後，海明威提議要在雅各旅館的房間裡作一次友誼性的拳鬥。路易士勉強答應了。他以前雖也練過拳，但海明威的身段比他高兩倍。他們套上拳套，並且擺起架勢。海明威出手猛擊，拳如狂風。鬪了一回合之後，路易士已挨够了。於是，他脫去拳套，戴上那沒有鑲邊的眼鏡。但海明威還在躍動比劃。他的左手猛一出拳，竟把路易士的眼鏡擊碎了。他噁噁咕咕地道了歉，並且幫他檢起碎片。不過，即使是他這種凌弱的行爲也不會減損他個人的魅力。

假日即畢，路易士便幫他們找住處。他們在利穆恩主教街七十四號租到一棟公寓的四樓；按利穆恩主教街是一條平民居住的街道，從蘇里橋附近的塞恩河曲折而上，止於一處名叫「外崖」的圓石廣場。七十四號的正面入口處旁邊有一棟角形的屋子，充當工人的舞廳。轉角處是「業餘餐館」，海明威替它取名片「穆佛達街之污水池」，該處醉漢如蟻，臭氣冲天。通往海明威那間租屋的樓梯又窄又窄，而每個樓梯平處也都有一間廁所。他們的臥室裡幾

乎被一張鍍金的桃花心木睡床佔滿了。哈德利到還很喜歡壁爐上的那個黑架子。但她覺得餐室裡的桌椅難看已極，而浴室簡直就像小棚子裡的碗和罐；同時，廚房也太老式了。他們在一九二二年正月九日那天搬入；海明威寫信給他的朋友們說：他們住在「最優雅的拉丁區」。

自從在彼托斯基的冬天以來，他還是頭一遭自由自在地寫作。他決意再採取精鍊而簡潔的新標準。「你只要寫出一個精鍊的句子就行了，」他這麼自付道。「盡你所知，寫出最精鍊的句子。」而最重要的是一個「精鍊而簡潔的陳述句」，絕不夾雜任何堆砌雕琢的文字。同時，這個句子必定要處理個人的經驗。像「皮可士·麥卡提之死」，或「狼和油炸餅」之類，故事多半是虛構的。這種故事雖係取自他在義大利和伊利諾州的經驗，但並沒有把握事實的中心。現在，他想把自己的信念放在直接描寫親眼所見的情景。僅此而已。然而，他所要傳達的情緒總會滲入那些報導的事實。

他們剛在聖吉內維耶佛峯安頓下來，便又到商庇的一個公寓渡假兩週；按商庇係在蒙特魯魯之上的群山中。那所公寓的主人是個有德國血統的瑞士人，名叫甘維齊。看了當地的情景和居民之後，海明威不覺想起霍頓灣的狄家。膳宿費每天不超過五塊錢。他們倆都喜歡瑞士的雅潔和舒適，還有那些書籍和佳餚，以及從敞窗射入的星光。海明威稱之為荒野和文明的理想混合。他發見漆黑重重的森林旁邊有許多鹿兒的足跡。山谷荒蕪，一如故國所見。但只要轉個路彎，便看到四家大旅館；館內有渡假的英籍人家，個個臉色紅潤；還有那些面無血色的肺病患者，以及專靠老富孀過日子，油頭粉面的年輕人。

海明威覺得唯一的缺憾就是他的好友都未同來。他很想把滑雪和乘連槳的訣竅教給比爾·史密斯、豪伊·詹金斯和傑克·潘提科斯特。他去信叫秦克·杜曼、史密斯來跟他們在阿爾卑斯山中共樂；按秦克是他在米蘭時所結識的愛爾蘭籍戰友。但秦克回信說，他在愛爾蘭卡洛的諾善伯蘭明火槍團的軍營裡當副官，每天要工作九小時為五斗米折腰。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他只有過五個晚上的假，根本就抽不出空來。海明威真是失望已極。他說：只要跟「老友們」借遊，瑞士就會成爲世上最理想的遊樂場所。

他們返回巴黎時候，十二月的雨季已過，天晴氣朗，寒意正濃。看了瑞士的海濶天空之後，那所公寓真是又小又擠。海明威在鄰近一棟高聳的舊旅館頂層租了一間臥室；按法國象徵派詩人保羅·維爾蘭曾於廿五年前在那家旅館裡謝世。這樣，他高踞寧靜而冰涼的頂樓，獨自沉思冥想，藉着街上買來的數細燃料取暖，偶爾也駐筆遠眺，但見花都的屋頂重重煙肉林立。有時，在他下午出門，踏着盧森堡大道的石子路，到藝術館欣賞塞尚和莫奈的畫，心中付道：他們用顏料和畫布畫畫，正如他整個早晨在那家舊旅館的房間裡想用文字表達意念一樣。

他把哈德利冷落一旁，而自己却靜坐數個鐘頭凝思那些頑梗的句子和慢慢推敲而成的段落。有時，他豪氣橫生，談起去年冬天在芝加哥動筆的那部小說。不過，他最關懷的還是那些簡短而深刻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每個字辭不但本身要有意義，並且要配合全篇的趣旨。這就頗不簡單了。他的藍皮筆記簿記滿了開頭就錯的辭句，刪改的段落和隔行書寫的回想。他的目的是要語句精鍊，文意清晰。誠如他在芝加哥的時候一樣。他現在對一切雕琢矯飾更覺可卑。「藝術家，藝術，藝術的！」他曾對寄寓於肯理家中的朋友這麼喊過。「難道我們就聽不完這一類陳腔濫調嗎？」他對擁擠於圓頂街和羅頓街，並且在炭盆烤手的那些浪人極爲卑視。在巴黎，名符其實的藝術家很少到那些地方去。海明威說，詩人波多雷的行徑雖然古怪，但他並不認爲好詩可以在餐館裡寫成。他在刻意創作「罪惡之花」的時候，也一定是閉門家中才對。

安德遜曾經替海明威寫介紹信給許多聞名的美國人，但海明威却遲遲不敢去找他們。他帶韓德梨到聖母街找龐德喝茶談天的時候，心裡還很不情願。哈德利覺得：在那樣陰暗的工作房裡，連「低聲說話也似乎有點兒放肆」。龐夫人（杜洛花·龐德）捧茶待客；她長得美麗端莊，舉止謹慎，饒有英國主婦之風。龐德的茶與極濃，啜飲不絕；他坐在椅上，垂頭彎腰，倨傲而言，並且用手指梳那淡茶色的頭髮。海明威坐在他的身邊，凝神靜聽，很少開口。過後幾天，海明威把一篇諷刺文章交給路易士·賈蘭遜；文中攻擊龐德那種矯飾的放浪生活，亂蓬蓬的頭髮，不加修剪的山羊鬍子和那坦開的拜倫式衣領——這就是他對龐德的批評。路易士問他打算怎樣處理這篇文章。海明威說，他剛剛才跟「小評論」的編輯瑪格瑞特·安德遜和珍·希普兩人談過。而她們表示很想刊登他的作品。路易士

很有耐心地解釋說，這樣不行。因為他的評擊過於猛烈；何況，龐德已在該社服務多年，身為外籍編輯也未會支薪；因此，她們只好拒登這樣的文章。海明威總算還很聰明，把那篇短詩撕掉了。

他並不覺得有甚麼可後悔的。不久，龐德對他說：他很喜欢他的一些詩；並且表示他也想學拳擊——這倒使海明威驚訝極了。但他根本就不當拳手的料子；海明威淌汗之前，他通常都已喘得上氣不接下氣。海明威覺得他這樣不顧體面，讓拳套擊中臉部。也太取鬧了。他又選了海明威的六篇詩作寄給「日規」雜誌的史哥菲·泰爾，並且暫時替「小評論」接受他的一篇文章，來討他喜歡。安德遜小姐拒登那篇故事，而泰爾則退回他的詩作；但海明威却因此對龐德的編輯知識大為嘆服。他向路易士·賈蘭遜報告他的新發現說：龐德是個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叫人佩服的編輯。「他教我寫作，」他滿懷熱情，結結巴巴地說道，「而我教他打拳。」

三月過後，他這才鼓起勇氣去拜訪葛特露。史坦。他跟哈德利倆走過盧森堡廣場，找到佛勒魯街廿七號。他們被迎進一所雅緻的公寓，裡面掛滿了油畫，簡直就像美術館。「屋內有個大壁爐，」他追憶當時的情景，這麼寫道，「使人覺得又暖和、又舒服；他們捧出茶水和好吃的東西待客，還有天然佳釀的紫李酒、黃李酒和野莓酒等。葛特露時年四十八，已够得上當他媽媽了。她使他想起來蘭附近的一個村婦——短小而穩健，美目深黑，秀髮濃密。原來，那就是矮壯的艾麗思·托克拉斯 (Tollars)；海明威會好幾個月一直用托克拉斯小姐 (Miss Tocraz) 這個名字叫她；而她剛好也是膚黑鼻鈎留着貞德式的髮型。每逢周遭的人談論不止的時候，她照常能够不停地用針織花邊。」

葛特露覺得海明威長得很瀟灑，而且「一臉外國相」。他那對眼睛的表情顯示他對她所談的一切都「感到熱烈的關懷」。過後不久，她和艾麗思偕往利穆恩街回拜海明威夫婦。葛特露爬上那又陡又窄的樓梯，然後坐在那張鍍金的桃花心木臥床。海明威出示一些詩作和那部未完稿的小說。她很喜欢那些「既直截了當又具有吉普林風格」的詩，但並不欣賞那部小說。「詩中有許多描寫的部份」，她說，「但描寫得並不出色。從頭開始，精練語句吧。」海明威洗耳恭聽。這正是他在那家舊旅館頂層的臥室裡，一再試圖寫出一個精練的句子結果。他又鼓起勇氣，把

他到巴黎之後寫的一篇故事「湖畔春情」(Up in Michigan) 給她看。葛特露很快地看了一遍。她並不怎麼喜歡吉姆·季爾默在霍頓灣碼頭勾引李茲·柯茨這回事。「不錯，」她說。「問題並不在此，而在全篇故事顯得『不可捉摸』；換句話說，就像畫家畫了畫而不能把它掛起來一樣讓人家欣賞一樣。」

葛特露對文學的偏見很使海明威覺得好笑。她似乎很忽視雪伍德·安德遜的作品，但對他「那又大又美，而且熱情洋溢的義大利眼睛」倒是讚不絕口。她無法寬諒詹姆士·喬伊思寫出那本跟「湖畔春情」同樣「不可捉摸」的小說「尤力西斯」(Ulysses)。海明威說，你如果在她面提喬伊思的名字多過一次，「下次就別想再到她家了。」海明威也覺得「尤力西斯」是一本「最糟的奇書」，雖然他對喬家挨餓的傳言無法相信。「這家塞爾特人」每晚都到密修餐館吃飯，而海明威和哈德利倆却每週只能去一趟。喬氏的女發行人施爾菲亞·畢奇在奧迪宏街十二號開了一家貸書圖書館和書店，店名叫做「莎翁圖書公司」。該店就像葛特露的家一樣，又暖和，又令人愉快。書架上擺滿了書籍，牆上則掛滿了古今名人的照片。施爾菲亞本人有一張宛如雕過的面孔，一雙「歡欣得像少女」的褐眼，而滿頭的褐髮則由「前額往後梳。」她通常都穿着一件褐色的絲絨夾克。海明威覺得：「她有一雙美腿；她對人和藹，天性快活，並且喜歡說笑。」後來，他說，他在一九二二年春天的最初的感觸是：「我認識過的人沒有對我再好的了」。

除了這些文友之外，海明威還結識了許多駐巴黎的外國通訊員。他每週都去參加英美報界俱樂部，而不久便結識了「布魯克林日鷹報」的賈益·希科克。賈益是個和藹而練達的探訪員，很講究吃食。他蓋了一撮漂亮的黑髯，跟海明威同樣喜歡拳擊、賽馬、人情味故事和吹牛皮等。海明威每逢渡過塞恩河的時候，一定到瑪德琳大道的「日鷹報」去坐坐。他們的笑聲總是從煙氣瀰漫的房間裡傳出來。哈德利很喜歡賈益的妻子瑪麗，而海明威則愛上了賈益的母親克娜拉。克娜拉是個意志堅毅的小婦人，經常帶着一些小禮物到巴黎的監獄去探望犯人。

海明威投給「多倫多明星雜誌」的文章起初還很慢。他給潘恩的頭一份稿子到二月初二那天才寄達，差不多是在離開紐約兩個月之後。但是，此後便每週寄兩篇了。他的內容包括得很廣，諸如瑞士的觀光事業，德國馬克的貶

值，維哥釣鮪，教皇庇護六世的選舉，還有素以「老虎」着稱的法國政治家克里孟梭及其政治生涯的地位等。他也初試書翰，評及一本描寫非洲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作者雷納·馬廉曾因猛烈抨擊法國的帝國主義而獲得「剛克獎」。到了三月底為止，海明威已經寄了三十篇左右的文章，這可算使潘恩滿意極了。「我的印象是，」潘恩這麼寫道，「我們已經登過，或者要把大部份的來稿刊載。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那些文章都很有趣。」四月間，他叫海明威到熱那亞採訪國際經濟會議的消息；當時，與會的卅四國政治家將在聖喬珠歐宮的大廳集會。

海明威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却也跟許多老朋友斷絕往來。他離開芝加哥前的那幾天曾與肯理有過爭執，心中頗為不樂；而這件事却使他和肯理弟比爾疏遠了；按比爾與海明威早在一九一六年就結為好友。海明威寫了一封信給比爾，信中辱及肯恩。但是，比爾褊袒肯理，理由是：血濃於水。他說，他不喜歡一九二二年的爾尼斯特·密勒·海明威（海明威的教名——譯註）。這種區別就像醋和香檳酒一樣。他只能希望時間反轉這種敵視。海明威下結論說，這一定是查理士太太離開他和比爾的感情。於是，他寫了一篇醜陋的詩，把責任推到無辜的人身上；

「血濃於水，」

那個年輕人說道，

當他替一條胡說八道的老母狗

和一個謊言滿室的人家

陰謀打擊他的朋友。

海明威曾將美金八百元兌成里拉，並且把匯票交給凱蒂鎖在保險櫃的盆子裡，以便需用時叫他寄來。但是，等到這首詩寄出後，他才開始擔心這筆錢。整個冬天，凱蒂都不會寫信給他；而他現在就要到熱那亞替「明星雜誌」採訪消息，非得利用這筆錢不可。於是，他只請詹金斯從中斡旋。

兩輛的火車裡載滿了外籍記者。海明威跟喬治·史洛康伯和比爾·白爾德兩人同坐一處。按史洛康伯係倫敦「每日前鋒報」的採訪員，著有一撮紅鬍子，戴着一頂寬黑帽；而白爾德是個美國人，身材瘦削，貌似苦行僧。他是「聯合通訊社」歐陸分社的主持人，分社的辦事處設在安亭街。他與希科克兩人都唸過大學，曾獲康乃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三一學院的學士學位。他會一本正經地講笑話，並有敏銳的機智，長得相當瀟灑，還有一張雙頰凹陷而勻稱的面孔。過後不久，白爾德便看到海明威的血了。原來，他們剛到熱那亞登記住宿後不久，海明威便在洗澡的時，被熱水器的破片擊傷胸部和手臂。傷處雖然不深，但却弄得滿身是血。比爾說：那些血淋淋的浴巾就像拳擊錦標賽後，敗者放在衣物間裏的汗巾一樣。

會議在四月九日那天開幕，熱那亞的街道有如一個軍營。喬治·威奇林率領之下的八十名蘇俄代表團會引起北歐義共的示威遊行。他們經常在後街和那些熱情的年輕法西斯黨徒發生衝突；按這些法西斯黨徒意圖保護義大利免受共黨的赤化。海明威對這些人都沒有甚麼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很快就感到「龍齒黨」的暗中威脅；按「龍齒黨」於一九二〇年崛起，企圖摧毀義共的初次叛亂。他對那些名政治家的描寫裏充滿了年輕氣盛的譏諷；鬍鬚蓬鬆的威奇林就像個鄉下的店老闆；馬克沁·李特維諾的臉像火腿；德國總理卡爾·約瑟·奧斯博士很像啤酒廳樂隊席上的低音喇叭手。海明威覺得會中最特出的人是保加利亞的代表亞力山大·史坦布利斯基；他的體格強健，那張飽經風霜而紅潤的面孔在其餘的代表中更是脫穎而出，益顯不俗，「就像雛菊花束中的一粒熟黑莓。」但是，海明威儘可能避開會議場。某日，他跟史勒康伯、白爾德、和喬治·席爾茲去參觀熱那亞的貧民窟，景象著實難以言喻；據史氏說，該處就是義北共產運動的溫床。

海明威與麥克思·伊斯特曼的私交甚篤。伊氏「像個塊頭大，性格爽朗的中西部大學教授。」事實上，他是「群眾雜誌」的編輯。他認為海明威是個「謙遜而高貴的小伙子」。海明威曾經坦白承認說：「他在戰爭期間怕死了。」這話使他感到很高興。他答應唸完一聚海明威的習作；之後，他覺得很喜歡，便寄給克洛德·麥凱和麥克·郭爾德刊載。有一位專愛揭發陰私的老頭子林肯·史提芬斯邀請海明威參加一個經常在小餐館聚會的團體。這個團體

每逢聚會都圍坐於一個裝有兩加侖奇安提紅葡萄酒的長頸瓶，參加的人有喬治·席爾茲、山姆·史皮威克和那個蓄有鬍鬚的雕刻家喬·戴衛遜等人；按戴氏此行係來雕塑一些外國政治領袖的頭像。海明威把他在佛莎爾達負傷和在米蘭養傷的經過仔細描述了一番，並且教他們唱那首「卡將軍給王后的信」，真是慷慨激昂。會議閉幕的前幾天，他跟伊斯特曼和史勒康伯兩人駕車到拉帕羅去。他們還去拜訪英籍漫畫家麥克斯·畢邦姆。畢氏用小杯的馬沙拉葡萄酒招待他們，並且表示藝術家對報章雜誌只顧營利的情事，頗有微詞。

海明威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他寄了不下十五篇報導熱那亞會議的文章給「明星雜誌」；因此，他覺得再試寫散文和詩似無不可。五月間，當新奧爾良的「奸詐者」雜誌刊載他的作品「神姿」時，他受到莫大的鼓勵；編者又註明說：該編的作者目前住在巴黎，很得龐德的看重，並且不久就要出版一本詩集。他的確寫了一些詩，但還不够印成一本。他挑選了六篇寄給芝加哥的哈利特·蒙露，要她考慮把那幾篇登在「詩刊雜誌」上。其中有一篇把他的打字機喻為機關鎗：

諸神的磨機慢慢地碾動；

但這部磨機

嗒嗒聲斷續

又醜又矮的心智之兵

越過崎嶇的地勢

使這部科羅納（打字機）

成爲它們的機關

還有一首回溯他在密西根的童年時代：

一張豪豬皮

鞣製不當而硬繃繃，

牠一定是在某處完結。

被剝製的鼻

展翅鼓羽

翻起黃眼；

怪鷗站在歪向一邊的嫩枝上

塵埃滿身。

舊的雜誌成堆

孩子的信件滿櫃

而愛的字句綿綿

它們一定是在某處完結。

昨天的「民友報」不見了

而青春的年華已逝

還有海灘上那破碎了的小遊艇；

狂風暴雨之年

當那家旅館被焚燬的時候

在密西根州西厄市。

這些都是用鬆散的詩式表達的精鍊句子。但是，海明威所強調的却是一連串經過仔細刪改的陳述句；他先把這

些陳述句；寫在那本藍皮筆記簿上，然後用普通寫法抄在三張電報空格式上，並且標明「一九二二年在巴黎」，彷彿是已寄給明星雜誌發表過似的。但它們並不是新聞報導，而是他旅居巴黎拉丁區那五個月期間所見所聞的精華。

我親睹那匹穩操勝算的駿馬一頭闖進樹籬，皺成一團，馬蹄不停地踢動，而其餘的賽馬則往前狂奔；觀衆踏過草地趕去看看那些跑抵終點的家馬。……我會於午後兩點看到琪琪·喬伊思在嘉瑪亭街的一家舞廳裡那個油頭粉面的智利小伙子吵架；那個傢伙修過了指甲；他朝她臉上噴了一口煙，又在筆記簿上記了一些事，然後在當天凌晨三點半舉槍自戕。……五月一日那天，我看到群衆遽然從「馬猶門」轉進巴黎的時候，警察揮刀對付他們；我選看到一個十六歲大的少年在那蒼白而困倦的臉上泛起驚恐而高傲的神色；原來，這個頭像在先修班橄欖球隊裡擔任四分衛的孩子剛剛射殺了兩名警員。……我搭乘一輛七點開往巴提諾爾的公共汽車，站在擁擠的車後踏板上；但見那些被雨水打濕的路燈，照得滿街通明。當車子蹣跚駛過那尊在雨中淌水，顏色灰暗的聖母像時，那些正要趕回家吃晚飯的乘客猶自埋頭看報。……我看過那個單腿的妓女在康邦街和柏漢街之間的瑪德琳大道上拉客；她在雨夜的人行道上，擠過人群，旁邊有個肥胖而紅臉的聖公會牧師替她撐傘。……我還在植物園的蛇屋裡看到兩個塞內加爾籍的阿兵哥；他們在暗淡的燈光下，看着一個褐膚的矮人蹲着用那頂紅色的土耳其氈帽逗戲一條氣得擺動不止，並且直豎起來的眼鏡蛇王。

他從正月開始寫一個精鍊的句子。到了五月底，他已努力寫出六句——平鋪直敘，直截了當，並且強勁有力。他在彼托斯基和芝加哥兩地所寫的都是虛構的故事；而現在也終於踏上寫作的坦途了。

## 十一、舊地重遊

海明威在追求哈德莉的期間雖然經常提起義大利，但他還沒有帶她重遊他負傷成名的那些地方。他們會在春天出外短遊以暫時緩和旅行的狂熱——他們到安甘看障礙馬賽；偕同葛特露和艾麗思坐敞車去找密爾森，奧德利奇野餐（按奧德利奇就是「河上山巔」(A Hilltop on the Marne)的作者，素有「漂亮的老婦人」之稱）；携背囊長途跋涉到康皮恩附近，一路上還在客棧吃野豬肉加葱和蘑菇，並且攪酒的餡餅。但海明威很想到義大利去，而他們至少也還有足夠的旅費去玩一趟。他到熱那亞探訪以後，潘恩會付他很優厚的薪酬，而哈德莉的委託款也生息不少。於是，到了五月中旬，他們便啓程旅行一個月了。這次，秦克·杜爾門——史密斯請了假到商庇的甘維齊公寓找他們，準備偕同出發。

秦克並沒有改變。即使是穿着英國式的運動裝與釘有平頭釘的爬山鞋，他的一舉一動還是像個職業軍人。他那淡茶色的頭髮理得很整齊，唇上依舊蓄有一撮短髭。他歪着嘴向哈德莉裂齒而笑，叫她鄒波威特夫人，並且又跟以前一樣，一見面就跟海明威爭辯不休。他們在五月的雪殼上溜水，並且爬上高達七千呎的穆恩峯頂。換格車站的對面有一家餐館；餐館的屋頂有一匹奔騰的金馬和一叢「繁茂得像小樹的紫藤」，而蜜蜂就在紫花叢中嗡嗡穿窬。他們坐在涼亭下的綠桌旁，舉（一夸脫裝的）杯痛飲濃烈的黑啤酒。某夜，海明威和秦克兩人到一個近山的村莊去參加喝啤酒比賽，然後醉醺醺地唱着歌兒走過月光映白的水仙花田。他們爲栗花是否能說成蠟燭這回事，爭辯了許久。哈德莉和秦克兩人留在埃格的一家客棧裡看書，而海明威則獨自到司脫科勃河垂釣；但河中仍因水雪未融而漲水；同時，水勢湍急的隆河（運河）也不過雪融一碼。後來，他坐在一棵松樹底下，一面取出包鱈魚的那份「每日郵報」來看，一面吃紙袋裡的櫻桃，並且遠眺一縷瀑布靜靜地從棕色的峭壁傾瀉而下。

他們在五月的最末一天搭車前往聖彼耳鎮。到了那個小車站之後，他們便下車徒步越過國界到義大利。翌日，他們爬上雪深及膝的聖伯納德隘口。秦克和海明威兩人都穿着結實的長靴，但哈德莉却僅穿着一「雙相當乾淨的美製黃褐色淺口便鞋」；因此，他們還沒有走完兩公里，她的鞋子已是濕透，並且開始裂開了。她差點兒走不到那個破舊的聖伯納接待所；秦克覺得那個接待所真像個月球表面的軍營。他還得先避開一頭洶洶狂吠的狗才能上門按鈴。裡頭的修道士帶他們進去，並且安排住處讓他們過夜。哈德莉換了乾衣服，穿着臥室的拖鞋在等吃晚飯的時候，

因一時好奇心起，居然躡手躡腳地走到一條鋪石的長廊。當她走過的時候，每個門都靜靜地打開。而門後則有一個剃髮出家，身穿長黑袍的修士。海明威對她說，她犯的罪可說是這十個世紀來最嚴重的，因為還沒有一個女人侵犯過這些苦行僧的禁律。翌日，她在前往亞奧斯達的途中悔過了。等到他們進城的時候，她的脚已「起泡化膿」，由海明威和秦克兩人又着她走。她在駛往米蘭的火車上一直睡不着，而秦克到了米蘭之後，便與他們分手，逕回萊茵河的兵站去了。

對海明威來說，米蘭至少使他有如歸之感。他帶哈德利到曼容尼路去看那所充當紅十字會醫院的高聳舊屋；他們走進大教堂，然後在美術館的庇非廳短留片刻，動手觀望，並且從一個水壺叮嚀響的高水壺裡倒出摻有鮮桃子和草莓的喀普里酒來喝。報紙都以大標題刊載法西斯黨徒侵襲波羅格那的消息；原來，該城已被一萬五千名狂傲的青年國家主義者佔領，並且要掌握一天，聲稱「反恐怖主義的運動」，以對抗共黨的勞工階級。當海明威聽說「黑衫軍」的必然領袖墨索里尼就在米蘭城中時，他便利用記者證求見。

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人民報」的編輯室接見他。他用簡單的義語，說得很慢。他的椅邊有一隻獵狼犬在玩皺疊的報紙；有時，他便一面說話，一面撫弄牠的耳朵。他到三十九歲的時候，已將掌握大權。海明威並不覺得他像謠傳中的怪人，而倒覺得他是個「身材壯大，臉色棕黃的人，前額很高，不輕易發笑，還有一雙富有表情的手。」他說起話來並不很像一個煽動暴民的人，而倒像一個思想敏銳的知識份子。他說：「黑衫軍已達廿五萬人之衆，他們都將在剛剛成立的法西斯黨的突擊隊中效命。」加里波的組成紅衫軍，」他張開兩手，微笑着說道。「我們並不想反對任何義大利政府。我們也不違抗法律。但是，我們有足够的兵力推翻任何想反對或消滅我們的政府。」海明威對他連聲稱謝之後，便回到旅館記下大綱。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已進入第三個時期了。該黨原先是個反共的組織，其後變成政黨，而目前已在擴展軍政行動，蓄意控制羅馬到阿爾卑斯山這一帶的義大利了。墨索里尼掌握火柴桶的導火管。海明威心中的問題是；墨氏不知要怎樣擦火柴點火。

海明威仍然覺得司奇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他想跟哈德利到「雙劍旅館」住一夜。這樣，他們可以看到覆蔽司奇歐鄉村俱樂部的那所磨坊，還有孩子們在天熱時游泳的那條河流，以及那家紫藤纏繞的意大利小餐館；按他們曾於月光皎潔的夜晚到這家旅館喝過啤酒。但當他們在六月十三日那天從米蘭搭汽車前往時，天色已變得很陰霾，顯係將有大雨；於是，他那舊地重遊的美夢便隨著煙消霧散了。司奇歐在那些年之間已然皺縮。連該地的叢山也顯得「被雨水冲刷成溝，陰鬱而沉悶」。斯帕迪僅是「一家鄙陋的小客棧」，裡面的臥床噁噁叫，而掛在天花板中央的那個燈泡則蠅屎斑斑。那家羊毛工廠再次開工，舊的入口處已鋪好磚塊，但刷洗羊毛的污水却弄髒了泳池。海明威在雨中沿着又長、又曲折的大街漫步，一路上還看看陳列在櫥窗裡的襯衫、明信片 and 廉價的瓷盤。這時，一家大酒店的櫃檯後面有個女孩子坐在腳凳上織毛線衫。

「城裡變了，」海明威說道。

那個女孩子點點頭，依舊不停地織着。

「我在大戰期間到過這裡，」他說道。

「還有很多人到過，」那個女孩子說道。

海明威喝過酒後便離開了。現在，他已經很明白，不想再去找那個種有梧桐和紫藤的花園了。或許該處根本就沒有存在過。他回到「雙劍旅館」，晚餐很差勁，燈光也太弱，不能看書。當晚，他和哈德利整夜失眠；翌日清晨，他們搭了一輛租車前往羅模瑞托。時天雨依舊未止。

他們環行加爾達湖一週，在西爾米穎的地角過了寧靜的一夜。然後在維羅那還了車子，搭火車前往米斯特，「跟各色各樣，並且發惡臭的義大利暴發戶同乘頭等車廂；他們是要到維尼斯渡假的。」海明威想利用剩下的時間和金錢帶哈德利去看他（差不多）四年前受傷的那個河岸。他們在米斯特租了一部車子，由一名義籍司機駕駛。海明威坐在車後細閱地圖，並且不時從車窗望出，但覺那「碧波蕩漾的亞德里亞海，有如發惡臭的沼澤」。又長又直的道路簡直就像一條堤道穿過單調的荒地。到了格蘭德港附近時，車子出了毛病，而司機便在引擎蓋底下，取出一枚銅片。哈德利從背囊裡取出一根針把它剔出來。這時，輕霧已散，炎曦高照。他們極目遠眺沼澤和蔚藍的礁湖彼處

，但見維尼斯聳立在那不可思議的地平線上，「灰黃朦朧，有如一座魔幻之城。」

司機終於用手擦擦頭髮，然後載着他們繼續駛往佛索達。海明威上次來看的時候，那裡還是一堆瓦礫。但他現在却根本就認不出界石。「該城的斷瓦殘垣已不知去向，」他這麼寫道。「一簇又新又整潔，但却可憎的灰泥房就蓋在那裡。」這些房子都漆上鮮明的色彩。樹上的彈痕消失了。當他們駕車到河岸時，舊日的戰壕已是欲尋無處，踪跡全失。海明威爬上綠茵芳菲的斜坡，其下的馬路已然下陷。皮亞佛河清澈見底，蔚藍映空；他看見一隻載水泥的駁船被很長的大纜綁在橫木上由數匹馬兒拖着，緩緩逆流而上。船夫工作的地方正是以前的聽音哨所在。但現在那兒只有一片綠油油的緩坡斜向河邊。他在一處灌木樹籬內找到了一枚生鏽的彈片；這是戰場上唯一殘留下來的東西；它會使他流血，使數以千計的人送命。

「沒有甚麼可說的了，」海明威這麼寫道。「損毀的村莊在戰時別有一種尊嚴，好像是說；它為甚麼東西犧牲了。……這一切都是那場大劫的一部份。」現在，一切都已回復正常——「除了有點糟之外。」他想要為哈德莉——或許也為他自己——重造一幅往日的真情實景，但他無能為力。他下結論說：已逝的往日，就像一張打碎了的照片。他又說：「追尋昨日但覺那是一場假戲，而你若非證明不可的話，回到舊日的前線去吧。」六年之後，他會發現如何用小說的形式捕捉往事舊情。但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旬的那個下午，他只能站在炎曠之下，望着那些重建於皮亞佛河畔與佛索達的房子空自興嘆。

有一位仁慈的旅客，幫助一個年青的男孩，將一輛相當重的貨車推上一個又長又陡的山坡。終於到了山坡頂上，到了目的地，這位旅客十分憤怒的說：「只有那殘酷的惡漢才會希望一個如此年青的男孩，做像這樣笨重的工作。」「你的雇主難道不知道你難以負荷嗎？」

這男孩回答：「他知道，但是他說：『繼續工作吧！』你一定會碰到一個笨伯，他會幫助你把它推上山坡的。」

# 公寓裏的傳奇

Hugh Cave 原著  
渝台譯

打從每天下午四點一直到晚上九點，白賴利就幾乎一直忙個不停。他在「金城公寓」擔任助理的職位，這公寓裏住的人，大部分是高級市民，而這段時間正是他們出入最頻繁的時候。電梯來往於十層樓之間，幾乎都沒有停下來休息過；樓下的大廳裏更是川流不息，賴利站在櫃台後面忙着微笑，領首並不斷的說着「午安」或「晚安」，甚至連偷偷空看他攬在身邊的法律書籍都不行。

九點以後到他半夜下班的那段時間裏，事情就沒那麼忙碌了，通常他都可以用來看看他的書，而且過去他也一直是這樣的，可是這個晚上却是例外。

這個晚上八點十五分時，櫃台上的電話響了，那是在八樓A座的毛太太打來的，問她的汽車鑰匙找到了沒有？賴利回答她說沒有，還沒有人送到服務台來。她說：

「真糊塗，這腦筋該好好清理一下了，竟然把那大串鑰匙弄丟了，當然我還有一串備用的，可是我不願我的車子被偷呀！唉。」

賴利好言安慰了她一下，等她掛了電話，他坐在那邊却不由自主地為她搖了搖頭。毛太太是個寡婦，今年已經七十四了，可以稱得上是佛羅里達州有數的富孀，怎麼會為一部汽車傷腦筋呢？她幾乎可以買成打汽車的，況且她每晚就寢前都要打電話來櫃台，談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

他想她大概是有些兒寂寞吧！

十點半，一部汽車滑進停車場入口，等着用閉路電視驗明身份後入內。電視的螢光幕上出現那個駕駛人的臉孔，那是住在六樓H座的艾先生。

「艾先生，」賴利愉快地說：「您好！」

「賴利，我知道你不能離開那大廳，」那幕中人說：「可是這兒車子停得太多了，我不知道如何把這老怪物安置進去，你能不能來幫個忙？」

「非常願意，艾先生。」賴利快步地走下梯階，他想，有時爲了必要，是不得不破例的。

接着十一點到了，跟往常一樣，他所真正期待的事情也快來臨了。他把書扔到一旁，開始等候即將出現的那個神秘的霍小姐。

霍海倫是在六個禮拜前搬進「金城公寓」的，但賴利却還不能摸清她的底細。她甚至連站到「高級市民」的邊的資格都沒有；況且她年紀才二十二、三歲，就更使得她不稱了——可是她却是長得很漂亮。還有，她是靠上班賺錢維生的，至少在人家上班的時間裡，她是不會留在公寓裡的。像這麼一個女孩子，她會住在「金城公寓」裏幹嘛呢？

關於亞傑生，唯一可以肯定的事——至少賴利和他工作同仁都這樣認爲——就是：亞傑生是在數年前以董事長的高職，從一家規模宏大的公司裡退休下來的，而那家公司是以六十五歲爲董事長的退休年齡。

霍海倫走進大廳，玻璃門在她後面關上，對賴利來說，這大廳頓時成爲最令人愉快的工作場所。

「嗨！」她愉快地對賴利打了個招呼。

在工作規章上，賴利是不能對人喊「嗨」的，但是說「您好，霍小姐」，在這場合却有點艱澀，因此他折衷用一種帶着「嗨」意味的微笑說：

「霍小姐，您好！」

規章上並沒有不能露齒微笑的規定。

「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冷？噴噴，好冷！」她說。

「雨的關係，老一輩的都埋怨它。」

「雨和冷天都帶來酸痛。」海倫無限同情地搖了搖頭，似乎很懂事地說：「他們一定希望明天天氣會轉好，爲了他們，我也是這樣想。」

這時，一座電梯的門打開了，一個矮小的白髮婦人走進大廳，她是住在七樓B座的貝太太，也是霍海倫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已經八十歲了，穿着一双小

海倫住的是三樓A座，一間寬敞而豪華的套房，在上面可以俯瞰整個大湖和湖濱的高爾夫球場，但它的房門上釘着的名牌却是「亞傑生先生。」

據賴利所知，整棟大樓裡沒有一個人知道亞傑生是何許人，他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經租了這套房了，那時大樓還在施工中呢！而且他還請來佛羅里達州最講究的室內裝潢公司來擺設傢俱。可是在這位霍小姐來住以前却是一直空着沒有人住，而對於亞傑生的行藏也是衆說紛紛，有說他在南美做生意的，也有說他正在環球旅行，更有人說他在療養醫院中治療着一種神秘的病——隨你去猜吧！

一部白色的汽車開到公寓的大門外，穿着襯衫和窄褲的霍海倫從裡面站了出來。她大概要用她的衣著來使她更男性些，當然她一點都沒有男性味兒，不管她怎麼打扮，即使像她三個鐘頭前一個人跑出去那種獨來獨往的態度，也不會使人聯想起她是個男的。在進門的地方，她回頭過去和那開車的揮了揮手，他也回以一個手勢；他約莫卅歲，長得很瀟灑，就是在他獨自一個人出去以後，每天晚上送她回來的那個年青人。但他決不會是叫亞傑生的。

雨鞋和一件塑膠雨衣，手中還抱着一隻臉上長滿長毛的白色小獅子狗。賴利看着她問道：

「你好，貝太太。噢！您不是現在要出去吧？」

「噢，雨不像立刻會停的樣子。」她注視着長窗外面的雨絲，輕歎一聲說道：「可是蓓蒂却一直吵着要出去，我先生又患感冒躺在床上。」

「您自己也有些傷風了，您真不該……」

霍小姐這時迎上前去，抱起獅子狗，說：

「讓我帶它出去散步好了，貝太太，您留在這裡。」

「噢！霍小姐，它是不跟生人在一起的。」

蓓蒂已經在海倫的懷中了，選一面親切地舐着她的臉呢！霍海倫理好它套頭的銀鍊子，把它放回地上說：

「來吧！小傢伙。」

於是蓓蒂跟着她一蹦一跳地走進雨裡，儼然一生下來就認得她的樣子。

貝太太從兀突中鎮靜下來以後，便在大廳中的椅子上坐下了下來，一面望着賴利說：

「霍小姐真是個最好的人，可不是？」

「噢，真的是。」賴利同意她的看法。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再讓我們這種老古董去操心，他們甚至也不停下來想想我們的過去。」

賴利祇是微笑着，因為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而且他也不打算再跟她多談，他的腦子裡充滿了對霍小姐愉快的幻想。貝太太盪上眼睛，在椅子上打起盹來，一直等到霍海倫帶着那隻小獅子狗回來。

「我們相處得很好，」海倫笑着說：「我們在街角來回轉了兩趟，我把它抱上來給您，好吧？」

「謝謝你，孩子，」貝太太說了聲謝。

在電梯門口，她們一起回過頭來向賴利道晚安，賴利也職務性地回應她們，然後，輕歎一聲，又回到書本上去了。

警衛老葛是午夜來接賴利的班的，每次都到得很早。「像你這樣年輕的小伙子是需要好好睡一覺了，」他都會這樣說：「其實，在我的時間內到底有什麼好幹的，嘍？」他是小鎮上的退職警員，尚未結婚。「我躲在房裡沒事，只好看看電視或神秘小說，」他也會這樣說：「所以我就跟自己說：『早點去那邊讓那小伙子解放吧！明天他纔有清醒的眼睛去上課。』」

間必有很多蹊蹺——」

「她並沒有把她『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他身上，」賴利抗議了：「她白天是在上班！」

「她白天在那裡上班？」

「呃，我不——」

「你不知道，你祇知道她出去了，然後每天晚上陪着他坐白色轎車回來，你還知道什麼？」

「好了，好了——」

「金城之秘，」老葛露齒而笑：「我也許會寫一本書。」

賴利真正明白的祇有一件事，而且也是他開車回他在大學附近租賃的房子途中，所一直想着的事。他知道他很苦惱，因為——你看，四年大學加上兩年半的法律研究所的生活當中，潛意識裡他所夢寐追尋的是一種他心目中的女孩子，現在她出現了，而且由於她神秘的態度，使得他的願望更易於成爲事實。

霍海倫、她的年齡、面貌、身材，甚或一顰一笑以及一舉手一投足都莫不恰到好处，而且她每晚進門，總要停下來和他小叙幾分鐘。她是那樣的明朗而迷人，使得每個男人都會希望跟她多聚一會兒，但是她却是住在

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他很早就來了，而且也跟往常一樣，寂寞地等着跟別人談話，所以賴利便留下來陪他聊聊。

「我看到霍小姐房間的燈亮了，」老葛首先說。霍海倫的房間是每個走進公寓的人都看得見的。

「她剛進來？」

「有一會兒了。」賴利不太喜歡跟別人談起霍海倫，甚至連像老葛這老傢伙也不例外。他想，她每晚去什麼地方干卿底事。

「這女孩子倒引起了我的興趣，」老葛不肯放鬆地說：「我看過太多神秘小說了，我猜，假如她每晚都跟那開着白色汽車的傢伙在一塊兒，然後再由他送她回家的話，爲什麼沒見他來找過她呢？而且爲什麼她每次都自己一個人離開這裡去找他？」

「我怎曉得？」

「你是說你懶得管？你不是那種好奇的人。我却是真正對神秘的事物有興趣的，而且每每都要去追尋解答，想想看，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住在亞傑生的套房裡，他自己却不知去向，而讓她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另外一個男人身上，當着你的面，我不便說難聽的話，但這中

一個富翁的套房裡，況且還把大部份時間花在另一個男人身上。老葛說得沒錯！當然這裡頭一定大有文章，這會改變他的看法嗎？照道理說，一個識相的男人應該放棄他的美夢了。

三天之後，霍海倫沒有按時回來了，午夜已過，仍然一點消息都沒有。

老葛這天也很遲纔來，他是在十二點半纔到的。

他一臉歉意地說他是看電視看得睡着了，還問道：

「你今天晚上沒什麼事吧？」

大概看得出賴利臉色有點不對，又再加了一聲：

「我實在抱歉。」

「不是爲了這檔事，」賴利把霍小姐的事說了：「我感覺得出來，一定有什麼不對。」

「她以前也會很晚回過。」

「沒這麼晚！」

「那也沒什麼，法令又不規定住客不能在外過夜的，」他本來還想說什麼，但看了看賴利的臉色，又把話吞了回去。過了半晌，纔囁囁地說：

「除了等以外，我們也沒什麼辦法了！」

她應該打電話回來請求幫助的，賴利心中忖道，公寓裡的人就會這樣子過：一隻輪胎在深夜裡爆了，附近又沒有修理站，他們便打電話回來，櫃台的服務員立刻會安排去幫他們。一點鐘了，仍然音信杳然，最後，他勉強強地向老葛道了「晚安」走出門去。

雖然上了車，但他却沒有回家的意思。霍海倫從來不會在外面過夜的，如果他回家的話，也祇是騎着掛念着她，還不如——他在街角轉了幾圈，然後調轉車頭，朝着北方那輛白色轎車一向出現的方向開去。

大概在離開公寓一哩路的地方，他看見她——是用走的，而且一跛一跛的，看來非常疲倦。

他調過車頭來，在她身邊停下。

「你沒什麼事吧？霍小姐。」

她楞了一下，然後停下來看他，臉上出現一種疲倦的笑容，輕歎一聲說：

「啊，賴利，你真是從天而降。」

賴利攙她上車時，想到自己這部甲蟲似的老爺車，充其量也祇能當做臨時運輸工具罷了，較之她坐慣了的那部白色的大轎車，心中不由生起一陣莫名的刺痛。她倒是沒有搭腔，於是賴利說：

他點點頭。

「那是你工作的一部份？」

「不全是，祇因為妳從來不會那麼遲過。」

她又審視了他一下，然後匆匆地握了他一下手，說

「賴利，很感謝你。」

「那是我應做的事。」賴利不安地說道：

他陪着她走進大廳，裡面的老葛却楞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他看着她進入電梯後，便喃喃地說：「晚安，霍小姐。」電梯的門關上以後，他轉回櫃台靠在上面。「我不曉得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不悅地對老葛說：「所以不要來問我，她走路回家，沒有找到電話打，事情就是這樣。」

老葛看了他一會兒，不解地問他說：

「你幹嘛對我發脾氣？又不是我的事。」

「誰又說是我的事了？」

「沒人說啊，」老葛帶着嚴肅的微笑說：「誰也沒說，回去照照鏡子好了。」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裡，賴利的希望增高了。並不是說霍海倫每個晚上都留在公寓裡，而是她一直都自己一

「我正為你擔心呢！」

「真的？」

「妳不該在這種黑夜裡，獨自一人在街上走，妳怎麼不打個電話給我，或叫輛計程車呢？」

「我不過去了格林區，一向我都是用走的，因此我想是可以輕易地走回來的，沒想到腳不聽話，而且附近又沒有電話亭，一路上店門都是關着的，你不曉得？」

賴利搖搖頭，原來那開着白色轎車的傢伙住在格林區，那是順着路三哩外的高級住宅區，她必定是和他吵了一架後負氣走了的，賴利倒希望那是一場無法收拾的爭吵。

在賴利開車送她回家的路上，她一直靠在椅背上，閉着眼睛，一言不發的。這是賴利第一次這麼近看着她，要是他們熟得可以讓她停下引擎，把她擁在自己臂彎裡，跟她說：「海倫，我們談一談吧！妳知道我是多……」

車子已經進入公寓的汽車道上了，他不得不由幻境回到現實裡來。

「賴利，」她陌生地看着他，久久才說：「你真的到處找過我？」

個走路回來，好像其他老一點的住客一樣，祇是出去散一散步罷了，而且也都回來得很早。

這個禮拜五，他終於第一次在一個「中立地帶」遇到她了。

在大學附近有一家卓先生的書店，大部份都是學生們在照顧的。他路過停下來找一本法律的書，而她竟然在裡面，背對着門地站在一座放醫學書籍的書架前面手上是一本攤開的書，顯然沒有發現他進來。他於是利用這時間來找他所要的書，找到了以後，爲了打發更多時間，他慢慢地踱到卓先生坐着的櫃台去。可是她仍然浸沉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並沒有立刻要離開的意思，因此他祇得用一種足以震動所有書架的聲音說：

「卓先生，謝謝您！」

霍海倫抬起她的頭，往聲音來的方向望去，像一個在深水中潛水的人突然把頭冒出水面一樣，叫道：

「哈囉，賴利。」

這是時候了，賴利心中決定。這兒已經不是「金城公寓」了，他們不過是兩個在一家書店裡買書的人。

「嗨！」他朝着她走過去，說道：「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她闔上手中的書，把它放回書架上。

「我在醫院裡工作。」

那一定是離這兒幾條街的那所專為兒童診斷的病房醫院，去年剛剛設立的。

「你是要去上班途中偶然從這兒經過的吧？」她問道。

賴利點了點頭，為他的好運而愉快地說：

「我送你一程好嗎？」

「謝謝，我的車子送進去修了，我正在等巴士哩！」

賴利帶着她走進他那部小甲蟲，正思考着怎樣使談話持續不輟時，她倒先把把握住話題了，她說：

「賴利，那你是來幹什麼的呢？」

他猶豫了一會，當他剛進到公寓工作時，別人就告訴他不要把法律學生的身份透露出來，但繼而一想，現在是決定性的一刻，而且工作已經不是太重要的事了，他便照實說：

「我在法律研究所念書。」

「法律研究所？」她轉過去看他時，額上的眉毛突然大開，顯然是受了很大的驚嚇。「那你在公寓的工作

作？雖然我對那些「住客規章」很不贊同，但它上面說

——

「住客不得與工作人員交友。」賴利背了那引句說

：「而且在我們的規章裡的，妳沒引用出來：『不得對住客有不禮貌的行爲，否則開除』，但我們並不在公寓裡，而是在球場裡！」

「說真的，我必須去上班。」

「一定要去？」

「我不去會影響到別人的，我不能那樣子，我感到很抱歉。」

「好吧，我想大概會那樣。」

「一定會的。」

賴利想不出該說些什麼，便默默地開着車子，她也不作聲，一直到車子抵達公寓。懷着沮喪心情的他，還自把車子就開上正門了。本來工作人員是不准這樣做的，他們的車房是在側面，但他想，他帶的是公寓最豪華的套房的住客，難道不行嗎！

在賴利還沒繞過車子後面去另一側為她開門以前，她便自己下來了。

「謝謝你送我回來。」她說。

是——

「他們要找一個經理的助手，工作從四點到午夜，我便去應徵了。」賴利微笑着解釋說：「這正是我所需的工作，既可以幫我籌措學費，又不妨碍上課時間。本來我是不准告訴你的。」

「爲什麼？」

「因爲要是公寓裡的住客知道我祇是個學生的話，他們一定會覺得沒有安全感，因此他們不要我說出去。」

「我不會打小報告的。」

她竟然笑得那麼開心，幾乎不假思索。

「對了，」賴利說：「假如妳對學法律的學生沒什麼成見的話，也許妳會願意去看我們的球賽。」

「是足球賽？」

「不錯，足球大賽，我有兩張票，而且也已經跟老葛互換了班次了。」

「可是我要上班呢！」她說。

「噢？」

「真的！」至少目前這情況使她覺得很爲難，她說：「再說，要是我跟你一道去了，那不是會危及你的工

「那裡，那裡。」

「還有——賴利？」

「什麼事？霍小姐。」

「也謝謝你請我去看球賽，我真希望我能陪你去。」

事情過後，賴利自己也沒去看球賽。既不能愉快地地看，他索興賣掉了他的入場券，下午空着沒事，他便一個人跑到圖書館去了。

在一本參考用書裡，他發現——並非偶然地——上面有關於亞傑生的記載，這無異是一帖敷他創傷的藥劑。

亞傑生曾是兩大家公司的董事長，四家其他公司的股東會議主席；他是亡妻又無子女的富豪，在麻薩諸塞州、佛羅里達州、倫敦以及維爾京群島上都有住宅，並且還是一家大學及兩所醫院的主持人，如果不是的話，至少是創辦人。

「噢，傢伙，原來如此？」賴利自己付道。

第二禮拜的禮拜一晚上，那部白色轎車又再出現了，十一點鐘左右把霍小姐送回公寓，這說明了那舊有的

慣例又重建起來了。

又一個禮拜過去了，事情仍然繼續着，就像賴利當初所想的一樣。每天晚上八點鐘左右她自己一個走出去，三個鐘頭後或更遲一點那部白色轎車送她回來，在大廳裡她仍然會停下來與他談話，但大都是談談天氣或無關緊要的家常，然後走上電梯，消失無蹤。

當然她或許怕危及他的工作，而沒能很公開地和他來往，可是她却更像是對他沒興趣，他想。

你真是個大傻瓜，他告訴他自己。可是每個晚上祇有她的聲音和微笑，使這個討厭公寓還有點魅力，而當這個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闔上他的書，去迎接這規律性的改變。

終於有一天夜晚……

老葛晚上因為有事，他們便又換了一次班。因此賴利在十二點的時候纔到達公寓。大廳裡那些盆栽的樹影加上昏黃的燈光，使他看來有些像停棺的廳堂。兩點鐘，賴利雖然看着書，但已經進入半睡眠狀態了。

電話突然響了，他拿起聽筒，一個沙啞而陌生的聲音：「請幫我找三樓A座的霍海倫小姐。」

「抱歉，我無法幫您聯絡個人住室，您該直接打電話。」

終於有一天夜晚……

老葛晚上因為有事，他們便又換了一次班。因此賴利在十二點的時候纔到達公寓。大廳裡那些盆栽的樹影加上昏黃的燈光，使他看來有些像停棺的廳堂。兩點鐘，賴利雖然看着書，但已經進入半睡眠狀態了。

電話突然響了，他拿起聽筒，一個沙啞而陌生的聲音：「請幫我找三樓A座的霍海倫小姐。」

「抱歉，我無法幫您聯絡個人住室，您該直接打電話。」

螢光幕上出現那人的臉孔——六樓H座的艾先生，醉醺醺地叫道：

「老葛！」

「早安，艾先生，我不是老葛，我是賴利。」

「喔，賴利，賴利——我又卡住了，下來幫我把它停好吧！」

「來了，艾先生。」

這次花的時間比往常要久一點，因為車子放好以後，他又要扶他上電梯，帶他到房間去，只差把他放上床去。而樓下大廳却足足空了十分鐘有餘——危險的十分鐘，因為講究規章的住客要是進來的話，便會對他離職而打小報告的。等他回到大廳以後，不見有人進出的模樣，他纔吐一口氣在椅子上坐下來，可憐的艾先生，他想：人們總有他們的方法來解決寂寥的痛苦，祇是因人而異。接着他又想起霍海倫小姐的事，現在亞傑生回來了，三樓A座會有什麼變遷？霍小姐會搬走嗎？

突然那部白色轎車又出現在門外了，從裡面跳出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那個霍小姐的朋友，另一個是白髮上了年紀的人，但却有一副碩壯的體格；他們一起衝進大廳。

話上去。」賴利一時睡意全消。

「我沒她的電話號碼，電話簿上也沒有……」聲音有點不耐煩：「她的號碼是多少？」

還有一件事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就是不能告訴別人住客的電話號碼，甚至像霍小姐這種還無法在電話號碼簿上查到的新號碼，也不例外。因此賴利肯定地說：

「抱歉，我實在愛莫能助，規章不准我們——」

「她媽的，我是亞傑生！三樓A座是我的套房！」

「噢，」賴利從驚嚇中抑制下來後，倒吸了一口冷氣，微弱地漫應一聲，接口說：「亞先生，我實在抱歉……這樣好了……您把您的號碼給我，我跟霍小姐聯絡上以後，再叫她給您電話。」

「我是在路上的一家店裡，」亞傑生很高興地說：「……電話號碼是——啊，算了，算了。」

於是電話便斷了。

賴利坐在那兒呆望着電話，慢慢地纔清醒過來，他察覺得出來，這公寓和霍小姐的關係將要改變了。而且將很急遽，在這事件當中，他會成功或失敗，他自己也不曉得。

這時一部汽車開入停車場，把他從沉思裡拉回來，

「我是亞傑生！」那陌生人大吼起來，幾乎震掉了天花板上的吊燈，接着又說：「你就是那個和我談話的傢伙？」

「是的，先生，」賴利迅速地站了起來。

「我們打過電話給她，但她沒有接，這麼晚了她是會出去的，用你的電話總機和她聯絡，快！」

「是的，先生，」賴利轉過身去在總機上撥了她的號碼，然後一壓按鈕，這樣霍小姐房裡的電話應該響了，但是聽筒裡却聽不見聲音。

「她一定是把電掣拔掉了。」

「你有房門的鑰匙嗎？」那個開白色轎車的人問道

「我有一串總鑰匙——」

「走，上去！」亞傑生咆哮起來。

電梯的門在他們後面關上，昇降機開始上昇，他的眼睛來回打量他們兩個人，他們的眼睛神色都很凝重，為什麼一個電話就引出這許多紛擾？公寓裡的人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打不通電話，照以往成例，有人是沒有鑰匙進不去，有人是進錯了房間，但都是小事化無。

現在亞先生和他的同伴急成這副德性，沒有疑問，他們一定知道霍小姐會發生什麼事，祇是他不曉得罷了。昇降機一停，門打開後，他便立刻衝出。

在三——A的房門外，有人影一閃，回看了他們一眼，便朝側邊的樓梯衝出去。

「嘿！」賴利高喊一聲。

走道很長，而三——A房門距樓梯要比到電梯近一截路，眼看那傢伙便要免脫了，好在他和樓梯之間還隔着一道關着的門，他必須先打開門纔逃得下去，而賴利在衝刺間並沒有人擋住去路，於是他們在進門處纏成一堆，賴利用一種足球裡的動作，把對方壓倒，然後再把他從地上抓起來。他是個細瘦身材的人，手中還握着那串他試着來開啓霍小姐的門的鑰匙。

「走吧，雜種！」賴利把他押返三——A的房門口，亞傑生和海倫的那個朋友正在那邊等着。

「好身手，老白！」那朋友說。

「做得好，年輕人！」亞傑生說着，一邊用手指輕敲着海倫的房門。「海倫，妳在裡面嗎？我是傑生。」

門開了，霍海倫穿着一件睡衣——粉紅得誘人的睡衣，瞪着大眼睛望着進來的三個人和賴利手中的那個人

的臉孔。

「我去把睡袍穿上」。她說。

「妳沒怎樣吧？」她那朋友關心地問道。

「我很好，湯姆，進來吧，你們幾個，我一下子就出來。」

他們一起坐在三——A佈置雅緻的客廳裡，那個人則被賴利按倒在地板上不能動彈。她再從臥室出來時，被這景象嚇了一跳。

「我比預定的時間早回來一天，本來我想……妳沒有接電話。」亞傑生抱怨地說：「起初我試着從湯姆處找你，後來又試着從樓下，到底怎麼啦？」

「我聽見他試着打開門的聲音。」她瞪着賴利的「囚犯」解釋說：「本來我想撥電話到櫃台去，但又怕他會一下子衝進來，於是就藏在小壁櫥裡，萬一他進來的話，我可以從後面溜出房去。」

那個叫湯姆的頗表讚同地點點頭說：「好主意！」

「他看來不像是危險性很大的人，是不是？」她說

「你的鑰匙從哪來的？」賴利問那個人說。

「檢到的。」

「妳有沒有丟過鑰匙？」

「沒有。」海倫說。

賴利檢視了一下那些鑰匙發現那鑰匙，包裹還有汽車匙和門匙，而上面的姓名縮寫也不是霍海倫的，上面刻着J.S.M，他再仔細看一下那門匙上所打的號碼已經不太清楚了，他把它遞過去給海倫看。

「是八樓A座毛太太的。」他說：「看起來有點像3——A，可是却是個8字，她是在幾個禮拜前把鑰匙弄丟的。」

「難怪我進不去，哼！」地板上那個人抱怨道，幾乎快哭出來了。

「你現在可以毫無困難地進去你該進的地方了。」賴利站了起來，喊道：「走吧！」

「等一等。」亞傑生說。

「亞先生，我必須回櫃台去打電話給警察。」

「多待會兒也是一樣的，孩子，我叫亞傑生，我想已經跟你說過了。」亞傑生做了個手勢，說：「這是霍醫生，霍小姐的哥哥，我們等一等會再見面的，今晚你幹得很好。」

「哥哥？」賴利茫然地望着霍海倫。

「當然啦，」她說：「你不曉得？」

十分鐘之後，警察接到電話，便立刻趕來把賴利抓到的宵小帶走，大概祇有法律知道他會怎麼樣。他叫做艾比，是利用賴利幫艾先生上樓時，潛進公寓的。「如果你知道我是等了多少個晚上，來尋找空檔進去的話」他歎息着對賴利說：「你該會覺得我很抱歉的。」

半個小時後，亞傑生與霍醫生相偕從三——A下來

「嗨，賴利！」亞傑生走到櫃台邊停了下來，說：

「你看到我們那副樣子衝進來，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吧！我想我該把事情對你解釋一下。」他接口說：

「其實事情很簡單，霍小姐有病，她沒有來接電話，你想想看，她的兄長和我怎能不着急？」

「病了？」賴利皺着眉頭，幾乎不敢相信。

「所以你一定發現過——」她的哥哥接下去說：「她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散步；她每晚都走到我那地方去，然後再由我開車送她回來。還有，我沒有回去那一天，她必須步行回家時，謝謝你還開車去接她。那次是因為我需要北上，去傑克遜城安排一次會議，回城時，車子在離家幾哩外拋錨了，未能及時趕回去。」

# 拾德譯叢價格一覽

## 最新出版叢書

湯先生奇遊記 (物理世界探奇) .....	15元
協奏曲 .....	25元
芭蕾的故事 .....	18元
太空十年 .....	15元
通訊衛星與太空發展 .....	5元
史前穴居人的故事 .....	5元
海狼 (再版) .....	15元
船場 上、下二冊 .....	25元

①本刊的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②請利用郵局2587號劃撥賬戶匯款，不需要匯費

書名 定價

西洋歌劇的故事 .....	18元
交響樂的故事 .....	20元
樂器樂的故事 .....	15元
室內樂 .....	10元
蕾綺表姐 .....	12元
白衣女郎 .....	25元
朱門恩怨 .....	25元
盲者之歌 .....	25元
歡樂山莊 .....	6元
女營韻事 .....	8元
華莊烟雲 .....	12元
國際冷戰用間錄 .....	28元
鏡中謀影 .....	8元
謀影寒 .....	10元
義士魂 .....	10元
著名發明家的故事 .....	5元

(售罄待再版)

交響樂曲譯叢 .....	6元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	14元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	10元
序曲音詩與管絃小品 .....	20元
波城世家 .....	24元
黑貓規 .....	9元
北敦莊 .....	7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	7元

書名	定價
沙漠的故事 .....	5元
叢林的故事 .....	5元
電子的故事 .....	5元
海洋的故事 .....	5元
天氣的故事 .....	5元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	5元
化學神奇的故事 .....	5元
永變岩石的故事 .....	5元
星空的故事 .....	5元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	5元
世界五大河流 .....	5元
漫談原子 .....	5元
科學家與發明家 .....	6元
技術及經濟開發面面觀 .....	10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	25元
大地的狂熱 .....	20元
紐約大都會傳奇 .....	10元
吉屋召租 .....	15元
柏林孤城錄 .....	35元
鷗搏萬里 .....	15元
精神與肉體 .....	10元
南太平洋的故事 .....	20元
探測海底的奧秘 .....	6元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	6元
飛向太空 .....	8元
石油的故事 .....	9元
象目睽睽 .....	12元
環球罪案搜奇錄 .....	12元

賴利在誤會水釋後，臉上第一次露出愉快的笑容，但不以為然地說：「她看起來並不像生病的樣子。」他不希望他所夢寐企求的女孩子身上有一點瑕疵。

「有一點脊髓灰白質炎，她認為無所謂，所以沒有說出來，但是現在已經康復了，不久便要回醫院工作，也許你不曉得，她是一個護士。」她哥哥解釋道，並伸出手來握住賴利的手，說：「總之，謝謝你了！」

「還有醫院方面的道謝。」亞傑生頻頻點頭說：「我不知道醫院要是沒有海倫的話，會成爲什麼樣子，雖然這幾個月來，她並沒有正式在工作，但對那些孩子來說，她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那些跛腳的兒童。」

他們走了以後，賴利滿意地坐在櫃台前，愉快地回想着霍海倫的事情，想像她在道席醫院爲兒童看護的模樣；霍海倫就是霍海倫嘛！他不覺對自己的迂而啞然失笑。忽然電話響了。

「賴利嗎？」她問道，然後愉悅地說：「你知道嗎？我忘了向你道謝了。」

「妳不必謝我，霍小姐！」賴利說。

「還有一件事，賴利，我明天要搬走了。」

「搬走？」他覺得他好像整個跌進水窖裡去了。

「是的，亞先生在他到歐洲去的時候，讓我在他的地方住，現在，他回來了，我就必須搬走了，我在醫院附近找到一棟房子。」

水窖突然溶解，他覺得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從心底昇起，他說：「什麼？那妳住得離我很近嘛！霍小姐。」

「我在湖西街四百二十號。」

「妳在四百二十九？」他問道：「我在四百二十二，就在妳隔壁。」

「是的，」她說：「我曉得！」

譯自：Good Housekeeping Jan 1969

△有一次喬路易說，他身經百戰，所挨過最重的一拳，是稅捐處的給他的那拳。

△解決芝加哥空氣污染問題有個妙方。可以將烏煙瘴氣運到紐約去排放，保證不會有人注意到。

△一位法官說，「我並不贊成死刑，但是，不處以這樣的重刑，怎麼能讓他們改悔呢？」



# 黑手黨傳奇

## 第三部

Mario Puzo 作  
山 應 節 譯

## 第一章

在新罕布什爾鄉下小鎮，任何一件外來事物，都會被家庭主婦和商店老板隔着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因此，當一輛紐約牌照的大黑汽車，開到凱愛丹家門口時，全鎮的人都知道這回事。

凱愛丹雖然是大學生，仍脫不了鄉下姑娘習慣，也爬在臥室窗口窺望，她剛做完功課，正要下樓吃午飯。這輛大黑車在她門口停止，下來兩個大漢，好像電影裡的槍手，她猜到來人必與麥克或他家裡有關，連忙奔下樓梯，準備第一個應門；她不是對麥克朋友來訪感到難為情，而是因為爸爸媽媽都是老式人物，不能想像她會認識這種朋友。

她趕到門邊正好門鈴響起，她向媽媽叫道：「我去開門。」她打開門，看見兩名大漢站在門口，其中一人伸手插進胸袋，就像電影上槍手掏槍一樣，這動作不禁使她吸了一口冷氣，但這人掏出一只皮夾子，翻開身份證明卡給她看。

「我是紐約警察局刑警費立普，」他說：「這位是我的同事謝刑警，請問你是凱愛丹小姐嗎？」

她點頭，費刑警接着說：「我們想跟你談幾分鐘，是關於柯麥克的事。」

她因身讓他們進屋，這時她爸爸走出書房問：「愛丹，是什麼人來找？」

凱老先生滿頭銀髮，儀態十分高雅，雖然他祇是鄉下教堂牧師，但在宗教圈子裡素有學者之稱，凱愛丹對她爸爸不太了解，也不十分接近，但非常信賴他，所以她據實回答：「他們是紐約來的警察，要打聽我一個男朋友的事。」

凱老先生毫不驚異地問：「要不要一道進我書房來談？」

「我們想跟你女兒單獨談幾句，」費立普謙遜地說。

「這要看我女兒的意思，」凱老先生禮貌地答，回頭問他女兒：「你願不願意跟他們單獨談話？還是要我或媽

媽陪你？」

「不必了，」凱愛丹搖頭說。

凱老先生於是向費立普說：「你們可以用我的書房，要不要就在我家吃便飯？」

兩位刑警搖頭婉謝，凱愛丹領着他們走進書房。

凱愛丹在她爸爸的大皮椅子上坐下，兩名刑警拘束地並排坐在沙發邊，費立普首先打開話題：「凱小姐，過去三星期內，你有沒有見過柯麥克，或接到他的任何消息？」

就這一個問題，已經予她充份警覺；三星期前，她從波斯頓報紙大字標題，得知紐約警長和一名毒販被殺消息，報上透露此一兇殺案與柯家幫有關。

「沒有，」凱愛丹搖頭說：「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是在他去醫院探望他爸爸之前，距現在差不多有一個月了。」

「我們知道那次見面的事，」另一名刑警組聲說：「那次以後又有過接觸沒有？」

「沒有，」凱愛丹說。

「如果你跟他有接觸，請讓我們知道，」費立普禮貌地說：「我們有極重要的事找他談，我要警告你，如果你瞞着我們給他任何幫助，會給你惹來極嚴重後果。」

凱愛丹聞言坐正了問道：「我為什麼不該幫他？我們就要結婚，夫妻應該互助。」

「如果你幫助他，你將成爲共犯，」另一名刑警接口說：「我們找你男朋友，是因爲他殺了紐約警長和一名線民，我們知道這件案子是柯麥克做的。」

凱愛丹不禁失聲而笑，她說：「麥克才不會幹這種事，他跟幫會毫無關係，我陪他去參加他妹妹的婚禮時，親眼看見他們對待他如同外人；如果他現在躲了起來，那是不願意受到打擾而已，他決不是槍手，我了解他甚過任何人，他是個最守法的人，從不說謊，更別說殺人。」

「你認識他多久？」費刑警溫和地問，

「一年多，」凱愛丹答，望着兩名刑警臉上現出笑容。

「我想有點事該告訴你，」費刑警說：「那晚他離開你，就去醫院；走出醫院時跟執行公務的警長發生爭吵，他出手攻擊警長，但挨了一頓教訓，下巴被打破了，還掉了幾顆牙齒，他的朋友把他送回長堤家中，隔天晚上，跟他衝突的警長被殺，而柯麥克同時失蹤，我們有情報知道他是兇手，但缺少法律證據；飯店侍者認不出他的照片，但也許能認明本人；我們扣押了蘇祿的司機，他不肯招供，但我們有辦法讓他開口，祇要把柯麥克抓到手；現在，全紐約警探都在搜尋他的下落，聯邦調查局也在找他，他決跑不掉，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下落，所以我們才來找你幫忙，希望你能提供一點線索。」

「我一個字都不相信，」凱愛丹冷冷地說；聽到麥克下巴破裂使她感到一陣心疼，但仍不相信麥克會開槍殺人。

「如果麥克跟你有接觸，你會告訴我們嗎？」

凱愛丹搖頭，另一名刑警粗魯地說：「我們知道你們兩個在旅館共宿的事，我們有旅館記錄和人證，如果這件事情上了報，會使你爸爸媽媽非常難堪。像他們這種有身份的人，怎受得了女兒跟流氓混在一起，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我就叫你爸爸進來，把這件醜事告訴他。」

凱愛丹吃驚地望着他們，然後起身打開書房門，她看見爸爸站在客房窗邊吸煙斗，她叫道：「爸，請你進來好嗎？」

凱老先生聞聲回頭，邁步走進書房，伸手挽住女兒的腰，面向兩名刑警問：「有什麼指教？」

他們沒開口，凱愛丹冷然望着謝刑警說：「你自己告訴他。」

謝刑警窘紅了臉說：「凱先生，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是爲你女兒好；她跟一名流氓混在一起，而這名流氓是槍殺警長兇嫌，我剛才告訴她如不跟我們合作，會惹上嚴重後果，但她似乎不了解這件事的嚴重程度，也許你可以勸

勸她。」

「這簡直荒唐，」凱先生禮貌地說。

謝刑警咬了一下牙說：「你的女兒跟柯麥克認識了一年多，他們以夫妻名義在旅館登記住宿，柯麥克現在是殺人兇嫌，但你女兒拒絕向我們透露任何有關情報，這都是事實，你可以稱之謂荒唐，但我能提出一切證據。」

「我不是說你們荒唐，」凱老先生溫和地說：「我祇是不相信我女兒會惹下嚴重後果，」他幽默地加上一句：「除非你認為她是女流氓。」

凱愛丹驚訝地望着她爸爸，沒想到他竟如此輕描淡寫地把這件事一筆帶過。

凱老先生恢復嚴肅的表情說：「無論如何，我向你們保證，祇要那個年輕人在這裡一露面，我就立刻向警方報告，我女兒也一樣，現在，如果你們不見怪，我們要去吃午飯了。」

他禮貌地送走客人，挽着女兒走向廚房，他說：「快來吃飯，媽媽等急啦。」

走進廚房時，凱愛丹忍不住眼淚直流，一則由於剛才的驚恐，一則由於對爸爸的感激；她看見媽媽一聲不響把飯菜端上桌，心裡明白爸爸一定把兩名刑警來找的事告訴了她，所以她根本不問。一家三口圍桌而坐，爸爸低頭默誦祈禱詞。

凱太太是個矮胖的女人，一向衣着整齊，頭髮也梳得一絲不亂，從未見過她蓬頭垢面的樣子。她瞥了滿面淚痕的女兒一眼說：「愛丹，不要弄出這付樣子，我相信不會有任何事發生，那孩子是達特茅斯學生，怎會和流氓攪在一起。」

凱愛丹抬頭驚異地問：「你怎麼知道麥克哈達特茅斯大學？」

凱太太洋洋自得地說：「你們年輕人喜歡鬼鬼祟祟，自以為騙過一切人，其實我們早知道啦，你既然不告訴我們，我們也就不提。」

「但你們怎麼知道的？」凱愛丹問，她因為剛才謝刑警說破她和麥克同宿的事，感到難為情，不敢跟她爸爸對

眼，所以沒瞧見他臉上的笑容。

「當然是我們拆看了你的信囉，」凱老先生說。

凱愛丹又驚又怒，現在她敢於直視爸爸的臉，他做的事比她犯的罪更為可恥，使她簡直不能相信。

「爸，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凱老先生微笑着她說：「我權衡輕重，私拆信件固然不應該，不關心我獨生女兒更不成話，因此我選擇前者。」

凱太太這時也插嘴說：「總之，親愛的，你這麼大簡直不懂事，從不向我們提起那個男孩子，我們祇好自己調查。」

凱愛丹心想幸好麥克在信上從不寫肉麻話，否則豈不丟死人，她說：「我沒對你們提起他，是惟恐你們害怕他的家世。」

「我們果真害怕，」凱先生愉快地說：「說正格的，麥克有沒有跟你連絡？」

凱愛丹搖頭：「我不相信他犯任何罪，」她說。

她瞧見父母交換了一下眼色，於是凱先生溫和地說：「如果他沒犯罪而消失影踪，可能遭遇了什麼意外。」

凱愛丹先沒聽懂，隨即恍然大悟，起身奔進自己房間。

三天之後，凱愛丹在長堤柯家堡門前跨下計程車，她事先打電話連絡好的；韓棠默在門口迎接她；見到韓棠默使她非常失望，因為她知道從他口中探不出任何消息。

韓棠默把她領進客房，替她倒了一杯茶，屋裡還有幾個人，但小子不在。她開門見山問道：「你知不知道麥克在那裡？我怎麼跟他聯繫？」

「我們知道他平安，但不知道他在何處，」韓棠默圓滑地回答：「他聽到警長被殺消息，惟恐受到牽連，決定

暫避風頭，他告訴我，隔幾個月再跟我們連絡。」

「他的下巴是不是真被警長打破了？」她問。

「我想是真的，」韓棠默答：「但麥克不是匪誓必報的人，我確信他不會做出這種事。」

凱愛丹打開手提包，取出一封信說：「如果他跟你聯絡，請替我把這封信寄給他好嗎？」

韓棠默搖頭：「如果你向警方說出我收下這封信，我就有知情不報罪嫌，你爲什麼不多等一會，麥克會跟你聯繫的。」

她喝完茶起身離開，韓棠默送到到門口，看見一個矮壯的老太太站在外面，凱愛丹認出是麥克的媽，她伸手招呼道：「您好，柯伯母？」

老太太凝神看了她一下，於是風乾橘子皮似的臉上堆出笑容說：「哦，你是麥克的小娃娃，你吃了東西沒有？」

凱愛丹回說沒有吃，而且也吃不下，但老太太氣憤地回頭對韓棠默用意大利話埋怨一通，然後用英語說：「你連咖啡都沒請她喝一杯，太不該了。」

老太太抓緊凱愛丹的手，把她拖進廚房，凱愛丹沒想到老太太的手竟是如此柔軟和溫暖。

「你喝杯熱咖啡，吃點東西，然後我派人送你回家，」老太太關切地說：「像你這種好孩子，不該獨個兒坐火車。」

她替凱愛丹脫下帽子和大衣，把她拉在椅子上坐好，幾秒鐘後，凱愛丹面前堆滿食物和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

「我是來打聽麥克消息的，」凱愛丹怯生生地說：「韓先生說沒人知道他在那裡……」

韓棠默趕緊接口說：「我們祇能告訴她這些，媽。」

柯老太太白了他一眼說：「我要你來提醒？我丈夫都毋需如此，天主保佑他。」說完畫了一個十字。

「柯老伯好嗎？」凱愛丹問。

「很好，」老太太答：「他老了，變糊塗了，才會發生這種事，」她又倒了一杯咖啡，逼着凱愛丹吃點乳酪和麵包。

咖啡喝完後，柯老太太雙手握住凱愛丹的手說：「麥克不能寫信給你，你也不會得到他的消息，他要躲避兩年，也許更久。你回家去，找個好年輕人結婚吧。」

凱愛丹打開皮包取出信說：「你肯替我轉交給他嗎？」

老太太接過信，輕輕拍了一下凱愛丹的面頰說：「當然，當然。」韓棠默正想阻止，老太太用意大利話吼了幾句，然後把凱愛丹送到門口，迅速親了她下面頰說：「你忘了麥克吧，他不再是你的意中人。」

門外有輛汽車等候，前座坐了兩個人。他們護送她回旅館，一路上默不作聲，凱愛丹也不想開口，她一直在考慮接受一件事實——自己心上人竟是一名殺人兇手——是他生身母親親口告訴她的。

## 第二章

卡羅自從娶了柯家的女兒後，滿以爲會搬進長堤柯家堡，參加家族一切事業，沒想到老爺子祇給他在曼哈坦東區跑馬賽賭登記社安排了一份差事，足堪溫飽，但完全置身圈外，這使他大失所望，對老爺子恨得牙癢癢的。現在，老爺子在街上被人幹倒，他恨不得這老鬼就此一命嗚呼。小子一度是他好朋友，如今登上王座，也許他就此時來運轉，從圈子外擠進圈子裡。

他望着他太太在倒咖啡，天啦，她怎會變成這付模樣，結婚才五個月，全身就像吹脹了的氣球，變成了典型的意大利胖婆娘。

他伸手捏了一下康妮的肥屁股，她向他回眸一笑，他冷眼望着她說：「你身上的肉比豬還多。」

他最喜歡看她受委屈的樣子，眼眶裡蘊着淚水；她固然是老爺子的寶貝女兒，却是他的糟糠妻子；她現在成爲

他私有財產，可以隨意處置，一想到柯家小姐竟是自家下女，就感到吐氣揚眉。

他一開始就欺負她，爲了保護那只裝滿紅色的大口袋，她被他打紫了一隻眼睛，結果錢還是保不住，用去那裡也不得而知，這當然免不了許多爭吵，但他毫不愧悔，他在賭馬和野女人身上竟花了一萬五千元之多。

他感到康妮在背後偷眼望他，他伸手去取對面的甜食，他已經掃光了一盤火腿煎蛋，但他人高馬大，胃口奇怪，他知道康妮非常滿意他這付身胚，不是灰頭土臉，身如酒桶的意大利鄉巴佬，而是金髮白膚，寬肩窄腰的英俊小生；在體力上，他勝過柯家幫一流好漢，諸如：克彼德、戴錫、羅南邦，以及最近被剷除的鮑力——內幕如何，他感到奇怪，並由此想到接掌帥印的小子；如果單打獨鬥，一個對一個，小子也不是他對手，但他備於小子威名，雖然小子對他一向和顏悅色，從未見他怒目橫眉。不錯，小子是他好友，也許老爺子退位以後，一切局勢將會對他有

利。

他討厭住公寓，習慣於西部寬敞的大房間。今天是星期日，正是跑馬賽賭登記社業務最忙的一天，籃球季節已屆尾聲，棒球和賽馬正在開始，他得去社裡照顧一下，他聽見背後康妮悉噤噤作響，回頭看她在搞什麼鬼。

康妮換上一身他最討厭的紐約裝，這是一種大花圖案的綢袍子，腰間繫着一根寬皮帶，兩只拖拖拉拉的大袖子，加上手鐲和耳環，使她看來至少老了二十歲。

「你要死去什麼鬼地方？」

「去長堤看我爸爸，」她冷冷回答：「他還躺在床上，需要人陪伴。」

「小子不是在當家？」卡羅好奇地問。

「當什麼家？」她木然回答。

他火打頭頂上冒：「你這個小母猪，竟敢跟我頂撞，小心我一拳把孩子從你肚子裡打出來！」

她嚇成一付鬼像，更激起他的怒火，他跳上去給她一個耳光，臉上立時現出五條指印，他還不消氣，又抽了她三個嘴巴，直到她上唇破裂，腫起老高，他才住手，他不想留下記號。她奔回臥房關上門，他聽見房門下鎖的聲音

他抽了一會煙，直到該換衣服上班的時候，他敲門叫道：「再不開門我就一脚踢開。」

他聽見她起床走向門邊，然後是轉動鑰匙的聲音，他推開房門，她背向着他走到床邊，面壁輪回床上。

他迅速換好衣服，才發現她已經脫掉出客裝；他要她去娘家探望，希望帶回一點好消息。

「你是怎麼搞的？」他問：「挨幾個嘴巴就洩氣了嗎？」

「我不要出去了，」她嗚咽地說；他走過去一把將她翻轉過來，這才發現她爲什麼不肯出門的原因。

這次他一定出手過重，她左半邊臉完全腫起來，上唇的裂口翻起老高。

「好的，」他說：「但我要很晚才回家，星期天是個忙碌的日子。」

他走出公寓大門，看見車窗雨刮上來着一張違規停車罰款通知——是一張十五元的綠單子，他隨手取下塞進車

門暗袋。他今天心情很好，每次打完老婆都使他心舒氣爽，這可以消除一些老爺子對不起他的怨氣。

第一次打傷她時，他可擔了一份心思；她逕直回娘家向父母告狀，害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但當她回來後，却變得異常恭順——像個賢慧的意大利妻子，爲了彌補前愆，他也立志做了幾個星期的好丈夫，對她十分體貼，每天早晚都跟她親熱，感激之餘，她終於向他吐實，把那天回娘家經過，向他和盤托出。

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爸媽哭訴以後，發現他們的反應非常冷淡；媽媽當時還有點心疼，要爸爸向卡羅告誡

一番，但爸爸却一口拒絕說：「她是我的女兒，但現在却屬於她丈夫，他知道做丈夫的責任，連意大利皇上也不能

干涉夫妻間事，你回去學乖些，讓他不再打你。」

康妮氣得問她爸爸：「你有沒有打過老婆？」由於她是爸爸掌上明珠，所以才敢這樣頂嘴。

「她從未做出惹我打她的事，」她爸爸回答說；她媽媽坐在一旁微笑點頭。

她告訴他們，她丈夫怎樣奪去她的錢袋，花去那裡也不知道，不料她爸爸却聳聳肩說：「如果你媽媽也有那許

多私房錢，我也會這樣對付她。」

康妮垂頭喪氣地回家，心裡又迷惑又害怕，她一向是爸爸的小心肝，簡直不懂他現在爲何對她這樣冷淡。

但老爺子的冷淡是裝出來的，他查明卡羅把那筆錢花在何處，於是在卡羅主持的跑馬賽賭登記社設下眼線，把卡羅一切行動向韓棠默報告，老爺子自己不出面干涉，因爲你怎能威逼女婿善待女兒？當康妮有喜後，他確定當初第一次向女兒大聲斥責：「他是你孩子的爸爸，你要你的孩子成爲無父孤兒？」

獲悉詳情的卡羅，從此益增信心，對自身安全毫無顧慮，不時向社裡兩位同事沙禮和郭奇吹牛，誇耀自己完全不怕老婆，祇要她稍微有點不聽命令，就給她一頓好打；他看到這兩個小子眼中現出的尊敬神色，佩服他膽大包天，竟敢修理老爺子的千金。

但卡羅如果發現小子也知道他打老婆的事，就不會如此篤定，而小子雖然性烈如火，却也不敢違反老爺子的嚴命，因此他極力避免與卡羅碰面，以免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

因此在這個明媚的星期天上午，卡羅隨心所欲地打過老婆，愉快地駕着車子去辦公室，却沒看見小子的汽車正從對面駛向他家。

小子離開戒備森嚴的柯家堡，溜進城跟孟露西過了一夜。回家途中他隨帶四名保鏢，兩前兩後，他不要保鏢坐在自己車中，因爲他能够應付任何直接襲擊，所以他進城跟情婦幽會十分安全，祇要走動得不太勤就可保無虞。突然他靈機一動，想到卡羅今天一定去辦公室照料跑馬賽賭生意，這龜兒子捨不得給太太買輛車，何不順道去把康妮接回家走走。

他等着前面車裡的兩名保鏢走進公寓，自己跟隨在後，而後面車裡兩名保鏢則把車停在他汽車後面，注意街上動靜；他自己睜大眼睛，提防這百萬分之一的挨冷槍機會——這是他從一九三〇年幫會大決戰中得來的經驗。

他從不乘電梯，這是死亡陷阱；他快步爬上公寓八樓，舉手敲門，他看見卡羅汽車對面駛過，知道一定留下她獨自在家，但沒人應門，他再敲了幾下，才聽見他妹妹膽怯的聲音問：「是誰？」

這膽怯的聲音使他迷惘，小妹一向活潑開朗，膽子跟家裡所有人一樣大，怎麼現在變成這付模樣？他答：「是我，小子。」

房門打開，康妮哭着投向他懷中，他莫明其妙地楞住了，仔細一看她的臉，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推開妹妹，回身下樓，康妮看見他臉上激怒神色，一把拖住他不放他走；現在她是害怕得大聲哭泣，她知道自己哥哥的脾氣，所以從不敢向他訴苦，她連扯帶拉把他拖進房裡。

「那怪我，」她邊哭邊說：「是我先跟他吵架，我要抓他的臉，所以他才打我，他真的沒想到會失手打得這樣重……」

小子儘力壓住怒火問：「你今天要不要去看老爺子？」

她沒回答，他接着說：「我以爲你要去，所以順道來接你。」

她搖搖頭：「我不想讓他們看見我這付形像，我下星期再去看他。」

「好的，」小子說，他拿起電話撥號碼：「我找個醫生來替你把傷口弄弄好，你現在要特別當心，預產期是什麼時候？」

「再兩個月，」康妮答：「哥哥，請你不要做出任何事，我求你！」

小子勉強裝出笑容：「你放心，我不會使你的孩子在出生以前就成爲孤兒。」他輕吻康妮未受傷的一邊面頰，轉身離開公寓。

卡羅主持的跑馬賽賭登記社，設在紐約東區一、二街一、二號糖果店後進。在這星期日上午，已經有許多趕早場的賭客，他們帶着孩子在店門附近行人道上投擲棒球爲戲；當他們看見卡羅汽車駛來時，就給孩子買冰淇淋，讓他們保持安靜，然後仔細閱讀報上棒球大賽消息，根據出賽球員和主投手人選預測勝算百分比，好決定購買勝隊賭票。

卡羅走進糖果店後面的大房間，他的兩位登記員——矮小的叫沙禮，高大的叫郭奇——已經準備停當，他們面前放着厚疊紙條，以便登記客人所下賭注，牆邊掛有一面黑板，用粉筆寫着參加大聯賽十六隊隊名和賽程，讓

賭客一目了然——那兩隊在那天比賽，以及比賽結果和勝算比率。

卡羅問郭奇：「糖果店的分機今天檢查過沒有？」

郭奇搖頭說：「查過了，偷聽不到電話。」

卡羅拿起牆邊的電話撥動號碼，沙禮和郭奇望着他記下（情報）——當日各場比賽勝算比率；其實卡羅還被蒙在鼓裡，因為他倆早已獲得（情報），並奉命核對卡羅的工作。卡羅上任第一週就鑄成大錯，把勝算比率在黑板上寫顛倒了，害得社裡一星期賠出六千多塊，也證實老爺子對這位寶貝女婿的判斷，老爺子從此下令，卡羅一切工作均須派人核對。

在正常情形下，柯家幫高級人員從不過問屬下業務細節，因為其間隔有五個階層，但這個差使乃為老爺子考驗女婿之用，因此直屬軍師韓棠默，每天都要送報告給他。

勝算比率一經寫上黑板之後，賭客擁進糖果店後廳，爭先記錄當日情報；有些賭客手裡還抱着孩子，一名豪賭的客人想從孩子口中得到靈感，他笑着問抱在懷裡的小女孩：「你今天喜歡『巨人』還是『海盜』？」

小女孩被這些球隊的名字唬住了，她說：「巨人是不是比海盜更厲害？」孩子的爸爸笑開了。

賭客在兩名登記員桌前排成長隊，登記員寫明賭注，隨手扯下紙條，裹住收來的鈔票交給卡羅；卡羅從後門進入二樓公寓，打電話給總交易所登記客人姓名和所下賭注，把錢鎖入牆邊一具暗保險箱，再把紙條燒燬丟進抽水馬桶沖掉，然後回到糖果店後廳。

三個人直忙到下午一點半鐘，才得稍事休息，他們走出店門吸點新鮮空氣，望着街邊的孩子在玩球，一輛警車駛過，他們不以為意，因為後台硬實，管區警察也奈何他們不得；即使由最高階層下令突擊檢查，也會預先得到風聲，及早躲避。

郭奇走到卡羅旁邊坐下，他們談了一會棒球和女人，卡羅笑着誇口說：「我今天又給我老婆一點教訓，讓她知道誰是一家之主。」

郭奇不經意地問：「她肚子現在一定很大了，是吧？」

「嗯，我祇抽了她幾個嘴巴，」卡羅說：「我沒有傷她肚子，她以為她能支使我，我才不吃那一套。」

附近還有一些賭客在談論棒球賽事，突然街上玩棒球的的孩子四散奔逃，一輛汽車急駛而來，在糖果店門猛然停止，輪胎因急剎車而發出尖銳怪響，駕駛座上的人，幾乎就在車停的時候跨出車廂，動作之快使人出乎意料，這個人就是小子柯山帝。

他滿面怒容衝向卡羅，一把扣住他的頸子要拖他走，但卡羅伸出兩隻強壯的臂膀，抱緊欄杆鐵柱不放，他用肩背護住頭臉，身上的襯衣被小子扯成碎片。

此後的景象令人噁心，小子又打又罵，拳如雨落，卡羅雖然身強力壯，但既不抵抗，也不求饒；郭奇和沙禮站在旁邊不敢勸阻，他們以為小子立意要當場打死他姐夫，誰也不想自找苦吃。玩棒球的的孩子本想找開車的人理論，責怪他不該攪散球局，但看到這種毆打場面都嚇呆了。這時另一輛汽車趕到，兩名保鏢跳出車廂，看到這幕景象，也不敢出頭干涉，祇好站在旁邊擔任警戒，以免有人出手幫助卡羅。

最使人噁心的，就是卡羅對兩點般的拳頭毫不閃躲，但也許正因此保住了他的性命，小子終於消失怒氣，望着他罵道：「你這龜兒子，下次再敢打她，我就要你的命！」

這句話不啻是大赦令，因為小子如果決心殺他，就不會說這句話；而這句話正表示小子下不得毒手。卡羅繼續低着頭，既不開口，也不看小子一眼，直到汽車開動離去，耳邊傳來郭奇的聲音：「喂，卡羅，別再站在這兒，讓我們回店裡去。」

卡羅這才敢鬆開雙臂，站直身體，他發現四下圍着許多人看熱鬧，他感到輕微昏眩——乃因恐懼而起；其實他挨了一頓拳頭，並未受到重傷，皮不破血不流，祇是頭臉凸出許多腫塊，他讓郭奇扶着他回到店內，用水塊敷在臉上，恐懼消失後，他感到一陣噁心，伏在水槽邊張口大吐，郭奇站在旁邊扶住他的頭，就像喝醉酒一般；然後把他攙進二樓房間，讓他躺在床上歇息，卡羅毫未注意沙禮踪跡不見。

沙禮溜到第三街把全部經過向羅南邦報告，羅南邦用電話報知他的大頭目克彼德，克彼德頓足叫道：「小子的毛包脾氣，真他媽的該死！」他適時把話筒掩住，所以羅南邦沒聽見他在罵街。

克彼德打電話到長堤找到韓棠默考慮片刻說道：「你派人開車在紐約到長堤的路上巡弋，能派出多少人、車就派多少，可能小子在路上遭到意外，你知道小子一發火就昏了頭，也許我們對面的朋友已經知道他進城的事，誰也不敢保險。」

「等我的人趕去，小子恐怕已經到家了，」克彼德懷疑地說：「唐家班的人也許趕在我前面。」

「我知道，」韓棠默耐性地說：「大家盡力而為吧，老克。」

克彼德打電話給羅南邦，叫他設法抽派人手，駕車在長島路上巡弋，而他自己隨帶三名保鏢，坐上他最心愛的凱迪拉克，自大西橋駛向紐約。

糖菓店一名夥計，是接受唐家幫津貼的眼線，立刻把消息報告他的關係人，但唐家幫尚未進入戰時情況，消息要一層一層的傳報上去，等到軍師接到消息時，小子已經安抵長堤柯家堡，準備面領老爺子的斥責。

### 第三章

一九四七年，柯家幫以一敵五的艱苦戰爭，使雙方都蒙受重大損失。爲了追索殺害馬魯克警長的兇手，警方械例對整個黑社會施以壓力，不顧他們後台的政治背景，迫使一切非法營業陷入停頓。

柯家幫主要收入是靠賭場，在警方壓力下，兜攬員首先墜入警網，隨後賭場管帳也受到突擊搜查，而損失大量金錢，受害的管帳向他們頭目訴苦，問題被帶到本幫高層會議桌上，但商討不出任何辦法，賭場管帳奉命結束生意，而由當地流氓接替營業。以賭業最興隆的哈林區爲例，黑人流氓被允許接管賭場，他們採用流動方式，使警方摸不到底，頻頻撲空。

馬魯克警長遇刺身亡之後，有些報紙刊出他與毒梟蘇綠勾結情事，指出他死前曾接受大量金錢。此項消息係由韓棠默所提供，警方拒絕證實，也不否認，但報復的意念却大爲消滅；韓棠默深知警方弱點，爲了維護法律和社會秩序，他們冒着生命危險與歹徒搏鬥，當他們千辛萬苦捕獲元兇正犯時，却常遭受到政治壓力，神通廣大的惡律師，利用法律漏洞，爲他們罪大惡極的僱主洗脫罪名，法官也跟他们一鼻孔出氣，當律師和法官都使出絕招時，州長或總統還握有特赦大權；久而久之，警方也學乖了，爲什麼他們不能接受歹徒的賄賂？他們也需要錢；他們的兒子爲什麼不能讀大學？他們的太太爲什麼不能去高級商店買東西？爲什麼他們不能去佛羅里達渡假？何況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執行任務，這不是開玩笑。

然而警方却有一條牢不可破的自律界線，他們接受賭場津貼讓他們繼續營業；他們接受超速和違規停車者的紅包，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接受妓女的孝敬，對她們不加干涉；但他們決不接受毒梟；持械槍劫，強姦和謀殺兇手的賄賂，這是他們人格尊嚴，不容損害，也決不可能讓步。

謀殺警長簡直大逆不道，但當他們獲悉警長死前係與毒梟共餐，不禁沖淡了復仇意念，何況他們要償還許多欠債；汽車分期付款，孩子的學費斷了這條財路，生活立時就起恐慌。無照攤販的紅包祇够付午餐費，而違規停車罰款也僅能充零用錢，至此警方終於讓步，他們抬高保護費，准許幫會繼續營業，而社會表面秩序亦逐漸恢復。

僱用私家偵探保護臥病養傷的老爺子，乃是韓棠默的主意，但小子還不放心；二月中旬，老爺子脫離險境，即由救護車接回柯家堡。老爺子的臥室經過裝修，幾乎成了一間私人醫院，具有各種急救設備，特別護士每天廿四小時輪流值班；在重金敦聘下，甘大夫成爲柯家私人醫院的住院醫師——直到老爺子僅需護士單獨照料爲止。

柯家堡本身也變得堅不可摧，附近房屋均調駐本幫兵士守護，而原來住戶則供給旅費，請他們外出渡假。

弗雷被送往拉斯維加養病，順便讓他留意豪華旅館賭場業務情況。拉斯維加屬西海岸幫會控制，他們嚴守中立，並保證弗雷安全。紐約五大幫也無意廣樹仇敵，對漏網的弗雷不作斬盡殺絕之念，紐約當地的麻煩，已經够他們受的。

甘大夫嚴禁老爺子親涉政事，但醫生威權在柯家堡完全失效。老爺子堅持作戰會議在他屋裡舉行，於是小子，韓棠默，克彼德和戴錫都在他床前集合。

老爺子病體衰弱，還不能多說話，但他要旁聽和使用否決權，當他知到弗雷被送往拉斯維加觀察賭場業務時，頻頻點頭表示讚許；當他獲悉唐布諾被柯家兵士狙殺時，就搖頭嘆氣；而最令他氣惱的，就是麥克因殺死蘇祿和馬魯克，被迫逃往西西里；當他聽到這件事時，揮手示意要他們出去。

作戰會議改在小書房繼續進行，小子鬆口氣說。「我想我們該讓老爺子靜養幾個星期，直到醫生同意他過問政事。」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希望老爺子康復視事時，一切問題都安排就緒，我們已得到警方默許恢復營業，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哈林區賭場；那批黑娃娃在這段時期撈足了錢，我不要他們開漂亮新車，我不要他們穿得太好，我不要他們把賭客吃得厲害，我更不要當地流氓霸佔賭場，砸壞我們的招牌；等我們把言語拿過之後，我要一切恢復過去常態。」

「哈林區有兩個狠角色不肯聽命，」韓棠默說：「他們吃油了嘴，嚐到大錢滋味，不肯再回去做兜攬員或小管帳。」

「把他們的名字告訴克彼德，」小子聳肩說：「這是他的工作，把這件事擺平。」

「沒問題，」克彼德向韓棠默保證。

戴錫提出最重要問題：「等我們一恢復營業，紐約五大幫派人來搗亂怎麼對付？」

「也許他們不敢，」小子說：「他們知道我們會反擊，我已經派人去試探和談可能性，對於唐家娃娃的死，我們可以付出一筆賠償費。」

「我們在談判中準是四面楚歌，」韓棠默說：「他們在過去幾個月中損失許多錢，一定都記在我們頭上，爲了扯平這筆帳，我猜他們會要我們同意販毒，借用本幫政治影響力；換句話說，仍是接受蘇祿的提議，祇撤去蘇祿本人，他們會用武力迫我們就範。」

「販毒免談，」小子斬釘截鐵地說：「老爺子說不不不，除非他改變主意。」

「那麼我們將面臨戰術問題，」韓棠默接口說：「我們的收入是公開的，全靠跑馬賽賭業務，無法避免敵人的突襲；但唐家幫靠娼妓和碼頭工會，我們怎麼反擊他們？其他幫會也有靠賭的，但他們主要收入在於營造業，高利貸和控制工會，取得政府合同，他們有強力後台，在老爺子養病期間，我們的政治關係也落在下風，這才是我們的真正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小韓，」小子說：「我會找出答案，現在讓我們打開和談之路，恢復營業，且看會發生什麼事，再用什麼辦法對付；克彼德和戴錫手下兵強馬壯，何懼五大幫聯合陣線，足可跟他們兵來將往，捉對兒廝殺。」

五大幫突出奇兵，發動意外攻擊，成衣業工會兩名高級人物被殺，死者都是柯家幫的大將；隨後柯家幫賭場也遭到突襲，哈林區最大賭場的大管帳，也被凌虐致死，事情已無轉圜餘地，小子命令麾下大頭目實行「上床墊」。城裡兩座公寓安排妥當，備有床墊供士兵休息之用，分由克彼德和戴錫坐鎮指揮，公寓裡備有貯滿食物的大水箱和槍械彈藥。柯家幫所屬各賭場負責人均加派保鏢保護，但哈林區賭場却投入敵人一方，這使柯家幫收入頓形銳減，幾個月過去了，局勢顯示；柯家幫過份佔高了自己的力量。

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原因的；老爺子依然不問政事。大部份政治潛力無由發揮；加以十年來過慣和平好日子，嚴重減弱了兩大頭目——克彼德和戴錫作戰能力雖然生薑是老的辣；却失去年輕人那股銳氣；韓棠默精明強幹，但不合擔任戰時軍師，他的最大缺點，乃因他不是西西里人。

小子洞悉以上弱點，却拿不出補救之道。因爲他不是老爺子，祇有老爺子才能更換軍師和大頭目，而臨陣易將更會引起嚴重後果，小子本想有限度作戰，拖到老爺子完全康復，親自指揮，但局勢逼人，柯家幫情況危急，他決定全力反攻。

小子決定擒賊擒王，直搗敵人心臟；他計劃以一次破釜沉舟行動，盡殲五大幫會首領。但一週之後，五大幫首領突然消聲斂跡，不再在公共場合出現。

柯家幫與紐約五大幫全面血戰，至此進入停頓狀態。

## 第四章

彭拉賽家距離他的殯儀館祇隔幾條街口，所以他經常回家晚餐，餐後再回殯儀館處理未完事務。

現在正是晚餐時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望着他太太把一大碗熱湯端上桌，目前家裡祇剩下他們二老，他的女兒被送往波士頓阿姨家居住，讓她換換環境，藉以沖淡那兩名太保帶給她的慘痛回憶。

喝湯的時候，他太太問：「你今晚要不要回去工作？」

彭拉賽點頭，他太太尊敬却不了解他的工作。她跟別人一樣，以為他是憑手藝賺錢，把輪在棺材裡的屍體化妝得栩栩如生；其實她全不了解手藝在道行職業僅佔次要，雖然彭拉賽以藝高聞名，但最重要的乃是他對死者的虔敬；當死者家族接受親友吊唁時，他們都需要彭拉賽陪伴在場。

他的神情一向莊嚴，聲音一向堅定，他能够控制喪禮氣氛。任何家庭祇要請他辦過一次喪事，以後再有喪事，就會繼續找他，他也從不會使客人失望。

他通常晚飯之後先打個盹，然後洗臉刷牙刮鬚子，再換上熨得筆挺的白襯衣和黑西裝、黑皮鞋和黑襪子，連花白的頭髮都要染黑，一點都不能馬虎。

他喝完碗裡的湯，他太太端上一小塊牛排和少許菠菜，他吃得很少，餐後他點燃一枝香煙，心裡想起可憐的女兒，她永遠不會恢復以前那樣，她的外表雖已恢復往日美麗，但眼中膽怯神情使他不忍卒睹，所以他才把她送往波士頓阿姨家，希望時間能治愈她的創傷，他深知痛苦和恐怖究竟比不上絕望的死亡，他的工作使他成爲一位樂觀主義者。

他剛喝完咖啡，客廳的電話鈴響了起來，祇要他在家，他太太從不接電話，他起身捻熄香煙，走近客廳拿起電

話，禮貌地說了一聲：「哈囉。」

聽筒裡傳來韓棠默嘶啞的聲音：「老爺子要我打電話給你。」

彭拉賽頓感胃裡的咖啡直冒酸氣，混身好像虛脫一般。他記得一年多以前對老爺子許下的願，老爺子替他的女兒報了仇，他感激得五體投地，但時間逐漸消磨掉感激之情，現在他好似大禍臨頭，他變聲變氣的答：「是的，我知道，我在聽。」

「你欠老爺子一次人情，」韓棠默說：「他相信你一定會樂於報答他，一小時後，他會親臨你殯儀館找你幫忙，你準備好迎接他。不要有任何其他人在場，叫他們都回家，如果你辦不到，請回答我，我會轉告他，他就找其他朋友幫忙。」

彭拉賽嚇得幾乎哭了出來：「你怎麼想到我會拒絕老爺子？我當然一切聽命，我不會忘記他的大恩，我馬上就去殯儀館。」

「謝謝你，」韓棠默說，聲音變得溫和：「不是老爺子信不過你，而是我在擔心；今夜你好好伺候他，以後有事情找我，我一定儘量幫忙。」

「老爺子完全康復了，感謝天主，」彭拉賽說，聲音裡含着疑問。

「嗯，」韓棠默停了一下回答，電話咔嚓一聲收了線。

彭拉賽滿頭汗水，他回房更衣刷牙，但沒心情刮臉和換新領帶。他打電話到殯儀館，吩咐助手今晚祇許客人使用前廳，保留後面主廳他自己要用，當助手提出疑問時，他迅速掛斷電話。

他換好衣服，他太太還在吃飯，他說：「我有事情要出去一會。」他臉上的表情，使他太太不敢問他是什麼事。

殯儀館四週圍着白色的柵欄，後門有條窄路通到街口，祇容一輛殯儀車通行。彭拉賽由後門走進殯儀館，看見弔喪的客人親屬，已從大門走向前廳。

前廳和後廳之間，裝有一扇厚實的隔音大門；前面是大廳和接待室，後面則是辦公室，屍體化粧間，棺木倉庫和貯藏特殊化學品的庫房。彭拉賽走進辦公室，點燃一枝煙，靜待老爺子來臨。

他在極度絕望中等待，因為他確信老爺子找他準沒好事；自從去年報紙上刊出柯家幫與紐約五大幫衝突消息後，雙方迭有死傷，現在一定是柯家幫暗殺了對方重要人物，想要移屍滅跡，再有什麼辦法比找一位登記執業的殯儀師，舉行合法葬禮更妙？彭拉賽心想這一來自己成了共犯，出了事準要坐上許多年監牢，太太和女兒也將名譽掃地。

於是，他想到另一件更可怕的事，當其他黑手黨徒知道他暗助柯家幫，必定視他為敵人，可能殺他雪恨，他咀咒當年鬼賺了頭，不該找老爺子替他報仇，他咀咒自己太太不該跟柯太太結為乾親家，又咀咒自己的女兒不該交上美國太保，但他隨又恢復樂觀，也許一切平安無事，老爺子是聰明人，決不會走漏風聲，祇要自己保持鎮靜，因為得罪了老爺子才是最可怕的事。

他聽到汽車輪胎駛上碎石路的聲音，他那訓練有素的耳朵，聽清楚汽車駛上窄道，停在後門口，他起身開門，大胖子克彼德當先走入，身後隨着兩名長相瘳惡的保鏢，他們一聲不響，在房裡搜索一通，克彼德轉身走出，兩名保鏢繼續留在室內。

不一會，彭拉賽聽見沉重的救護車在門外停止，於是克彼德再度現身，後面跟隨兩個人抬着一付擔架，擔架上的屍體用灰軍毯罩蓋，祇露出一双赤足。

克彼德吩咐把擔架抬進化粧間，這時門外暗影中又出現一個人，他就是柯維堂。

老爺子清瘦了許多，走路的样子非常僵硬，他手裡拿着帽子，巨大的頭顱上祇剩下稀疏黑髮，他看來比彭拉賽上次遇見他時更老也更陰沉，但仍發散出一股懾人力量。他把帽子平舉胸前，向彭拉賽招呼道：「老友，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彭拉賽點頭，老爺子隨着擔架走進化粧間，彭拉賽跟在後面，屍體已經放在一張化粧台上，老爺子揮帽示意其

他人離開房間。

彭拉賽低聲問：「你要我做什麼？」

老爺子望着化粧台上的屍體說：「我要你盡一切能力和技術，我不要他媽媽看到他這付樣子。」他伸手揭開罩在屍體上的毛毯。

具有豐富職業經驗和無比鎮定的彭拉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涼氣，化粧台上輪着彈痕累累、面目模糊的小子；他左眼變成一個血洞，鼻樑和面頰完全不成人形。

老爺子一時禁受不住，扶在彭拉賽肩膀上穩住身體。

「你看他們把我兒子糟場成什麼樣子，」他說。

## 第五章

也許是戰事的停頓導使小子踏上了死亡之路，也許是火爆的性格，使他控制不了自己；無論如何，在春、夏二季中，小子發動全面攻擊，唐家幫的皮條客在哈林區被殺，碼頭工棍也被槍擊致死。

這種屠殺全無意義，對整個戰局毫無補助，小子是位高明的戰術家，贏得輝煌勝利，但缺乏老爺子那種卓越的戰略頭腦。戰局至此進入艱苦的遊擊戰，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柯家幫終於下令關閉跑馬賽賭登記社——包括女婿卡羅主持的那一家；於是卡羅終日無所事事，每天喝酒玩女人。自從他挨了大舅子一頓飽打以後，他不敢再欺負康妮，但有權不跟她親熱。康妮忍不住向他哀求，但他却譏諷地說：「打電話告訴你哥哥說，我不跟你親熱，也許他有辦法逼着我做。」

其實他心裡怕透了小子，他知道小子存心要殺他，而他却不敢動這念頭；這不是說他為人比小子好，而是他缺乏小子那股兇狠勁道。

身為軍師的韓棠默，雖然不贊成小子所用的戰術，但也沒在老爺子面前放水，因為這種戰術倒相當有效，五大幫的反擊逐漸減弱，最後完全停止，韓棠默起先還不相信，以為敵人有詐，但小子與高彩烈地說：「我把他們打得拾不起頭，這些龜兒子最後祇好服輸前來向我們求和。」

小子這時正為家事煩惱，由於他跟孟露西不時幽會，冷落了自己妻子，惹得她吵鬧不休。同時他自知目標顯著，必須提防敵人暗算，因此孟露西住的公寓，每天廿四小時都派有手下暗中守護，祇要附近一有房間空出來，就由自己人承租搬進居住。

老爺子逐漸康復，很快就可親掌政事，小子明白這點；他現在是為保護柯家王國而戰；為自己的父親爭回聲譽，也為自身前途預先鋪路，因為幫主職位並非絕對世襲制，所以他力求表現。

然而敵人正在密謀對策，他們分析局勢，咸認欲免全盤失敗，唯有殺死柯山帝。他們明知談判無法達成任何協議，而且他們恨透了小子的野蠻和血腥氣味。全無商業頭腦，沒人願意恢復以往你斫我殺的日子。

一天晚上，康妮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是找卡羅的。

「你是誰？康妮問。」

對方吃吃嬌笑：「我是卡羅的一個朋友，我要告訴他今晚有事，不能跟他見面。」

「你這賤人！」康妮尖叫：「你這個爛淫婦……」對方咕咕一聲收了線。

卡羅下午去賽馬場賭馬，回家時天色已晚。他輸了錢又喝多了酒，心裡正沒好氣，他前腳進門，康妮就向他尖聲咒罵，他置之不理，逕去淋浴，浴罷赤裸着身子走進房間。

康妮雙手叉腰，臉孔氣得雪白：「你今天沒地方去啦，你女朋友來電話，說她今晚沒空，你這混蛋，竟敢把家裡電話號碼告訴野女人，看我不剝你皮！」她奔向他又抓又踢。

他伸出一隻強壯的手臂推開她，「你瘋了，」他冷冷地說，她看出他心裡發虛：「一定是有人跟你開玩笑。」康妮繞過他肩膀，伸手去抓他臉，但祇抓着他頸子一下，他非常小心地把她推開，她知道自己有孕在身，他不敢碰傷她，越發壯了膽子，同時也衝動起來，她跟着他走進臥房。

她看出他滿臉驚慌，不禁得意地說：「你今晚乖乖在家，不許出去。」

「是，是，」他說，他還沒有穿上外衣，身上祇是短褲背心，他在家裡一向如此，因為他對自己挺拔身材和金色皮膚非常驕傲，康妮饑渴地瞪着他，他勉強做出笑容說：「你總該給我點東西吃吧？」

這句話使她十分窩心，因為他終於提起做太太的職責；她是個好廚子，跟她媽媽學來的手藝。康妮轉身去廚房，卡羅躺在床上看明天的賽馬報導，他旁邊放了一大杯威士忌，邊看邊喝。

康妮回到臥房，矜持地站得遠遠的，好像不請就不肯走近床邊似的。

「飯菜上桌了，」她說。

「我現在還不餓，」他說，繼續看報。

「飯菜已經上桌，」康妮頑固地說。

「去你媽的，」卡羅說，喝乾杯裡的酒，拿起瓶子再把酒斟滿，不再理睬她。

康妮回進廚房，拿起盛滿食物的盤子擲向污水槽，瓷器碎裂巨響，把卡羅唬得從床上跳起來，當他看到廚房裡一片狼藉，不禁勃然大怒。

「你這個死女人，」他罵道：「你不打掃乾淨，看我把你肚子裡屎踢出來。」

「你別想，」她說，舉起兩隻瓜子般的尖手，準備把他的胸脯撕成碎肉條。

卡羅回進臥房，當他再出來時，手裏握着一根皮鞭帶。「打掃乾淨，」他說，她站着不動，呼的一聲，皮帶抽在她肥腫的屁股上，聲音很響，雖然並不很痛，康妮退到菜櫥邊，伸手抽出一柄切麵包的長刀。

卡羅哈哈大笑：「連柯家的女人都是兇手。」他放下皮帶向她逼近，她揮刀猛刺，但懷孕的身腰不夠靈活，他輕易地繳了她的械，回手在她臉上抽了一個不輕不重的嘴巴，以免皮破出血又留下記號。他一連抽了她幾個嘴巴，她轉身逃跑，他隨後緊追，一直追進臥房，她張嘴想咬他手，他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把他的頭提起來繼續抽嘴巴。

直到她哭得像個小女孩，然後才把她推倒床上。

他坐在床邊繼續喝酒，現在已經有了十分醉意，淺藍色的眼珠射出瘋狂光芒，康妮不禁怕了起來。

卡羅又開腿不停喝酒，不時伸手捏她因懷孕而腫脹的大腿，他捏得很重，使她哀聲求饒。

「你肥得像條豬，」他厭惡地說，起身走出臥房。

她又疼又怕，躺在床上不敢動，不知道她丈夫在外面做什麼。最後她悄悄起身，走到門邊向客廳偷望，卡羅又開了一瓶酒，躺在沙發上已經爛醉如泥。她躡足走過廚房，想打電話給長堤娘家，要媽媽派個人來接她回去。她希望最好是媽媽或韓棠棠接電話，可千萬別讓小子知道。

現在是晚上十點鐘，柯宅廚房的電話鈴響了起來，接電話的是一名保鏢，他把聽筒交給康妮的媽，但老太太耳朶不靈，聽不懂女兒在說什麼；挨足耳光的康妮，嘴唇腫起老高，口齒不清，同時又怕被丈夫聽到，因此聲音既低、說得又快，老太太作手式要保鏢把小子喚來，他正在書房跟韓棠棠商議事情。

小子跑過廚房，從媽媽手中接過電話。

「喂，康妮，」他說。

康妮這一下更嚇得語不成聲，她結結巴巴地說：「派車輛來接我，我到家再告訴你，沒有事，你不要來，叫小韓來，真的沒有事，我只是想回家。」

小子一聽這話，氣得血往上沖，滿臉通紅，頸子上血管鼓脹，他儘量壓自己聲音說：「你等着，車子就去。」掛斷電話。

這時韓棠棠也走進廚房，看到小子放下電話，雙手直抖，嘴裡罵了一聲：「狗雜種！」轉身奔出室外。

目睹此情的韓棠棠，知道小子已被怒火燒昏了頭，完全失去理智，他聽見汽車引擎發動的聲音，轉身命令兩名保鏢：「跟踪他。」

然後他打了幾個電話，命令住在城裏的手下趕去卡羅家把他帶走，留下幾個人陪康妮等小子到達，他知道這樣

做會使小子不高興，但老爺子一定支持他；他怕小子當着證人面殺死卡羅，他全未考慮敵人暗算，因為紐約五大幫久已偃旗息鼓，尋求和談機會。

當小子駕車駛出柯家堡大門時，已經恢復部份冷靜，他看見兩名保鏢的車跟在後面，心裏也很贊成。他的車是用幫裏一位同夥的姓名登記，所以不怕出任何麻煩。車門暗袋裏有一枝鎗，但他料定敵人久已停止反擊，這桿槍並派不上用場，甚至不知道該怎樣處置卡羅。

他一面開車，一面心裏在想；他知道不能殺死未出世孩子的爸爸，而這孩子的爸爸，偏又是他妹妹的丈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因為康妮經由他認識卡羅，而嫁了這個壞蛋。

在小子英雄主義的感覺中，大不可欺小，男人不該打女人；當他那天毆打卡羅而卡羅不肯還手時，他已摒除殺死卡羅的念頭，何況他倆小時候本是密友，誰想成人後他竟變成殺人魔王，這祇怨命中註定。

然而他今晚必須想出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他把車子駛上堤道，這是通往紐約的捷徑，路上車輛也稀少得多。

他決定讓保鏢把康妮先送回家，自己留下來跟卡羅談個明白，如果這龜兒子真傷了康妮，他就要把卡羅打成殘廢，但車窗吹進的清涼海風，平息了他的怒火。

堤道上燈光黯淡，寂無車輛，使他放心開快車，這可以幫助他解除心中的鬱悶，他開得飛快，把後面保鏢的車子愈拋愈遠。

車子駛近堤道末端白色收費亭——對面還有一座，是在白天車輛擁擠時開放收費，入晚祇用一座，小子減速伸手摸口袋，但偏偏忘記帶零角子，他掏出皮包，用一隻手翻開摸鈔票，在車頭燈近照下，突然發現前面有輛汽車，卡在兩座收費亭之間，開車的人顯然在向收費員問路，小子按喇叭，那輛車聽話的緩緩駛動，讓開通路。

小子摸出一張一元鈔票遞給收費員，等他找錢，一面把車窗搖上，因為大西洋的勁風，吹得人遍體生寒，但那名笨蛋收費員竟把零錢掉落地下，蹲身檢拾，頭部和身體被櫃檯遮住不見，這時小子發現剛才那輛車並未開走，依

然停在前面擋住去路，而對面收費亭却似有人影攙動，還來不及轉念，前面車裡跳出兩個人向他走來，一剎那間，小子知道這回是死定了。

雖然，他猶作困獸之鬪，龐大的身體衝向車門，迸斷門鎖準備躍出車廂，但埋伏在對面收費亭的人員首先開火，槍彈正中小子頭頸，他身體平撲在柏油路上，雙腿仍掛在車內，正面狙擊的兩個人也同時舉槍，子彈射進他的身體，這兩名槍手抬腿對準他的頭臉猛踢，他們奉命使用最殘酷的手段——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幾秒鐘後，這四個人——三名兇手，一名幫兇——共乘一輛汽車疾駛而去，留下小子的屍體和汽車擋住路口。幾分鐘後，兩名保鏢的車子駛到，看見這付景象，無意追跡，轉個急彎趕向長堤報信，他們在第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向韓棠默報告：「小子死了，他們在堤道收費亭暗算了他。」

韓棠默的聲音異常鎮靜，「知道了，」他說：「你們馬上去克彼德家，他會告訴你們怎麼做。」

韓棠默是在廚房接的電話，這時柯老太太正在灶上忙着做飯，準備給女兒回來吃，韓棠默的鎮定，使她毫無所覺——即使她有所覺，也不會問長問短；由於她多年來跟隨老爺子的經驗，學會聰明女人決不過問男人的事，如果有什麼痛苦的事必須讓她知道，他們會很快告訴她；如果不必讓她知道，她就不聞不問，她寧願不分擔男人的痛苦，因為男人又豈能分擔女人的痛苦？她的職責是為男人燒飯做菜，根據她的經驗，痛苦和恐懼不能解除饑餓，而吃飽了，却可減輕痛苦。

所以他全不理會韓棠默溜進屋角會議室，他一跨進房，混身猛烈顫抖，祇好坐下來併緊兩腿，低垂着頭，雙手夾在兩膝間，好似向魔鬼祈禱一般。

他現在才知道自己不配作戰時軍師，他被愚弄了，他墜進五大幫外弛內張的圈套，他們按兵不動，靜待這致命的一擊；他們計劃已久，終於達到目的。老金文軍師決不會被矇騙，他會嗅到老鼠氣味，放把火把牠們燻出來，韓棠默推心自責，他回憶兒時情景，小子是他的親哥哥、大恩人和心目中的英雄，小子從不欺負他，對他極為友愛，當蘇祿釋放他回來時，小子伸出雙臂熱烈擁抱他。

他離開廚房，因為他不能向柯媽媽說出小子死訊。他視老爺子如己父，小子如長兄，但却不把柯老太太當成自己媽媽；他對柯老太太的感情，正如對佛雷、麥克和康妮一樣，是親切而不是摯愛，但他仍不能親口告訴她這惡訊；在短短數月中，她失去所有兒子；佛雷遠走尼華達，麥克潛匿西西里，而小子現在更不幸身死；三個兒子之中，她最疼愛誰？她從不表現出來。

不片刻後，韓棠默恢復控制，他拿起電話，撥通康妮號碼，鈴聲響了許久，康妮才低聲接電話。

他溫和地告訴她：「我是小韓，把你丈夫喚醒，我有話跟他說。」

康妮害怕地低聲問：「哥哥是不是要來我家？」

「不，他不來，」韓棠默說：「不要煩心這些，把卡羅喚醒，告訴他我有要緊話跟他說。」

康妮哭了起來：「小韓，他狠打了我一頓，我不敢喊醒他，怕他知道我要回娘家，會發脾氣再打我。」

「他不會再打你，」韓棠默安慰地說：「我跟他把話說清楚，就一切雨過天晴，告訴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知道嗎？」

五分鐘後，卡羅來接電話，聲音裡充滿醉態和睡意。

「聽我說，卡羅，」韓棠默說：「我要告訴你一件非常驚人的事，你先準備好，當我告訴你以後，你答話要裝得毫不在意，我已經告訴康妮說有重要話跟你談，所以你得認着故事騙她，告訴他老爺子決定接你們夫婦來柯家堡居住，並給你安排一件重要工作，明白嗎？」

「明白，」卡羅答，聲音裡充滿期待。

韓棠默接着說：「幾分鐘後，我們有兩個人到你家敲門，接你離開，叫他們先跟我通電話，別的不要講，我會命令他們留你在家陪伴康妮，明白嗎？」

「明白，明白，」卡羅的聲音顯得興奮，因為韓棠默的話氣，使他料到果真有非常重要的事發生。

韓棠默乾脆把話說明白：「小子今晚被他們殺死，你先別開口，聽我講下去，在你睡覺的時候，康妮打電話要

小子派車接他，小子就此一去不返；我不要她知道這件不幸是由她而起，否則她會抱恨終身，現在我要你今晚好好陪伴她，跟她言歸於好，裝成一個體貼丈夫的樣子，直到她孩子落地，明天，也許是你，也許是老爺子，也許是她媽媽，會告訴她小子死訊，我要你盡心安慰她，你幫我這次忙，我以後會全心全力照應你，知道嗎？」

「當然，當然，」卡羅的聲音有些發抖：「你我一向談得來，我是有恩必報的人，明白嗎？」

「嗯」韓棠默答：「沒人怪你打康妮而惹出這場禍事，所以不必擔心，我會把事情擺平，」他停了一下又鼓勵地說：「現在你就去照顧康妮，」說完掛斷電話。

他從老爺子處學會決勿危言恫嚇，但卡羅心裡應該有數，他距離死亡線可謂問不容髮。

韓棠默再打電話給戴錫，叫他立刻起來長堤，他沒說理由，老戴也沒問，韓棠默嘆了口氣，現在他必須硬著頭皮，做一件最怕做的事。

他必須喚醒服藥安睡的老爺子，向這位他最感戴和熱愛的人，坦承自己無能保護他的疆土和長子性命；他唯有懇求老爺子親自出山，否則柯家幫勢將一敗塗地，瓦解冰消。

然而經過再思考之後，他覺得必須振作精神，勇於負咎；譴責自己徒然增加老爺子的負擔；愁眉苦臉、祇有更惹起老爺子的煩惱，坦認自己不配作戰時軍師，不啻指摘老爺子缺乏判斷力，選用如此不成材的人，擔當如此重要職位。

韓棠默心裡明白，他必須親口向老爺子報告凶訊，附帶提出自己的見解，以及對目前局勢所作的分析，然後保持靜默；下一步行動，要以老爺子的意思為主，如果老爺子要他認罪，他就低頭認罪；如果老爺子要他忍辱負重，他就鞠躬盡瘁，勉為所難。

韓棠默聽到汽車引擎聲，他抬頭觀望，看見許多車子擁進柯家堡，大頭目帶着人馬來到，他得先召集他們會談，然後再上樓喚醒老爺子，他起身走到酒櫃前，拿出一瓶酒和一只杯子，但雙手不聽使喚，弄了半天還未把酒斟好，突然他聽見背後開門的聲音，回頭一看，老爺子赫然站在門口，這是他受傷後第一次穿戴得如此齊整。

老爺子走到他的大皮靠椅坐下，他動作有些僵硬，身上的衣服顯得寬鬆，但爛爛的目光還跟往時一樣，他對韓棠默說：「也給我一點大茴香酒。」

韓棠默拿起酒瓶，斟了兩小杯這種甜味的烈酒，這是老爺子一位朋友送的自製佳釀，比店裡出售的勁道強得多的事報告你的幫主。」

「我太太睡前哭泣，」老爺子說：「我的大頭目半夜三更趕來我家，身為我的軍師，我想你應該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報告你的幫主。」

「我沒有向媽媽透露任何消息，」韓棠默靜靜地說：「我正要上樓喚醒您，親口向您報告。」

「但是你需要先喝杯酒，」老爺子冷淡地說。

「是的，」韓棠默答。

「你現在已經喝進了酒，可以告訴我了，」老爺子說，言下略有譴責之意。

「他們在堤道狙殺小子，」韓棠默說：「他死了。」

老爺子眨了眨眼，一剎時他好似心衰力竭，但旋即恢復常態。

他握緊雙手，放在桌面上，直視韓棠默的眼睛說：「把詳細經過告訴我，哦，不，等克彼德和戴錫進來再開始，免得重複一遍。」

片刻之後，兩位大頭目走進書房，一眼看見老爺子在場，立刻明白他已經知道兒子死訊，他們和往常一樣互相擁抱為禮，韓棠默替大家斟上一杯酒，開始報告事情經過。

老爺子聽完以後，祇提出一個問題：「我兒子是不是確定死了？」

「是的，」克彼德答：「我問過小子的兩名保鏢，他們親眼看見他的屍體，那種傷勢不可能活命。」

老爺子沉默半晌，最後開口說：「你們大家都毋庸引咎自責，也不要急求報復，在接到我命令之前，本幫與五大幫之間的戰事完全停止，等我兒子的葬禮舉行之後，我們再在這裡開會，商討今後應該怎麼做。今夜我們分頭料

理小子的喪事，我找朋友安排對警方和其他方面的有關事宜，克彼德，你和你手下人留在這裡做我的保鏢；戴錫，你負責保護我其他家屬；小韓，我要你打電話給彭拉賽，告訴我他今夜要去找他幫忙，叫他在殯儀館等我，時間不定，也許是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你們都明白嗎？」

三個人一齊點頭，老爺子接着說：「克彼德，你準備好車子等我，我馬上就好；小韓，我明早要康妮陪伴她媽，你去安排把康妮兩口子接來家住；仙杜拉那裡，你找幾個她的女朋友去陪她，我太太也要親自去她家，把小子的死訊告訴她，然後接她們這些女眷一道去教堂望彌撒，為小子的靈魂祈禱。」

老爺子站起身來，大家隨後起立，克彼德和戴錫再度與他擁抱，韓棠默打開房門，等老爺子出去，老爺子經過他面前時停了一下，突然伸手輕撫他的面頰，然後迅速擁抱他，同時用意大利話說：「你是我的好兒子，你給我安慰。」

這無異告訴韓棠默：他在最惡劣的情況下，表現了最合宜的舉止。

老爺子回臥房向他的太太交待，韓棠默趁這個時候打電話給彭拉賽安排一切。

## 黃寶石人物引索

魯斯忠——美北大西洋情報局（伊寧）局長，妻麗絲。  
胡柏——美高級情報員。

庫茲佐尼夫——蘇聯國家安全局科長在哥本哈根時找魯

斯忠庇護。其妻奧迪，女兒瑪拉。

丁佛龍——法國情報局在華盛頓（伊寧）組長妻丁妮珂，女兒密青。

楊文倫——法駐古巴大使。雷揚生——法駐美大使。

芳妮達——暹稱小鴿子，古巴駐外大使赫特柯多巴遺孀

，新朝名女人，暗中協助丁佛龍從事諜報工作。  
巴拉——古巴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

孟諾茲——卡斯特羅手下，哈瓦那的屠夫，第二處總部

頭子。

哥哥尼——哈瓦那蘇俄使館人員，西半球俄國特務組織

第二號人物。

鄭先生、史先生、畢博士、柯拉謨——盤問庫茲佐尼夫

的審詢小組委員。

## 第二部 巴拉文件（續）

（二十）

豬灣事件前幾個月，在別墅裡，芳妮達和丁佛龍的感情自然地有了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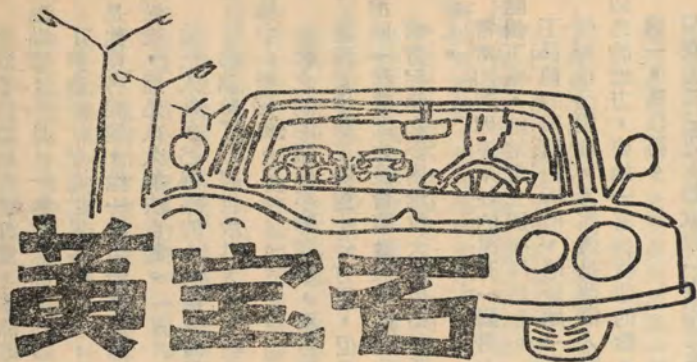
芳妮達情緒不佳，因為她的兒子們去瑞士上學離開了她。

丁佛龍自己也心事重重，和妮珂嚴重地爭辯了一回合後，第一次發現頻睡症的跡象。他到哈瓦那時情緒至為惡劣。

芳妮達·柯多巴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能够作出正經的髮飾，美麗的服裝顏色，大大的珠寶使她完全是一副拉丁的標準美人。

那天夜晚，他們安靜地坐在黃昏涼台上，看太陽下山的美景。那是他們的老地方。赫特在世時他們到這裡來過許多次，後來丁佛龍在這裡組織教導他的組織人員。陰影來臨了，隨之而俱的是芳妮達的突然眼淚。

丁佛龍擁着她的肩膀安慰她，但是出人意料的，使他感受的是絲綢、香味與女性的柔軟。



TOPAZ

Leon Uri's 著  
張 時 譯

他双手扶着她向後仰望，困惑地說：「芳妮達。」她點點頭：「是，」她也有同樣的感覺。一切都那麼簡單而自然。

丁佛龍是位走過世界各國的人，他熟知歐洲，拉丁美洲與北非的迷人道路。好像他不會被男女間的事所抓獲。但是他愛芳妮達，他一點也無意隱瞞。和芳妮達在一起，他打破了自己不接近女人的戒條。甚至於當他經過分離的痛苦後，還是久久無法自制。

古巴人是多愁善感的人。當少鴿子的喪期結束之後，外人都反對她有秘密的愛人。

丁佛龍除了飽經世故外，還有種強烈的男性虛榮心。她遵守一些規律，她不開口要求，保守秘密，而且在適當時機中止羅曼史。

他們之間的關係平靜諒解，雙方都不互作信誓保證，而且並不深一步地探索它的深度與意義。

這種安排對丁佛龍十分方便，但是他却感到有點難以接受。他內心承認他願意深一步了解她，互相思念愛戀，而消除一種離開之後會讓她孤寂痛苦的愛情。

當芳妮達和委內瑞拉大亨伊格留斯來往時，便使她心中有種覺醒。她常常到他游艇上去作客而一同在加里比海中游弋。

常常和芳妮達來往的還有一個男人。時時來古巴的意大利工業家瑪格納洛。當他的工廠國家化後，他在牙買加新開個工廠，她常常去那裡拜訪他。

丁佛龍的驕傲告訴他，他是她一生中真正重要的人。但是當他知道她另有男友時，不禁心中暗暗疼痛。

他對自己說理。芳妮達是個需人安慰的女性。如果他對她說出他的愛情，也許她會對他忠實。然而他一直在古巴以外的地方，要她一直坐待他的船，也是不公平的。

第一，是任務。

只要他在古巴，她就會一直和他在一起，愛他慰他，使他不再有別的冀求。

有一次他突然由南美來時，得悉她和伊格留斯出海去了，對他說來真是件可怕的經驗。丁佛龍心中的創傷，決

非逢場作戲時所感受到的。而且以一個情報人員來說，他的確犯了大錯……規定是：不准談情說愛。

他那時已經知道，他實在愛她。但是他只能把它鎖在心中。他沒有權利對她作任何要求。

然而在他眼中，他只見到她和一個法國外交家談笑，而且……還有些別的人。

丁佛龍去古巴觀察，又和楊艾倫大使與法國官員會談之後，他知道這次可有麻煩了。

古巴人爲了保持火箭的秘密，所以下令密切監視他。如果他們發現了他的行動，可能會對他下手。他離開使館去找芳妮達時，他却爲她擔心了起來。但是像他不配宣佈的愛情一樣，他也不敢對她提起這件事。她一開始便知道任務的危險性，但是他們也不願明言出來。

巴拉對她的不健康慾念又如何？它可能在隨時爆發起來。

他駛車由城西進山，他心中有種強烈的預感，覺得他與芳妮達·柯多巴的戀愛即將告終，有如他們對卡斯特羅的共同作戰已然告一段落。

他到別墅時，她站在門口。幽會的刺激更勝過往者。他們擁抱在一起，手指緊緊地互相摸索……她緊張地抓住他的背，他的手指摸着她的黑髮與臉頰，双唇互相尋找了數百次。最後，熱情緩和成爲滿足的喟嘆，他們以能在一起而深感心滿意足。

他還沒說話，她遞了張條子給他。上面說要他非常小心，因爲她懷疑這裡被監視甚至於裝上竊聽器。他把紙條塞進衣袋，用手扶着她的腰，一同悻悻地走到涼台上，談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晚上，他們如常地在家人面前晚餐。

現在城裡唯一的高級餐廳是在一幢公寓的頂樓，名叫托利。古巴政府因爲接到太多使館的抱怨說城內沒有可以用餐的上流地方，終於開設了這家飯店。

大多數使館人員都經常到托利來。房間裡都裝有竊聽器。孟諾茲和二處的人都很粗陋，所以丁佛龍也樂意供應

一些假情報。雖然他所說的話，古巴人與俄國人並不相信，可是也能製造一些困擾。

他們用餐時，繼續談些小事。芳妮達談起她在瑞士的兒子寫來的信。他們的功課不壞，而且希望能去滑雪，也盼望她快點去。她去瑞士時，丁佛龍能不能去歐洲？

他不再為他的時間給她諾言，因為他失信的次數太多了。

他們又閒談着華府紐約的新聞，以及哈瓦那社會上的一些無稽之言。

一聲刺耳的哨子聲使館店中所有活動都停止下來。

巴拉站在門口，後面跟着五六個低級軍官。

他知道他的進門已經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後，喊了個侍者過來，侍者一副戰戰兢兢的樣子引他們到桌邊去。他們走過房間時，一路留下雪茄的濃郁氣味。

巴拉突然站定了。

丁佛龍起立伸出手去。對方沒有接受。巴拉由芳妮達望向法國人。他咬牙切齒，下巴突出。低吼聲又轉成奇怪的吃笑。

「我想見你……現在，」巴拉對芳妮達說。

丁佛龍慢慢地桌邊走，最後站在巴拉與女人中間。「今天晚上不行，巴拉先生，」他輕聲說。

古巴人的眼睛鼓出。丁佛龍也並不畏縮。巴拉發出一聲慘酷的低笑，轉身走出飯店，使後面跟的幾個人彷徨失措。

丁佛龍回到座位上，安慰地對芳妮達笑笑，握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嗨，我們來參加喝一杯好嗎？」

那是受人歡迎的法國大使和他的妻子楊蘭釵。

「我有部坎尼斯影展的新影片，」楊艾倫說：「何不到大使館去看看？」

「今晚不行，親愛的艾倫。」

「別殺風景。我那裡還有法國白蘭地。」

芳妮達遲疑了。

「還有，芳妮達，」楊蘭釵說：「我要介紹人給你認識。」

「好吧，」芳妮達說

他們繼續又談了些可以讓竊聽機錄下的話後，四個人一起離開飯店。

在回大使館的路上，芳妮達又提起巴拉的不快事件。

「我非常喜歡能把他的鬚髮一根一根拔下來，但是我的騎士風度在本國受到了限制。」

「他在那一幫中最壞，」芳妮達說：「他是個骯髒的畜牲，而且非常危險。」

到了大使館的安全地帶，他們無需假裝了。楊蘭釵倒了白蘭地，由丈夫辦公室告辭出去。

「怎麼樣，佛龍，」楊艾倫說：「這裡幾個星期裡的氣味很不好。」

「昨天，」丁佛龍說：「維力港對外船運完全關閉起來。聖佐士鎮森林砍伐了很多，其他建築活動也很頻繁。」

「這有什麼意義？」

「美國人懷疑俄國要把攻擊性火箭搬進古巴，我要來查個明白。」

「天老爺，」楊艾倫喃喃地說。

「它可能帶來戰爭，」芳妮達說。

「是，可能，」丁佛龍說：「避免戰爭的最佳機會是查出火箭，並且在使用之前把它公開。芳妮達，我們過去兩年來的努力現在可以派上用場了。」

「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工作，親愛的，」她答：「我相信我們的人，佛龍。我們不會失敗的。」  
丁佛龍點點頭。「艾倫，要蘭釵盡量找機會讓我和芳妮達一起到這裡來，我可以給她詳細的指示。在她家裡已經不可能說話了。」

大使點點頭。

「情報依以前的方法傳遞。所有討論只能在這裡舉行。優先調查海港，」丁佛龍說。

「我明天出門去看我們的朋友，」芳妮達說：「他們都是好孩子，特別是可靠。相信我，維力港的所有進出都逃不過他們的眼下。」

兩個男人獨處時，其他工作全做完了，楊艾倫把桌子上所有文件全推開，又倒壞白蘭地。

「她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佛龍……偉大的靈魂……佛龍，你我是多年老朋友了。我覺得事情十分不對勁。你很愛她嗎？」

丁佛龍面色憂鬱。「是，」他低語：「我是……我從來沒對她明白說過，以後也不會……真可恥。可恥極了。時間已經……快完了。」

緊張的白晝過去了。饑餓的期待已經結束，現在像夫婦一樣，在一起沒有狂亂也沒有失望。當丁佛龍和芳妮達到床上時，有一陣美麗的靜寂。他們很安寧，享受着稀有的滿足。

他們沒有說一句話，而且也沒有需要說話……

他們的手，嘴巴，身體以前所未有的奇妙互相談着。

當情緒到達不可控制的高潮時，芳妮達終於爆發了，她顫抖哭泣了一個鐘頭，手一直無法離開他，一直到他們再度做愛為止。她的手為他頸撫摸使他進入夢境。

他醒來時感到身體有陣寒意，海風由窗簾吹進房來。他一直在她懷中，靠着她的乳房……一整夜……他們以相

同的位置入眠。

芳妮達對他說她愛他，她又低泣起來。他問她為什麼哭泣，她說是因為幸福。

丁佛龍知道，因為以往也是這樣。是不是會永遠這樣？她有沒有爲了避免心碎而遮瞞了自己的感情？

時間之砂已經快流光了。他們所剩已無幾。而且，她無需對他有所隱瞞了。

## (二十一)

一年前芳妮達經過維力港時，她把悲哀的消息告訴蒙家兄弟。

蒙卡洛和蒙修意必需知道他們所愛的父親以人民革命公敵罪名而沒經過審判被抓進卡斯特羅松島的集中營去，然後假借逃亡未遂的罪名將他處決。他們知道這是謀殺，因為人是無法自松島逃走的。

所以她很容易便把蒙家兄弟納入情報組織。

卡洛和修意生長成人於斯，他們對維力港的一切瞭如指掌。何況蒙家以前開的是航運公司，後來被卡斯特羅所沒收。

丁佛龍到哈瓦那的第二天，芳妮達去維力拜訪蒙家兄弟，把照相機和望遠鏡給他們，要他們日夜不停地監視港口。

他們守視後的第三天黃昏，四艘俄國船「平斯克」，「瑪格拉夫」，「喬治亞」和「伏拉底佛斯托」……駛進港來。他們正是蒙家兄弟奉命注意的那種船。十分寬的橫樑，本來是設計來運裝木材的。

古巴軍隊封鎖了港口區的出入通道。古巴人都不准進入港口。

四艘船上下來些俄國軍隊，嚴謹地在港口戒嚴。

在卡斯特羅集會的地方，可以看見俄國與古巴兄弟握手擁抱舉拳的畫像，表示黑白兄弟的團結。前進的兄弟們

堅決嚴肅。新世界的革命同志互相笑擁。

但是維力港的古巴人十分困惑。革命以來發生了許多奇怪的事。在畫像邊的俄國人站得不動像是群木魚。當地委員會的人說，俄國人的來到表示些好事。

可是維力人記得當時來到小港的美國水手。他們狂野不羈，就像古巴人自己。當時沒人多問問題。

俄國人來到帶來可怕的氣息。古巴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限制。他們不准進入駐紮俄國人的旅館與酒吧。連妓女都不准接近他們。四艘船在白天都拋下船錨。只在晚上大家睡覺時，它們才卸下貨物。

然而蒙家兄弟卻沒有睡。他們爬蹲在維力港邊的懸崖上。第一晚上暴風雨擋住月光，海上浪濤高湧。白天時他們輪班睡覺，使用着芳妮達給他們的長程攝影器械。

守夜的第二天晚上，海面平靜些，月光把大地照得很亮。蒙修意小心翼翼地由隱蔽處爬出來，由犬牙交錯的山崖爬到海邊。他游泳了一哩，躲在碼頭邊。他熟悉每個破洞每個凹處月光被遮住時，他溜出來到一堆木材堆邊去。

卡洛等了兩個鐘頭才天亮，然後游泳到艘破船邊，它離港口只有一百多碼。

每個人都帶着用塑膠袋包起來的照相機，在短矩離時拍下船上卸下此刻放在碼頭上的貨物。

他們停留了二十四小時，第三夜才游回懸崖邊爬了上去。

## (二十一)

第二天，維力與哈瓦那中間的瑪譚莎古老墓地裡，當地藥店老板的妻子羅莎由公墓牆外的攤販買了一束花。

她整理一下披巾走進去。腳踏下時，潮濕的土地落葉向下陷。她向四邊看。墓園中沒有一個人。

她走向新區第三排，一直前行數着墓地。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她站住跪下去，把花放在石碑底部。

她沿着石碑周圍拍着泥土，發現在近土地處有個裂隙。她拉出個小石塊，用手指向裡面找尋，不久找到了她所要找的東西。她拿出的是個塑膠袋，裡面裝着蒙氏兄弟的底片。

她把小包迅速地放進披巾，放好石塊，祈禱一會，劃個十字離開公墓。

這天晚上，她丈夫藥店老板離開去哈瓦那作每週旅行。他是去申請配購一些藥品的。自從卡斯特羅當權後，藥品也歸於國家化了。

他親自把申請書送給哈瓦那十五號國家藥局的高級藥劑師亞瑪麗，連同那捲底片。

下午下班時，亞瑪麗如常去哈瓦那的老市場買些東西。她先停在拖鞋店買了雙鞋子。

第二站是一個鷄鴨攤。她把底片交了給殺雞的吉色。

吉色把底片放進鷄腹中，縫好後收了起來。

黃昏時，芳妮達的黑人女廚子也來到吉色的攤子。鷄腹裡的消息便如此傳到芳妮達·柯多巴手上。

## (二十三)

這幾天是丁佛龍一生中最緊張最長的日子。對一個情報官員而言，壓力是永遠不會停止的。沒有打鬥，沒有槍戰，沒有跳牆，沒有救美，沒有特技，沒有空手道，沒有奇怪的電子器具。

這個壓力是來自心靈與思想，他繼續在與一個熟練而危險的對手作戰。

當幕後在活動時，丁佛龍只能在痛苦的寂寞中等待他的情報人員執行他的指示。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專家……可是一群願意犧牲生命的愛國者。丁佛龍只好把憂慮深埋在心中，外表仍然戴起鎮靜的面具。

只有他的情人芳妮達·柯多巴了解他。她了解他的蒼灰臉色與過思的充血眼睛所代表的意義。

一些零星的消息經由芳妮達傳給了丁佛龍。他在法國大使館的隱蔽處把迷題慢慢解開。衡量所有到手上的點滴

資料，並且計劃新的作業。

這個任務執行得十分圓滿，但是還需一個關鍵的鑰匙。到目前還沒有找到足以最後證明的證據。

那是場奇怪的遊戲。在公開場所，貓和老鼠相處得十分和洽。丁佛龍是正式高級法國外交官，古巴人和俄國人親熱地和他握手。他參加長時間的午餐會和外交或貿易會議，和他的對手們執行官方的許多禮貌與細節。

雖然古巴的第二處和俄國的特務哥哥尼都懷疑丁佛龍是在他們面前從事間諜工作，然而他們却對他無可奈何。當任務執行得越澈底時，錯誤與洩露的機會便越大，因此壓力更重。

丁佛龍終於查明芳妮達別墅中沒有竊聽裝置。他了解二處想在表面上使他們鬆懈警惕，而且二處也知道只要丁佛龍發現竊聽裝置，便會倒灌一些使人困惑的假情報。既然別墅不怕人竊聽，丁佛龍和芳妮達便可以自由地交談。

法國大使館舉行酒會的那一天，竊販在鷄腹中送來三則情報。

它們是用簡單的暗號寫在芳妮達在幾個月前給他們的特別香烟紙上。丁佛龍穿好衣服赴會前，把烟絲放在紙中捲成香烟，放進半空的駱駝香烟盒裡去。

他們穿衣服時，芳妮達望着他。他又在不停地思想。這種緊張氣氛使芳妮達頗為難過。那種憔悴的表情……以及她在臥室中看見的突然乏力。

她替他扣好袖扣，她纖秀的手指替他理好襯衫，他想了想高聲說：「我們該派個人去聖佐士鎮。沒有辦法送照相機。」

「站好，親愛的。」

「今晚巴拉也被邀到會上來。這還是托利後第一次見面。他可能想和我談話。如果他有什麼表示，給他點好顏色。友善一點。有時他會衝動，記住他說的每一個字。」

「好，親愛的。」

丁佛龍多餘的烟絲用手揮進廢紙簍。他把藏有情報的香烟包放在內袋中。芳妮達替他弄好領帶，拍拍他的臉，告訴他實在很漂亮。

酒會中各色人等都有，大使夫人招待得非常親切。丁佛龍和芳妮達到會後不久，丁佛龍和大使有機會站在角落上，大使向他要支烟，丁佛龍由衣袋中掏出那包駱駝牌。楊文倫說最近很難看見駱駝烟，丁佛龍堅持要他留下這包香烟。過一會，大使有電話要聽。他告退後，走回辦公室，鎖上身體的門，立刻把這包烟放進保險箱去。鎖好後，他才輕鬆地噓了口氣。

楊文倫對丁佛龍的感情，可是有時不願他到古巴來。間諜行運使他緊張不安，大使進房時，對丁佛龍點點頭。

丁佛龍正在和俄國文化團在討論。

當夜的嚴肅氣氛使巴拉收斂一些。他壓制住想和芳妮達說話的念頭，終於他找到一個不為人注意的時刻和她走到涼亭別人聽不見話的地方去。

芳妮達注意到他陰沉的態度。她清楚巴拉不是笨伯。雖然他公共場合表現得粗魯不文，但是在實際上却是一個十分能幹而且善於計謀的人。

「像我巴拉這種人掌握權力的時候，」他以異常的溫柔說：「往往相信他可以得到任何東西得到任何人。所以你實在令我感到不解，芳妮達。」

「你今夜坦白得十分有意思，」她說。

「你看，小鴿子。我常常以某種態度觀察權貴。我小時在糖田辛勤工作的時候，我還清楚地記着當時地主的無禮女兒們騎在阿拉伯馬上馳騁。像神一樣，而我這種卑賤的農夫只能脫帽鞠躬對她們行禮。但是她們使我心痛，這裡……在我心中……我一輩子也沒辦法忘懷。當你是頭籠中的猴子突然自由的時候，你想把一切拒絕你的都握在你手裡。」

他拿出一支雪茄，但是想了想又收了回去。

「你知道我對柯多巴家的芳妮達有什麼要求？除了你的花容美貌之外……除了你的高貴之外？」

「也許。」

「我要你的權力。柯多巴和巴拉。這就是權力……是……我知道我看不起你。我是野獸。我看不起大多數女人。」

「你今天晚上不大能自控，巴拉。你帶我到這裡來想對我說什麼？」

古巴人綻出奇怪的笑容。「看看小鴿子！她看穿了我的心。我不能以男人身份贏得你。也許我可以給你點勸告，我們之間有點友誼也許並非壞事。」

「說下去。」

巴拉在涼台上走了幾步。他的狡猾與危險對她都很明白。她不能低估這個游擊隊的領袖與現在的巨頭。他十分謹慎在選擇他的用語。

「卡斯特羅，」他說：「選擇我注意一位時常出入古巴的外國外交人員。」他停下來正視着她：「卡斯特羅也特准我在特別情況下有行動的自由。」

芳妮達控制着自己。巴拉對她的表演技術印象很深。那是他自己所希望能有的態度。「我相信卡斯特羅交託了你許多事務。」

「我相信你會明白。」巴拉說。

丁佛龍解開芳妮達衣服的拉鍊，由後面一臂之遠擁着她端詳她的背脊。她有十分美麗背部。大多數女人不是骨太多便是骨頭太突出。芳妮達十全十美。

「巴拉的行動很奇怪，」她說。

「我對你的背感到興趣。」

「我們談了一會。他有點改變。」

「怎麼樣？」

「沒什麼新鮮，佛龍親愛的。巴拉以不同的態度說出老套的胡言。」

丁佛龍把手放下沉思起來。「巴拉不是傻瓜。錯誤……是的。但是不是傻瓜。我覺得他已經接過二處的一部份權力。我在我們工作中聞到他的氣味。」

「我沒有那種感覺，」她說，自然而然投入他的懷抱。「今夜，」她說：「我要向你做愛。」

「你一向如此，親愛的。你如此不私自……太不私自。」

「不，我是說……今夜我要向你做愛一晚上……我做愛時要望着你。我要你感到幸福……」

## (二十四)

比納河邊山谷兩邊全是濃密的熱帶潤葉樹。這個天然的溫室是世界的一項奇蹟，一個稀有肥沃的山谷使古巴的菸草在世界有獨尊的名聲與品質。

一輛舊道奇老爺車，發出轟隆的聲響，由山谷的大路轉向朝聖佐士鎮的側道。

「警告！」一塊大告示上寫：「政府產業！不得進入！」

道奇車和它的駕駛者馬蒂南仍然搖擺地駛過去，兩哩後到了滿山遍野的甘蔗田。

他眼睛瞪着航髒泥路上深陷的輪胎痕跡。他計算它的深度和寬度。他便是奉命來調查這個的。忽然，聖佐士鎮的大門在前方出現。它也改變了。

「停車！」

四個憤怒的俄國人由崗亭衝了過來，同聲向他大吼起來。

「這裡是怎麼回事！」馬蒂南問，他推開車門下了車，用寬帽子作扇子不斷揮扇。

俄國人繼續用他聽不懂的話大喊。而馬蒂南又用他們聽不懂的話高聲解釋。

老爺車的水沸騰了。

最後終於有個古巴軍官到現場來了。他問：「你是什麼人！你在這裡搞什麼鬼？」

「我！我搞什麼鬼？你在這裡搞什麼鬼？我是剛多拉。我從小就每個月到這裡來一次，看我的祖父。」

「你祖父不在這裡了。」

「他在這裡了一輩子，軍官。他爲什麼要離開？」

「他遷移了。」

「什麼，遷移？」

「他走了。你沒接到信？」

「是，我接到了信。可是誰看得懂呢？」

「你這蠢瓜。爲什麼不找人替你看？」

「我收到信的時候，看見全是政府的印記圖章。我以為是繳糧的。我把它扔掉了。我要去看我祖父。」

「你要到聖克里斯多巴的區委員會查查看他被遷移到那裡去了。」

馬蒂南抓抓頭。

一個俄國軍官把古巴軍官拉開。「把他帶去審問，」俄國人要求。

「哦，我看不着，上尉先生。」

「他一定看了很多事。」

「上尉先生。你不懂。這個人是古巴農民。家就住在附近。如果他晚上不回家，明天便會有十幾個人來找他。」

最好是讓他回去。」

俄國人一肚子不高興地同意了。也許他說得對。至少可以免得明天有更多人跑到這裡來，而引起許多懷疑與詢問的後果。

「剛多拉」被令離開本區，不得再跑回來。

「我的老爺車需要加水，」馬蒂南說。

他們把水給了他。他倒了些到散熱器裡，又喝了一些。然後他轉身不斷地發着牢騷走了。

馬蒂南是古巴這一區中最好的律師之一。當赫特·柯多巴在哈瓦那執律師業時，他們經常有來往。芳妮達也是他家中兩代的好朋友。他是最早被網羅進去的。

除了泥路上的輪胎痕之外，他還看見幾百個俄國士兵在城門處警衛。

他另外還看見些別的。

他看見了發射塔。

這個情報寫了放在個小鐵管中。聖克里斯多巴鎮外的鐵軌是中空鐵軌，古巴有許多地方鐵軌是中空的。

馬蒂南在某一地方搬開鐵軌，把管子塞進去。

以後，這個管子又到了鷄鴨販的手上。

## (二十五)

錄音帶放完之後，大家站起來伸個懶腰。柯拉謨拉下電鈴叫外面警衛進來，叫他們來把午餐盤碟收下去，另送一壺咖啡上來。

畢博士又放上另一捲錄音帶。「一、二、三、四、」他對擴大器試試聲音調整音量。

詢問的第二週，氣氛比較輕鬆了些。波里斯·庫茲尼佐夫已經發現這四個伊寧人員還蠻討人喜歡，而且史先生那槍火般的問題也不那麼討厭了。他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能有這種態度可算是很好的。丁佛龍繼續缺席，使他頗感困惑，可是魯斯忠親自對他保證，丁佛龍再有幾個星期就會回來的。

他們一個個由隔壁洗臉間走進來到會議桌後坐下繼續下一回合的詢問。

畢博士翻翻他的記錄，說：「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整肅時，你說蘇俄的情報系統遭到嚴重的損害。」

「不止損害而已，」波里斯說：「一九三九年左右，NKVD 現在 KGB 的前身，已到整個解體的程度。」

「你自己當時的情況如何？」  
「我是高中班上的最好學生。我又到史模陵斯克大學讀了四年。然後我被邀到莫斯科大學作研究生。我的推薦十分有力。」

「你什麼時候在莫斯科的？」

「一九三九年秋季第一學期。我在那裡認識了奧迪。她姓查尼夫斯基。她家是高級共黨黨員，父親是將軍。」

「她主修什麼？」

「藝術。」

「你呢？」

「奉令修課，沒有主修，你知道。」

「你在史模陵斯克的青共團裡十分活躍。你在莫斯科是不是繼續這種活動。」

「是的。」

「是很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主動。第一學期結束，我被選作小組長，那對一年級學生說來是種殊榮。」

「奧迪和你同小組？」

「是。蘇俄學生必須爲了和情人約會爭取時間，小組會議後正是最好的機會。……當然，討論辯證法，大家都笑了起來。」

「你們的青年不是很難受嗎？」柯拉謨問：「沒有公寓房子，外面冷得要死，夏天公園裡是振耳欲聾的演講，沒有地方可以停車子。」

「很困難，不過我們年青人自會設法。你要記得，革命黨人會偏向冷峻。我們的道德十分古派。」

「第一學期結束以後呢？」

「我是優秀學生。我得組領導人……」

「你記得他的姓名嗎？」

「湯斯克。」

「說下去。」

「湯斯克命令我去 NKVD 總部接受談話。我被命轉學到情報大學。起初我不喜歡，但是我們沒有選擇餘地，而且當時 NKVD 的重建實在刻不容緩……而且那也是我的責任。」

「你什麼時候進入的？」

「立刻。一九四〇年春天。」

「課程？」

「政治……我們的政治與經濟。我們主要受到軍事情報與滲透的訓練。學校裡每個人都有軍事委派令。」

「什麼階級？」

「少數幾個是上尉以上。你們要記住，我們大多數都是青年共產黨員，我們將要接受整肅以後的情報組織。」

「全部課程學了多少年？」

「預計是四年，但是戰爭爆發，軍事情報人員又十分缺乏。莫斯科圍城後的第一個冬天，我以上尉階級進入紅

軍。一九四一年春天，四月十五日，我跳傘降落波蘭，在魯柏林區，那裡是德軍建立政府的地方。」

「任務？」

「建立個顛覆的小組織，設立無線電通訊，情報傳遞站、聯絡等。我們有兩個人在德軍總部內工作。」

「這個小組有多大？」

「不一定。不超過八個人。我們的特別工作是查明德軍運送軍火部隊到東戰場的火車時間表。」

「你留在魯柏林？」

「到七月。然後我徒步走向俄國，沿鐵路線在每個城市駐留。布列斯特，平斯克等等，設立小型無線電台。然後把火車消息傳送給游擊隊。我們破壞了十輛火車。」

「然後你們回莫斯科去了？」

「仲冬時候才回去。」他接着敘述俄國悽慘冬天，他當時和地下軍醫一起。他們在嚴冬中像困獸般移動。

「你知道，由於酷寒，我左脚失去了三個指頭。由於雪盲，我眼睛對光線特別敏感。我到莫斯科時，體重已經輕了二十公斤。不過我還算幸運。大多數同人都凍死餓死了。那天冬天其他時間，我住在醫院裡。」

「沒有官方任務？」

「沒有。除非你把我與奧迪的婚姻稱為任務。」

「你還留在莫斯科？」

「到春天為止。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又跳傘到波蘭在布拉格河東方建立另一個組織。這次我的工作比較順利，能夠突過德國陣線在十二月回到莫斯科。因為我工作不錯，回去後兩個月又被派到波羅的海區去協調地下軍。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和四十人小組在暗襲時被俘，關在梅莫爾。當年五月，德國的殘酷魔手使我們只剩下四個人。」

「我想，你沒有被認出來。」

「小組的人都很勇敢。沒人供出我來，我能够隱瞞我的真正身份。」

「你在獄中多久？」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逃脫出去，又組織地下軍配合我們的夏季攻勢。我們的軍隊進入波蘭與波羅的海時，我又回到莫斯科。這次是坐火車。以後我一直在莫斯科情報總部工作，主要是衡量德國俘虜與地下組織來的情報。」

「一直到戰爭結束？」

「是。」

「獎章？」

「有幾個。」

「列寧獎章？」

「是。」

「然後？」

「我以上校身份退伍，在莫斯科情報學院作高級研究。以後五年都在那裡。」

「不是課程只有三年？」

「另外兩年我當教師。」

「被召的有多少人？」

「大概三百左右。」

「女性呢？」

「有幾個。那是很難唸的學校。」

「被淘汰的百分率怎麼樣？」

「不多。被選去的都經過慎重考核。」

接着波里斯·庫茲尼佐夫背出一連串可怕的一日課程，每天有十二至十四小時的緊張課程。他在學院中學習英

語、法語和德語。情報方面的課程有衡量、分析、密碼、和暗號。也有地線政治、心理學、高級數學、藝術與音樂。也有軍事操練。也有廣泛的體育與棋藝。

「先生們，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我閱讀西方文藝哲學與宗教。除了一般通史外，我們還深入地研究每個西方國家，它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西方領袖的生活習慣。我們要明瞭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主要的是要清楚他們的弱點。」

白沙教堂敲起六時的音樂鐘聲。

大家站了起來把文件收拾好。四個伊寧的人開始尊敬起庫茲尼佐夫來，因為他讓他們明瞭敵人的敬業的深度與技巧。

波里斯笑了笑。「我急得在今夜見到奧迪和瑪拉。你們的美國化計劃給了我兩個新的美麗女性。」

錄音帶鎖進公事箱。房間裡經過澈底的搜查。不需要的紙張放進廢紙簍，用機器切成千萬碎片加以混合。他們和波里斯握手。

「星期日快樂，」波里斯說。

他們離開後，波里斯也坐了輪椅出去。房間又封鎖了起來。

## (二十六)

芳妮達·柯多巴的厨娘瑪琪於丁佛龍在古巴的三星期中到賣雞的販主處去了好幾次。她常常帶了鷄腹中藏情報的鷄回去。每件情報都指出蘇俄真把火箭運進了古巴。

然而現在還少一個目擊的關鍵人證。

四艘蘇俄貨船離開了維力港後又來了四艘。丁佛龍知道火箭即將離開港埠轉運到聖佐士。他對這件事心中覺得

十分緊張。

在地圖上，去聖佐士的路只有一條。火箭的運輸必須由維力到哈瓦那，由城外繞過，然後向南方的機場公路去。進入哈瓦那的路是在摩洛堡與卡巴納之間，然後由隧道穿過港口。這個隧道又經哈瓦那到馬麗康的海邊公路。由他自己的計算，這個火箭太大不能通過隧道。所以如果計算不準只好被迫穿過古城中間。而在城中，火箭的道路是曲折的街巷。

如果丁佛龍的推理不錯，那麼這個錯誤使俄國人把秘密武器放在家人面前。

除了馬利洛之外，芳妮達還有些朋友住在古城中。她叫他們二十四小時注意一切動靜。

話傳來說維力港的貨物已在重兵保護之下，向哈瓦那運出來。

一個年青的醫學生華德茲和雙親住在哈瓦那的麗沙區，夜裡常和他的情人安妮達住在舊城的杜西街的公寓裡。

她公寓附近在白天發生了奇怪的事。他們說那裡一定是清理出一條道路來。

半夜，安妮達睡着了，華德茲在她臥房做事，聽見遠處傳來馬達的聲音。

他穿上衣服時，安妮達醒來了十分害怕。

「天，華德茲，」她哀求：「別到街上去。」

「不行。你知道我們所接到的命令。」

「可是我害怕。」

「噓——。別緊張。」

他留下她，飛了個吻跑到街上去。

以前夜晚一直都有事。笑叫聲、妓女、醉漢、打鬪。革命後這一帶晚上都寂靜無聲。

在有騎樓的陰暗人行道上，華德茲穿過大街小巷，看見睡覺的狗貓，向馬達聲處漸漸移近。

這些日子裡即使街道在異常重壓下顫動時，也沒有人會感到意外。哈瓦那除了幾處有光亮外，其他地方一片黑暗。

「停！」他前面有個告示牌。「本街由午夜到天亮不得通過！」華德茲在騎樓下向四周張望一下，又小心前行。車隊沒有燈光，不過它的位置不會超過幾條街外。他穿過黑暗街心時，看得見一個以前賣彩券的小木屋。他衝過去在櫃台下爬過去。他在裡面蹲伏着，努力壓低自己的喘息聲。

現在他望着緊緊的小木亭子。這個攤子已經廢棄了。他用小刀把幾塊木板撬鬆好向外窺視。一隊摩托車幾乎以震耳的聲音到他面前，後面跟着一整刺刀上膛的步兵，看兩邊有沒有行人。華德茲縮成了個恐懼的人球，心中低低地不停禱告。他滿面冷汗，但是仍鼓起膽子向外看。

一輛大卡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的車子，拖着輛六輪軸的拖車。每軸有八個輪子，他在緊張中記起了芳妮達的囑咐。望着輪子，輪子！

是！看！它們都被壓得半平了下來，經過時，在街上留下深深的痕跡。尾部是遮蓋起來的。華德茲在心中記下它的形狀大小。

然而他已經看不見了。車隊已過去，後面是十幾輛裝甲車，還有輛敞車上面裝着俄國士兵。等到完全沉靜後，他還聽得自己的呼吸聲與心跳聲。最後，車聲也自耳鼓中消失去。

他本想爬出去，但是他知道特務人員一定還在本區各處搜查。綠屋的名字使他不要而慄。他哥哥是在那裡被活活打死的。

革命以前，街頭發現睡着的醉漢是屢見不鮮的。早上時，華德茲被兩個軍人發現拉了起來。

他裝着宿醉未醒的樣子，昏沉地對軍人笑着說。「同志，我是醫學生。請讓我洗個臉去上學。」「醉漢是革命的恥辱。你去警察局。他們會使你清醒過來。老潘，把車子喊來。」

「求求你，先生。你不饒了我，學校會把我開除。」華德茲哭了起來，淚水也有真的成份。

「古巴有什麼人要你這種醫生？」軍人責罵道。

「讓這傻子去吧，」另一個說：「省得填寫那些麻煩的報告。」

「不，醫學生不該像隻醉豬。」

「好吧，我叫車子來。」

安妮達出現了。她走向華德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又踢他的腳。

「狗！」安妮達喊。

一群觀眾圍了過來。

「你去找別的女人，而且喝個爛醉！狗！騙子！」

她拉着他的耳朵，實際上把他由軍人手中拉了開去。

「我辛辛苦苦工作讓你上醫學院，看你怎麼感謝我！醉鬼！」

群眾笑了起來，有的吹着口哨，她又開始捶他。華德茲彎下用手擋着臉和肚子。

「我發誓要好好讀書。日夜不停！」

「我們送他去警察局，」一個軍人表示他的權威。

「不行，」群眾低吼起來：「不行。」

「挨頓揍已經够了。」

「沒出息的東西！」

「放了他，」他們齊聲說。

安妮達踢着她沿街走，跑過街角，留下爭辯不停的軍人和群眾。現在軍人已經慢了，只好聳聳肩繼續巡邏。群眾為他們的態度拍起手來。

安妮達在房裡一下下地吻着她方才打過的地方。「我簡直急瘋了，」她說：「哦，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他們擁吻滾到床上，又跌到地上。他笑得直不起腰。「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她坐在他旁邊跟着大笑，笑得肚子發痛，眼淚都流了下來。

## (二十七)

泰麗莎的公寓只離法國大使館僅距了一條街。泰麗莎是卡斯特羅的最親信私人女秘書之一。事實上他把她安置在豪華的公寓中，使她可以接近下面底樓的卡斯特羅寓所。那裡是他與情婦們聚會的處所。

但是泰麗莎的衷心中最上是為了芳妮達·柯多巴的。

法國大使館與泰麗莎公寓中間是中共使館，那裡佔地一頃，而且有高高裝鐵絲網的牆。平屋頂上裝着巨大的無線電天線，一日二十四小時把高頻率的電訊發回中共區去。

因為中共的電訊頻繁，所以這一區的電訊誌號是無法監視的。法國地下組織要裝置他們的秘密電台，再沒有比泰麗莎家更好的了。

丁佛龍訪古巴第三個星期快結束時，芳妮達去向她老朋友泰麗莎作社交訪問。樓下的卡斯特羅正在和另一個新女人作愛。

卡斯特羅忙着征服的時候，泰麗莎公寓中隱藏的高速低頻的發報機向邁亞米發出了一通電文：

「證實蘇俄中程火箭已運入聖佐士附近地區。火箭尚未裝妥。基地由俄軍防守。」

電文下簽着丁佛龍的伊寧化名：巴洛米諾。

## (二十八)

孟諾茲和蘇俄特派員哥哥尼望着巴拉永遠烏黑而憤怒的眼光，他剛剛喝早上的咖啡。

俄國人開門見山地說：「丁佛龍和法國大使一向是偏向美國的。丁佛龍來古巴已經三星期了，為什麼？」

巴拉摸摸鬍子。「一般事務。」

「由我們現有的資料來看，」哥哥尼說下去：「我們認為他此時來古巴並非偶然。」

「好，孟諾茲，」巴拉說：「你在監視着他。你看怎麼樣？」

「我們還找不到什麼特別的事。只有懷疑。」

「我們什麼時候只止於懷疑？」哥哥尼問。

「自從我們開始與高級外交人員結交開始，哥哥尼同志，」巴拉揮手說：「我對這位法國人並無偏愛，可是我們行事要憑證據。」

「你打開他的公事包就有證據了。」

「如果沒有呢？他和芳妮達·柯多巴打得火熱，他來古巴自然有理由多住幾天。」

「他們的關係就那麼純真無邪嗎？」俄國人問。

巴拉的眼睛顯得更黑。「你陷身流沙了，同志。她是受尊敬的偉大女性。不過……假設我們除去丁佛龍。法國古巴的關係將會怎麼樣？」

「卡斯特羅有沒有給你行動的權力？」

「有。不過我打算把這該死的權力交返給他。」

「巴拉同志！我們不能允許這個法國人帶着一箱資料走出古巴。」

巴拉聳聳肩。「那麼，美國佬即使發現火箭又怎麼樣？他們敢怎麼樣？地對空飛彈裝置好了他們將如何？嗯？他們毫無辦法，毫無辦法。」

「SAM是防禦性武器，」哥哥尼回答：「不能那麼說。」

「俄國在古巴的噴射轟炸機又怎麼樣？防禦性的？美國人對它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舉動？」巴拉大言不慚地說。「莫斯科十分關切。我們一旦裝好飛彈，它就是鐵般的事實。你都知道美國在古巴高空增加U二的活動。他們在找什麼，香蕉嗎？」

巴拉用拳在桌子上重槌一下。「美國人在土耳其有沒有用飛彈對着俄國？有沒有？」

「這是兩個問題。我們先得有時間把它裝好。丁佛龍明天離開。如果美國人威脅要進攻古巴，卡斯特羅會怎麼說？那時巴拉會怎麼樣？想想看，同志……如果丁佛龍把資料帶出去，你想想看會有什麼後果？」

巴拉想了一想，大聲喊：「尤利布！」

他瘦弱的秘書尤利布連忙趕進房來。

「你接通卡斯特羅沒有？」

「我打電話去公寓，還有吉圭瓦拉和羅爾。他正去聖地亞哥演講，但是半途又去找女朋友了。找不到他。」

「這是個什麼國家，連一國的元首都找不到！」俄國人憤怒地說。

「哥哥尼同志，」巴拉不平地說：「我們是古巴人。尤利布，再繼續找。孟諾茲，你明天到機場去。等卡斯特羅一給我綠燈，我就通知你。把丁佛龍抓起來送進綠屋。」

孟諾茲的娃娃臉上露出一絲笑容。

「你抓了他以後，」巴拉又說下去。「把他留給我。我有眼要和他算。」

## (二十九)

丁佛龍結好睡袍，倚着欄杆眺望海洋，心中覺得今後怕再也見不到芳妮達·柯多巴了。他為她的憂慮使他忘了自己如何出古巴的困難問題。他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離開。那麼亡命的人對他顯然安排了不同的計劃。可是他更擔憂把她留下來。做間諜工作的人便永遠在生死的循環中掙扎。

芳妮達穿着便跑到涼台上來，顯得比平常更楚楚可憐。她以美好的姿式倒了白蘭地後，不禁投入他懷中嚶嚶地哭泣起來。

「預祝你下次的旅行，」芳妮達說：「你看會是什麼時候？」

「難說。」

「是難說什麼時候，還是只是難說？」

「你是個不會玩花樣的女人。你知道我不會再回來了。」

「是……我知道……」

她倚着他，又說：「我們已經有了幾個美好的夜晚。你使一個女人認為只有你和她才能快樂的睡在一起。我想着你給我的美好光陰和你教給我的一切。謝謝你。」

「芳妮達，我不認為這是永別。」

「要我打破我們的約誓嗎？妻子與情感？你不會不知道我全心愛你而離去。我們開始這件工作時，我就打算永遠等待你而不怨尤。可是……如果我太愛你，顯然會被人疑惑。我也找別的男人以保護我們的任務。我那樣做為了不使人起疑心……所以我才能繼續和你相見。不過我沒有一刻不在想念你……」

「……芳妮達……」

「那不是犧牲。那只是我愛你的一種方式。佛龍……沒有一個男人，甚至我丈夫，也不能像你給我的那麼多。」

芳妮達一邊說一邊眼淚盈眶。她吻着摸她臉的手指，摸着她頸上的皺紋。

「我愛你，我不願放棄你。聽着……我一到邁亞米便設法派船來接你。楊艾倫會知道時間地點。」

她用手掩着他的嘴唇不讓他說下去，她搖搖頭。「你難道不明白我永遠不能離開古巴嗎？」

「當我的國家瀕臨毀滅的時候，我到國外去爲她奮鬥。你現在也可以這麼做。你在國外比在這裡更有價值。」

「由我自己決定……」

「你的兒子們呢？」

「佛龍，別再問了。」

「好吧，我不問，可是你得答應我。」

「我答應你，我相信你，我愛你。如果上着見憐，我們也許還有共同的生命，在一起……而不是做夢。」

「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她搖搖頭。「親愛的……別像第二處的人那樣說話。」

「對不起。」

「我想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們在一起一個星期。加里比海上有些小島，兩個人可以到那裡去，沒有別的人。你熟悉那些小島。」

「我只是見過，」他說：「別人也知道。哦天……我希望真有個島是我們的……我願意放棄一切……哦，上帝……」

她看見他還是第一次這麼軟弱。她立刻冷峻起來。

「來吧，親愛的。我們打第一天開始便知道終於有這麼一天。我們應當正對它。」

「我實在昏了頭，」她的勇氣鼓起他的心志，他強笑一下。他握着她的手，撫摸一下放在唇邊。「你是個美人

，」丁佛龍說。

早晨四時半，警鐘響了。KLM 班機是中午起飛的，但是古巴規定乘客在六個小時以前便得向海關報到。

他們在無聲中吃完早餐，最後又作了下整理事務，丁佛龍也帶了一箱信到邁亞米去交給古巴的難民。一袋中眼淚與希望。當局要檢查這些信後才准放行。芳妮達把上鎖的手提箱交給他。

「信件，」她說。

丁佛龍拿起小箱子，奇異地望着她。「你這次在裡面裝了些什麼？有一噸重。」

芳妮達聳聳肩。「誰知道。革命以後，信件一次比一次重。這次，請別等了。一到邁亞米後便把它打開。然後你就明白了。」

丁佛龍知道再問也沒有用，他只有照她的話去做。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五點後一刻，別墅大門有人敲門，芳妮達看見是楊艾倫坐大使館車子來等他。他還是第一次這麼早起來，爲了送丁佛龍去機場。她心知出了什麼事了……一波恐懼傳過她的身體……他們想殺他！」

在默默中，他的行李裝上車子。

丁佛龍吻他的臉頰。「我來接你的時候……一定來」他進了前座，坐在大使旁邊，最後望他一眼後車子開了。車子開出車道通過鐵門後，她的身形越變越小。他拚命回望，看見她還在揮手。

「上帝祝福你，」芳妮達當他們消失後低語道。

這時，路邊有兩個二處的人坐在沒標誌的車中，用無線電通知說丁佛龍已經離開別墅了。孟諾茲在綠屋接到消息後，立刻打電話給巴拉。

巴拉整夜想打電話給卡斯特羅都沒成功。他滿懷怒火憤不可抑。

「丁佛龍已經去機場了，」孟諾茲說。

「你也去，」巴拉大聲說：「你在那邊等着。等我的電話，天殺的，孟諾茲，別亂來。」

「是，同志。」

「同志個鬼……」他掛了下去。他的秘書尤利布在他面前擺好咖啡。尤利布的家庭已經逃出古巴，所以他已經無心優待這個人了。巴拉一口吞下咖啡，低聲咆哮。「卡斯特羅！」他吼。「你在那裡，你這婊子兒！」他望着安靜的電話。「尤利布。你打電話給他女人沒有？」

尤利布作個無望的姿勢。

巴拉神經質地按着手指關節。丁佛龍的計劃全已經安排好了。他需要卡斯特羅的批准信號。電話響時，巴拉嘆了口氣。尤利布拿起話筒，迷惑地望着他的老板。

「是……芳妮達·柯多巴……」

「芳妮達……在這個時候……當然。」

他搶過話筒，揮手叫尤利布出去。「嗨，我是巴拉。」

「嗨，巴拉。我是芳妮達。我要見你。」

巴拉等到心跳慢下來。「我過後再找個時間去。」

「不，我立刻要見你。」

「好，到我辦公室來。」

「不，我要單獨地見你……討論一些秘密的事。你能到我別墅來嗎？」

巴拉覺得氣味不對。一個陷阱。他在桌上輕敲手指。「芳妮達」他說：「你知道蘇爾嗎？」

「是。」

「我在那邊有個別墅。你去嗎？」

「好。」

「在進口的地方右轉順着海灣走兩公里。你不會找不到的。一幢大白牆房屋，門口有「革命居」的名字。前面

有家殯葬店。他會給你鑰匙。以前有女人在那裡等過我，不會引起別人的奇怪。你現在如果動身，一個鐘頭後就到

了。」

「我在那邊等你。」

巴拉掛上電話，無神地說：「尤利布！」

「是，巴拉先生。」

「我要出去一會。如果孟諾茲打電話來，叫他沒有我的話別動手。」

「是，先生。」

「你繼續找卡斯特羅。」

巴拉又打個電話到革命居，接電話的是那邊的警衛組長。「我是巴拉，」他說：「再有一小時有個女人來找我

。帶她進去搜查她有沒有武器。然後監視她等我到。派警衛在外面巡邏。」

「什麼目標？」

「可能是地下軍的計謀……也許不是。」巴拉在衣架上取下槍帶綁上，離開了辦公室。

## (三十)

波里斯·庫茲尼佐夫開始對百事可樂發生了興趣。他每次會期中都要喝上六瓶。他每次乾後便叫護士再替他倒滿，然後抬頭望着鄭先生，畢博士，史先生，柯拉謨。

「一九五〇年，」他說下去：「我奉派去東柏林作為俄國使館特派員。我直接處理所有控制與通訊系統。我也監視所有使館的工作人員。」

「你負責間諜活動。」

「是，大多在西柏林。」

「西柏林以外呢？」

「不多。我負責非法。」

「怎麼解釋？」

「我們尋找十五到二十的年輕德國人，父母有共產黨背景的和合適於非法工作。這些人派去莫斯科到特別的德國學校受上十年左右的訓練。我們設有西方國家的每所特別學校。主要的目的是把這些人暗暗送去西德，意大利或法國一年，先完全熟悉那一區的情形。再回去八年後，再給他假證件派去西方。他們能在政治界，科學界，工業界或工業界爬上高位。播下非法的種仔，以後會有人們想不到的後果。」

「你召集了多少個？」

「十四個。」

「德國也召集有人嗎？」

「我想莫斯科有四十個德國人。」

「法國學校呢？」

「差不多數目。」

史先生與柯拉讓仔細詢問庫茲尼佐夫的柏林活動。

他們的詢問突然被魯斯忠與他的分析官胡柏所打斷。這兩個人最近常常來打斷正常詢問，問有關北大西洋文件的問題。

波里斯感覺到這兩個美國人來到一定有重要的事件發生。

「我可以用英語問你一句話嗎？」魯斯忠總是這麼說。

「好。」

「你認認這些文件好嗎？」

文件上的標籤文號全被移去。庫茲尼佐夫調整一下眼鏡，看看這些文件有十秒鐘。

「是你們一二〇〇級系的，準備俄國進攻挪威時用的。」

「這個呢？」

「乙級的欠佳軍火案。」

「這個呢？」

「購鞋案，特別的禦寒材料。」

「這個呢？」

「以前英區機場不能使用的替案。」

「這個呢？」

「這是偽造的。」

「你怎麼說的？」

「它的內容是瑞典與北約組織的空中合作。我們瑞典內部的資料是瑞典與北約組織沒有來往。」

「你的內線是誰？」

「我不知道。我相信是瑞典官員，可能是參謀階級的。」

「你爲什麼這樣想？」

「在莫斯科是由我們一位沙莫夫將軍負責的。他真名是羅加特金。他和瑞典人有許多來往。我的意見是對方也是瑞典高級官員。」

「這一件呢？」

「北極星潛艇在蘇俄水域與波羅的海的位置。讓我看看……這裡，這裡，全正確。除了第六段。」

「北約組織的文件怎麼到你們手上的？」

「由巴黎的俄國特派員。」

「他是誰？」

「哥林。」

「怎麼傳送的？」

「正常途徑。我們要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在一週內到達莫斯科我們手上。」

「是誰交給哥林的？」

「這一點等丁佛龍來了再談。」

魯斯忠停止了這次的詢問。波里斯在回房去時覺得有什麼要事發生了。

伊寧負責法國的官員鄭先生被留了下來和魯斯忠與胡柏談話。

「昨天我們有個相當的進展，」魯斯忠對鄭說：「庫茲尼佐夫交給我們的文件都是經過了六個人的。三個是別的國家的，我們已在監視中。另外三個是法國人。」

「誰？」

「空軍計劃部的嘉蘭上校。」

鄭點頭表示知道他。

「兩個平民。吉倫，參謀總長室的技術顧問。」

「認識他。」

「查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濟家。」

鄭摸摸他的大鬍子。「嘉蘭上校、吉倫、查律，」他輕輕唸道。

「我們對把這消息告訴法國安全局心懷焦慮，」胡柏說。

「你有理由，」鄭同意。

「我們自己又沒辦法監視法國人，」魯斯忠說。

「羅力昂，法國安全局國際保護處處長，」鄭說：「這個人和我們不太友善。」

今晚飛去巴黎。和姓羅的談話，要他注意這三個人並且調查他們的背景……而且要絕對保密。」

「姓羅的會保密的。」

胡柏擔心地噓口長氣。「我不知道庫茲尼佐夫還有什麼精采的消息。」

「快要明白了，丁佛龍就要回邁亞米了。」

「如果他能回來的話。」

鄭由桌後站了起來準備立刻前往巴黎。「胡柏，斯忠，在查律名字下畫個圈子。」

「爲什麼？」

「我的一時想法而已。」

### (三十一)

法國大使館的轎車停在機場大門口。楊艾倫大使陪着丁佛龍走向櫃台，唯一有人烟活動的地方。

「你這口箱子中是什麼？」楊艾倫指着芳妮達給了佛龍的手提箱問。

「信件而已。你拿着等我登記。」

丁佛龍以自如的態度望着櫃台後穿着不合身 KLM 制服的人。他是古巴特工人員就像佩着徽章一樣。

丁佛龍把行李箱放在秤台上，望着票務人員對過乘客名單，然後後望那個二處的人。

「這兩個提包，」二處的人說。

「我自己提上飛機。」

「太大了。」

「我是外交人員。」

「對不起。」

「我不準備離開我的提包。」

「放在秤台上。」

「不。」

「上面有防彈器。所有行李都得經過稱重和檢查。」

「對不起。」

二處的人瞪着他。丁佛龍厭煩地打個呵欠。「讓他登記。」二處的人終於說。

航空公司的人替他辦手續時，雙手有點發抖。「沿走廊去，先生。出境室第三號。」丁佛龍慢慢地向走廊走去，楊艾倫在他身邊。大廳中有個警衛走到他們前面。

「請在這裡和你的朋友道別。候機室裡不能有訪客。」

丁佛龍抬頭，看見四邊都是些便衣人員。兩個人站在出口擋着路。別的旅客都被延入第一號和第二號房間。他單獨在第三室。顯然他們要動手了。他箱子裡的東西可以使芳妮達和許多古巴人入罪。

棋戲開始了。KLM 班機到達邁亞米時，法國外交官失蹤了。古巴人裝聾作啞，拿出一張沒有他姓名的旅客名單，致歉答應調查，然後這個案如石沉大海。

丁佛龍也打出他的王牌。他把楊艾倫拉到一邊，用帶土音的法語說：「你看見了沒有？」

楊艾倫點點頭。

「立刻回哈瓦那去。找到芳妮達要她在使館要求政治庇護。然後找到卡斯特羅，巴拉，吉圭瓦拉，警告他們我

們完全明瞭他們的把戲。去。」

「佛龍，我不能留下你。」

「去，找他們的最高級官員向他們抗議。威脅要向世界揭發他們。那是我們的最後機會。去。」

艾倫想說話，但是緊握一下丁佛龍的手，點點頭轉身走了。丁佛龍望着他離開機場乘車而去。

周圍的便衣人員圍了過來。「去第三號候機室，」有一個說。

說話的人顯然是頭目。丁佛龍向他走過去慢慢地搖頭。「不，你老板孟諾茲在後面辦公室等候。現在你跑過去對他說，我們早已經知道他的把戲，昨天晚上大使已經電報巴黎報告這邊的情況了。我願意和他面談，不過我要在有客人的候機室裡。」

講完話，丁佛龍由那人身邊擠出去走進二號候機室。房間裡一片人群。不知所措的古巴人跑到後面辦公室去找孟諾茲把丁佛龍的話報告上去。孟諾茲也不知該怎麼辦，一副惶恐的樣子。他搖着嘴唇猛搖電話。

「給我接巴拉，」他高聲喊。

## (三十一)

巴拉推開革命居的大門。客廳已經失修荒廢。芳妮達坐在一張高背椅上。守衛長郝南道站在她後面用輕機槍對着她的頭。

「她沒帶武器，」郝南道說。

巴拉用頭輕點，要他出去。

「你們無需動刀動槍，」芳妮達說：「不必要，我決沒惡意。」

「你像毒蛇一樣沒惡意，」巴拉答。

「隨你說。」

「是，隨我說。我如果那麼笨，做游擊隊時便在山裡給打死了。你要什麼鬼？」

芳妮達展開雙腿站起來。甚至於在這緊張的氣氛下，陰暗的光線，他還是對面前的女人感到驚訝。她穿着綢褲，臀部堅實而渾圓。長長修整的指甲，珍寶的光輝，美麗的髮飾，她身上的香氣。巴拉望着她赤裸的腰部，以及薄料的上衣，領子開得很低，胸前佩個大結。

「你當然知道我來作什麼，」她說。

「做遊戲還顯得太早，你自己說的。」

「你對我說你控制了幾位外交人員。我爲了其中一位來談交易。」

巴拉由軍裝口袋中抽出一支雪茄，咬了一端，吐在地上，然後放在嘴中咬，而不把它點着。

「我要了佛龍安全離開古巴。」

「如果辦得到？」

「你便有了隻小鴿子，」她走向臥室把門打開。

巴拉知道她一直愛法國人恨自己。

「好，你要你便是這個，是不是？」她說：「我們訂約吧。」

他奇怪地低笑幾聲，抬起滿是鬍鬚的臉大笑起來。「你真以爲我會放他出古巴！」他吼道：「他是美國佬的間諜。你爲什麼要爲他犧牲？也許是要救你自己的小命。嗯……巴拉不會受你利用。我不保護叛徒！」

「我不知道了佛龍是不是來有什麼任務，」她說。

「說謊精！」

「我不知道，」她又說：「如果他是，那麼他也不會隨身把情報帶出去，對吧？他不會早發電報或派外交專使送出去。」

「你是個太喜歡講理的女人。」

「反正，除非你殺死他，他對你沒有什麼害處。而且會有嚴重的後果，至於我，我決不是古巴的叛徒。」

「如果他走了……他會派船來接你，對！」

「我知道我的傭人全是你的手下。交易的一部份是你我可以一直監視我。」

「你也想到這點了，啊？」

「我從來沒把你當傻瓜看。」她走進臥房。巴拉咬着雪茄跟了進去。他倚着門用手拉着槍帶望着她。

芳妮達站在床邊解開胸前的衣結。它打開了。她讓它落在地上，驕傲而赤裸地站着。

巴拉臉紅了。一波波淫慾與憤怒和迷惑在胸中交替起伏。芳妮達自信地走過來，由他口中取下雪茄把它扔掉。

她拿起他的粗手放在她乳房上。

「只要我們上床，」她說：「我們都會感到享受。」

他空着的手忽然舉起來打他的耳光。「豬！貴族的豬！」她的頭被打得偏向一邊。他又打她。她的頭顫抖，但是既不後退而不哭叫。巴拉重重地把她扔在床上。「你恨我！對吧！女人！你要的是野獸！」

他跳過去把她的褲撕下來，把她在床上推來推去。芳妮達神經質地用力拉他的鬍子。她力氣很大，把他拉到她身上。她的牙齒咬着他的肩膀，他痛得叫了起來。

「我也是野獸！」芳妮達高叫，她咬着使他停止他的攻擊。

他們併排輪着喘氣，然後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然後互相撕扯，滾到了床下地上。她以野蠻對待野蠻，她的指甲找到他的臉，然後拉他的鬍鬚咬他，直到他把她壓制住。血由他臉上流到她的臉上頸子上。他緊緊抱着她，兩個喘息低吟……過一會，他們安靜了下來。

忽然巴拉哭了起來。「我不能做事。我現在不行。我一直有這個毛病。」他放鬆他的手。

她的手指摸着他的頭髮，這次她的撫摸十分溫柔。「休息一下，等下我來幫助你。」

「不行。」

「等下我來教你，我能教你許許多多。」

兩個人同時感到房間裡有人。郝南道張開大口站在他們旁邊。巴拉蹣跚地站起來把郝南道嚇得直往後退。「同志，」他吶吶地說：「我不知道……」

「你要什麼？」

「尤利布打電話來問你在不在。他說有重要的事……孟諾茲由機場打來的。」

「你怎麼說！」

「沒說……我沒說你在這裡。我發誓！」

「滾！」巴拉叫着把他踢出去。

他站了一會，用手背擦去臉上的血，望着躺在地上的芳妮達，又轉向電話，走過去拿起話筒。

「別打，」芳妮達·柯多巴懇求道「別打。」

### (三十三)

一個小時過去了。

第二小時過去了。丁佛龍坐在二號候機室的木凳上，手中抱着提箱，便衣人員的冷酷眼光一直盯着他。

房間非常空闊，好像是缺乏空氣。官員與軍人在嚴酷地處理古巴乘客。

一個醜陋的女便衣人員大叫他們的名字。移民官員叫難民起來，一個警察在填表。

一個國家銀行的代表在清理他們的財務。

櫃台上有很高一堆沒收的衣服、珠寶、手錶、戒指、宗教紀念品、文藝品。這些東西一部份被官員拿走，另一

部份拍賣充公。

「請注意！KLM 四三八次由於技術問題延遲開航。」

疲倦的旅客呻吟了起來，一時騾言像炸彈般傳了開去。旅客在饑渴難當時又加了憂懼重重。他們在守衛看守下在洗手間外面排成長龍。

孟諾茲在悶熱的房間裡急得滿頭大汗。KLM 的代表在爭執不能再行延航的事。

孟諾茲瞪着窗外的班機。「我說過，可以開航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你。現在出去！」

他襯衫的腋下部份是一大團汗漬。電話響的時候，他很快抓起來，可是滿手汗水，又滑落下去。

「嗨！」

那又是尤利布，第十次了。

「找到巴拉沒有？」

「沒有。不過有點結果了。吉圭瓦拉剛打電話來。」他說的是另一個強人。「他說法國大使剛剛來找他，說你們要綁架丁佛龍。」

「他怎麼指示的？」

「他說卡斯特羅和巴拉不在的時候，你要自己決定，因為你是二處處長。」

孟諾茲慢慢放下電話，走到門口叫他等候的副官進來。

喘着氣的人在她身上把最後一點氣力用盡。

芳妮達低哭了起來。

「你看不起我，」巴拉自責喃喃地說。

「不……我哭是因爲我很高興，」她低泣道：「非常高興！」  
「請注意！請注意！四三八次 KLM 飛往邁亞米的班機即刻起飛。乘客請準備上機。」

### (三十四)

丁佛龍走進邁亞米海關，走出大門用迪佛萊的名字登記住進機場旅館。

幾分鐘後，魯斯忠在他門口出現，手上提籃水塊和一瓶酒。

「嗨，邁克……你好？看見你真高興。」

「我也很高興。我們有人已經替你擔心了。」

丁佛龍聳聳肩關了門。「接到了嗎？」

「兩捲顯微底片和四封電報。」

「好極了，」丁佛龍說：「我的箱子裡還有些另碎的資料，幾張照片。再有幾天功夫便可以把報告寫好。」他把外衣扔在床上，鬆開領帶，捲起袖子，到洗面間用冷水洗了把臉。

魯斯忠給他倒了杯酒，他接過坐在椅子上。他乏力慢慢地喝着。

「怎麼樣？」

「沒有什麼。我看以後你對古巴要另開消息來源了。我已經不受歡迎了。」

「希望你的人沒有出事。」

「到目前爲止，他們已成了沒有頭的身體。運氣好的話，他們又可以成爲無名氏了。」

「這真是可怕的工作，佛龍。可怕極了。我無需告訴你，你幫了我們多大的忙。至於你的手下，沒有人被槍斃，真是萬幸。」

「靠了芳妮達的技巧。」

「她一定是了不起的女人，」魯斯忠說。

「是，找不出第二個。我需要爲她準備條船。她萬分危險，可是不願讓我知道。」

「你可以相信我們願意幫助你。」

「多謝。」

魯斯忠知道了丁佛龍和這個女人的關係已經相當深切。他實在不該牽到男女之間上去。他爲丁佛龍感到遺憾。身份不同的人也還是常人。

丁佛龍把酒杯放在咖啡桌上。「哦，這裡是信件。我奉指示把它立刻打開。」他打開手提箱的鎖，打開來後不禁傻住了。「哦，我的天！」

魯斯忠睜大眼睛望着丁佛龍用手捧出一串串珠寶。鑽石、紅寶石、藍寶石、翡翠、手鐲、手錶、戒指。還有許多包在舊報紙和油紙中。每件珠寶上都附了張條子：

「請交給邁亞米的曼紐爾·山吉——姐姐茜麗亞。」

「交邁亞米達哥醫生——他的母親寄。」

「請親交山姆·羅柏與嘉都——自他哥哥亞瑟。我想他是在柯州丹佛城。」

約五十件珠寶上貼五十張小條子。這是可悲的珠光寶氣。

丁佛龍正想把東西裝回去時，忽然看見箱底有件東西。那是有個大鑽石和寶石鑲的珠珍項鍊。他知道！旁邊是



拾  
穗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版字號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柯達標準電子設備  
彩色沖印請到威立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22474

**威利照相器材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二八一號

電話：232712

本期售價新台幣拾元正